

德國英馬諾爾著
湖南周修仁譯

(校正再版)

一五二四年至
一五二九年
世界大戰史

卷上

軍學研究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

Staatliche Universität

20018

913.64 / Imb

29 OCT 1999 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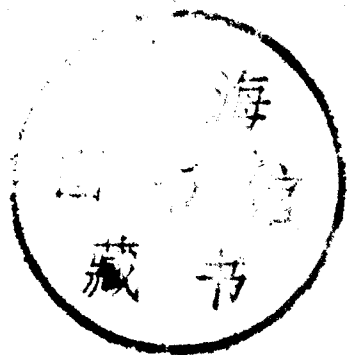
德國英馬諾爾著
湖南周修仁譯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
世界大戰史

(校正再版)

軍學研究社出版

卷上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7 8107B

願以價廉質美之書籍貢獻讀書家。

本 社 營 業 課 目

出版軍事書籍

代辦軍事書籍

代印軍事書籍

承譯東西文
軍事書籍

願以互助合作之精神：援助著述家。

社 址

首都國府路閨關祠十號

譯者近照



駐德各中立國武官於興登堡招宴後參觀可弗羅 Kowno 要塞

一千九百十六年一月二十二號於德俄戰場



前排由左向右 (1) 瑞典 V. Adlercentz (2) 遠東吳光榮 (3) 西班牙 V. Valdivra
(4) 巴西 Yullien (5) 可弗羅要塞司令 Gen. V. Koch (6) 羅馬尼亞 Mi cescu
(7) 智利 Ahumada (8) 東方總司令部招待軍官 (9) 後排正中大本營 Lorenz

一九一四年至
一九一九年

世界大戰史目錄

德國英馬諾爾著
湖南周修仁譯

上卷目錄

頁數

原序 一—四

德國步兵將軍兼中國軍事總顧問佛采爾序 一—二

張序 一—二

譯者序 一—四

補充語 一—四

第一章 戰前之簡史 一—一六

第二章 自開戰至于九百十四年年終之戰事 一—一四二

第一節 集中

第二節 德軍向馬女呂河 Marne 前進

第三節 馬女呂河之戰 四五

世界大戰史

第四節 唐勒堡 Tannenberg 及昂格堡 Angerburg 之戰 六九

第五節 奧匈國在加立青 Galizien 之敗 八二

第六節 興登堡 Hindenburg 向衣窪哥羅得 Jwangorod—瓦薩 Warschau 前進 九二

第七節 洛茲 Lodz—洛威茲 Lowicz—里馬洛蛙 Limanowa 之役 一〇一

第八節 昂特維本 Antwerpen 一〇八

第九節 十月至十一月衣塞爾河 Jser 之戰 一一一

第十節 千九百十四年十二月向德軍西戰線之試行突破 一三八

第十一節 塞爾維亞 Serbien.

第十二節 千九百十四年年終之狀況

第二章 千九百十五年之戰事……………一四三——二八六

第一節 宰所 Soissons—克拉阿呂 Craonne 一四三

第二節 坎拔呂 Champagne 之冬戰 一四六

第三節 馬蘇勒 Masusen 之冬戰 一四九

第四節 卡拔推 Karpáthen 諸戰 一五九

第五節 由哥里材 Gorlice—答爾洛 Tarnow 至倫貝爾 Lemberg 一七一

第六節 千九百十五年五月洛勒托 Loreto 之戰 一九六

第七節 意大利之參戰 二〇四

第八節 波蘭—苦蘭得 Kurland—立陶宛 Litauen—西窪爾尼 Westvolhynien 之佔領

第九節 亞爾台斯 Artois 及坎拔呂之秋戰

第十節 塞爾維亞及門的內哥羅 二五一

第十一節 韃靼拉爾 Dardanelen 及加里波里 Gallipolien. 二七六

第十二節 千九百十五年終之狀況

第四章 千九百十六年之戰事……………二八七——三八六

第一節 千九百十六年春間之西戰場

第二節 凡爾登 Verdun 二九一

第三節 俄軍之春季攻擊 三〇一

第四節 厄直 Etzsch 及布勒塔 Brenta 間奧匈軍之攻擊 三〇九

第五節 千九百十六年夏間之緊張時期 三二四

第六節 羅馬尼亞

第七節 木拉弗體爾 Monastir

第八節 千九百十六年冬之經濟及政治狀況

第九節 千九百十六年年終之狀況

下卷目錄

頁數

第五章 千九百十七年之戰事……………三八七——四七四

第一節 無限制之潛艇戰爭

第二節 德國由所每河 Somme 退却

第三節 千九百十七年協約國之攻擊

第四節 俄國之崩潰

第五節 羅馬尼亞及馬其頓

第六節 意大利

第七節 千九百十七年年終之狀況

第六章 千九百十八年之戰事……………四七五——五八四

第一節 對於東方之議和

第二節 德軍在西戰場之攻擊

第三節 福和 Foch 在馬女呂河及哀斯呂河 Aisne 間之反攻

第四節 至九月中旬止，西戰場之戰事

第五節 保加利亞之退出同盟國戰團

第六節 潛艇戰爭之結果

第七節 九月中旬後，西戰場之戰事

第八節 德國之革命及停戰

第九節 奧匈國之崩潰

第七章 土爾其之戰事……………五八五——六〇七

第一節 一班的狀況

第二節 千九百十四年之戰事

第三節 千九百十五年之戰事

第四節 千九百十六年之戰事

第五節 千九百十七年之戰事

第六節 千九百十八年之戰事

第八章 海戰……………六〇八——六四五

第一節 開戰時之一班的狀況

第二節 至千九百十五年二月終之北海及東海

第三節 在可羅呂耳 *Coronel* 及法克蘭得島 *Falkland* 附近之戰

第四節 巡洋艦之戰

第五節 斯卡格挪克 *Skagerrak* 前方之海戰

第六節 海軍飛艇之襲擊英國

第七節 奧匈國之艦隊

第八節 德國艦隊之結局

第九章 殖民地之戰事……………六四六——六六〇

第一節 青島

第二節 托哥 Togo 卡美魯 Kamerun

第三節 西南亞非利加洲

第四節 東亞非利加洲

第十章 和約……………六六一——六六九

第十一章 結論……………六七〇——六七五

附錄一 重要事件編年表……………一一——三三

地圖（在卷下之末）

1. 比利時及法國東北部

2. 東普魯士——波蘭——白俄羅斯——苦蘭得

3. 加立青及窪爾尼

4. 巴爾幹半島及羅馬尼亞

5. 土爾其

上卷要圖（附于各章節之中）共計四十六幅

目 錄

1. 女體奚 Littich
2. 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德軍在比法境內之前進路線
3. 毛拜格 Mauberge
4. 千九百十四年馬女呂河之戰
5. 庫勒堡
6. 昂格堡
7. 千九百十四年侖貝爾之戰
8. 千九百十四年十月波蘭西南部之戰
9. 1914年洛茲—洛威茲之戰
10. 昂特維本
11. 千九百十四年秋衣裴爾河之戰
12. 1914年之塞爾維亞
13. 宰所—克拉阿呂
14. 坎拔呂之冬戰

15. 1915年二月馬蘇勒之戰
16. 哥里材—塔爾洛
17. 命貝爾
18. 1915年衣斐爾之戰
19. 1915年五月洛勒托之戰
20. 亞哥呂 Argonnen.
21. 馬斯 Mas—摩塞爾 Mosel—羅測林根 Lothringen
22. 福格生 Vogesen.
23. 意大利戰場
24. 千九百十五年之衣所錯 J. sonzo 及卡爾斯特 Karst
25. 千九百十五年之體羅爾 Tirol
26. 西俄諸要塞之佔領
27. 同盟軍在西俄羅斯之前進
28. 1915—16年在東加立青之新年戰

29. 1915年秋季在亞爾台斯之戰
30. 1915年秋季在坎拔呂之戰
31. 多腦河之渡過
32. 馬克生集團軍在克挪耶弗 Krajevo—克魯塞法 Krusevac—尼時 Nisch 線之前進
33. 昂塞兒 Amsel
34. 耶夫耶里 Gjevjeji—多挪 Dojran
35. 門的內哥羅
36. 薩韜拉爾及加里波里
37. 凡爾登
38. 1916年三月十八日至三十日，拉羅茲 Naroéz 及威斯尼湖 Wiszniensee 之戰
39. 厄直及布勒塔間之戰
40. 1916—17年所每之戰
41. 1916年魯克 Luck 周圍之戰區
42. 1916年夏秋季之東戰場

43. 多布魯齊 Dbrudscha

44. 1916年之西貝布格 Siebenbruggen 及小瓦拉峽 Kleine Walachei

45. 1916—17年之布加勒斯 Bukarest 及大瓦拉峽 Grosse Walachei

46. 木拉斯體爾

下卷要圖(附于各章節之中)共計三十七幅

47. 潛艇戰之封鎖區域

48. 1917年三月底，德軍由所每河退却

49. 1917年四月至八月，在亞爾台斯之戰

50. 1917年四月至五月，答美維 Damenweg 附近之戰

51. 1917年四月至五月，在西坎拔呂之戰

52. 1917年六月，威紹特弓形地區 Wyschachtbogen 內之戰

53. 1917年弗拉得爾 Flandern 之戰

54. 1917年年終之凡爾登

55. 1917年年終之答美維

56. 1917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之坎布乃 Cambrai
57. 1917年六月至八月之東加立青
58. 1917年之里加 Riga
59. 悅塞兒 Oesel | 木恩 Moon | 答格 Dagoe
60. 1917年夏塞勒特河 Sereth 畔之戰
61. 1917年秋之馬其頓 Mazedonien
62. 第一次衣所錯之戰
63. 1917年秋在意大利之突破戰
64. 1917—18年冬，批亞河 Piave 及布勒塔河間之戰
65. 1918年之巴爾體 Balten 及芬蘭
66. 1918年之烏克蘭 Ukraine 及白俄羅斯
67. 1918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攻擊戰
68. 1918年四月九日至二十五日之攻擊戰
69. 1918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十五日之攻擊戰

70. 1918年七月十八日以後協約軍之反攻
71. 1918年八月八日以後安克勒河 *Ancre* 及阿塞河 *Oise* 間之戰
72. 1918年九月之聖米喜爾 *St. Mihiel* 弓形陣地
73. 保加利亞之潰敗
74. 1918年九月至十月，德軍退至赫爾曼—府丁格 *Hunding*—布倫分兒 *Brundage* 等陣地
75. 德軍退至萊茵河畔
76. 1918年之意大利
77. 苦特亞馬挪 *Kut el Amara*
78. 1918年之拔奈體拉 *Palastina*
79. 北海及東海
80. 可羅呂耳 *Coronel* 及法克蘭得島 *Falkland* 附近之海戰
81. 1918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斯卡格挪克 *Skagerrak* 前方之海戰
82. 西南亞非利加
83. 東亞非利加

民國二十二年度之 本社出版計畫

一、德譯步兵操典之

質疑
註釋

整理國防，革新軍事教育，德譯步兵操典，遂爲應運而興之產物，惟是茲事體大，而且始作也艱，袍澤中對於本操典之抱有疑問者，自當大有人在，本社同人不辭淺薄，爰擬徵集同志，共同研究，各貢其一得之知，以爲吾國軍事教育之微助，聊効棉薄，亦野人獻芹之意耳，大致就緒，出版有日，特先露布。

原序

當歐戰正劇之時，鄙人于千九百十五年終，曾著一書，名曰『一年之戰爭』。千九百十七年四月，將戰事經過賡續補綴，續成一書，名曰『三十個月之戰爭』，頗受國內外推許，重印十三版。茲值歐戰告終，特總括戰事之本末，就前著之書，擴充完備，作成此編。鄙人在前此書中，曾下斷語曰，『吾人之地位，如此強固，勝算之操，吾人殊有把握，順利凱旋，料不在遠』。此種希望，本有極正當之理由，絕非妄想。乃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之外，鄙人之判斷，竟不幸而未能實現。吾人之軍隊，在疆場之上，血戰千百次，吾人之國民，在後方忍耐數年之痛苦，而卒不免于失敗，演成千古之慘劇者，亦自有其理由。敵人之入口數量，敵人之兵員，均超過吾人數倍，吾人之經濟，受敵之壓迫，外交之變幻，與吾人以不利之

打擊，更加以國內狀況之劇變，實爲吾人之致命傷。積種種之原因，遂造成不幸之結果。以致吾人雖不惜犧牲，不畏勞苦，終不能挽回大局。

本書之任務，在將海軍陸軍領地戰爭經過之全部情形，及政治經濟等最重要之事件，據實直陳，供有識者之覽閱。關於戰前之歷史，則只能摘要簡單記述之。著者身爲軍人，親與大戰，深以爲義務所在，不可不將各戰場之勝敗情況，及其相互之影響，以及軍事政治經濟諸問題之連帶關係，勝敗之原因，存亡之機紐，詳加攷察，陳諸國人之前，以爲鑒戒警惕之資。戰場數千里，時間四五年，其間事迹繁多，難于盡述，故只能擇各時期之最有關係者，扼要記載。自宣戰之直前起，至千九百二十年二月十日——和議告成之日——止。

本書附有地圖及要圖多幅，俾閱者一覽之下，能明瞭當時戰爭之實況。書中地名，均易在地圖及要圖中覓得。卷末附編年表，俾讀者能察知同時發

生之重要事件，及各戰場之連帶關係。又附人名地名表，俾讀者易于檢查。在千九百二十年二月以前所出之歐戰書籍，及各軍事領袖各政治家之私人筆記，均經參攷。著者爲參與大戰之一人，毫無黨派關係，故論述一秉大公，竊以爲德國之失敗，由于政治之領導，缺乏民族的精神，此則不能不撫膺太息者也。德國在大戰中及戰事將終時，若不受革命之影響，以致離散其統一之意志，減弱其作戰之力量，則仍可戰勝戰爭中之一切困難，使德國國民獲得較爲良好之結果也。

編述既終，吾竊願以此書：

敬祝已死之英雄，

喚醒生存之袍澤，

垂戒將來之國人！

千九百二十年二月序于柏林

英馬諾爾

Emmanuel.

新書出版預告

- 一、戰術學教程摘要
- 二、兵器學教程摘要
- 三、地形學教程摘要
- 四、交通學教程摘要
- 五、築城學教程摘要

本書係以昭和各種教程爲根據，除其
蕪雜，存其精華，取捨得當，文字流
暢，可供短期軍事學校及文學校之課
本，及私人之自修，第一種早已出版
，其餘均于本年二月內出齊

以上各書，概由本社發行，價目另行露佈。

佛 采 爾
退職步兵將軍

南京、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

英馬諾爾上校，爲有名之軍事著作家，德意志以外之國家，亦多耳其聲譽，其所著之世界大戰史，爲有價值之書，凡各軍官，苟欲研究世界大戰，均宜手此一經也。

本書不僅以優越曉暢之筆，敘述此次空前大戰之偉大的事跡，而且描寫德軍之非常困難的任務，及其榮譽之戰作。

而最關重要者，本書能使吾人認識大戰指揮之將來的發展。且指示戰術及武器之改革，使讀者對於新兵器，飛機，戰車，瓦斯等，均明瞭其在攻擊時之運用，及其防禦之方法。

簡括言之，吾敢鄭重表明，對於好學之士，凡欲由世界大戰之偉大事實，有所學問者，則此書實爲良好之資料，其中含有豐富之經驗，精確之評判。

吾以爲此書，最適于中國軍中各軍官研究之用。

佛 采 爾
退職步兵將軍
兼
總 顧 問

W E T Z E L L

Nanking, den 1. 2.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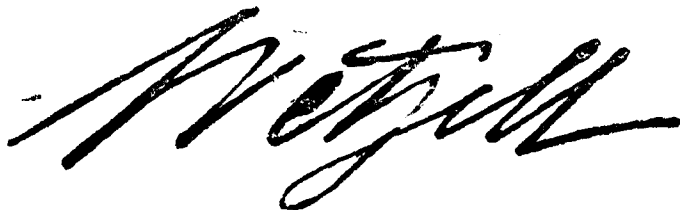
General der Infanterie a.D.

Das Buch "Der Weltkrieg" des auch ausserhalb Deutschlands bekannten Militaerschriftstellers oberst Immanuel ist fuer jeden offizier, der aus dem Weltkrieg lernen Will, von besonderem Wert.

Dieses Buch schildert nichtnur meisterhaft und allgemein verstaendlich das gewaltige Ausmass dieses groessten aller Kriege, sondern auch die ungeheuer schwierigen Aufgaben wie die ruhmreichen Taten der Deutschen Armees.

Vor allem laesst das Buch aber auch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grossen Kriegfuehrung klar erkennen. Es zeigt ferner die Aenderungen in der Taktik und Bewaffnung und macht den Leser mit den neuen Kampfmitteln, Flieger, Tank, Gas ihrer Anwendung im Angriff wie mit der Art ihrer Abwehr bekannt.

Zusammengefasst kann ich nur hervorheben, dass es fuer jeden der aus dem grossen Geschehen des Weltkrieges lernen will eine Fuelle von Erfahrungen und Anregungen bietet. Fuer die Offiziere der Chinesischen Armees halte ich es zum Studium fuer besonders geeignet.



General der Infanterie a.D.

und

Generalberater.

張序

戰史爲戰爭成敗之實地例證，不惟用兵之略與術，得一顯明之金鑑，卽編制與裝備，亦依已往之教訓，以改善於將來，於是而戰史尙焉，

歷古之戰史，亦旣夥矣，然時異境遷，已成陳迹，求其合於現代性者，則莫歐洲大戰史若，蓋此次戰爭之一切設施與作爲，固已包羅萬戰之結晶，且更突破往昔之夢想，故此戰史出世，則其他戰史之書籍，已隨時代而落伍

矣

吾國關於歐戰之出版物，多係一般之史料，雖間有一二種爲軍事記載者，亦係由協約側轉譯而來，其所敘列，不免入主出奴之見，實爲研究戰史者

之障蔽，軍事家每引以爲憾！

是書著者爲德之軍事家，係件戰事之起迄，逐漸蟬聯而成完帙者，其內容以軍事爲基幹，而傍及於政治經濟，更以深到之眼光，作公正之批評，故在歐洲各國，均認爲有價值之著作，今周君修仁以清新之筆譯之，其所貢獻於吾國軍學界者，實非淺鮮，有志者由此津梁，窺其堂奧，則於天籟龍頭之象，周旋進退之機，自能融會貫通，瞭如指掌，有裨於軍事前途者，不綦大耶？是爲序，

吳序

是書著者，爲德國英馬諾爾^JImmanuel。英氏爲德國著名軍事學家，光傑在歐時，曾聆其言論，知其胸中所蓄，有大過人者，當歐戰中。英氏隨時搜集戰事之資料，陸續發表爲「十六月之戰」「二十月之戰」「三十三月之戰」等。迨歐戰終了，乃成完帙。其所敘列，乃本其身之所經，目之所照，探討勝敗之根源，指陳德國當局及民衆之得失，直書不諱，無偏無黨，不但係德國之警鐘，且可作吾人之木鐸，不但爲一時之報章，且可稱千秋之信史，與泛泛之作，動以鼓吹鋪飾爲事者，迥不相侔，故光傑讀其書而彌敬其人。歸國之時，藏之笈笥，輒欲譯餉國人，客歲以示周君修仁，周君慨然以譯事自任，從公之餘，朝夕不輟，期年而蕆事，不以^{光傑}爲不敏，以審校之責相屬，因得卒讀再三，覺周君之譯文，簡潔流暢，深入淺出，既能

曲盡原文之精神，而又無譯述之痕迹，譯書之能事，嘆觀止矣，非負才獨厚，用功獨勤者，曷克臻此。惟原書所載，以戰史爲主，對於戰事之原因，列國之關係，戰前之準備，料敵之疎密，未免疎略。光傑不嫌詞費，特就其犖犖大者，拉雜書之于左，區區之忱，料爲著者譯者讀者所共諒也。歐戰導源於一區區青年之刺殺案，而橫流所及，至使世界人類，幾悉數陷於劫運，演成歷史所無之慘劇，此其原因——經過——及結果，實含有歷史之價值，非細密之觀察與思考，無以盡其萬一也。

歐陸諸邦，因疆域之交錯，種族之雜居，歷史之糾葛，故僅考其國際之情勢，卽無安定之可能。且其地狹民稠，均欲求土地以自給，於是殖民地之佔領及保有，亦爲其衝突之焦點。復以文明進步，工業發達，又發生原料產地與貿易商場之競爭。以此諸關係，遂演成歐洲大戰。特如英德之海上爭霸，德法之世仇，俄奧之垂涎巴爾幹半島，尤爲其最大之起因。依此潮

流之波及，其他諸邦，遂先後捲入漩渦矣。

請就各國之諸般情勢及其政略，更分述之如次：

一，俄羅斯 俄自大彼得以來，即以求得出海港，爲其不易之政策。彼得之取聖彼得堡爲首都也，自以爲芬蘭灣上可得一俯瞰歐洲之窗戶。因其長期冰結，遂不得不轉求於南方，而奄有阿速夫（在黑海之北）。然橫梗其前之韃靼海峽，又爲土爾其所支配。故自十八世紀末葉迄十九世紀後期，百年之間，俄人之侵逼土爾其，干涉巴爾幹，不遺餘力，無非爲排除障礙，以遂其南出海口之宿願。乃克里米及俄土二役，又不幸遇第三者之阻力，致功敗於垂成。而百年來俄政府之雄圖，卒成畫餅。於是乃變其政策，以侵遠東，其意固以爲中日易與，且得德奧之懽心也。日俄一戰，遠東失敗，仍不得不轉向近東，以期達成其累世不易之政策，故倡爲大斯拉夫主義。利用巴爾幹之同種諸小國以爲前驅，於一千九百零八年，奧國合併波赫

附註
此段起
前說明戰
略之關係

二洲時，俄人即欲藉保護同種名義，出而制止。徒以內則日俄戰爭初終，瘡痍未復，外則顧慮德人，投鼠忌器，不敢即動。自此以往，日在臥薪嘗胆之中，警士卒，修戰備，力圖一雪前恥。且日俄戰後，英亦助俄，法則借鉅款與俄，修鐵道，整軍備。而俄之地大人衆（戰前一百六十八兆），又爲歐洲之冠，久鬱寒帶，早思奮翼圖南，今奧人以皇儲一命，欲陷塞於死地，塞若屈服，則門羅諸邦，亦將望風而靡，俄人即永絕出黑海之望，故瞻前顧後，終必出於戰也。

二，法蘭西自普法戰爭後，法人無日不在臥薪嘗胆之中，割地賠款之恥史，均編入小學教科書中，以堅國民敵愾同仇之志。然以其人口僅四千萬，遠遜於德，故不得不東聯俄而與之同盟，西聯英而與之協約，又與意大利交換利益，以離意德之交，未幾又媒合英俄，成三國協商之局，其處心積慮，無非爲報德之仇。迨千九百零五年及十一年兩次摩洛哥問題發生，

而法人之仇德益甚，新仇舊恨，正苦雪無良機，適有奧塞構釁之事發生，在法誠所謂天與之機，不甘束手矣。

三，英 英本島國，人口約四千五百萬，本國所產之糧食，僅足其數月之用。然其殖民地遍佈五洲，其所恃以發展商業維持海外殖民地之安甯者，全在具有強大之海軍。但德自威廉二世卽位以後，遂極力擴張海軍，十餘年來，幾有並駕齊驅之勢。且工業商業亦隨在爲德人所侵略，而前此英人之以鐵國自豪者，今德國每歲所產之鋼鐵，且視英三倍，他可知矣。長此以往，英人非降爲德之輿台，勢且不止。果德海軍而競勝於英，則遠者且勿論，一旦將歐洲門戶之直布羅陀海峽亞丁灣蘇彝士河，三處落於其手，則英人更有何術以馭其殖民地，而保其海王之令譽乎？故英人之乘機思逞，勢使然耳。

四，德意志 德意志聯邦之建國日淺，而其發達之速，殊出史家意想之外

。就人口論，每年增加平均在九十萬以上（戰前人口計六十八兆）。就產業論，其工藝品之發達，一日千里，洵有不知紀極者。夫德之民稠若此，而物產之豐富又若彼（惟糧食不足用），故非亟謀移殖之場，另闢工業產品消售地，以消納其過瞻之人口與物品，勢將無以圖存。况數十年來，英法俄意諸國，皆各關得良好之殖民地，惟德僅獲得太平洋邊遠之數島，與亞非利加洲礪確之諸地，經營匪易，得不償勞，故其眼光，不能不注視中國南美及小亞細亞之三大廣原。然中國久已爲英日俄美諸國勢力所瀰漫，已無發展之餘地，在南美巴西祕魯等地雖歲增移殖，然以礙於美之門羅主義，進取亦難，惟小亞細亞之土爾其一帶，今猶在其孱王治下，而其地適爲全世界最沃衍之場，且亦全世界文明之發祥地，故德人以全力注視此地，圖建一亞洲之德意志帝國。其下手方法，在與土交歡，故千八百八十九年，德皇躬赴君士但丁堡，對土皇備致殷勤，意在獲得巴格達鐵路（起點於君

士但丁之對岸，經巴格達直達波斯灣，長四千餘公里，爲世界最大幹綫之一。之敷設權，以償其宿願。越數年，該鐵道之敷設權，果被德國獲得，若一旦築成，則北起歐洲北海，南出波斯灣，遙望印度，極得首尾策應之利。然德人欲促此規畫之成就，實以土之存在爲前提，乃俄人日持其大斯拉夫主義，以煽動巴爾幹，削弱土爾其，巴爾幹兩次戰爭之結果，土之歐洲領土又失其什九，漢堡巴格達間之大幹綫中間一段落，已在斯拉夫族之手，實足以障害其雄圖，故德之出死力以爭巴爾幹者勢也。

五，奧 奧當十九世紀前半期，卽力圖發展國力，而其發展方面，北則德意志，西則意大利，南則巴爾幹。自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奧戰爭以後，西北兩面均行絕望，所可發展者，巴爾幹方面而已。然欲經營是地，固無往而不與俄衝突。而最足爲其障礙者，厥惟塞爾維亞。自奧併波赫二州，而俄在巴爾幹半島之勢力，盡爲奧逐，於是俄之謀奧愈急，塞之仇奧亦愈深。

，而近東問題，遂伏大戰之動機矣。蓋奧之人口五千一百萬，爲十一族所組成，與皇室同族者，僅千二百萬有奇，而塞爾維亞人已占有五百五十餘萬，其他與塞同祖，之斯拉夫人種，合計且二千五百萬。彼塞人者，若以大塞爾維亞主義煽動其民，則十分之一叛，以大斯拉夫主義煽動其民，則三分之二叛，塞之持此術以苦奧匈者，已廿餘年，奧對塞之敵意，亦已久矣。當一千九百十三年，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時，奧卽求意作防禦的戰爭，意以利害不同，却之，今忽以全國託命之皇儲，被刺於塞之青年學生，故舉國如狂，責塞以種種不堪條件，使其無法忍受，而出於一戰。

六，意大利（戰前人口二千五百萬）於千八百八十年，內激於黨派之爭，外惑於俾士麥之計，而加入德奧之盟。究之意之與德，雖無宿恨，而意之與奧，匪惟國仇，且多利害衝突。如意民之雜居奧境，而受其虐待，意之海陸國防多爲奧所瞰制，意之工商市場，多爲奧所攫奪，此民情政

略商情之不洽者也。他如意以俾士麥一言，而失突尼斯，復以地中海海權及種族關係，不能不與英法接近，於斯而欲求三國同盟之繼續有效，此固識者所知其不能也。

七，塞爾維亞 塞自獨山稱王以來，國勢日盛，（戰前人口四百六十萬）中世紀中，頗稱強國，其後爲土所滅，直至千八百三十年，始成半獨立國，千八百七十三年，始完全脫土羈絆。然波赫二州固塞之舊領也，柏林會議，俾士麥竟以二州統治權委諸奧匈。當時以大勢所趨，只得隱忍之。數十年來，塞人講武修文，國勢大振，顧壤地褊小，終恐不能自存，故其國人日夜所計慮者，有二大政策。一謀兼併波赫兩州，二州雖歸奧治，然其領土權猶在土爾其，終將以力取之。二謀兼併土屬之馬其頓州全部，或其沿海一帶，如亞爾巴尼亞等地。此卽所謂大塞爾維亞主義，亦塞之生死關頭也。然自波赫二州，被奧實行合併，其第一計畫，已歸失望。亞爾巴尼亞

建國未遂，其第二計畫，又成畫餅。因此兩事，塞之恨奧，深入骨髓，不能明決於疆場，唯有煽動內亂，實行暗殺而已。

八，保加利亞 保爲巴爾幹半島中強國之一，其人民屬斯拉夫族，惟與塞爾維亞，希臘，羅馬尼亞諸鄰邦，素爲不睦，且曾迎奧皇族斐迭南爲王，當歐戰初期，德奧既敗塞，若與保聯，即可逕至土爾其，於是經德奧之勢迫利誘，遂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加入同盟。

九，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人種，雖與意大利有血統關係，而其王係迎自德國，故素與德善。以此兩因緣，故大戰初期，未爲左右袒，惟因其貝撒挪比州久隸於俄，西貝布格州見割於匈，大戰之間，亟欲乘機恢復故土，至一九一六年，察知同盟軍之結果不利，遂加入協約國。

十，比利時 比以蕞爾小邦（人民七百六十萬爲歐洲人口最密之地），託庇於千八百十三年倫敦條約永久中立之下，平時惟知發展工商業，不甚注重

武備。然其國民亦深明保全國格之大義，苟有侵犯其中立者，固夙具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之決心。且政府亦深知界於德法兩大之間，國防未敢過忽，故依不依芒將軍之建議，在國內建三要塞，形成三角，以北部昂特維本，爲第一要塞，作爲根據，以列日（本書譯作女體奚）爲第二要塞，以拉木爾爲第三要塞。第二第三要塞間尙有小要塞，其名曰虎，此次歐戰，比人竟敢以小敵大，不肯爲屈辱之服從，豈偶然哉。

十一，土爾其 歐戰前人口二千一百萬，自國勢凌夷以來，北迫於俄，南制於奧，君士但丁堡扼歐亞交通之門戶，尤爲強俄所垂涎。其時恃以爲友邦者，厥惟英法。然英法本身，懾於德國工商業之進展，而德奧海軍力駿駁日盛，復足以控制地中海，英法之海軍自顧不遑，安有餘力以救土，且當時土政改良之機，幾于絕望，故英乃一變而親俄。土既失歡於英，自應亟求強有力之他國以爲助，適德有伸張勢力於近東之計畫，兩國遂互爲觀

密。而自千八百八十八年以後，或以物質互易之關係，或以兩國政策之相投，竟成輔車相依之勢。

十二，日 日俄戰役，日本以遠東島國，一躍而儕於列強之林，國民自負之心日高，不復以現狀自足。歐戰崛起，彼以英日同盟爲藉口，乘機奪取青島及加羅林羣島，強迫我國承認二十一條，並大量製造商品，銷售於協約國，使其經濟驟形活躍，不出一兵而致富，可謂巧矣。

十三，美 美素抱門羅主義，惟其國民與英，多有血統關係，故每欲袒英。當初戰之期，尙守中立態度，旋因德行潛艇政策，妨害其大西洋之交通貿易，更惑于協約國之宣傳，故對同盟國漸抱不滿，且知戰事已閱三年，兩方筋疲力竭，舉足可以輕重，遂以正義之美名，加入協約國而決最後之勝負焉。

觀右所列舉者，則戰爭之起因，與戰事之擴大，已可得其概略，雖宣戰之

文，各藉口於正義，其實際則均爲利害之衝突耳。

抑又言之，歐戰者，乃一絕大之盛筵也，此形形色色之諸邦，久困飢腸，均張牙吐舌，欣然列席以爭其一鬮，德法爲之主，英俄奧意爲大賓，其他則爲賓主之隨從而叨陪末座，又其他如日如美，則實屬不速之客，過屠門而大嚼者，彼塞爾維亞之青年，爲速客之小价，其炸彈，延賓東耳，若更進而考其實際，則此兩主人者，法爲主中之主，而德乃主中之賓，何以故？請述於下：

附註
自起
此段
討論
法德
二國
之擴
充軍
備。

法國復仇念切，惟以人口僅少，不能構成強大之國軍，遂利用外交，以厚已援而孤敵勢，已如前述。迨外交成熟，卽於一九一三年恢復三年現役制，實爲準備發難之先聲。但似此擴充軍備，必影響於國計民生，實非其人民所能長期忍耐，且其人口增殖率，較之德國，歷時愈久，則相去愈遠，發難愈遲，則法德實力之相差愈大，故亟圖於最近期間，卽與德人決一雌

雄，縱無奧塞之事件發生，亦將另覓口實，以爲乘機雪恥之舉，至德之願戰與否，彼實無研究之必要；吾人平情而論，此次大戰之主動者，舍法莫屬，謂爲主中之主，固非過甚之詞也。

至於德國，自一八七一年勝法以後，國運蓬勃，如日在東，人口之繁殖，既遠邁於英法，農工商業，亦卓越而直前，至其陸軍之精強，則允符世界第一之稱譽，有此優美之基礎，倘假以時日，益以德人之質樸勤奮，則進步之速，正如順風揚帆，一息千里，其永霸歐陸，凌駕列強，乃意中事，故其已往之賢君賢相，皆以爲世界之承平愈久，則德國之地位愈隆，如俾士麥始終保持其大陸政策，不求爭雄海上，以招英人之忌，且力圖構成外交上之國防，又如威廉一世遺囑其孫二世曰：「汝須善俄」。此兩人者，蓋皆欲保持國家已得之尊榮，而更於和平奮鬥中求其發展也。二世繼祚，不屑恪守前規，惟知發揚極度之軍國主義，馴致英人側目，俄意攜貳，使外

交陷於孤立，竟得戰爭責任者之罪名，且蒙慘敗之結果，實屬自貽伊戚，但其整軍經武之對象，實爲法蘭西，且對於此次戰爭，尤爲其所不及料，蓋其一九一三年擴充軍備案，尙未完全實行，而在奧塞事件爆發初期，德皇猶出遊未返？故德皇窮兵黷武之野心，固爲世所公認，而戰爭之時期，彼實不願其如是之急遽。凡視威廉二世爲大戰之首禍者，不過協約方面之卸責論調。余謂爲主中之賓，知者當不以爲左袒也。

茲更就各國戰前之軍備狀況，國防計畫，及其作戰之方略，料敵之疎密，分別研究之，而對於局中之主人翁——德與法，則從詳敘列焉。

德法既各抱當仁不讓之旨，而法國尤有復仇雪恥之決心，且其壤地相接，刁斗相聞，若一方之軍備落後，即將蒙噬臍之悔，故其相互競爭，自屬當然之事。自一八七〇年以後，雙方改良軍制，充實武器，建築要塞，訓練國民，莫不繼長增高，有如針鋒之相對。

法國之軍備擴充，以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兩年之中，爲登峯造極之時期，此兩年度之軍事預算案，均有顯著之增加，其中主要數目，厥爲——「軍械貸款」——，專供武器及裝備之改良，預定其數爲七五四五兆弗郎，且在七年内支出之。

國防力量之大小，首視平時兵額之多寡，法國特恢復三年現役制，以增加平時之定員。此項制度，反對之國民，固屬不少，而政府力排衆怨，卒得如願相償，且知戰禍卽迫於眉睫，故擬將此制，追溯施行於現已入伍之士兵，延長其服務期間，俾平時在營兵額立即增加三分之一。但卒因反對者太多，乃變通辦法，改二十一歲入伍之年齡爲二十歲，于千九百十三年秋間，徵集兩個年度之新兵入伍（卽二十一歲及二十歲之國民）。其昔年之入伍新兵，僅二十五萬，此次則增至四十四萬五千人，如此一反手之間，驟添新兵二十萬人。自經過此次之改革，法國軍事之進展，乃得別開生面。

舉凡以前之弊端，例如平時兵額之不足，各部隊定員之太少，重新建設部隊之困難等，均一掃而空之。法國從前之平時兵額，每年之平均數目，約爲五十四萬五千人，（外國籍人之應法國招募者，及各殖民地之土著軍，不在此數）而新法令施行之後，預算至一九一四年，連同領地軍團在內，服務于國軍之戰鬥員將增至六十九萬人，非戰鬥員將增至四萬五千，延至一九一五年，戰鬥員將增至七十三萬人，非戰鬥員將增至四萬六千人，自此以後之數年間，雖人口生殖將逐年減退，而政府竭力設法，使其國民死亡率減少，如改良國民之生活環境，努力兒童體育訓練，提倡軍事遊戲，普及體育練習，以補償生殖之減少，而維持服役人員之數字。除正規軍以外，尚有位于北亞非利加之客籍軍及土著軍等，亦極力擴充，數目頗有可觀，其後均調往參戰，故亦不可藐視之也。此土著軍之補充，向用招募方法，惟在突尼斯地方，多年以來，即設有徵兵制度，自一九一二年，對於

亞爾格里及西亞非利加洲，亦採用有限制之徵兵制，以增加土著軍之數量。在北亞非利加之客籍軍及土著軍，其全部數目，在一九一四年約爲八萬五千人，茲將其種別列表如左：

客籍軍 九千人

亞拉伯軍 四萬四千人

摩洛哥軍 一萬八千人

塞呂內格爾軍 一萬四千人

故法國之平時兵額。當一九一四年度，約爲八十二萬人，或增至八十五萬人，亦未可知，更加以軍官約三萬二千人，則當爲八十八萬二千人，服役之馬匹，約爲二十萬，據法國杜美爾氏在議院報告，自認開戰之初，法軍人數爲八十八萬三千五百，足見上述之數目，係確實可靠也，與法國之軍備對抗者，厥爲德國。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二年，無日不在

訓練擴充之中，當一八九〇年度，除軍官不計外，連戰鬥員及非戰鬥員計算，士兵之數，約四十八萬七千人，至一九一二年度，增至六十二萬人，預擬至一九一四年度，當增至七十六萬一千人，軍馬約十六萬匹。

但上列之數，亦僅指正規軍而言，若將特種部隊合併計之，較之法國，數目當不相上下，而其組織之嚴密，訓練之周到，紀律之森嚴，體格之強健，動員之迅速，或且過之也。

上述之數，爲平時兵額，若就動員時之情況論之，則雙方之力量，均異常偉大，而其使用之觀點則各不相同，茲將千九百零九年雙方預定之動員數目，列表於左：

野戰軍及預備隊

曾受教育之國民役

德國	二二三二六四五人	四九四一四六人
法國	二三四一一七八人	七八二七五八人

就右表觀之，足令吾人驚異，考法國人口，較之德國，約少二十五兆，而其開始動員之數目，反較德國爲多，法國幾于驅其全部人口百分之八，二，以入戰場，而德國則爲其全部人口百分之五·五，但德國除編組作戰軍之外，尙有七十七萬五千曾受軍事訓練之士兵，可供補充之用，而法國則只餘八萬七千人。此兩國動員計畫之所以不同者，實因其作戰之方略，國家之地位各異耳。

德國之最後軍備擴充案，成立于一九一三年七月三日，擬具該項方案者，爲參謀本部，主稿者爲魯登道夫將軍，（其時任參謀本部廳長，尙係陸軍上校），其中內容，前半部指陳德國之地位，敵國之攻擊計畫，及應付之艱難，後半部則述明德國軍隊應改革補充之事件，茲特摘錄于左，以供閱者之參考。

增加各兵種之定員，俾現役軍在戰時具有充分之力量。

至少須增設三個軍團，俾將來對東西兩方同時作戰之際，在西方採用攻勢，具有相當之兵力，在東方亦能支持。

設立若干軍監部，及若干騎兵團。

補充重砲兵——工兵——交通部隊。

擴充航空部隊。

改良輜重隊。

改良且補充國軍之裝械，例如行軍竈，預備彈藥——防空砲等。

增高沿邊要塞之警戒設備，修築格勞敦茲及托爾恩兩處要塞。

改革預備部隊之組織，以增高其作戰能力，實為迫切之要求，因法國之預備部隊，已大加整理，其戰鬥力及作戰準備，均較之以前大有進步也。

因上述之方案，遂有一九一三年擴充軍備之結果，較之以前，增加兵額十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七人，（平時有步兵六百五十一營，騎兵五百一十六連

，野砲兵六百三十三連，徒步砲兵四十八營，工兵三十三營，交通兵一十八營，輜重隊二十五營，另有特種兵若干，其規模之宏大，誠非他國所能及），而魯登道夫所主張之新設三個軍團，則未能實現，爾後大戰爆發，北法馬女呂河之決戰，竟因缺乏總預備隊之故，以致功敗垂成，同時東普魯士方面，亦因兵力單薄，被俄軍攻入，雖經興登堡出奇制勝，得挽回危局，而德國之失敗，終種根于此，德國君臣上下，既竭其全力以經營軍備，而國會因吝惜三個軍團之經費，不肯設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事後思之，追悔何及，鄙人在德觀戰之時，曾與魯登道夫談論及此，未嘗不太息痛恨也。

除陸軍外，其海軍進步迅速，駸駸乎有與英國爭雄海上之勢，此英之所以岌岌自危，必欲助法連俄，推倒之而後快也。德國對於空軍，亦極力講求，惟較法國稍弱耳。

俄國自日俄一戰，弱點畢露，戰後極力整頓，移其陸軍重心于德奧邊境，以爲連法戰德——侵略土爾其——南下巴爾幹之張本，其軍隊之數目，爲任何國所不及，常備軍至一百五十萬之多，誠足以駭人聽聞，惟軍隊之組織，官兵之素質，鐵道——交通——機械——武器等，均不及德法等國，大戰既起，雖屢戰屢敗，有喪師失地之恥，然卒能威脅匈奧軍，牽制德軍大部，使協約國漸次增強，而得最後之勝利，實有力焉。

英國則以海軍稱雄，開戰之初，卽封鎖德國與海外之交通，卒使其孤立，其陸軍平時只有步兵六師，騎兵一師，外有殖民地軍若干。但在戰前已有相當之軍事準備，加以其國民素質優良，物資豐富，成軍甚易，戰事開始，援助比軍，固遭失敗，爾後努力擴充軍額，調赴北法，漸次鞏強，終成勁旅，惟在戰前無足深論也。

奧意二國，論其軍隊之數量，則不如俄，論其軍隊之素質，則不如德法，所謂公等碌碌，不過因人成事而已，因限于篇幅，姑從省略。茲更就一九

一四年協約及同盟兩方面之實際的兵力，列表於左，以資參考。

一九一四年協約及同盟方面之平時及戰時兵力表
(以大戰後宣佈之數目為根據)

	平時兵力	戰 時 兵 力		
		步兵師	騎兵師	人 數
德國.....	760908	85	11	2019470
奧匈國.....	477859	57	11	1470000
合 計	1238767	142	22	3489470
俄國.....	1581000	118	40	3461700
英國.....	2480007)	6	1及2	130000
法國.....	883568	75	10	2032820
塞爾維亞.....	51600	10	1	285000
比利時.....	61282	6	1	280000
合 計	825448	215 x	54	6191570

以上係初開戰時之人數後備兵國民兵未算在內戰後陸續招集其數均在二倍以上

歐陸諸國之兵力，既略言之矣，其作戰方略又奚若乎？請仍以德法二國爲主，分別論列之。

附註
自本段起
討論德
法二國之
作戰方略
及料敵。

法自挫敗之直後，自覺國力及軍備之單薄，故傾向於守勢作戰之計劃，在事實上，則努力修築對德邊境之要塞。迨軍備漸充，遂注重於攻勢防禦，其軍事教程中，主張縱深配備，保持軍隊之機動性，以圖反攻。且在要塞線之後方，控制強大兵力，其目的係待德軍來攻，相機出擊。降至一九一〇年以後，竟大改其面目，霞飛將軍，乃策定攻勢作戰之計畫。蓋法之軍備，至是已大爲完整，其平時兵額，在一九一三年已增至八十萬人以上，同時其軍事同盟國俄羅斯之軍備整理，亦已就緒。故確信雙方協同動作，有壓倒德軍之可能，而國民之担負能力，亦既達最大限度，過此以往，不惟不能增長，且恐難於繼續。故與其再事遲延，實徒予德人以準備應付之餘暇，何如及時而動，趁德之一九一二年軍事擴充案尙未完全實行之前，

先發制人之爲愈。

其最後擬定之計劃，分爲兩種，一爲第十七號作戰方案，一爲作戰預備方案。第十七號方案，係越過德法邊界，以正面攻擊爲主。預備方案，係經過比利時，以迂迴攻擊爲主。據法人自稱，前者爲基礎計畫，後者爲應變之用，若非德軍假道比國進攻，斷不用之。其實法人固亦有由比攻德之決心，且明知德軍將假道比國，故特設此疑陣，以表示其尊重比國之中立，而將破壞中立之罪諉之德軍耳。

第十七號方案之內容，大略如左：

在第一線上使用四軍，以十八個軍團組成之，另有八個預備師，分配于各軍，其集中區域，北至每齊勒斯，南至貝爾弗，由南至北，按一二三五軍之次序，第一軍在貝爾弗—厄披拉，第二軍在桃—拉齊，第三軍在凡爾登，第五軍由凡爾登之西北，以至每齊勒斯，以騎兵七師，分配于各軍，另

以騎兵三師，合組爲騎兵軍團，配備於塞丹之北。

在第二線者，爲第四軍，以三個軍團組成之，在聖每呂浩得——掃斐斯之間，整頓待命。

在正面之兩翼，各置預備師組成之支隊一個，第一支隊在南翼，位于費掃爾，第四支隊在北翼，位于費尼斯之東南。

由上述之佈署觀之，足見法軍之目的，在由正面進攻，其攻擊正面之最北翼，沿比利時邊境而過，似無侵入比境之企圖。

茲更摘要說明其預備方案于下。

將第五軍極力向左方推進，集結于每齊勒斯，以便在馬斯河之東，進入比利時境內，因此而發生之間隙，則以第四軍插入第三及第五軍之中間，以彌縫之。騎兵軍團集中于每齊勒斯之東，向乃紹陶前進，搜索由比國南部前進之德軍，且阻止之。另以步兵若干團，受騎兵軍團指揮，向地拉特急

進，務須較之德軍，先行佔領馬斯河諸橋梁，以便扼阻德軍，使其不能渡河。

法軍之集中運輸，原定于八月五日開始，但八月二日，德國即致書比國，要求假道。比國即轉告法國，法既得比之報告，即以此爲口實，按照其預備方案，施行集中運動，揮軍入比，協同抗德。故就事實論之，法國之十七號方案，特爲一種之假定耳。且就戰略上攷察之，若法軍果按十七號方案進攻，則德之美茲—里得鶴芬要塞線，橫亘其中，將法軍分爲二部，北段則地方狹小，無展開之區域，南段則在美茲與福格生山地之間，地勢崎嶇，要塞林立，攻擊者必有窮途覆滅之慘，法雖至愚，寧肯出此下策耶。法軍之集中計畫，係以其預備方案爲根據，固屬毫無疑意。在該方案之中，其左翼向北方延伸，峙立于比利時邊境之前，必須借道比境，向德軍右翼攻擊，方有活動之可能。此項計畫，固極爲靈活，盡戰略上之能事，惟

其料敵則未能洽當耳。

法人以爲德軍雖將假道比利時，而其右翼，將以馬斯河右岸爲限，絕未料其更向西北方繞進，故法軍之配備，悉以此爲準，其左翼，僅有少數英軍及比軍，可供延伸陣線之用。

法軍之攻擊計畫，欲在全線上前進，以第一第二軍爲助攻，向美茲以南之德境進攻，以三四五軍爲主攻，突破德軍之中央。然當敵情未明瞭之時，德軍之最右翼，究在何處？兵力究有若干？在此數種問題未能決定之前，其計畫自難于實行。法軍初戰之失敗，亦基于此。

當八月八日，法之霞飛，尙深信德軍主力在美茲—盧森堡之間，侵入比利時者，不過五個軍團編成之一軍而已，而攷之實際，在每齊勒斯之東北，女體奚之西，渡過馬斯河，在其東北地區迂迴前進之德軍，共有三軍之衆，人數約四五十萬。因彼之判斷錯誤，遂固執其原計畫，以第一及第二軍

，仍按十七號方案，位于原處，向美茲以南之德國邊境進攻，第三軍仍向美茲配備，且準備以其左翼，經過達飛呂斯，向北方運動，第四軍集結于凡爾登之西，第五軍集結于浮齊斯奧貝拯之間，對於由馬斯河以北前進之德軍，則以英軍及第四支隊抗拒之。

及至八月十三日，德軍由馬斯河北方前進之聲勢，更形緊急，而霞飛仍未覺悟，以爲英比二軍，及向喜所前進之法軍第四支隊，已足應付，彼仍以爲德軍雖在極右翼前進，企圖包圍法軍，而法軍則可以第三四兩軍之主力，在盧森堡比利時境內，突破德軍之中央，一舉而敗之也。

八月二十日左右，法國第一軍第二軍在美茲以南，向厄爾薩斯——羅測林根之攻擊，已經擱淺，德軍由馬斯河之東北方前進，勢如破竹，而霞飛仍堅執已見，欲以第三四兩軍，向乃紹陶——洛格威等處，突破德軍中央，僅命第五軍向馬斯河東北方之坎呂乃前進，連合英比軍，拒止德軍之包圍部隊

，彼尙以爲在馬斯河以北之德軍，僅係小部隊，其力量不過能壓迫潰退之比軍而已，一經陷入法國第四五軍之中間，不難左右夾攻，聚而殲之。總觀霞飛在八月之中，其判斷殆始終錯誤，致法軍連戰連北，退至馬女呂河以南，方克立足，幸而德軍之措置，亦未盡適宜，德軍之兵力亦不甚充足，霞飛方能集合總預備隊，以巴黎爲根據，攻擊德軍右側背，以挽回危局，其成功立名，竟與德之興登堡相伯仲，亦可謂僥倖矣。

德國自千八百七十年以來，任參謀總長之重要人物，有四人焉，曰毛奇元帥，曰瓦德西伯爵，曰史里芬伯爵，曰小毛奇將軍，毛奇元帥爲普魯士之長勝將軍，爲德國參謀部之創始人，其功業思想言論之爲德人崇服，固不待論，瓦德西卽率八國聯軍入北京之統將，其才具亦不可及，史里芬爲德國之模範軍人，小毛奇將軍爲將門之後，卽大戰開始，手定德軍作戰計劃者，故研究德軍之作戰方略，當考察此四人主張之遞嬗，方能明瞭德人之

戰略趨勢，且足爲吾人謀國之參攷焉。

千八百七十一年普法戰爭甫經告終之際，毛奇元帥以爲一旦有事于東西二方，對於法俄二國，不難雙管齊下，同時攻擊，一舉而兩敗之。惟其後鑒於法國之國防力增高，卽覺此種計畫，不能實現，於是對於何方應取攻勢，對於何方應取守勢，已成當時之重大問題矣。

元帥最初之決心，擬對法取攻勢，對俄則暫取守勢，其理由不外因法軍之集中，較爲迅速，在動員令下達後之第十二日，卽能集中大軍于德法邊境，故德軍宜首先向法軍攻擊，期于開戰之第三週內，在西方爲一大決戰。一戰勝法，立卽回軍東向，對於法國，則任外交官解決之，以彼之預料，在開戰之第四週內，俄軍決不能進至維塞爾河流域也。

彼之所以如此決心者，蓋由于普法戰役之經驗，感覺法人之頗爲強悍，欲澈底壓服之，頗不容易，故不如適可而止，以爲對俄作戰之地步。惟此計

畫之能否完成，實有賴於外交官之才能，彼固深信當時外交領袖之俾斯麥，確能制法國于樽俎之間耳。俾公既亡，繼任者不能皆如俾公，故彼之決心，亦隨之變易，而有千八百七十九年之德奧同盟，依外交之助，以求勝利，其臨機觀變，固非恆情所能也。此後之一年間，擬對俄國取攻勢，對法國則暫取守勢，其理由則因自法國改組軍隊，大築巴黎及德法沿邊各要塞以來，其國防力量已大為增高，且已認識法人愛國心之熾盛，若侵入法境，必受其頑強抵抗，故欲在此方速決勝負，恐不可能。若對法取守勢，則來因河之險，及德國西方諸大要塞，大可供防禦時之利用，以少數兵力，抵抗敵之多數，俾得抽調充分之軍隊，用之東方，對俄國作猛烈之攻勢，因俄國較為易與，且當時俄國鐵道網尙未完成，德軍大可捷足先登，在俄國境內集中強大兵力，以制敵于先機也。

右述之決心，固係因時制宜者，吾人考察當時之地勢及情況，均覺其有至

當不移之理由。厥後瓦德西伯爵，于一八八八年繼任，仍遵守毛氏之決策，蓋彼自一八八二年以來，卽任參謀次長，久爲毛氏之助手，其服膺毛氏，固其宜也，雖當一八八六——一八八七年之頃，法國有首先開釁之勢，瓦氏亦曾經改變其主張，擬先攻法而後攻俄，但事過境遷，隨卽恢復毛氏之主張，惟其實行之策略則稍有不同，此則有待於將來之另書專論耳。

一八九一年史里芬伯爵任參謀總長，最初仍保守毛瓦二氏之主張，以爲德國缺乏充分之重砲兵，若遽行攻法，則法之深溝高壘，實非短期間所能摧破，而在此頓兵堅城，進退維谷之際，俄軍卽將乘機前進，迫使德軍分兵東向，必至疲於奔命。卽令俄軍對德惟取守勢，在耶門河及波布河一帶，沿岸而陣，而以主力攻擊奧匈，則奧匈能否獨力支持，又成疑問。若德軍於此時坐視不救，萬一奧匈被迫而求和于俄，則德軍將獨當俄法兩方之鋒，若援助奧匈，則更覺兵分而力薄也。但爲時無幾，史氏卽感覺法國爲最

強而且最危險之敵人，必須以優勢兵力攻擊之。且知法人志在恢復羅測林根及厄爾薩斯二省，決不肯坐守于其要塞線之後，其侵入德境，殆無疑意。德國爲應付之計，亦宜先發制人，及時向法國進攻。對於俄國，亦擬協同奧匈軍，與西方之攻擊，同時進展。惟其攻俄之方略，則與毛瓦二氏所擬者不同。毛瓦二氏，欲以德軍由東普魯士進攻俄之拉勒河流域，以奧匈軍由加立青攻俄之波蘭，兩軍分途并進。史氏則以此法爲不妥，擬合德奧軍之力，攻擊瓦薩等處。二者孰優孰劣，吾人殊難于判斷也。攻擊法國之方略，在史氏就職之初，尙無特別計畫，不過株守前人之見解，由正面攻擊而已。直至一八九四——一八九九年之間，方漸次決定假道比利時之計畫，但仍須與正面攻擊同時并舉，其攻擊部署及集中計畫，亦至爲周詳，茲不備載。史氏在位愈久，而其假道比利時，包圍攻擊之見解，亦愈加深刻，蓋因法國東境之要塞日固，而正面攻擊日難，故其作戰計畫，對於左翼

，在羅厄二州，擬取純粹之守勢，以德軍之大部，由右翼出擊，依托于美茲要塞，作大規模之旋迴，經過比利時及法國北部，形同巨大之軸礮，包圍法軍左翼之一切陣地，戰場亦因此而擴大，俾德國之百萬大軍，得有用武之地。此項包圍運動，其結果若能順利，法軍必因被壓迫而退守哀斯呂河——乃恩斯——拉非勒之陣線，德軍更須繼續包圍之。以二十三個軍團——十二個預備師——八個騎兵師，擔任包圍軍之右翼，向北法運動，再以凡爾登爲軸，實行左翼大旋迴。爲掩護左翼起見，僅在羅測林根留置三個半軍團——一個預備軍團——三個騎兵師，在美茲留置六個後備旅，在斯特拉斯堡留置一個預備師，在下厄爾薩斯留置一個後備旅，以左翼之兵力與右翼相較，殆僅及其十分之一二耳。

史氏根據右之原則，擬定攻擊計畫，無微不至，直至一九〇六年退職之日止，始終堅持此項主張，僅留最少之兵力于東方。且以爲奧匈國之命運，

不解決于東方之布格河畔，而解決于法國之宰呂河畔。惟因俄法兵力均大爲增加，史氏深覺德軍任務之重大艱難，必須增設若干軍團，方能負擔如此之重任耳。

史氏之服務國家，從此告終，退而著書，以教後人。繼其任者，爲小毛奇將軍。彼直至大戰爆發之際，大體遵守史氏之計畫，以法國爲作戰之重點，首應解決此最危險之敵人，待西方成功之後，再增兵于東戰場。彼料知法國于組織第一線野戰軍之後，別無餘剩之士兵可供補充，若第一次戰敗，其力量已經衰竭，暫時可無後顧之憂，而俄軍之集中及運動，素來甚爲緩滯，在西方戰事解決之前，可不虞其壓迫奧匈及侵略普魯士也。

其攻擊法國之方畧，亦主張假道比利時，因英比二國有助法之勢，故尤有經過比國之必要，惟對於左右翼兵力之分配，與史氏稍有出入耳。集中于羅測林根之部隊，史氏務求其少，其任務純係守勢，務求盡力之可能，增

強右翼之兵力，俾能實行包圍計畫，壓倒法軍之一切抵抗企圖。小毛奇將軍則以爲法軍有侵入厄爾薩斯之可能，故必須早爲之備，決不可毫無防禦之力，致令甫經開戰，卽有喪失土地之險，故擬在羅測林根及厄爾薩斯，集中八個軍團，各要塞之守備隊及後備旅，尙不在其內。至千九百十四年，彼之決心依然未變。直至大戰開始，德軍對法作戰，卽係依照此項計畫者，其各軍之配備及運動。大略如左。

德國主力軍，由第一軍至第五軍，共有二十六個軍團，經過比利時及盧森堡，向北法前進。其前進運動，係旋迴式者，以美茲—里得鶴芬之要塞線爲中心點，第五軍位于主力部隊之左方，以其左翼依托于里得鶴芬。第六軍及第七軍位于羅測林根及厄爾薩斯，與美茲—里得鶴芬之要塞線相連絡，掩護主力部隊之運動。

第六軍集中于美茲東南之留茲地區，第七軍集中于斯特拉斯堡附近，均受

巴燕太子婁扑希特大公節制。彼須向摩塞爾河及買特河流域之法國地區前進，其目的爲牽制在其正面集合之法軍，阻其向左翼輸送，以減少主力攻勢部隊方面之敵軍力量。若法軍在美茲以南，用優勢兵力進攻，則可退守德境，與要塞線相犄角，以牽制法軍，免其壓迫主力部隊之左側面。若法軍在該方僅有少數兵力，則須迅速向右方輸送，以協助主力部隊之攻擊。由上觀之，足見史里芬之計畫、較爲單簡，置左翼于不顧，專求右翼兵力強大，小毛奇之計畫，較爲複雜而活潑，能收效與否，全視執行者之指揮能力。迨後來作戰經過，竟未能符其希望，亦未能適時將可以抽調之兵力，由左翼運至右翼，因而右翼之兵力過于薄弱，不能完成其任務。第六軍及第七軍，在羅測林根決戰之後，大本營不令其適時停止，反令其在桃厄披拉之間，突過摩塞爾河，同時右翼經過比利時，向左方旋迴，欲造成左右翼併進，拮制法軍之形勢，卒至兩方面皆歸失敗，天下事之可嘆者，

莫過于此也。

與法同盟之英俄比等國，事前皆有成約。即德若攻法，則俄人雙管齊下，以攻奧之加立青及德之東普魯士，而拊其背。若德先攻俄，則法聯英比，協力佔領來因河流域，使德首尾不能兼顧。惟戰端既啓，比之兵力有限，僅能稍稍遲滯德軍之前進，英軍之初期援比，亦未奏膚功也。

與德國同盟之奧匈，關於作戰計畫，雙方在事先有澈底之磋商，固不待言，而在全部戰爭中，均有輔車相依之勢，觀于本書中之事實，即能考知其互相聲援之密切，毋待余之曉曉矣。

此外如土爾其，及巴爾幹諸小國，如日如美之先後加入戰團，均係臨時發生之事件，與原來之計畫無與也。

至戰爭之結果，自戰費言之，在同盟國爲四百八十億美金，在協約國爲九百九十億美金，（用兵之衆，在同盟國約一千七百萬，在協約國則約二千

五百萬）戰死兵數，在同盟國約三百餘萬，在協約國約五百餘萬，受傷兵數，各約一倍以上。此外人民因戰爭而致凍餒及瘟疫流行而死者，更難計其數。以歐洲一洲論，經此一戰，人口至減去五千萬人，寡女泣於空閨，遺孩號於大澤，昫昫曠野，盡成殺場，壘壘荒丘，同埋遺骨，而一考其戰爭之所獲，僅落得壯丁減少，田園荒蕪，工商凋敝，文化退步，建築物破壞，各邦內部之革命蠶起，帝制之推翻，弱小民族之獨立，經濟狀態之恢復無期。夫以歐人之智，豈不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然所以聲嘶力竭，驚此不疲者，固由於數十年積蓄醞釀之所至，然亦由於歐人之個性發達太甚，國家之主義太深，故只有個人及其國家之利益，而不一顧及他人之痛癢。吁，五洲大地，芸芸衆生，其未被歐人蹂躪侵略者幾希，此次戰爭，或亦天之憎其強梁，而加以懲戒，予他民族以蘇復之機歟。

所可怪者，我國自海禁既開，卽受列強之壓迫，積弱之餘，無機自拔，在

政體革新之後，正歐戰開始之初，計迄今凡二十年，吾人倘能乘彼等之不遑東顧，以奮發雄圖，其所成就，豈可限量。乃軍閥則執於內訌，民衆則茫然坐視，馴致百端頹廢，今不逮昔，而授人以宰割之機，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惜哉。

余自民元赴歐，初漫遊列邦，繼入德國之軍隊學校，會逢歐戰，以駐德觀戰武員資格，參與該國大本營，屢承德皇威廉二世之招宴，並贈以紅鷹寶章，而與興登堡，魯登道夫，馬克生諸名將，時復晉接話言，殷勤杯酒，彼君相之英姿偉論，固猶灑迴於夢寐之間，其神祕之遠略雄圖，亦得想象於笑談之外，且亘戰期之經過，日與各中立國軍事名流，馳騁於東方西方及巴爾幹半島諸戰場，關於戰爭局部之情態，亦均目覩而身歷，其平時教育之方針，軍事之準備，戰時國內之經營，動員之計畫，臨陣之運用，兵器之新奇，人員之精力，皆了然胸臆。嘗思彼列強者，以國家之觀念，團

結堅強偉大之精神，依科學之精研，產生豐富優美之物質，故能集結如許之富源與兵力，以遂行範圍廣大時期長久之戰爭。其政府之設施，國民之素質，實有超人一等者，而戰況之慘酷，與戰後之困頓，亦即積極競爭之結果，而爲當局者所未曾夢及。惟彼等之利害觀念太深，決不因一度之慘痛，有所覺悟，方且變本加厲，逞其侵畧之雄圖。余深信爾後之戰爭，各國必竭全國之資源，舉全民之智力，悉數運用於疆場，其戰禍之橫流，且較前者爲更烈矣。

如右所言，皆係余由歐戰見聞中所生之感想，每念我國同胞，囿於重文輕武之舊習，以國防大計，諉爲軍人之專責，而毫不過問，嘗欲以大戰史料，貢獻國人，俾有所觀感，有所師承，有所鑑戒，且確知其個人對於國家之地位，以共圖國家與民族之繁榮，故回國後，即將日記之一部，整理付梓，名曰德國軍事調查記，年來忝長中央軍校編譯處，領袖同人，編譯德

國新軍事書籍數十種，以供袍澤之用，又著國防芻議，列強軍備等書，以資國人，其餘之記載，亦思先後纂成，惟迫於忙冗，未克如願。而對於英氏之書，亦未能譯述，至今耿耿，乃因周君之努力，竟光傑未竟之志，且原著者與譯述者，同爲光傑之故人，其欣幸爲何如耶，茲值印刷將竟，不禁悵觸舊念，不能去懷，故抒其所感，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 日

吳光傑識於首都

李序

自前世紀拿破崙之後談戰術者皆折衷於原則故凡研究戰術者均以熟讀原則爲着手初步然原則乃舉一端以概萬端欲守一陳言以應無窮之變化非研究有素者難言之也故長言之不足則圖解之圖解之不足則設爲情況以應用之應用之不足則就現地以指畫之指畫之不足則實兵以臨之兵棋以佐之然研究之方法雖多而皆不足以云實際也蓋離實際而事空談中者寡不中者多天下事大抵皆然况兵凶戰危尤非紙上之言所能盡其變化須知孫吳之說炳若日星孫吳其人曠世難逢實際之不可離也如此談戰術者惟戰史乃爲過去之實際可以溯原則之源可以發原則之蘊可以醫趙括之愚可以探孫吳之奧舍戰史而言戰術則能有以異於趙括者幾希矣我國自通海以來以戰術爲專門教育如茲蓋數十載拾唾餘而探索渺冥之中其有得者幾人哉非原則之不知未能證之於實際故雖

知之而未能用之也戰術之原則有萬劫而不能變易者有隨編制裝備而遞演遞變者求之戰史則時代愈近而獲益愈多歐洲大戰時代之最近者也此役爲產生近世戰術原則之源泉爲軍事科學乃至萬有科學之寶庫舍是而言戰術言軍事皆空言也充之至於政治經濟社會人生無不折衷於是焉富矣哉孫吳之書不足用拿破崙之績不足奇矣從事戰術者又焉能舍是而他求哉顧往時歐戰史材在我國極不多觀革命之後軍事學術氣象日新人才漸集吾鄉周耔農先生潛心攻錯歷有年所近從德文遂譯是書以供時代之需要翻閱一通獲益匪鮮因附綴所見而歸之蓋不徒從事軍務研究戰術者應取之資而從事軍務研究戰術者則尤爲必取之資也

譯者序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戰，爲空前之慘劇，亦爲曠古之奇觀，歐美各國之實力，於此役充分發揮，歐美各民族之技能，於此役充分表演，百年以來，互相嫉妬，互相競爭之糾葛，於此役作一大清算。

戰幕既揭，洶湧澎湃，各運其外交手腕，以覓求戰侶，各竭其死力，出其陰謀，以打倒敵人，戰術變更，兵器進步，築城交通等，無不大加改良，甚至一切科學，均受其影響，發生極大之變化。

戰事既終，地圖易色，世界之局勢，爲之一變，倖而勝者，昂首天外，自矜其勇武，不幸而敗者，撫膺沉痛，日謀報復之方，世界之舞台猶昔，而其表演之劇，演劇之角，則頓改舊觀，甚至文武場面，腔調道具等，亦莫不鑒前劇之得失，推陳出新，務求迎合現代之須要，奪得最後之勝利。

故前次大戰，實爲結束舊世界，引起新世界之偉大慘劇，研究史地者，研究時局者，研究軍事者，均不可不明瞭前次戰史，然環顧我國，此等書籍，實如麟毛鳳角，偶有一二種，亦因內容蕪

雜，記述失當，未能滿足事實上之要求，此誠我國軍學界史學界之一大缺點，亦吾人所認為學術落伍之一端也。

鄙人深慨乎此，不揣頑劣，奮其棉薄，哆譯此書，以供海內賢達之採取，原書為德國英馬諾爾氏著，就大戰中身經目睹之事跡，隨時記錄，逐次宣佈，戰後復加以整理，其經過情形，及著者著書之宗旨，已詳原序，茲不贅及。

讀書眼光，人各不同，以鄙見所及，則本書實具有左列之優點。第一，為綱舉目張，繁簡得宜。蓋前次大戰，戰士二千萬，戰地遍五洲，死傷八百萬，為時幾五年，其間事實繁複，記述困難，自不待言，鄙人嘗讀他種大戰史，只覺其混沌紛雜，今日一戰，明日一戰，某處死人若干，某處得陣地若干公里，忽而甲敗，忽而乙勝，而對於大局之關鍵，全部之脈絡，反茫然不得其線索，對於各戰役之連帶關係，雙方攻守之命意所在，更無由搜尋，譬諸混雜無序之舊貨攤，破銅廢鐵，充滿其中，無益於研究，徒亂人意而已，惟此書則不然，著者為軍學家，對各次攻防之計劃，勝負之原因，各次戰役在全部戰爭中之地位，及其相互之關係，戰略戰術之變遷得失，政治外交之巧拙優劣，均能逐一指陳，使閱者心領神會、畫龍點睛，其此之謂乎。

第二，為持論平正，毫無偏袒。吾人研究大戰史，若讀參戰國人所著之書，常不免諱敗飾短，是

人未克詳細校對，致勞閱者多費一分腦力，自難辭疎忽之罪，出版後常有以補救之，並望閱者諸君，發現錯誤時，不吝指教，俾資改正，除頂禮感謝之外，同時奉贈鄙人出版物一份，聊表徵忱。

六、譯書原有意譯直譯之分，以本書性質論，似以意譯爲佳，故鄙人採用此法，逐段譯述之際，先行通讀數遍，領會其意旨，再融化其原意，以中文說明之，不爲原文所牽制，以形成中國式之譯文，對於讀者，似可節省若干腦力，較之原文，雖不免稍有簡略，然大意不差，精華具在，左圖右，精細按閱，自能明瞭各次戰役之狀況，絕不至迷離恍惚、徒亂人意，鄙人能力，如斯而已，是我非我，任諸閱者之評判。

七、本書譯名，與原書或有出入，例如福煦本書譯爲福和，瑪因河本書譯爲馬女呂河，蓋他書多自英文或日文譯出，本書係由德文譯出，更加以各地方言不同，故譯音參差，乃爲當然結果，俟我國政府頒佈譯名規則後，再當照改。

八、原書對於地名，極爲詳細，對於作戰地點，必加註釋，譬如「蕪湖附近之荻港」「南京以東之鎮江」等，譯者爲減省麻煩，僅簡譯「荻港」或「鎮江」，又如每一陣線，原文必詳列其經過地名，譯者則只摘錄其中之重要者，因西文地名，磔格難讀，若照原文排列十數個之累贅地名，不

本社已經出版書籍

最新基本戰術 訂正四版

本書係德國名著，簡明扼要，切于實用，一掃繁蕪之弊，有以少勝多之長，周君修仁譯出。文字明暢，極易閱讀，出版二年，已經四版，並會承

中央軍官學校採為第八九期戰術教程，內容價值，即此可見一斑也。

飛機隊戰術

訂正三版

研究飛機之構造種類性能，飛機之戰術，防禦飛機之原則，尤注重各部隊運用飛機之方法，對於飛機所下之作戰命令之方式，利用飛機指導砲兵射擊之手續，洵航空界之創作，陸海空軍官必備之要書。

戰車之防禦

初版

研究戰車之構造性能種類編制，特注重防禦戰車之方法，卷首附戰車照片一張，註釋詳明，而且定價低廉，備此一本，即不畏日軍之利器。

將來之世界大戰 初版

本書係軍事預言小說，德國巴森將軍著，周修仁譯，原書思想新穎，佈局嚴密，含有新兵器及作戰方略，譯文流暢，既可供消遣之用，又能增加軍事知識，洵全體國民應讀之良書也。

詳細內容及定價請閱卷下最後之廣告

補充語

一、譯書難，譯史地書更難，其難處不在乎義理之深邃，不在乎文字之艱險，而在乎人名地名之繁多，譯音難期準確，前後難免不符。即以此書而論，繙譯之光陰，不過六七月，而校對亦費四五月，書中固有名詞，頗爲繁多，有一見再見者，有三四見者，前後相隔數十百頁，時間相距累旬月，欲一一記憶，不爽毫厘，自愧無此腦力，更加以生活困人，衣食忙碌，無從容百讀之餘暇，故只能就力之所及，避免參差矛盾而已，不敢斷其毫無錯誤，好在吾人閱書目的，但求明瞭大意，研究全般局勢，及用兵方法，並非攷據之學，以尋章摘句爲事，故鄙人敢聊作自慰之詞，且以之轉慰閱者，想閱者當能見原也。

二、要圖中軍隊符號，理當完全譯出，但仍恐稍有遺漏，特擇要舉例於左，

KuK. 奧匈國

1. Kav. Div 騎兵第一師

3. B. Div. 第三預備師

8. Kav. Div. 騎兵第八師

I. K. 第一軍團

L. D. 後備軍編成之部隊

XX. K. 第二十軍團

G. R. K. 禁衛預備軍團

I. R. K. 第一預備軍團

I. Armee. 第一軍



騎兵符號



部隊行進符號

本書中符號，與軍事學書籍中通用者相同，習軍事者自能理解，不待詳細說明也。

三、同名之地名人名，在所不免，茲將已發現者，舉例於左。

布格，地名，有二個，一為波蘭之河川，一為比利時城鎮。

哥爾茲，人名，有二個，一為德國將軍，一為德國伯爵。

格特，地名，有二個，且均在比利時，但一為城鎮，一為河川名稱。

阿克拉，地名，有二個，一在布可威拉，一在羅馬尼亞。

布特木里，亦再見，一係人名，比利時之築城家，見於攻陷昂特維本之役，一係乃恩斯北方之

地名，見於一九一八年德軍第二次渡過馬女呂河之役。

四、如上之缺點，不止此數處，因時間迫促，未克詳細檢查，俟出版後，再當詳校，印刷正誤表，或另作說明書，凡購有本書者，均奉贈一份。

五、本書閱者，均係學識豐富之士，具有鑒別之眼光，且本書目的，在就事論理，與攷據之學不同，既審知有上述缺點，則鑒察更易，料明敏之閱者諸君，決不至刻舟求劍，以詞害意，惟鄙

已非人之習，讀中立國人所著之書，又有隔靴搔痒之弊，而文人著作，尤多含有宣傳性質，且對於軍事，難得真正之見解，惟英氏此書，以喚醒德國人民爲目的，毫無對外宣傳之作用，更加以身爲軍官，學識充裕，著述等身，躬與大戰，始終不離戰場，故能據事直書，據實評判，以供德國人民將來之鑒戒，不必作浮誇之語調。

第三，爲目光銳利，取捨得宜，不徒作機械式之記載，而兼重理論之研究，對於材料之整理選擇，斟酌慎重，必須與戰略戰術政治外交等有重大關係者，方詳加討論，故篇幅雖少，而精華畢具，不僅有戰史之價值，且具有軍事政治等書籍之特長。

以上諸點，絕非阿好之談，然以鄙人之薄學寡聞、所見容有未當，海內賢達，當有以教正之。鄙人能力棉薄，又爲生計所困，太半光陰，均因謀衣食而虛擲，故箋箋之物，已費時一年有餘，而校對仍苦未能精審，人名地名之譯音前後不符，原意之遺漏，譯文之失當，更所難免，倘承指示，俾資改正，不勝感激之至。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二月

周修仁識

僅無益，且徒增字數，招人煩厭，而又更難記憶也。

民國二十二年度之……本社出版計畫

一、新戰鬪教練叢書

- | | | | |
|-----|--------|-----|--------|
| 種第一 | 單人戰鬪教練 | 種第五 | 夜間戰鬪教練 |
| 種第二 | 班戰鬪教練 | 種第六 | 排戰鬪教練 |
| 種第三 | 連戰鬪教練 | 種第七 | 斥候戰鬪教練 |
| 種第四 | 營戰鬪教練 | 種第八 | 白刃戰開教練 |

以上各書，按次出版，本年度至少出四五種，詳細內容請閱卷下最後之廣告

第一章 戰前之簡史

此次戰爭，爲有史以來最大之戰，其結果之關係重大，盡人均能揣知，影響所及，人類震驚，究其原因，半由于英吉利人之過慮，彼以爲德國之勃興，對於英國之世界的地位，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恐不免大有危害，故處心積慮，思欲倒之而後快。戰前之歷史，就廣義言之，當回溯千八百七十一年五月之弗南克弗（Frankfort）和約，其時德國戰勝法國，新興之德意志，遂登日興月盛之康途。對外則勢力澎漲，對內則團結鞏固，國家之人口，人民之福利，均有蓬勃之勢，在海外則獲得廣大之領土，工商業則均日見發達，德人之勤勉，及德人之企業精神，大彰于全世界之上，在光天化日之下，自求其相當之位置。德國之軍隊，本非爲攻擊之用，其目的純爲自衛及維持世界之和平，在全世界中，最稱精良，作戰之準備，亦爲世界第

一，德國之國防建設，堪稱世界之模範，而尤以義務兵制更爲各國所取法。不料德國之正當的自衛，竟被其天然之仇敵指爲軍國主義。爲之領導者，則爲英吉利國。尤以自威廉第二（Wilhelm II）以來，竭力建設強大之艦隊，蓋彼之意見，以爲欲保全德國之福利及國家之生存，均非此不可，即德國大多數國民，亦同此見解，乃不料竟因此更觸英人之忌。於是英國之懷疑德國，日見增加，英國人民，對於德國之情感，遂日見惡劣，自千九百零一年愛德華第七（Edward VII）即位之後，惡劣之情況，更日演而日深，其外交官吏雖僞飾和睦狀態，而實際則視德國爲目中釘也。

戰前之簡史，就狹義言之，當歸源于千八百七十八年之柏林條約，當時俄國從事侵略土耳其，因柏林條約成立，遂被制止。俄德二國，自拿破崙失敗以後，國交本甚親睦，自柏林條約之後，遂日漸疎遠。德—俄—奧匈之老三國同盟，遂宣告解散，另成立德—意—奧匈之新三國同盟以代之。千

八百八十七年俾士麥與俄國所訂之條約，經其繼任者之手，宣告解除，德俄之邦交友誼，遂從此中止。俄國處心積慮，早欲搖動哈布斯堡 Habsburg 族之雙層國家，利用斯拉夫主義，傾覆其國脉，故奧匈不得不乞援于德國。意大利立國于地中海邊，欲倚賴中歐諸邦，以維持其在地中海之地位，抵抗英法之野心，且欲藉此謀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利益，亦不得不加入三國同盟，故新三國同盟者，實爲意國及奧匈利用德國之結晶品也。

法國自千八百七十一年戰敗之後，勵精圖治，自覺其國力逐漸增強，對於德國，日謀復仇之法，且自以爲邊境諸省，被奪于德，乘時而起，大有恢復之可能。當千八百八十七年，寶南格 Boulanger 氏執政，以法國之復仇者自命，法德卽有開戰之機，卒因德國愛好和平，方得避免。厥後法國運用外交手腕，對於俄國，雖內政外交之衝突甚多，而竟降心相從，結爲將來作戰時之伴侶。俄帝亞力山大第三 Alexander III，更深固二國之盟約，集大

軍于波蘭境內，同時則藉此以輸入法國之金錢，大批借款，以供擴張軍備之用。

附註 寶南格于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七年任法國陸軍部長，爲仇德黨之領袖，信徒甚多。

英國自千八百九十九年至千九百零二年解決布爾 Boer 戰爭之後，愛德華第七遂能實行其計畫，開始圍困德國之工作。千九百零五年至千九百十一年之間，摩洛哥問題緊張，彼乃運用其政策，使德國在外交上大行失敗。

此時對於德國以實心援助者，僅有奧匈國，意大利已有離棄之趨勢，英國運其國際策略，造成銅牆鐵壁之圈套，德國孤立其中，束縛之狀況，日趨而日緊。愛德華第七，本其傳統政策，運用狡猾手段，發揮堅毅精神，調停各國間之衝突，造成諸國協約之基礎，以對付德國，而且融洽英法之邦交，在埃及則英國獲得自由行動之利益，在摩洛哥則法國得爲所欲爲，當

千九百零五年德國對摩洛哥問題提出要求時，英國竟援助法國，嚴詞拒絕。幸德國仍保持其愛好和平，及甘心退讓之宗旨，故得第二次避免一觸即發之戰禍。英俄兩國對於土耳其及亞細亞之政策，原多不同之點，愛德華與俄國竭力交歡，遂將重大之爭端，暫告調和。千九百零五年滿洲戰爭告終，彼又逞其縱橫捭闔之術，使日俄二國互相諒解，彼則因而見好于雙方，以爲將來大連合時之助力，其設計之周，進行之力，誠非常人所及也。研究大戰前最近期間之歷史，則當歸因于土耳其問題之糾紛。自千九百零八年，少年土耳其運動發起之後，德國即援助土國，俾得重整其軍備，恢復其經濟狀況，以復興其國勢，同時德國在小亞細亞方面，亦獲得極有希望之發展，例如巴格達 Bagdad 鐵道等，均爲德國所獨享，而他國不能忘情者也。巴爾幹諸國之勃興，保加利亞實居首位，因諸國之野心，隨實力以俱進，亟欲排除土國，遂釀成千九百十二年巴爾幹之戰。是役告終，土國

遂失去其廣大之土地，被逐于巴爾幹半島之外，俄國亦舊事重提，欲利用巴爾幹諸邦之勢力，以達到其摧倒土耳其之企圖。惟因保加利亞既覺羽毛漸豐，遂欲獨樹一幟，不願受俄國之保護，于是俄國不得不另思其次，注視塞爾維亞，選為實行侵略主義之工具。塞爾維亞在二次巴爾幹戰役之後，土地勢力，均擴大一倍以上，亦思利用俄國之援助，掠奪奧匈國之斯拉夫民族。因此種計畫，由正當之軌道難于達到，乃不惜出卑下之手段，躬為政治界之凶人，世界大戰之慘劇，亦即發生于此一念之差，以致死傷人數逾千萬，破壞文明物質不可以數計，而俄塞奧匈等國，均無所獲，豈不大可哀哉！

千九百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沙挪耶弗 *Sarajevo* 之小城中，奧匈國太子

飛迭南 *Ferdinand* 及其妃子，被塞爾維亞人暗殺，犧牲于槍彈之下。此等凶

暴行為，由于野心家之煽惑，實為不道德之舉動，有識之士，莫不欲謀銷

彌之法，以期化悲慘爲祥和。奧匈國遭此不幸，當然向塞爾維亞提出要求，且須由奧匈代表參加，審訊犯罪之凶手，在最初期間，塞爾維亞自知理屈，對於此種要求，頗有承認之意。

乃不料俄國竟伸其強橫之手，庇護塞爾維亞，而且數月以來，早已暗中爲動員之準備。奧匈國與塞爾維亞之談判，不幸竟告決裂，兩國均開始動員，七月二十八日，德國猶以和平之意旨，致公文于奧匈，從事調停，亦毫未收効，而奧匈遂向塞爾維亞宣戰。俄皇復轉商威廉第二，欲盡調停之責。其致德帝之電，謂

「吾人遠身事外，殊不希望戰爭，苟奧匈國對於塞爾維亞尙有調停之餘地，在談判之間，吾人之軍隊決不取挑戰行動。吾敢敬告閣下，吾信賴上帝之萬能，且希望閣下對於維也納之調停，能收良好結果，以維持吾人國家之福利，及歐洲之和平。」

如上所云，俄帝之言詞，未嘗非仁者之心，然而俄國內部之戰爭準備，依然繼續進行，蓋俄帝頗爲潺弱，被強橫之主戰黨所包圍，彼等常越過俄皇之頭頂，任意爲所欲爲也。

英國雖亦進行調解，但并無誠意，故亦毫無結果。在法國則發生偏袒俄國之運動，彼等認爲與俄國連合作戰之時機，已經成熟。奧匈國向塞爾維亞宣戰之後，俄皇于三十一日卽下全部軍隊動員令。德國有鑒于此，于同日致哀的美敦書于俄國，要求停止作戰準備。并致同樣之要求于法國，因偵知其亦正在亟亟備戰也。惟俄法二國，對於該項要求，均無令德國滿意之答復，于是德國亦于八月一日宣佈動員令，法國亦繼德國之後，宣佈動員。形勢既日趨嚴重，戰事一觸卽發，德國卽正式向俄國宣戰。

近年以來，英法二國，早已勾結比利時，使其放棄中立態度，作便利協約國之舉動，此等事實，德國固早已探悉。彼等之目的，在利用比國之地面

，進入來因河下遊地域。英國之處心積慮，欲將破壞比國中立之過，推于德國之肩上，以便資爲口實，向德國宣戰，使德國負戰爭之責任。德國既得悉上述之陰謀，遂于八月二日致書比國，說明已經得有確實消息，法軍將向馬斯河集中，準備大軍于吉非特—拉木爾 Civet-Namur 之線。由此足以攷知法軍將侵入比國邊境，假道進攻德國，固屬毫無疑意。德國政府對於此事，珍重攷慮，以爲法國既抱莫大之野心，施行上項計劃，則比國縱令懷抱極好之意志，若無他國援助，必不能阻止法軍侵入，而德國必將受其危害。德國爲自衛起見，實有先發制人之必要。德國爲法國之行爲所迫，欲求防衛之法，亦不得不踐履比國之土地，若比國認此等行爲爲敵意，則德國實抱無限之惋惜。就上文所載，可知德國對於比國，固無侵畧之惡意，已經甚爲明顯，但帝國政府爲避除一切誤會起見，特將下列之條件，通告比國：

1、德國對於比國，毫無敵意。若比國對於當前之戰事，願意對於德國守善意之中立，則德國將以全力担保，俟和平告成之日，務使比國之地及獨立，不受絲毫損失。

2、在第一條之情況下，和平告成之時，德國將撤退在比國境內之軍隊，歸還比國之土地。

3、比國若取友誼行動，則德軍所需之物品，均將以金錢購買，且賠償比國所受之損失。

4、若比國敵視德國軍隊，尤其當德軍前進時，若比國在馬斯河要塞抗阻，則德國于不勝惋惜之下，將視比國為仇敵。在此等情況之下，德國將不負何等責任，兩國間將來之關係，完全聽武力解決之。

因比國對於德國之要求，置之不理，故德國可不顧比國之中立，自由行動。當千八百一十八年及千八百三十一年尼得蘭王國 *Niederland* 建國之際，普

魯士保有特權，若受法國攻擊之危迫，有經過比國國境之必要時，可自由行動，故德軍之前進，實係繼承普魯士之權利，根據正當之須要。德國參謀部自近年以來，早經切實攷慮，以爲德軍非經過比境不可，其判斷實屬甚爲正確。德國與比國之邦交破裂後，八月三日即進入戰爭狀況。

法軍大本營，曾商諸比利時，擬派五個軍團，前來援助。但比國于八月三日拒絕該項建議，故法國不得不任比國暫時以己身之力量，防衛其國土。德軍前衛于是日越過比國邊界，法國亦開始援助比國之行動。

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之初，歐洲各大國均在戰爭空氣籠罩之下，以空前之廣大範圍，開始民族間之決鬪。德國國民，精神激昂，達于極點。各黨派間之衝突，及一切爭論問題，均立即消滅，全國人民，莫不拔劍而起，協力抗拒優勢敵人之無理壓迫，以保衛祖國。八月四日，威廉第二曉諭全國人民，其詞曰：

「近年以來，歐洲政局紛擾，形勢危迫，德國不畏艱難，立于最前線上，以求減少戰禍之爆發，固爲全世界所共見共聞者。吾人毫無侵略野心，惟知秉不屈不撓之精神，以保存上帝給與吾人之地位，爲吾人本身，及千百億世之子孫，爭光榮之生存。吾不復知有黨派，吾惟認識德意志國家而已。」

此種壯烈言詞，完全出于衷情，吾德意志國民，丁茲危急存亡之秋，在皇帝領導之下，萬衆一心，以保持祖國之安全，皇帝之綸音，實深入吾人之心胸。且由此可以表明戰爭之爆發，完全非德國之本意，乃爲敵人所迫，不得不以武力爲自衛之方法。當戰事已酣，德國形勢漸次不利之際，吾人之仇敵，乃竭其全力，欲以歐洲戰禍之責任，完全推諸德國之肩上，德國人民之反對民族主義者，亦甘心附和，自相攻詰，然事實具在，是非終有明白之秋，戰爭之罪責，終不在德方也。至于德國向俄法宣戰，實因自衛

之計，非出于此途不可，不足以爲德國愛戰黷武之明證。德國被迫而悍然宣戰，自政略言之，是否爲智者之舉，頗係疑問，因德國有此一舉，敵人遂得引爲口實，以戰爭之責任加諸德人，此等精神上之失算，其結果至爲巨大，非軍事手段之所能消除也。

英國自近數十年以來，已經勾心鬪角，密佈網羅，自居于包圍德意志之心點，于八月四日向德國宣戰，藉口德國破壞比利時之中立，故英國不得不用武力對待德國，以保護國際之正誼。

八月二日，法軍已在若干地點，侵犯德國邊界，八月三日，德國遂向法國宣戰。

意大利通告奧匈國，決不利用奧匈之困難時機，以謀本國之利益。對於三國同盟所應負之義務，亦不願再受其束縛，因奧匈與塞爾維亞談判之時，未嘗與意國磋商也。因意國之政策動搖，法國遂大爲欣快，對於阿爾卑山

Alpen 邊境之形勢，遂大形和緩，德國本希望在來因河上流獲得意國之軍事上的援助，至此遂完全失望。意國在危難之秋，脫離三國同盟之舊友，其惟一理由，則爲德國及奧匈向俄法宣戰，係攻擊他國之舉動，而非被他國攻擊云。

戰禍既作，有關係之各國，究將如何行動，實爲難于揣測之問題，但不數日間，卽已完全明瞭。八月六日，奧匈對俄國取戰爭形態，八月十日及十三日，法英二國，先後向奧匈宣戰。八月十九日，日本致書德國，要求割讓膠州灣，限期答復，因德國置之不理，八月二十三日，兩國間遂成戰爭狀況。

戰前之簡史，談判之步驟，于是完全告終，各個國家，各國國民之命運，須完全任諸武力解決。自有史以來，未曾演過之大慘劇，于斯開幕，歷年來各國所儲蓄之戰鬥力量，各自盡量發揮，以爭將來之存亡。德國人民，

如皇帝之所云，各自秉諸純潔之良心，加入大戰漩渦。八月四日，德國宰相宣言曰：

「吾人之作戰，專爲保持吾人平時工作之結果，爲維護吾人以前之成績，以及吾人之將來。吾國國民之重大試驗時機，已經蒞臨，但吾人坦然歡迎之，殊有勝利之希望。吾人之陸軍，已出發于疆場，吾人之海軍，已整決戰之準備，在其後者，卽爲全國人民，六千五百萬之同胞，已經結合爲一體。」

蓬勃之朝氣，充滿吾人之精神與意志，雖與全世界之敵人相周旋，而吾人毫無畏怯。自開戰之初，雖愁雲慘霧，已經瀰漫吾人之周圍，然吾人仍有幸運之希望。卒因敵之力量過于優越，敵人殲滅吾人之意志過于堅強，且戰爭愈延長，而敵人愈增多，以致德國及其同盟國之力量，漸行萎化，開戰初期之緊張的精神，于苦戰四年之後，亦漸次消沉，更加以內部不靖，

遂不得不自甘屈服。始之以如火如荼之振奮，繼之以戰鬪，又繼之以堅忍，再繼之以厭倦，終至于敗潰，如斯寥寥數語，足以概括世界大戰中之吾國國民。吾人若能善自爲之，似可獲得較佳之命運，語云，天助自助者，又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誠不誣也。

第二章 自開戰至千九百十四年年終之戰事

第一節 集中

德國大本營，以抗拒優勢之敵人，保護國土，不受蹂躪爲原則，以決定其作戰計畫。因對於當前之戰爭，必須如此，方能確保德國之經濟狀況，與敵人長期對抗，立于不敗之地也。故德國必利用其內線位置，趁其他之敵人尙未進迫之時，先行消滅一方之敵人。根據此種意義，德軍大本營決計畫力之可能，首先猛攻法軍。又鑒于法國東境之要塞線過于堅固，不易突破，故德軍之前進，非經過比利時不可。預期乘比軍尙未準備就緒之前，一舉擊潰之，迅速佔領馬斯河一帶之比國要塞，然後揮軍而前，突進法國北部，包圍法軍之西翼，將其向東南方壓迫，蹙之于瑞士邊界，澈底殲滅之。至于英軍，一時決難大舉，援助比法，因其欲以大軍在歐洲登陸，非

短時間所能實現，故德軍暫時不必過于重視之。

俄國雖暗中準備作戰，為時已久，其動員困難之情形，及各部隊相距之懸遠，雖較之從前已大為改良，然德國參謀部仍以爲不必過于顧慮，在開戰之初，只須以極少數兵力防守東方，即能阻止俄軍，俟對法國之戰事，已經大體解決，再行回軍東向，與俄軍周旋。在此時期，德軍只以微弱之兵力，防護東普魯士，奧匈軍之大部份，則在加立青抗拒俄軍。

根據上述之計畫，中歐諸邦之集中運動，大略如下。

德國第一軍至第五軍

集中于比利時——盧森堡

Luxemburg 邊界之線，

由阿興

Aachen

至里得鶴芬

Diedenhofln.

德國第六軍及第七軍

集中厄爾薩斯

Elsass

——羅測林根

Lothringen.

德國第八軍

集中東普魯士

奧匈軍

集中于加立青，分遣五分二之兵力，對付塞

爾維亞，據奧匈軍大本營之計畫，欲于最短期間，將塞爾維亞澈底消滅。

在協約國方面，法國大本營，亦預料德軍將由比利時前進，對於法國東部要塞線，則將由北方或西北方迂迴之，同時對於洛格威——拉齊——厄披拉——Epinal——貝爾弗 Belfort 之線，亦將施行攻擊。故開戰初期，法軍幾於平均分配全線之上，由沙布勒河 *Saône* 上流至瑞士邊境，英軍則位置於法軍之左翼，俟德軍企圖明瞭之後，隨時應付。在英法軍確實援助比國之前，比國須賴自己之力量，以保衛其國土。意大利既有脫離三國同盟之意，故法國對於阿爾卑山邊境之顧慮，已經解除，此中情形，在前章已說明之矣。德國參謀本部，原來希望意國能出兵若干，在上厄爾薩斯一帶，為德軍之臂助，至此已成鏡花水月矣。

俄軍在協約國之作戰計畫中，負有下列之任務。彼須以其大部軍隊，向東

普魯士之少數德軍，及加立青之大部奧匈軍，同時壓迫。協約諸國之意，以爲俄國之兩路大軍，雙管齊下，不難壓倒德奧二國，打開往柏林及維也納之道路，俟十月之末，俄軍全部集中完畢，即能揮其主力，直迫奧匈及德國之首都，一舉陷落之。

參戰諸國之平時兵力，列表於下：

德國	788000 人	俄國	2320000 人
奧	410000 人	法國	820000 人
		英國	276800 人
合計	1198500 人		3416800 人

由上觀之，可知協約國之兵力，較中歐諸邦，多至三倍之譜。

開戰初期各國所動員之兵力，列表於下：

德國	2061000 人	俄國	2712000 人
----	-----------	----	-----------

奧匈	110000 人	法國	2104000 人
		英國	276000 人
		塞爾維塞 門的內哥羅	350000 人
		比利時	125000 人
合計	3161000 人		5567000 人

故雙方野戰軍人數之比較，爲一與 $1\frac{3}{4}$ 。德奧與如斯優勢之敵相對抗，其應付自屬不易，故彼等再三考慮，惟有用其全力，對於攸關勝負之敵人，首先擊破之，再對付其他之敵人，奮迅疾之勢，將敵人逐次擊破，在困難之環境中，以尋覓勝利。簡括言之，不外下列二語：

在東方行持久戰 **在西方猛力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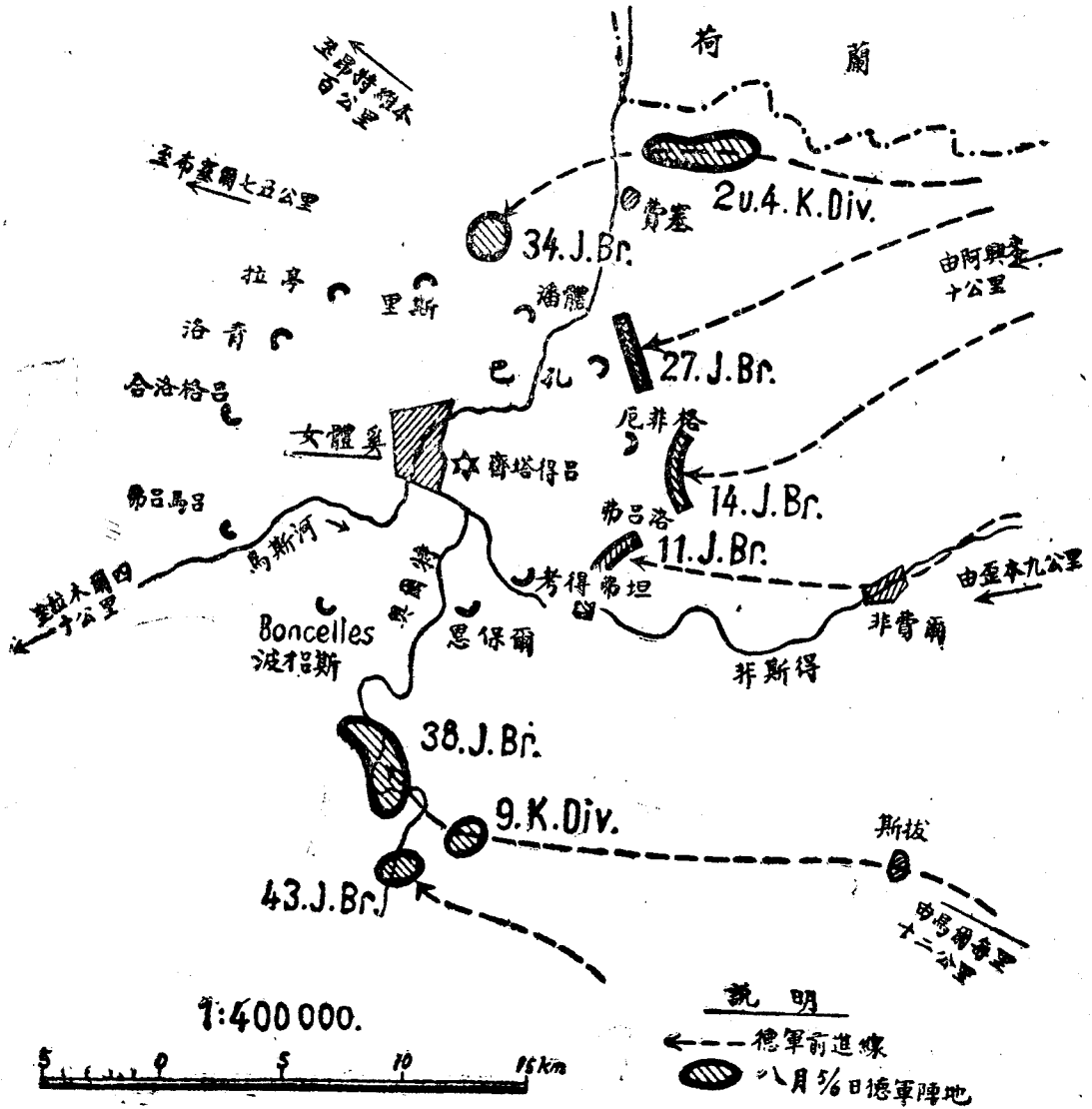
第二節 德軍在馬女呂河之前進

附圖第一 要圖第一 第二 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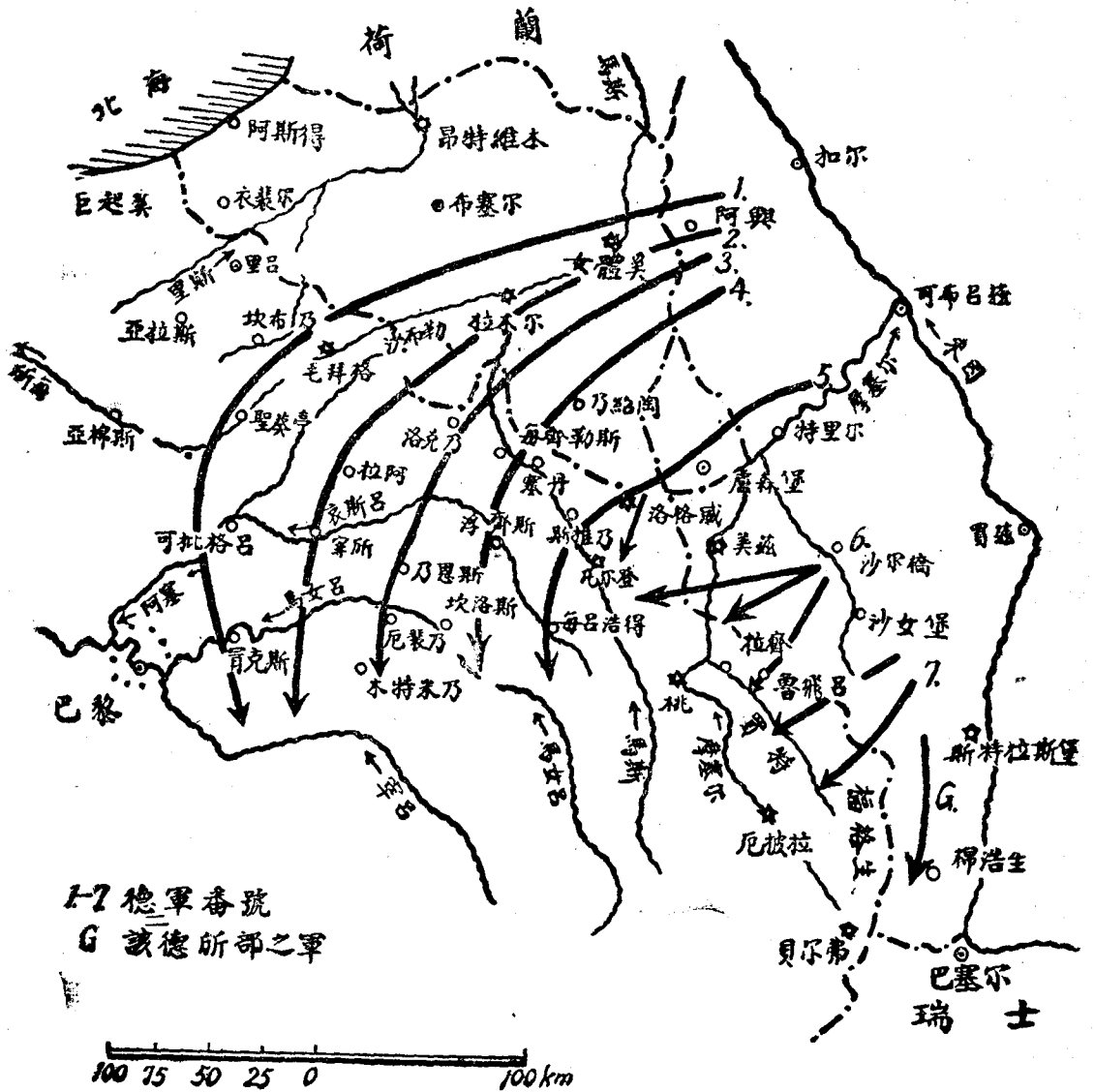
千九百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正午，德國國內，空氣緊張，戰事有旦夕爆發之勢。八月一日午後五時，頒佈全國動員令。

第一章內，已經述明，德國政府對於比國與英法二國之關係，早已得有消息，且預料在最短時期內，英法軍必將由比利時境內前進，向德國進攻。當此千鈞一髮之秋，時機決不可失，德國爲求自身之存在起見，必須及早解決比利時，以免敵人得先制之利。必須如此，方能在法國之前，捷足先登，到達比利時之馬斯河沿岸諸要塞，方能阻止英軍在比利時境內海港登陸。而且將來向法國北部進攻，必須以此項計劃爲基礎。法國之馬斯河及摩塞爾河沿岸，要塞林立，甚爲堅固，由其正面突破，頗爲困難，縱令僥

要圖第一 女體奧



要圖第二
1914年八月德軍在比利時及法國之前進



倖成功，亦須費長久之光陰，必將勞師曠日，違背迅速解決西方戰事之原來計劃。片刻之猶豫，即無異于養癰縱敵。使其在德國邊境，得完成集中軍隊之企圖，而喪失一切戰勝之希望。縱令對於法國東部要塞，能突破若干處，而德軍後方連絡，必經過法國東部，其危險至爲巨大，隨時有被斷絕之虞。法國北部，防守頗爲薄弱，其重要地點，如里呂 Liège。毛拜格拉非勒 La Fère 拉阿 Laon 等處，要塞工程，或則尙未完成之，或則係舊式構築。因以上諸種原因，及明知法英軍亦將假道比境，故德軍經過比利時以入法國，實爲一定不移之理。

比利時之要塞網，頗爲當時所重視，一班人揣測，以爲比軍憑藉其要塞，必能在相當之時日，阻止德軍，以待英法軍之救援。其在最前線者，爲馬斯河流域之女體奚及拉木爾兩處。比軍之主要陣地，及退却時之總淵藪，厥爲昂特維本。該處地勢雄勝，在西方諸國及比利時境內，均目爲歐洲最

強固之軍事地區。究其實際，殊未能副彼等之期望，一經德軍攻擊，殆如摧枯拉朽，蓋此等要塞，均過于陳舊，決不能抵抗各種重砲之火力也。

德軍之第一目標，爲女體奚，該處爲比國東部鐵道之中心點，由比利時至法國北部，以此處爲要道。德國與比利時國交破裂之後，德軍大本營卽知非襲取女體奚不可。欲達到目的，全賴軍隊之準備周密，能隨時應命出動，發動之前，必須祕密其計劃，實行之時，必須不顧一切而後可。

八月四日午前，德軍集中六個混成步兵旅（十一旅—十四旅—二十七旅—三十四旅—三十八旅—四十三旅），仍按平時編制，配屬重砲兵若干，以厄米奚 *Emmich* 將軍統率之，附以馬威茲 *Marwitz* 騎兵軍團（騎兵第二—第四—第九師），由阿興—歪本 *Eupen* 馬爾每里 *Malmédy* 之線，向比利時前進，以期襲佔女體奚。八月五日傍晚，德軍前進，至距女體奚一公里之處，最遠者亦不過二公里。北正面之堡壘，如巴孔 *Barchon* 厄非格 *Evegne* 等處，自

午後二時起，即在臼砲火射擊之下。預定五日夜間，由東南北三方之堡壘線中間突破，施行集中攻擊，但未能達到目的。第十四步兵旅旅長烏所將軍，Wussow 已經陣亡，以魯登道夫將軍 Lodendorff 代統餘兵，至六日清晨，魯氏揮軍由厄非格堡及弗呂洛堡 Fleron 之間，猛烈突進，直至齊塔得呂堡 Zitadelle，雖四周均係此軍圍繞，而前鋒小部隊，即于是日突入城廓。因德軍猛烈衝鋒，同時用齊柏林飛艇及飛機隊由空中攻擊，致此軍不能支持，除各堡壘守兵外，其餘大軍均行撤退。八月七日，齊塔得呂及該城，均入德軍手中。于是以該處爲中心，向其餘堡壘轟射，組織圍攻軍團，附以四十二生的之重砲若干，由哀侖將軍 Einem 指揮之。女體奚之堡壘，裝有鐵甲，故頗爲一般人所重視，但因德軍砲火猛烈，遂逐次陷落。八月十六日，西北方之最後堡壘被佔領。此役之得以迅速成功者，一則由于準備周密，再則由于實行努力，在德軍及其同盟軍方面，得此勝利消息，精神爲

之大振，在敵人方面，雖極力掩諱，終不免引起失望及憂慮之心。德軍所受之損失，可謂得有相當之代價，大戰之第一幕，結果可謂極佳，且出乎敵人意料之外也。

女體奚之抵抗力，已經完全擊破，全要塞均被佔領。德軍之四十二生的海岸臼砲，已實施第一次工作，發展其破壞效力，其威力之猛烈，誠為任何人所夢想不及者。

當女體奚決戰之際，德軍按下列之計劃，同時從事集中運動：

軍之番號

將領名諱

集中地區

第一軍

克魯克 Kluck

第二軍

補 洛 Bellow

在阿興及盧森堡大公國北角之間

第三軍

浩 生 Hausen

第四軍（女敦堡之軍）

亞布希特 Albrecht

在盧森堡之北部

第五軍

德太子

由盧森堡至里得鶴芬之南

第六軍（屬于巴燕）

婁樸希特 Rupprecht

由美茲 Metz 至沙女堡 Saarburg 之間

第七軍

赫林根 Heeringen

在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之西

厄爾薩斯地方，自斯特拉斯堡以西，由後備軍及補充旅防守，以該德 *Caote* 將軍統率之。

德軍之前進計劃，欲以第一至第五軍，在第一線之兵力共約一百萬人左右，向坎布乃 *Cambray*——馬斯河之線前進，經過凡爾登之北，實行左翼大旋迴，以構成新正面，西端拊巴黎之郭，東端在凡爾登之西南。希望用此種方法，與英法軍主力相遇，一戰而決勝負。

史里芬伯爵 *Schlieffen*，于千九百零一年至千九百零六年任德國參謀總長時，曾預定作戰根本計劃，開戰之初，即以主力包圍法國全部軍隊之西北翼，將其向東南壓迫，蹙之于瑞士邊境，以殲滅之，現在德軍之前進計劃，

卽大體依照史里芬伯爵之遺教。

其時正值八月，天氣炎熱，德軍在廣大之正面上，冒暑向前急進。比利時人民，在若干地點，以武力阻礙德軍，故德軍亦不得不沿途肅清含有敵意之比人，地方居民，無辜受害之事，在所難免。比國政府，由布塞爾，^{Busch}逃至昂特維本，其軍隊則在德軍前衛壓迫之下，向格特河 ^{Gette} 退走，然後越過悅文 ^{Loven}——每歇 ^{Mechehn} 之線，逃至其堅固根據地昂特維本。八月十九日，比軍被擊于聖特羅 ^{St. Trond} 及拉敦 ^{Landen}，二十日，被擊于體呂木特 ^{Tirlemont}，卽于是日佔領布塞爾。德軍大本營直屬騎兵，以馬威茲所率之第二騎兵軍團，及里特鶴芬 ^{Richthofen} 所率之第一騎兵軍團組成之，在德軍之前挺進，在裴維茲 ^{Perwez}（拉木爾之北）地方，擊退法國之援比軍前鋒——騎兵第五師。馬斯河岸，女體奚及拉木爾之間，有閉鎖堡名虎 ^{Huy} 者，毫無抵抗，卽落于德軍之手。

八月二十一日，德軍已至拉木爾之前。該處爲多數鐵道及道路之中心點，關係重要，法人視爲堅固要塞，德軍以迅速手段，將其包圍。指揮圍攻者，爲加爾威茲將軍，擔任圍攻之部隊，爲第十一軍團及禁衛軍預備軍團，另有重砲兵及極重砲兵若干。其東北正面，經德軍四十二生的海岸白砲及奧匈軍三十零半生的摩托白砲猛烈射擊，受損甚大，故二十四日，德軍步兵即侵入其中間地區。八月二十五日，東北面之堡壘及城市被陷，二十六日，其餘堡壘均入德軍手中。其所以如是迅速者，半由於攻擊砲火之猛烈，半由於衝鋒之勇敢。此城既得，於是馬斯河及沙布勒河川谷間之鐵道及道路，均門戶大開，任德軍長驅直入矣。

德國各軍，以下列之行進目標，經過比利時前進：

第一軍 木斯 Mons — 法呂青斯 Valenciennes。

第二軍 拉木爾 — 坎呂乃 Charleroi — 毛拜格。

第三軍 地拉特 *Dinat* — 洛克乃 *Rocroi*。

至二十六日，比利時之土地，除昂特維本及失爾得河 *Sambre* 以西之邊地外，均被德軍占領。德國任命哥爾茲將軍 *Goltz* 爲比利時佔領區內之行政長官，設治于布塞爾，後又代以必西將軍 *Bissing*。

比軍退至昂特維本，意欲利用其堅固之軍事位置，竭力支持，以待英法軍之救援。德軍爲監視昂特維本，及掩護主力軍向西方繞進起見，特命貝塞呂將軍 *Beseler* 將二個軍團，進至每歇 — 敦敦木得 *Dendermonde* 之線。比軍由昂特維本向布塞爾及悅文等處突擊，欲危迫德軍之連絡線，均被擊退。因比軍堅守昂特維本，故德軍被其牽制，第一線戰鬪力大受影響。

法國之軍事計劃，約如下述：

東境之守護，全恃貝爾弗 — 厄披拉 *Epinal* — 桃 *Toul* 凡爾登諸要塞，及其中間地區之多數閉鎖堡。在上述要塞線之後方，控制若干兵力，以便向上厄

爾薩斯或德屬羅測林根進攻，且在該地區擾亂德軍之集中。同時于要塞線之更後方，集中主力。若德軍突過諸要塞之間隙，進攻法國，或經過要塞線之北方，企圖由比利時盧森堡進攻法國，則乘其運動之際，以主力軍迎擊之。八月十五日，法國及英國各軍之集中計劃如下：

軍之番號

將領名諱

集中區域

第一軍

杜拜爾 Dubail

貝爾弗——魯飛呂 Luneville

第二軍

坎斯特老 Castelneau

魯飛呂——布里 Brie

第三軍

魯飛 Ruffeg

洛格威附近

第四軍

拉格呂 Langle

孔每 Commercy 附近，為豫備軍

第五軍

拉勒茶 Lanrezac

木特每里 Montmedy——每齊勒斯 Mezieres.

英國軍

弗勒奚 French

呂坎陶 Le Cateau 附近

獨立支隊

亞馬得 Amade

亞拉斯 Arras 附近

及至法軍察知德軍由比利時境內前進，方變更其原來計劃，急以第四軍移至第五軍之位置，第五軍移至吉非特—坎呂乃之線，以便與英軍取連絡。法軍大本營，命法軍在全線上前進，迎擊德軍。

總觀兩軍之目的，均欲攻擊敵人，故八月中旬，發生巨大之

遭遇戰。

在宣戰之前，法軍小部隊，即已與德軍邊境部隊相接觸，八月二日，在貝爾弗與棉浩生 *Mülhausen* 中間之亞特棉斯托 *Altmünsterol* 地方，及里得鶴芬之西方，均有法軍越界。爾後數日間，法軍之山地部隊，越過福格生山脊，在棉斯特 *Münster* 及馬起奚 *Markirch* 佔領德國土地。德軍當集中時，亦在美茲越過法國邊境，佔美茲西北方之布里。八月十一日，法軍之挺進旅，在國境及魯飛呂之間，被德軍擊敗于拉加得 *Lagarde*，且迫其向魯飛呂退却。法人亟欲侵入上厄爾薩斯，圖在該處牽制德軍多數兵力，且欲煽動該處之

住民，起而助法。德軍大本營，因勝負之決，在彼而不在此，故不願爲頑強之抵抗，法軍一師又二分之一，于稍爲戰鬪之後，八月八日即佔領棉浩生。然德軍援兵，于十日即行到達，將法軍逐出上厄爾薩斯。其時法軍以優勢兵力，侵入德屬羅測林根，德軍戰况頗爲不利，故不得不由厄爾薩斯，將可以抽調之兵力，轉送羅測林根。八月十九日，該德將軍所統之軍，在強大法軍攻擊之前，撤退棉浩生，法軍前鋒，雖越過格布歪呂 Colbweiler，到達史呂特—Schletstadt 可馬 Colmar 西方之山谷口，但未能完成其越過來因河—攻擊斯特拉斯堡之企圖。厥後德屬羅測林根之戰事，于法軍不利，彼等即退還貝爾弗，德軍于二十五日奪還棉浩生，永遠占守之。該德之軍，進至格布歪呂—塞海 Saunheim —亞特起奚 Altkirch 費特 Pfirt 之線。法軍在棉斯特之西，則據守福格生山脊，在上厄爾薩斯地區，則據守亞特起奚西方之線。其右翼則藉瑞士邊境之掩護，以貝爾弗爲依托。德軍目的，只欲掩

護棉浩生，阻止法軍進入上厄爾薩斯平原，至于厄爾薩斯之西南角，則暫委之敵軍。

較之上厄爾薩斯之戰事，關係更爲重大者，厥爲德屬羅測林根之事件。在該處，法國第二軍之大部兵力，由拉齊—魯飛呂之線，向沙女堡—德恩—Dolm之線前進，頗爲順利。兵力劣勢之德軍，向東北方之沙女河退却，由沙女河起，在沙女堡之北方，經過米興根 *Moringen*，至美茲要塞之東南正面，佔領防禦陣地。

在摩塞爾河之左岸，法軍由凡爾登向木特每里—洛格威之線前進。在此部隊之西，另有一軍，由坎呂飛呂 *Charleville*—塞丹 *Sedan*之線，越過塞買斯 *Semois*，向比利時之保洛 *Bonillon*—乃紹陶 *Neuschateau*前進。另有一部法軍

，在馬斯河之西，馬斯河及沙布勒河之交角間，向拉木爾前進，其意欲援助退却之比利時軍，且解拉木爾之圍，因其時拉木爾被德軍圍攻甚急也。

按上述之狀況，足見八月十八日左右，法軍在全線上向前運動。法軍原欲較之德軍，猛着先鞭，但至第一次大會戰之前，彼等方自知其錯誤。德軍在運動力及戰鬪力方面，均較優于敵，遂迫其向後退却，以保守其邊界要塞線。故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下半月之戰事，幾于完全在沙女堡附近之福格生，及失爾得河上流之法呂青斯之中間地帶，彼此反復衝突，形成綿亘之遭遇戰。

八月二十日，德國第六軍，在沙女河岸，沙女堡之下遊，進至法軍第二軍之右翼，該軍已于八月十八日佔沙女堡城。戰鬪正而之西北翼。由德恩起，至宰內河 *Saane*，決戰地點則在杜斯 *Duss* 西方之高地，以及沙女堡與杜斯間之隘路周圍。此次會戰，名曰德屬羅測林根之戰，又曰美茲沙女堡間之戰，德軍卒獲勝利，將法軍驅出德屬羅測林根。法軍被德軍俘虜者，人數一萬二千，火炮一百五十門，被德軍嚴重壓迫，向拉齊——厄披拉之方向

退却。德軍繼續追擊，于八月二十四日佔領魯飛呂。在魯飛呂附近之法軍陣地，頗爲堅固，從事敗軍之收容，于是德軍之追擊，遂被其阻止。當法軍由宰內河岸起，在坎陶沙里斯 Chateau Salins 以西——魯飛呂以西——買特山谷 Tal der Meurte，至巴坎拉特 Baccarat 之下游一帶，據地頑抗之際，在德軍陣線後方，位于沙女堡——魯飛呂鐵道線旁之馬洛飛呂 Mahonviller 閉鎖堡，被德軍重砲猛轟，于二十八日陷落。德國第七軍，偕同第六軍在福格生前進，直至聖里 St. Die 地方，其左翼于二十七日佔領該處。其最前線在買特河 *urthe* 之西，面向厄披拉要塞，再以其南翼向福格生山脊向後折退，至馬起溪爲止。

德國第五軍，在美茲之北，經過盧森堡，以急行軍向凡爾登前進，于八月二十二日，到達費托 Virton——莫所 Musson——奧杜洛馬 Audunle Roman 之線，與法國第三軍相遇，時該軍正在越過洛格威前進中也。連日戰爭，由二十

二日至二十五日，將法軍擊至馬斯河附近。此次戰事，人稱爲洛格威之戰。第五軍于八月三十一日，在杜 Die 附近越過馬斯河，以其右翼于九月初間，到達亞哥呂之法勒呂 Varennes — 克呂木特 Clermont 之線，在凡爾登及聖每呂浩得 St. Menchoudi 之間，其中央則在馬斯河之兩岸，監視凡爾登之北正面，其左翼則在厄坦 Etain 向後折退，與友軍相連接。該軍係以美茲爲出發點，向桃及凡爾登等處，掩護第五軍左翼者。在第五軍之後背，洛格威要塞經五日射擊之後，于二十六日被德軍佔領，木特每里經過短時期射擊之後，于二十八日被德軍佔領。由里得鶴芬及盧森堡至塞丹之鐵道，關係德軍之作戰運動，非常重要，自佔領上述各地點後，德軍後方交通即暢行無阻矣。

德國第四軍，與第五軍相接，由盧森堡之北，及比利時之亞堆呂 Ardenne，向塞丹方向前進。法第四軍，企圖以前進部隊，在亞堆呂抵抗德軍，俾

其主力軍有充裕之時間，在塞買斯之線構築陣地。第四軍軍長亞布希特公爵，于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在費托西北方之乃紹陶附近，擊退法軍，向馬斯河退却。德軍追擊，沿途遇頑強之抵抗，因法軍得有援軍，在馬斯河地段之塞丹及每齊勒斯附近，從事收容也。八月二十八日，第四軍不得不在塞丹之下遊，退至馬斯河北岸，但至三十日復將法軍擊退，正式渡過馬斯河，且在浮齊斯 *Yoursiers* 附近，渡過哀斯呂河，繼續前進，直至坎洛斯 *Chalons* 及聖每呂浩得之間。二十八日，每齊勒斯南方之閉鎖堡名呂斯哀非呂斯 *Les Ayvelles* 者，落于德軍手中。

德第四軍及第五軍，沿途節節劇戰，進行頗為迅速，一二三諸軍，在馬斯沙布勒失爾得諸河之間，以巴黎為公共行進目標，長驅直入，更有一日千里之勢。法軍欲保全拉木爾，故以第五軍及亞馬得軍所爾得特騎兵軍團等，合組一軍；且與英軍連合，沿沙布勒河兩岸，向拉木爾前進。彼等到達

地拉特——坎呂乃——比歇 *Binoche* 木斯之線，但爲時太晚，不能解救拉木爾之圍。

德軍大本營，以其右翼三軍（一二三軍），用極迅速之行軍，向南方作全正面之大旋迴，希望由北方及西北方攻擊敵人，包圍其左翼，迫之于瑞士邊境之山地中，于最短期間消滅之。

以上述之目的，德第一軍于八月二十二日向法呂青斯前進，其右翼則有馬威茲將軍之騎兵軍團與之偕進，二十三、四兩日，在木斯擊敗英軍。在南方則有德第二軍由沙布勒而來，在北方則有德第一軍由桃乃 *Tournai* 而來，雙方進迫，故弗勒奚不得不向法呂青斯退却，但仍竭力反攻，二十五日，受重大之損失而失敗。英軍經過呂坎陶，向聖葵亭退却 *St. Quentin*，得有法軍若干師增援，于二十八日，與德第一軍第二軍作戰。八月三十日，戰況不利，遂經洛陰——可批格呂之線，退至馬女呂河之左岸，駐足于冒克斯 *Meaux*

之南方。

德軍大本營直屬騎兵，在第一軍之右翼，經過老拜克斯 *Roubaix*，向里呂前進，穿過法軍已經放棄之堡壘線，到達該城，立即佔領之。第一軍毫不休息，繼續追擊，以南方及東南方爲行進方針，凱行而前，直至可批格呂 *Compiègne* —— 塞里斯 *Senlis* —— 育克斯之線。其右翼由聖葵亭向西折，經過巴拋 *Bapaume* 裴洛呂 *Peronne*，八月三十日，在可布呂斯 *Comblès* 擊破法軍一軍團，以其前隊進至亞棉斯 *Amiens*。

八月二十一日德第二軍擊破法第五軍于坎呂乃附近，二十七日，出現于毛拜格之前。以後繼續行進，在古塞 *Guise* 附近擊退法軍之反攻，二十九及三十日，與第一軍相連接，在聖葵亭與法軍會戰。由該處起，以急行軍繼續追擊，越過宰所，向南方直進，直達馬女呂河。在坎陶體里 *Chateau Thie*

—— 拉非特 *La Ferte* 等處渡過馬女呂河，九月二日，到達考洛棉斯 *Conlomme*

ors及厄斯特 Esternay 中間之線。(參看要圖第四)

德第三軍，沿途戰鬥，經過地拉特——洛克乃——勒特爾 Rehol 之線，進至乃恩斯 Reims。該處周圍堡壘羅列，甚爲堅固，但法軍竟自行放棄，德軍兵不血刃，于九月三日佔領之。九月五日，在厄裴乃 Epervay——坎洛斯之線，渡過馬女呂河，六日到達費特里 Vitry。德軍右翼之一二三軍，在三星期之內，毫未休息，幾於每日與敵人作戰，冒劇烈之炎熱，行程四百四十公里，如斯之行軍速率，可謂空前絕後，在歷史上未有與之比倫者。

九月初間，德軍右翼之一二三軍，已到達馬女呂河附近及南岸，右翼距巴黎不過一日程。第四軍在亞哥呂境內，第五軍在凡爾登之前方，第六軍在拉齊要塞之前方，均暫時停頓。第七軍則在福洛生山地，已越過買特河之上游。統觀全戰場之西部，法軍與英軍，已經到處退却。現在之主力戰，

當在馬女呂河以南，若法英軍仍復失敗，則大勢將去，自開戰以來，不過四星期，而法國之命運已陷于悲觀矣。巴黎人士，均充滿驚駭與失望之情緒。現內閣已經傾覆，改組新閣，以米呂南得 *Millerand* 任陸軍部長。九月二日，政府由巴黎遷往波島克斯 *Bordeaux*，衆望攸歸之加里尼將軍 *Gallieni* 任巴黎要塞長官，負留守之責。法國之形勢，危險已達極點，在福格生山地及上厄爾茲斯之西南角，雖小獲勝利，然無補大局。英國之援助，尙未能如期達到，比利時之土地，除昂特維本及阿斯得 *Ostend* — 衣斐爾 *Ieper* 等處外，均被敵人佔領。法國正當危迫之際，幸而東戰場方面，俄軍以數量優越之大軍，侵入東普魯士及加立青，足以遙爲法國之聲援。又加以意大利之舉動，不利于德奧，故法國得將其留置東南部之軍隊，儘數抽調，供對付德軍之用。非洲之援軍，亦相繼前來。于是法人希望將所有之兵力，全部由幹練之霞飛將軍指揮之，背城借一，以制止當前之厄運，挽回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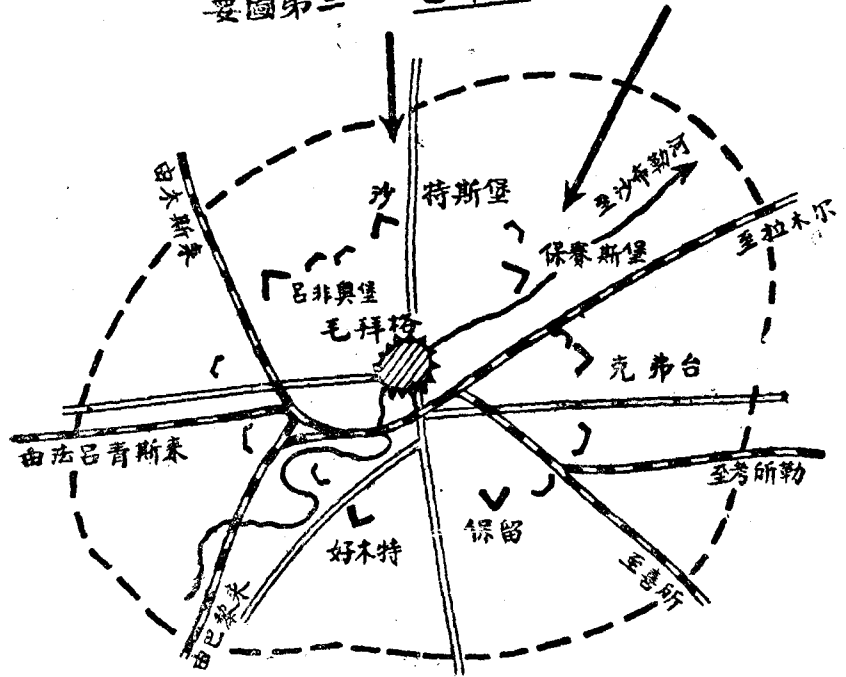
之戰局。德軍正面，繼續渡過馬女呂河，向前推進，而後方地區之法國要塞，尚多在法軍之手，故德軍不得不同時肅清攻陷之，以保後方之安全，維持鐵道網之交通，以便利運輸。馬斯河旁之吉非特閉鎖堡，于八月三十一日陷落，該堡爲拉木爾——每齊勒斯鐵道必經之處，故關係頗爲重大。九月二日。德軍佔領拉阿，九月四日，佔領拉非勒要塞，俘獲防守該處之砲隊。喜所 Hinson（爲法國鐵道交會點）及其他較小之支撐點，均先後陷落。以上各地，均未經劇戰，敵人自行放棄。

除以上各處外，德軍于九月七日佔領毛拜格要塞，其關係尤爲巨大。在法國方面均認該處有強大之抵抗力，而且具有重大之戰略上的價值。因法國北部對於比利時邊境之防禦，以該處爲唯一之支撐點也。

德軍第七預備軍團，續行于第二軍之後，由刺威爾將軍 Zwehl 指揮，負圍攻毛拜格之責。以東北方之保賽斯堡 Boussois——沙特斯堡 Carles 爲主要攻擊

目標，對其他各面則包圍之。九月一日，法軍出擊，被德軍驅回，卽于是日開始砲射，步兵在其掩護之下，逐步前進。九月六日，攻陷該二堡，九月七日，佔領全要塞，俘虜三萬人，火砲四百尊。德軍得此勝利，法國人心更形震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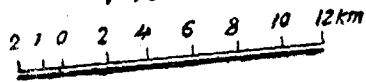
要圖第三 毛拜格



● 入堡要
 〰 中間堡及砲兵陣地

--- 德軍包圍線
 → 德軍主攻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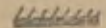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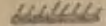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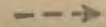


1:4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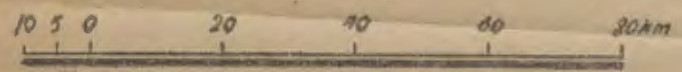
要圖第四 1914年馬女呂之戰



說明

-  A-A 1914年九月五日晚之德軍陣地(1-5軍)
-  B-B 九月六日晚總軍第一軍陣地
-  九月九日至十日德軍之後退方向
-  C-C 九月十二日德軍新陣地
-  九月五日傍晚英法軍陣地(法軍第三軍以下各軍)

1:1500000



第三節 馬女呂之戰

附圖第一 要圖第二第四

自千九百十四年八月月終，法軍在聖葵亭至杜之線，戰敗之後，全線向南方急速退走。（杜在馬斯河畔，位于凡爾登之下游）。英軍連接法軍之西翼，同時後退，德軍以最大之努力，迅速猛追，冀迫使法軍停止，與之決戰，以殲滅之。最有效力之方法，為將其向東南壓迫，促之于瑞士邊境。

在此際之偉大運動中，德軍被凡爾登桃拉齊厄披拉諸要塞，及其中間堡壘，分離為兩部。在馬斯河之西者，為第一二三四軍，及第五軍之右翼，在該河之東者，為第五軍之左翼，及第六軍，及在福格生之第七軍。

德軍大本營直屬騎兵，在各軍之前方挺進，且掩蔽本軍之前進運動。第二騎兵軍團，最先頭隊伍，已進至巴黎近郊堡壘之射程以內，距首都周圍不

過三十公里。巴黎人心，極爲恐慌，均以爲不日之內，德軍之包圍部隊，即將出現于巴黎郊外，德軍之極重式火炮，即將開始轟射，全城有旦夕毀滅之虞。

法國人民，對於德軍之勝利，及比利時法國北部諸要塞之無抵抗力，均異常震驚。法軍大本營，大受國人責難，以爲與千八百七十年之戰，如出一轍，甫經開戰，即招覆敗之慘。國人均痛責政府，既不能阻止德軍在法國境內前進，又不能保守諸要塞，預防巴黎被敵軍圍攻。且深恐法國主力軍，若在馬女呂河下遊之戰，復遭敗挫，則馬斯河及摩塞爾河流域之要塞，如凡爾登桃厄披拉貝爾弗等處，均將不保。蓋德軍既解決正面之敵人，即可暢所欲爲，且可派遣一部份軍隊，攻擊諸要塞之後背，如斯前後被攻，甯有堅持之可能。諸要塞陷落之後，則法國之防禦能力，幾于全部喪失，國家之危亡，可立足而待。

在此種形勢之下，誠爲法國千鈞一髮之秋，存亡問題，胥係于當時之舉措當否，幸而霞飛將軍得司指揮之全權，能熟察當時之情況，以挽回將危之局面。自八月二十五日以後，彼卽指揮諸軍，迅速後退，秩序仍得保存，雖不免放棄若干土地，但德軍之企圖，欲截斷英法軍之一部，卽因此而擱淺。法軍之新戰略，爲乘便利之機會，轉取攻勢，且務須集中優勢之生力軍，向德軍猛烈反攻，加以極大之打擊。德軍自開戰之初，由比入法，累經劇戰，死傷不少，且因行軍過于迅速，故兵力之減耗甚大，更加以深入敵境，側面暴露，尤與法軍以反攻之良機。德軍之暴露點，在其右翼。九月五日傍晚，法軍之西翼，依托于巴黎，東翼則依托于摩塞爾河，正當桃之下流，形成綿亘之陣地，但其兩翼均有掩護。其西翼與巴黎相連接，不能迫其離開，亦無法包圍之。霞飛將軍，預期利用良好之鐵道網，能集中巨大之援軍，向德軍之弱點（卽其西翼），實行反攻。彼希望貝爾弗厄披拉

桃凡爾登諸要塞，均有充分之抵抗力，能在戰場之東部，抗拒德軍之壓迫，待戰場西部反攻奏效之後，則德軍攻擊諸要塞之軍，將不戰而自退。彼根據上述之計畫，急如星火，將東翼可以抽出之兵力，運至西翼，在該處集中優勢兵力，以便向德軍右翼，猛烈反攻。法軍大本營，富于臨機應變之才能，即以此役言之，能在適當之時機及地點，集中大部兵力，用能轉敗爲勝，其機敏神速，誠足多也。

法國在短時間內，新組二軍，即第六軍及九軍，第六軍以毛老里 *Mauroury* 統之，第九軍以福和 *Foch* 統之。第六軍集中于巴黎，受加里尼將軍之指揮，加里尼又受霞飛之指揮。第九軍則供增加正面之用，九月五日傍晚，法軍之佈署，大致如下：

第一軍 由貝爾弗—聖里 *St. Die*

第二軍 由聖里—凡爾登

第三軍 由凡爾登—巴呂杜 Bar le Due

第四軍 由巴呂杜—所浦斯

第九軍 由所浦斯 Sompuis—塞查呂 Sezanne

第五軍 由塞查呂—堯 Louy

弗勒奚軍 (英軍) 由堯—克勒 Crey

第六軍 由拉格尼 Lagny—打馬亭 Dammartin，在其後者，更有巴黎要塞之防守軍。

由上觀之，足見法軍佈成連亘不斷之陣線，其西翼特爲強大，折而北向，由此以超過德軍之西翼。

霞飛之大本營，在奧貝河 Aube 畔之巴爾 Bar，其攻擊命令于九月四日至五日之夜間頒佈，定于六日全線反攻。其命令內容，大致如下：

I、第六軍 在肖克斯之西北方準備，以便在里茲 Lizy—馬乃爾 Marault 之

間，越過苦爾克河 *Qurey*，向東南方突破坎陶體里 *Chateau Thierry*，擊

破德軍右翼。

附註
法國各軍

2、弗勒奚軍 在馬女呂河之南，向木特米乃 *Montmirail* 前進。

將領，此
時已稍有
更易，第
一軍及第
二軍仍舊

3、第五軍 向左方集結，經過塞查呂，向厄斐乃攻擊。

為沙奈爾
，第四軍
仍舊，第
五軍為弗

4、第九軍 向坎洛斯前進。

5、第四軍 在費特里及勒非格尼 *Revigny* 之間前進。

拉歇特，
第六軍為
毛老里，
第九軍為
福和。

6、第三軍 以其右翼，在馬斯河左岸向下游前進，以延長第四軍之運動

7、第二軍及第一軍 防守桃厄披拉拉齊間之地區。按其當地情況，相機

反攻。

霞飛之命令中，有下列各語，足以見其攻擊決心之一般：

「時機已至矣，無論受如何之損失，必須開始攻擊。與其再行退却，毋寧死于當地為愈也。」

霞飛之決心，固係審慎再三，極爲適切，任何人不能否認之，然而德軍即入嚴重之危險境界矣。

德軍大本營，尙滯留于盧森堡，與戰場相距甚遠。此時尙欲在全線上繼續攻擊，加敵人以致命之打擊。

九月五日傍晚，德軍位置如下：

第一軍 由冒克斯之北—考洛棉斯

第二軍 由考洛棉斯—木特米乃

第三軍 由木特米乃—非勒坎裴乃 Fere Champenoise 之北

第四軍 由所浦斯—勒非格尼，在馬女呂河之兩岸

第五軍 由勒非格尼—浮貝考 Vaubecourt，在凡爾登之東

第六軍 由凡爾登之東，至美茲—魯飛呂

第七軍 在魯飛呂之上遊，買特河畔

九月五日傍晚，德軍大本營所下之最後命令如下：

1、第一軍及第二軍，與巴黎之東面相對峙，相機應付法軍之反攻企圖，

第一軍在阿塞河 Oise 及馬女呂河之間，第二軍在馬女呂河及宰呂河之間。騎兵第二軍團附屬第一軍，騎兵第一軍團附屬第二軍。

2、第三軍向特洛斯 Troyes — 非矽勒 Vendevre 之線前進。

3、第四軍及第五軍，向東南方努力前進，使第六軍及第七軍易於渡過摩塞爾河。第四軍之右翼，經過費特里。第五軍之右翼，經過勒非格尼。騎兵第四軍團，在第四軍及第五軍之前方遊弋。

4、第六軍及第七軍之任務仍舊，前進方向爲米喜爾 Mithel — 桃 — 厄披拉之線。

在上述命令之前，德軍大本營另有指令通知各軍，畧言敵人已逃出第一軍及第二軍之包圍計畫，其一部已與巴黎相連接。在巴黎城中，敵人正在增

加兵力，在第三軍至第五軍正面之前，亦有軍隊下車。將法軍全部向東南方壓迫，使其退至瑞士邊境之計畫，已不能成功云云。由此觀之，足見德軍之原來計畫，已經放棄矣。

德軍大本營九月五日所下之命令，使各軍負有極困難之任務。德軍之偉大攻擊運動，包圍敵軍西翼之企圖，已告中止，因德軍右翼之第一軍及第二軍，須向巴黎旋迴，且須由攻擊而轉爲防禦姿勢也。第三軍向南，第四五軍則向東南運動，于是全戰鬥正面之間，遂有發生裂隙之虞，不但萎化本軍之攻擊力量，而且與敵軍以可乘之機。第六七兩軍，能否在最近期間，突破摩塞爾河沿岸之閉鎖堡地帶，尙係未定之問題。

克魯克上將，九月五日僅留置第四預備軍團于馬女呂河之北岸，在苦爾克之西方，向巴黎警戒。在該處與毛老里軍（第六軍）之前衛相遇，爲偵察敵情起見，於傍晚施行攻擊，將其擊退三公里。法軍之企圖，原極秘密，至此

方被德第一軍察覺。不過雖經先期揭破法軍陰謀，而第一軍仍處於嚴重情況之下。既因強行軍之故，士卒十分疲勞，其餘四個軍團，又分離爲二處，第二及第四軍團位於右翼，在考洛棉斯之北方，第三及第九軍團位於左翼，在厄斯特之北方，馬威茲之騎兵軍團，在該軍中央之前方，於拉吉斯 Zandse—朴洛順斯 Provinc 之線，與法軍前衛相對峙。第一軍之正面，延長七十五公里，日被馬女呂河截斷。故左右翼之間，發生廣大之裂隙。克魯克上將仍抱極勇敢之決心，欲將第二軍團於六日夜間調回馬女呂河北岸，與第四預備軍團會合，攻擊敵軍，阻其前進，以待本軍之其餘三個軍團，與敵人脫離，一律退回馬女呂河北岸，共同作戰。同時使馬威茲騎兵軍團，附以步兵若干營，及重砲兵若干，負彌補此廣大裂隙之責。因英國之弗勒奚軍，及法國弗拉歇特軍(第五軍) Franchet 之右翼，正與該裂隙相對，有隨時進迫，危害第一軍各軍團退却運動之可能，故不得不以馬威茲騎兵軍團

掩護之。克魯克上將能及時察覺未來之危險，其目光誠爲銳利，其所施之處置，亦頗合機宜。

九月六日午前，毛老里以二個半軍團之衆，在馬女呂河之北，進攻第四預備軍團，卽於是日迫其向苦爾克退却。適第二軍團已經退過馬女呂河，遂在該處收容之。第四軍團，在馬女呂河之南，亦繼第二軍團之後，與英軍脫離，向北方退却，惟馬威茲騎兵軍團仍與敵人相持，且虛張聲勢，使敵人誤認第一軍尙在該處。第三軍團及第九軍團則尙不能退却，因第二軍之右翼（第十軍團），正被法第五軍猛烈攻擊，其兵力幾有五軍團之衆，故不能不暫留原地，以爲其聲援也。及至傍晚之際，第三軍團及第九軍團，亦向馬女呂河北岸撤退，以圖挽回該處更爲緊急之局勢。第二軍之右翼，卽退至裴體木里 *Petit Morin* 附近，而里特鶴芬騎兵軍團，則暫留於原地，與馬威茲騎兵軍團相犄角，以彌補撤退後所發生之裂隙。

德第二軍之左翼及中央，九月六日，在塞查呂前進若干公尺，且迫弗拉歇特軍之右翼，及福和軍之左翼，使其改取守勢。德第三軍，在所每掃斯。

所浦斯之線，對於福和軍及拉格呂軍之左翼，亦得有進步。拉格

呂軍及沙奈爾 *Sarrail* 軍，在馬女呂河上遊之兩岸，向德第四軍及第五軍前進，亦於是日被德軍壓迫，未能按照原來計畫續進，在若干地點且被迫後退。統觀九月六日之戰事，頗利於德軍。惟第一軍及第二軍間之裂隙，及第二軍右翼之後退，頗足引起憂慮耳。若大本營即在戰場附近，則或能命令克魯克上將，由第一軍內抽出一二個軍團，留置於馬女呂河南岸，以掩護第二軍之右翼。但因其羈滯於盧森堡，離戰場甚遠，連絡不便，指揮尤難，不能觀察全戰線之情況，按其需要，以移動兵力，以致終于不能挽回局勢，真可嘆也。

九月七日，法國毛老里軍，在苦爾克附近，攻擊第一軍，且企圖包圍德軍

之北翼，但克魯克上將尙能阻止之，且使其包圍計畫失敗。第一軍之五個軍團，一部已在馬女呂河北岸，一部尙在向北岸運動中。德軍之兩個騎兵軍團，尙在斐體木里之下游，與人數雖然優勢，而志氣極爲怯弱之英軍相對峙。德第二軍之右翼，雖已稍稍向後折退，但因第十軍團奮勇苦戰，得勉強維持現狀，且有第七軍團援助之。德第二軍之左翼及中央，頗爲勝利，佔領若干地面。第三軍之右翼，係由撒克遜 Sachsen 軍編成，頗與第二軍以有力之援助。德第四軍及第五軍，依然在繼續戰鬥之中，且竭力準備，擬按照預定計畫，於八日施行總攻擊，尤其第五軍之第五軍團，須在馬斯河東岸，攻陷米亨爾附近，及其以北之諸閉鎖堡。

九月八日，法國毛老里軍，因沙奈爾軍之一個軍團，利用鐵道運送，前來增援，其力量大形增厚，遂向德軍猛攻，克魯克上將於苦戰之下，得保持原有地位。此時之德軍右翼，雖有被包圍之虞，然法軍不但未能席捲德軍

陣線，且自身反有危險之狀。顧德第一軍雖得保持優勢，而在前方之兩個騎兵軍團，則被敵軍壓迫，不得不在英軍之前，徐徐向馬女呂河撤退。最困難者，爲第二軍之右翼，其當面之敵，爲法國第五及第九兩軍，共計十四師之衆，且係蓄精養銳之兵，而德軍則只有七師，且饑弱不堪，彈藥亦漸形缺乏。爲援救此項危險地點之計，故第二軍不得不由左翼漸次向右翼移動。因此項運動之結果，遂發生下列之兩項弊端。一則第二軍之左翼及中央，將因此而薄弱，二則第三軍亦須向西翼變更配備。第三軍因其兵力減弱，故其活潑之前進運動，亦須暫時停止。在德第四軍及第五軍之正面，亦有激戰，法軍極爲不利，沙奈爾之軍，在馬斯河岸已經動搖，且喪失若干土地。在後方之兩個騎兵師，在桃之總預備隊，因受此役之影響，遂不得不立即前進，以救聖米喜爾之急。

德軍右翼，缺少強大之預備軍，以致馬女呂之戰，毫無結果，而日陷於困

難地位，此中原因，德軍大本營亦已認識之。故極力設法，欲使第六軍及第七軍渡過摩塞爾河上流，由第六軍內抽出兩個軍團及一騎兵師，第七軍則除殘留一個預備軍團外，其餘均行抽出，合編一軍，爲總預備隊。赫林根上將，膺指揮總預備隊之責，第一步集中於聖葵亭附近。此種大部兵力之移動，自非短時日間所能完畢，故總預備軍雖組織成立，而未能參加馬呂河之決戰。因第六軍之減弱，第七軍之移調，於是德軍東翼之情況，驟然變化。第六軍及第七軍之餘部，退回宰內河 Soire。後方，及福格生山脊之多洛 Dolon 附近。於是法國之第一軍及第二軍，遂得有自由運動之機會，移動其主力，以對付德第五軍及第四軍。該兩軍受此壓迫，遂不得不放棄繼續前進之企圖。

九月九日爲馬呂戰役決勝負之日，形勢陡然轉變，德軍極爲不利。克魯克軍，以其右翼，攻擊毛老里軍之左翼，迫其退至拉台爾 Zanfeuil，且

使法軍在馬女呂河北岸陷入危險地位。正當生死相持之際，適逢加里尼將軍用汽車裝載援兵，由巴黎駛來，加入作戰，方得挽回毛老里軍之敗勢。

在馬女呂河畔，德國之兩個騎兵軍團，因被三個英國軍團，及弗拉歇特軍左翼兩個軍團之壓迫，遂不得不放棄馬女呂河畔之陣地，向北方撤退。協約國軍隊，於是佔領坎陶體里，且分爲多數縱隊，越過馬女呂河。於是德第一軍之後背，及第二軍之右翼，均蒙重大危險，因兩軍之間，發生廣大之裂隙，德軍更無餘兵，供填補之用也。德軍全正面之被突破，第一軍連絡之被截斷，及向側方壓迫，均係轉瞬間即將發生之事。在此種嚴重情況之下，補洛將軍，經大本營使者亨治 *Hentzel* 同意之後，決心將第二軍右翼向東北方撤退。九月十一日及十日，德軍大本營遂下撤離戰場——全軍退却之命令。九日午前，第三軍因救助第二軍之故，以其右翼向塞查呂攻擊，以其左翼在所每掃斯——所浦斯之線，施行防禦戰。第四軍及第五軍，雖因

第六軍第七軍兵力減弱之故，不能繼續前進，但其戰況并未失利。

德軍以下列之目標退却：

第一軍 宰所——非勒塔得乃斯 *Fere au Tardenois*

第二軍 厄斐乃——乃恩斯

第三軍 坎洛斯

第四軍 聖每呂浩得

第五軍 經過亞哥呂

第七軍 由赫林根指揮，在聖葵亭集合，聽候大本營命令

直屬騎兵軍團，在洛陰及巴拋每之間，掩護退却軍之西翼。

九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德國之五個軍，未受敵之重大壓迫，佔領下列之線

。西起于洛陰，依托于阿塞河，然後由宰所之北，及克拉阿呂附近，經過

淨齊斯之南，及亞哥呂境內以達馬斯河，終于凡爾登。由此東南行，至摩

塞爾河畔，在潘特毛所 Pont a Mousson 之下遊，與斯特南茲 Strantz 支隊相連接。第六軍之餘部，位于多洛附近。在厄爾薩斯之上部及中部，則有該德之軍。

德軍大本營，何故于九月九日撤退馬女呂之戰爭？其重大危險，在第一軍及第二軍中間之裂隙。德軍大本營，對於敵人情況，毫不明瞭，故許可克魯克上將，于九月三日至五日，將其所部之四個軍團，繼續渡至馬女呂河南岸，僅殘留一個軍團于北岸。法軍以強大之兵力，由巴黎攻擊該軍團，克魯克將軍處此困境，深知大本營決不能以預備軍前來增援，必須以獨力支持危局，遂將其所部各軍，陸續撤回北岸。于是第一軍及第二軍之間，遂發生四十五公里寬之裂隙，自九月九日清晨起，即有強大之敵軍，貫突而入，形同尖銳之楔子。按照補洛將軍之見解，若克魯克將軍率部向後方退却，與第二軍相連絡，則其處置當較爲妥善。然因克魯克將軍不肯放棄

原來任務，仍欲繼續與敵人保持接觸，故其裂隙終于不能彌縫。而第一軍及第二軍之形勢，立即發生危險。克魯克雖對於巴黎努力繼續攻擊，第二三軍在馬女呂河南岸雖獲得勝利，均無裨于大局，既不能在馬女呂河北岸抗拒敵之正面突破，又不能阻止兩翼之被敵軍席捲。因別無方法，挽回此時之危局，且因軍隊過于疲勞，死傷太多，彈藥給養等物均甚為缺乏，決不能繼續作戰，故除將第二軍撤退，因而其他各軍亦連帶撤退外，實無其他方法，否則必致全軍覆滅，蒙一蹶不振之禍。撤退之後，即可縮短戰線，而且獲得運動上之自由。大本營于諸多失算之後，除此以外，別無自救之法也。

攷察此次失敗之原因，厥有兩點。一則大本營留置于盧森堡，離戰場過遠，不能躬親視察，以指揮戰事，故各軍之作戰計畫，無統一之指導，驟然發生變故，不能為臨機應變之處置。在此等情況之下，大本營必須統籌全

局，指揮各軍，方能應情況之須要，協同動作，決不宜與各軍指揮官以運動上之完全自由也。再則德軍正面之西翼，其後方缺乏強大之預備軍，供大本營之臨時運用，以實行其意志，維持戰況之變化。例如在可批格呂——宰所之線，若有三個或四個生力軍團組成之預備軍，則克魯克之軍，可停止于馬女呂河南岸。此項預備軍，不僅能阻止毛老里軍之側面攻擊，而且能攻擊法軍之側翼。克魯克軍若退回馬女呂河之北岸，則預備軍之任務更為簡單，只須彌補第一二兩軍間之裂隙，使兩軍不致被敵人向側方壓迫，或使兩軍無被包圍之虞。德軍大本營對於此等缺點，固已有所感覺，吾人只觀其在九月六日，即擬抽調第六軍之一部，移動第七軍之全部，在聖葵附近組織預備軍，即足以知之，然而為時已晚，未能有裨于馬女呂之戰事也。德軍大本營，因欲包圍敵人，將其向瑞士壓迫，以致左翼之兵力過多，實為其大錯。因左翼兵力過多，而右翼即缺乏充分之兵力，以致當計

畫失敗之際，反無力抗拒法軍之主力突擊。除此以外，因普魯士形勢危急之故，不得不派遣二個軍團前往增援，因監視毛拜格之故，亦須要一個軍團，因圍攻昂特維本，更牽制若干軍團。此等兵力，均係由右翼及中央陣線抽出，于是勝負攸關——決戰地點之兵力，更加薄弱。德軍第一軍至第三軍，僅有兵力四十師，而對戰之英法軍，自苦爾克至亞哥呂，共達五十八師半之多。

馬女呂戰後，海塞呂伯爵 Hasselar 曾作如下之判斷曰：

「非常憂慮，對於將來極抱悲觀。孰敢冒昧嘗試，使吾人之勇敢軍隊，以暴露之側面通過巴黎之側，而不取梯次配備乎？孰能在同一時期，企圖突破拉齊及桃之要塞線乎？設毛奇將軍有知，對此將作何感想乎？設史里芬伯爵有知，對此將如何評判乎？吾甚恐懼，在吾人之大本營中，對於敵人之實力情況，其判斷幾于完全錯誤也。」

然則馬女呂河之戰，究爲德人敗北——法人勝利乎？





雙方所受之損失，相差殊屬有限。德軍損失兵員一十四萬，其中被俘者三萬八千人，損失火炮一百五十尊，機關槍二百挺。協約軍所流之血，并未能較少，德第一軍及第三軍，所得之俘虜不下數萬，奪獲火炮亦甚多。但僅就此而論，不能加以絕對之評判。從戰術方面觀之，雙方戰士，并駕齊驅，有同等價值，甚至須讓德軍首屈一指。德軍遠道進攻，協約軍據險而守，其主客之勢異，則勞逸之度不同。德軍在大距離行軍之後，無喘息之暇，隨時與敵軍戰鬪，且敵人大抵係蓄精養銳之生力軍，其戰鬪力自不相同，而況數量上遠優于德軍，德軍以少對多，其作戰自多困難，然仍能奮勇直前，屢敗敵軍，則其將士之勇敢，指揮之巧妙，誠有足多者。至于德軍數量上之所以較劣于敵軍者，一則因他種目的，必須分派兵力，關於此點，前文已經言及之矣。再則德軍缺乏預備軍，無論任何時代之戰事，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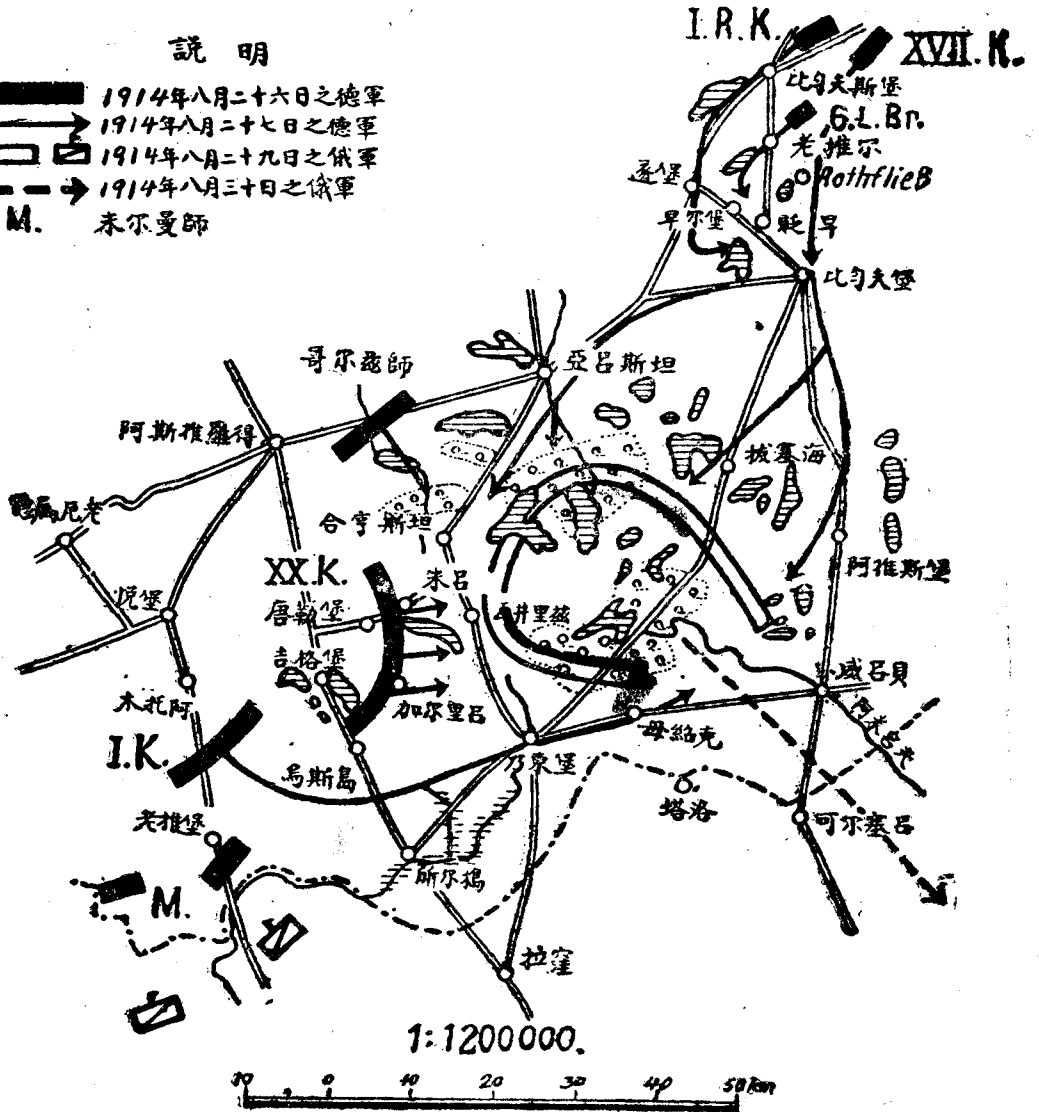
無充分之預備軍，必不能獲得圓滿之勝利，此固舉世所公認者也。
德軍在馬女呂之戰，全體將士，均已發揮勇敢堅忍之精神。雖戰略上之勝利，終屬法人，精神上之影響，關係尤爲巨大。但霞飛將軍終未能達到目的，使德軍一蹶不振，因德軍見機甚早，能及時退却，不待法軍突破其正面也。英法軍雖人數較爲優勢，法軍之野戰火砲，在工藝上雖較佳于德軍，而彼等之戰術，不足以達到殲滅德軍之目的。德軍之原來計畫，亦欲殲滅法軍，霞飛將軍竟能破壞德軍之企圖，且迫其改取守勢，眞霞飛之幸運也。德軍雖依然深入法國內地，佔領法國之廣闊土地，由馬斯河北向之法軍追擊運動，雖不久即被德軍阻止，然經此一役之後，使德軍經年歷月，不能再舉進攻，法軍因此次轉敗爲勝之故，精神大爲振奮，故戰鬥力無形中大爲增高。此役之精神上的作用，因法國人民之特性，故對於法國關係尤爲巨大，實有左右國家安危之力量。時間愈延長，則協約國愈形有利。

八月之戰，法軍未經劇烈之抵抗，節節後退，如長江大河之東下，故德軍對於法軍之戰鬥力，更行輕藐，幾視爲無足重輕之軍隊，從茲以後，直如秋風掃落葉，一舉手，一投足，即能澈底解決，不復再須多大之勞力，及至經過馬女呂戰事之後，方能認識法軍之強韌的抵抗性能。德軍大本營之原來計畫，欲在馬女呂河畔，于第一次大激戰之後，即將法軍完全制壓，時至今日，已成爲夢想矣。經年累月之惡戰，于此時揭開其第一幕。德國之力量，無論如何偉大，德國之軍備，無論如何周密，德國之將卒，無論如何勇銳，德國之人民，無論如何優秀，亦決難獲得良好之結果，蓋因德國之人員及物質，愈持久則愈消耗，終有涸竭之一日，而敵國之資源，則與日以俱增。故馬女呂之戰，無異于慘怛之警告，悲哀之命運，即將偕此以俱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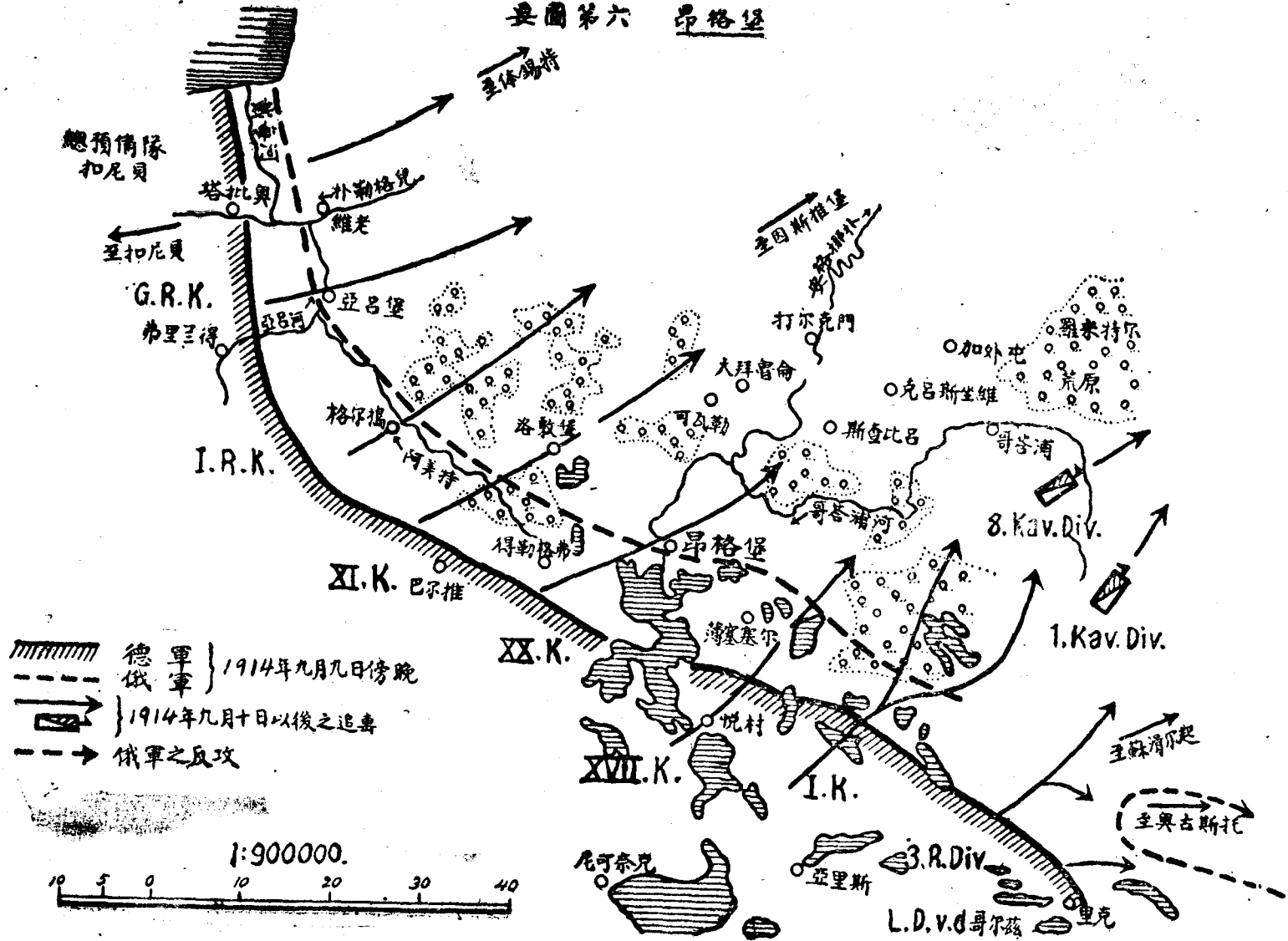
要圖第五 唐勒堡

說明

-  1914年八月二十六日之德軍
-  1914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德軍
-  1914年八月二十九日之俄軍
-  1914年八月三十日之俄軍
- M. 未尔曼師



要圖第六 昂格堡



第四節 唐勒堡及昂格堡之戰

附圖第二 要圖第五及第六

德國方面，因俄國幅員遼闊，且軍制異常繁累，預料其軍隊之動員，必不能迅速完成，在開戰之初，僅能用微弱之兵力對付德國。故以為只須用奧匈軍隊即足以牽制之，且希望利用俄軍未能集中之時機，竭全力對付法國，及至俄軍能用大部兵力壓迫德國東境之時，則西方戰事早已解決。按之向來經驗，攷之俄軍情形，上述之判斷，頗近于事實，故德軍以上述之理由為根據，只留必不可少之軍隊于東境，供掩護東普魯士之用。最初所留之兵力，僅有四個半軍團，及騎兵一師，要塞兵及守備軍各若干。

歐戰以前，德國參謀本部預定之作戰計畫，本有撤退東境軍隊，據守維塞爾河 Weichsel 之議，至此時已經放棄，因維塞爾河右岸，為德國產谷最多

之區，不僅關係國家經濟，至爲巨大，且極影響于國民之精神，故必努力保守，非至迫不得已之時，決不可讓其委于敵人之手也。

俄國騎兵，在全陣線上侵入東普魯士邊境，于是兩國之戰爭，卽此開端。

八月八日，攻擊約哈尼斯堡 *Tohanisburg*，八月六日，攻擊老推堡 *Lautenberg*

，八月八日，攻擊比拉 *Bialla*，均無結果。德國防邊部隊，亦在沿邊各地點

，向波蘭前進，且在俄國界內佔領若干重要地點，例如卡里失 *Kalisch*，亞

呂克查洛 *Alessandrowo* 等處。在斯塔魯 *Stalluponen* 集合之第一軍團，于八月十

七日擊退俄軍之襲擊，且在厄吐呂 *Eydkuhnen* 附近追越俄境。

八月中旬，俄軍分爲下列諸路，準備侵入東普魯士。

1、耶門軍 *Zjemen*，或稱威爾拉軍 *Wilnarnee*，在雷呂康夫 *Rennenkampf* 指揮

之下，人數二十五萬，位于可洛 *Kowno* 附近。

2、格羅洛軍 *Grodno*，人數九萬，位于格羅洛 *Grodno*。

3、拉勒軍 *Narew*，在沙所洛 *Sanschow* 指揮之下，人數二十萬，位于東羅
呂卡 *Ostroienka* 附近。

共計五十四萬人，以尼可奈大候爵為總指揮。俄軍之計畫，欲以前二軍向
扣尼貝 *Konigsberg* — 亞呂斯坦 *Allenstein* 之線前進，以拉勒軍向阿斯推羅得
Osterode 德屬厄老 *Deutsch Eylau* 之線前進，以期包圍德軍，或將其驅至扣尼
貝，或迫其退至維塞爾河之後方。

担任對俄防禦之德軍，係第八軍，統將為扑里威茲上將 *Pritwitz*，其所部各
軍，八月中旬，位于下列各地點。

第二十軍團及後備軍——要塞守備隊各若干，位于吉格堡 *Gilgenburg* 附近。

第三預備師

第一預備軍團

第十七軍團

位于昂格堡 — 古比呂 *Gumbinnen* — 體錫特 *Tilsit* 之線。

第一 軍團

第一騎兵師

德軍高級指揮官，決心迎擊正向因斯推堡 *Insterburg* 前進之耶門軍，對於拉勒軍，則在所爾搗 *Soldau*——乃東堡 *Neidenburg*——阿推斯堡 *Ortelsburg* 之線阻止之。八月二十日，第八軍在哥答浦 *Goldap*——加外屯 *Gawaiten* 之線，及古比呂 等處，頗得勝利，惟第十七軍團在瓦推克每 *Walterkehmen* 之戰事頗爲不利。因同時得到拉勒軍前進之消息，故扑里威茲上將不得不決心向西方退却。第二十軍團，任後衛之責，抗拒徐徐追迫之拉勒軍。悅村 *Loitzen* 附近及其南方，設有要塞線，僅以少數兵力防守之。若第八軍退至維塞爾河之後，勢必將該河以右之土地，一律委之俄人，此種損失，非常重大，固爲德軍大本營所極爲憂慮者。

在此種危險情況之下，興登堡將軍出任艱巨，遂膺統率全部東方作戰軍之

命。彼于八月二十三日，偕參謀長魯登道夫蒞臨馬里堡 *Martenburg*。

新任之東方軍總指揮官，運其敏銳之目光，察知敵軍分離遠隔之形勢，能與德軍以各個擊破之機會，先消滅其中之一軍，而後再及其他各軍。彼之企圖，欲暫時在耶門軍之前撤退，以便不失時機，集中全力，殲滅拉勒軍。拉勒軍被殲之後，則德軍之後背安全，即可迴軍攻擊耶門軍，一舉消滅之。彼固深知德軍之行動迅速，而俄軍則較爲緩滯，故敢斷然決心。此等規模宏大之計畫，實非尋常將領所敢爲，蓋興登堡氏富于天才，謀勇兼優，用能建此不世之奇功，誠足以昭垂萬世，爲軍人之模範也。

八月二十四日，拉勒軍到達拉窪 *Mianwa* — 威呂貝 *Willenberg* 之線，二十五日，分爲下列諸縱隊繼續前進。

第六軍團 威呂貝 — 比勻夫堡 *Bischofsburg*

第十三軍團 威呂貝 — 亞呂斯坦

第十五軍團

乃東堡——亞呂斯坦

第二十三軍團

乃東堡——亞呂斯坦

第一軍團

所爾搗——吉格堡

直屬騎兵

老推堡——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附註

斯特拉斯堡有二處，一在西戰場。一在東戰場。

耶門軍是否在其原位置停止不動，是否許可德軍用全力對付拉勒軍，而不乘機夾攻，與德軍之勝敗，關係異常重大，能否達到原來計畫，全視此爲樞機。幸而耶門軍形同土偶木人，毫無活動，坐視拉勒軍在相距二三日行程之地點，被德軍痛擊而不救。若耶門軍自二十一日之後，繼續前進，則興登堡決不敢實行其計畫。興登堡氏能正確判斷敵人，能利用敵軍之怯懦緩滯，故德軍能完成此次之大勝。耶門軍之主力，甫越過亞呂堡 *Allenburg*

格爾搗

Gerdaunen

洛敦堡

Nordenburg

之線，前進不遠，其騎兵僅遊弋至布

老斯貝 Braunsberg — 海爾斯貝 Heilsberg 之前方。興登堡氏僅留第一騎兵師之

兩個騎兵旅，及若干國民軍，以牽制其正面。留扣尼貝之總預備隊，以牽制耶門軍之北方，與俄軍二十四個步兵旅及多數騎兵師相對峙。

八月二十三日，德軍第二十軍團，位于吉格堡，第三預備師，位于合亨斯坦 Hohenstein，第一軍團，在德屬厄老下車，第十七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由格爾搗向西南方前進，俾得應形勢之須要，供對付耶門軍或拉勒軍之用。興登堡氏，預料耶門軍必將坐視不理，遂決以全力攻擊拉勒軍，其計畫略如下述。

附註

第一軍團
奉前第八

軍軍長扑

里威茲之
命，乘火
車向西方

第一軍團

向烏斯島

Usdau

前進，右方由米爾曼

Mühlmann

所統之後備

師掩護之。

第二十軍團

向加爾里呂

Gardiennen

— 瓦扑里茲

Wapliz

— 合亨斯坦前進。

哥爾茲後備師

向阿斯推羅得 — 亞呂斯坦之間前進。

退却，原

擬退至維

塞爾左岸

，與登堡

氏膺指揮

東力軍之

命，立即

命其在德

屬厄老下

車，協同

攻擊拉勒

軍，一轉

移間，形

勢大變，

向乎名將

舉措，不

同凡前也

第一預備軍團

第六後備旅

第十七軍團

第一騎兵旅掩護左翼。

向遂堡

Seeburg——比勻夫堡前進。

因上述之佈署，遂組成二個攻擊羣，由兩翼包圍俄軍之主力，將其向中央壓迫。哥爾茲師，應乎須要，可向後退却，且可讓俄軍越過亞呂斯坦，俾

兩翼之側方突擊，功效更為宏大。

八月二十六日，俄軍右翼第六軍團，被德軍第一預備軍團之一部分，及第

十七軍團——第六後備旅，在湖沼地區，老推爾 *Lauteren*——貶早——早爾保 *Sau*

*Orbaun*之間，痛加攻擊，遂回阿推斯堡，土崩瓦解，俄軍右翼之大包圍，即

于此開始。

其時俄軍中央，尙在前進運動中，且將德軍迫回亞呂斯坦——唐勒堡之線。

俄軍尙欲努力由此處進迫，殊不知適足以自掘其陷阱也。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第一軍團佔領烏斯島，驅逐俄軍退過所爾搗，且向乃東堡旋迴。然第二十軍團在加爾里呂附近，則未能前進，哥爾茲所統之師，亦停頓于合亨斯坦。亞呂斯坦，被俄軍佔領。德軍乃以第一預備軍團，經過瓦推堡 *Wartenburg* 向亞呂斯坦分進。第十七軍團，在俄軍之後背，向拔塞海 *Passenheim* 繼續追擊。威呂貝爲第一及第十七軍團之目標，以期截斷敵人之退路。

俄軍大本營，于八月二十八日，將其在亞呂斯坦之部隊撤回，欲使用彼等于唐勒堡合亨斯坦瓦扑里茲等處，施行突破。同日，德軍第二十軍團，及哥爾茲師，及陸續到達之第一預備軍團之一部分，在多洛托窩，*Dorothowo* 合亨斯坦，瓦扑里茲等處，包圍俄軍。第一及第十七軍團，繼續進行翼側包圍之運動。

八月二十九日，俄軍左翼之第一軍團，突然反攻，在乃東堡附近攻擊德第一軍團之後背，一時聲勢洶洶，但第一軍之一部，迅速轉面應敵，且得米爾曼師之援助，將其擊退，驅出所爾搗以外。第一軍團進至母紹克，*Musek*，*Laken*，第十七軍團進至阿惟斯堡，德軍中央軍之全部，均在合亨斯坦以東之湖沼森林地區。

八月三十日，戰事之勝負已決，拉勒軍幾于全軍被德軍包圍。脫逃者僅七萬人，被俘者十萬人左右，死傷者約七萬之譜。俄軍砲兵及輜重，幾全被德軍奪獲。軍指揮官沙所洛將軍，因敗自殺。德軍死傷者約一萬五千人，以之與如斯巨大之勝利相較，其代價可謂極微也。歡呼勝利之聲浪，傳遍全德國，唐勒堡之戰役，已獲得光榮之結局矣。

興登堡將軍既擊滅拉勒軍之後，其第二步計畫，為將得勝之軍，轉向東北，進而消滅耶門軍。

耶門軍指揮官雷呂康夫，麻木不仁，袖手旁觀，當其得悉拉勒軍之不幸消息後，即率其本軍，佔領長約百五十公里，建築堅固之防禦陣地，沿戴每 Deime 亞呂 Alle 阿美特 Onet 諸河流域，及悅村兩側湖沼之沿岸。

興登堡之意，欲包圍俄軍左翼（南翼），將其主力向北方壓迫。此種計畫，實屬異常勇敢，因此時有俄軍若干師——俄之格羅洛軍——屯駐阿所威附近，能危迫德軍之南側也。

德軍之東方軍，于時得有增援部隊——即第九軍團——禁衛預備軍團——第八騎兵師——，故其戰鬪員數加至十七萬五千人，共有十六至十七師，而對峙之俄軍，則有二十四師，人數二十五萬，格羅洛軍猶不在內，故兩軍兵力，相差尙甚懸遠。德軍之增援，全係由西戰場調來，經此移動之後，西戰場之戰鬪力愈形薄弱，以至馬女呂之戰竟歸失敗，誠可嘆也。

九月七日，德軍陣線如下：

第十七軍團 在悅村附近，已勇敢抗拒俄軍之攻擊。

第二十軍團 在昂格堡以西。

第十一軍團 在巴爾推 *Barten* 附近。

第一預備軍團 在格爾搗以西。

禁衛預備軍團 在亞呂堡以西。

扣尼貝總預備軍 在戴每河之西岸。

爲包圍俄軍南翼之計，已指定第一軍團——第三預備師——哥爾茲後備師——騎兵第一師及騎兵第八師等部隊，負其責任。

八日及九日，全線均有激烈戰事，德軍之包圍翼，僅能徐徐前進，第二十軍團奮力戰勝困難之環境。因第一及第二十軍團之前進，與德軍第一預備軍團對戰之俄軍，受其影響，于十日夜間，撤退格爾搗附近之陣地。因而俄軍全線均起動搖，于是第八軍由全線開始追擊。其前進方向，右翼則經

威爾巴呂 Wirballen — 可洛之道路，中央經古比呂 — 厄吐呂之道路，左翼經
吡爾卡呂 Pirkallen — 體錫特之道路。格羅洛軍于九月八日，經過阿所威，
向里克 Lyck — 比拉之線突擊，但經木爾根將軍 Mörner 之第三預備師，及哥
爾茲將軍之後備師，奮勇反攻，將其擊退，二氏在斯役，臨機應變，勇敢
沉着，卒獲勝利，誠爲極榮譽之動作。渡過此次難關之後，木爾根將軍即
迫進至奧古斯托 Angutow — 蘇滑爾起 Suwalki 之線。九月十三日，第八軍進
至奧古斯托 — 拉里斯拉 Wladislawow 之線。殊不料雷呂康夫并未嘗有正式抵
抗德軍之企圖，惟知一味退却，以致德軍所擬之包圍計畫，未能收効。爰
美居勒堡戰役之大勝果，此次未能獲得。俄軍雖得幸免覆滅，然若雷呂康
夫欲以此自誇，自稱爲退却之能手，則殊不可能，因耶門軍此次未經大戰
，僅在退却之中，死傷已至三萬人之衆，被俘者四萬五千人，失却火炮一
百五十尊，其損失亦甚爲巨大也。

興登堡在兩週之內，已擊破俄國之二大軍。對於精神上之作用，實屬異常重大。德軍在西戰場之小不如意，馬女呂之退却，經此次大勝之後，正可互相抵消，重振吾人之士氣。俄軍之開始攻擊，敵人方面，本抱有極侈之希望，不料竟於短時間內即行失敗，東普魯士已無敵人之足跡。與德國爲同盟昆弟之奧匈國，此時在加立青正被俄軍嚴重壓迫，今德人既戰勝俄軍，即可前往援助矣。

俄軍主力，退至可洛，經德軍追擊，損失頗大。惟因奧匈軍被優勢之俄軍壓迫，於九月十一日退回沙河 *San* 以西，及卡拔推 *Karpaten* 山脊以後，故德軍指揮官不得不決心將可以抽調之兵，派往波蘭西南部，以便直接援助奧匈軍，阻止俄軍向克拉考 *Krakau* 進攻，且使其不得越過卡拔推，如有機會，則更進一步，轉而攻擊敵人。因上述之故，德之東方軍，僅餘少數兵力，供追擊俄軍，及在波蘭立陶宛 *Polnische Litauen* 境內活動之用。其兵力

此處之第八軍，係重新改編而成，所轄部隊，與奧登堡任軍長時之第八軍稍有不同。軍長係勻貝特將，爾後繼以弗蘭，考斯將軍，更後繼以貝洛阿托將軍。

既如此薄弱，欲渡過耶門河 *Njemen*，向前攻擊，自有所不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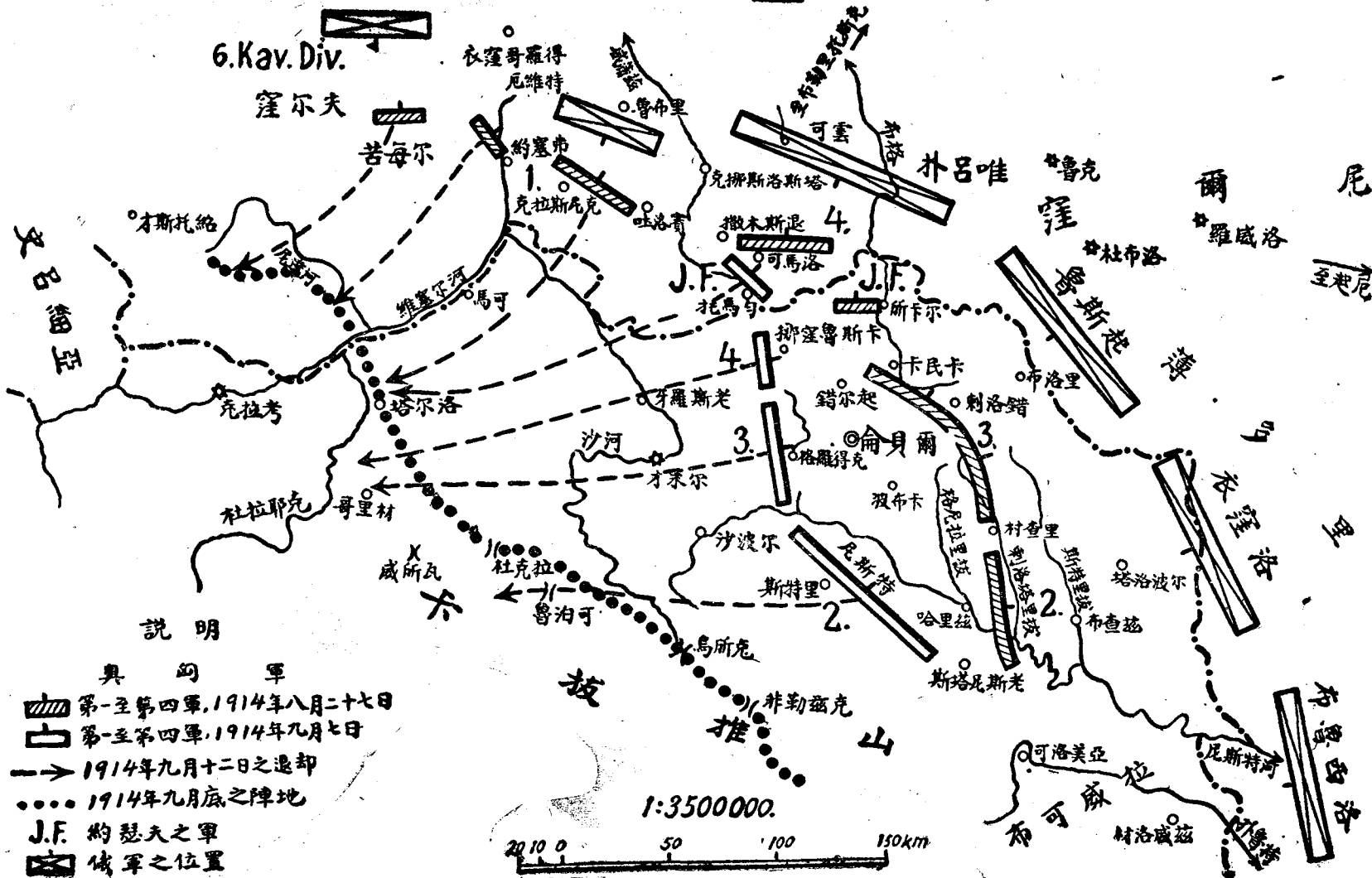
在東北地區，由勻貝特將軍 *Schubert* 指揮，以下列之部隊，編為第八軍。第一軍團——第一預備軍團——第三預備師——哥爾茲後備師——第一騎兵師——扣尼貝爾預備隊——其他之要塞守備隊——及多數之後備旅。此等部隊，分為兩羣，南方羣向奧古斯托——蘇滑爾起之線前進，北方羣經過威爾巴呂——批爾卡呂之線，向可洛前進。

右方羣經過格特耶窩 *Grajevo*，分遣一部，向阿所威之閉鎖要塞前進。該要塞在波布河 *Bobr* 岸，河之兩岸，水澤連綿，交通不便，由格拉耶窩至比洛斯托克 *Bielostok* 只有一道相通，非經過阿所威不可。九月二十九日，開始用重砲射擊該要塞，因其周圍有水澤之掩護，故未能收効。十月初間，主力軍在奧古斯托——蘇滑爾起之線，激戰頗烈，因俄軍由格羅洛要塞，以生力軍經過森林水澤地區攻擊前進也。故德軍指揮部為增援南方羣計，不得

不由威爾巴呂，抽調兵力，派往該處。因此之故，蘇滑爾起雖幸獲保全，而奧古斯托則不得不由德軍暫時放棄。俄軍并由阿所威—洛恩查 *Lomza* 之線，向里克—亞里斯 *Arys* 之線進攻，亦頗令德軍感受影響。兵力薄弱之德軍，被兩個俄國軍團之壓迫，不得不暫時撤退此處之邊界地帶。但德軍隨即反攻，將俄軍驅至波布河之後方。對於奧古斯托—蘇滑爾起，德軍并不欲永久據守之，因德軍僅欲在蘇滑爾起以西，防守東普魯士境界，以阻止俄軍之攻擊也。

德軍探知耶門軍在阿里塔 *Ole*—可洛要塞線，得有大部增援，德軍左方遂即改取防禦姿勢。以上述之目的，九月之末，在威爾巴呂東方及東北方高地，築設堅固陣地。十月初間，俄軍由可洛攻擊該陣地，終歸失敗。於是俄軍企圖由北方經過拉里斯拉—時爾威特 *Schirwindt* 之線，包圍德軍陣地，但由十月八日至十三日，被德軍施行反攻，隨即敗退。

圖第七 1914年會戰之戰



第五節 奧匈軍在加立青之敗

附圖第三 要圖第七

開戰之初，奧匈佈署下列各軍於加立青境內，指揮官爲弗勒得里公爵 Friedrich，參謀長爲孔拉得 Conrad。

軍之番號

將領名稱

駐在地

第二軍

賓厄木里

Bohm Eimoli

斯塔尼斯老

Stanislau 及斯特里 Stryi

（此軍目前只有一部分，由喀非斯將軍 Kovess 統率，須由塞爾維亞戰事告一段落，方由軍指揮官率餘部前來。）

第三軍

布魯得曼

Brudermann

倫貝爾

Lemberg 附近

第四軍

奧芬貝爾

Auffenberg

才米爾

Przemysl 附近

第一軍

但克爾

Dankl

在沙河及維塞爾河交角之間

（在克拉考之北—維塞爾河之西，尚有直屬騎兵及地方軍，由苦每爾將軍 Kummer 統率之。其左方則有德國第六後備軍團。）

奧匈軍大本營之判斷，與德軍如出一轍，以爲俄軍動員，須延至若干時日之後，方能完畢，暫時決不能進攻。又以爲本軍之作戰準備，較爲周密，故欲利用此項優點，以迅速攻入窪爾尼 *Wolhynien* 及波蘭。且揣測在羅威洛

Rowno — 布勒里托斯克 *Brest Litovsk* — 衣窪哥羅得 *Twangorod* 等處，駐有俄

軍之一部，亦擬同時擊破之，俾能向瓦薩或起厄 *Kiew* 長驅直入，或向兩方同時并進。但事實上大謬不然，俄軍動員早已完畢，其數量遠優於奧匈軍，爲百二十萬人與七十五萬人之比，故奧匈軍之計畫，無實行之希望。

奧芬貝爾及但克爾軍之前進，初時頗爲順利。彼等以威藩茲 *Wilna* 爲界線

，向可雲 *Chelm* — 魯布里 *Lublin* 之線前進。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但

克爾軍在克拉斯尼克 *Krasnik* 附近擊敗俄軍，到達魯布里南方之地點。俄國

之厄維特軍 *Evert* 及扑呂唯軍 *Plehuo*，其時亦向奧匈邊境前進，八月二十

六日，在可馬洛 *Komarow* — 撤木斯退 *Pamostie* 之線，與奧芬貝爾軍（奧芬貝

爾軍之東翼，與新組織之約瑟夫軍相（依托）相遇，於九月一日，被擊回可雲。俄軍所受之損失頗大，其中有俘虜三萬人，火炮二百門。若能繼續追擊，使俄軍不能停足，則奧芬貝爾及但克爾軍，有摧破俄軍西翼之希望，且可截斷由東方至瓦薩之連絡，其功效誠甚為巨大也。

願奧匈軍在此方雖頗為順利，而在東加立青方面則頗為不利。俄國之布魯

西洛

Brussilow

衣窪洛

Iwanow

魯斯起

Russki

諸軍，由所卡爾

Sokal

—布洛里

Brody — 塔洛波爾

Tarnopol

材洛威茲

Ozernowiz

之線，向侖貝爾前進，其兵力

既較大，且可包圍奧匈軍，故奧匈軍之東南翼頗感其壓迫。八月二十六日

，在布查茲

Buczacz

—村查里

Przezary

卡民卡

Kamionka

錯爾起

Zolkiew 之線，

發生激戰。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奧匈第二軍，企圖固守侖貝爾以東之線，

且掩護南翼，奧匈第三軍，固守侖貝爾之東北，阻止俄軍突破卡民卡—所

卡爾之計畫。奧匈軍雖奮不惜犧牲之精神，屢次反攻，終不能阻止俄軍主

力之衝鋒及包圍，其兩翼均感危迫，而北翼尤甚。八月三十日傍晚，第三軍被蹙於侖貝爾近郊，第二軍之大部，則被迫於尼斯特河 *Drinstor* 沿岸之哈里茲 *Halicz* 上游，及其附近地區。此次之戰，名爲『第一次侖貝爾之戰』，由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于斯終局，奧匈軍被迫撤退，且正式退却。在上述之形勢下，奧匈軍大本營，決心于九月一日讓出侖貝爾，將第二軍及第三軍，撤回侖貝爾以西之格羅得克 *Gródka*，將第四軍由波蘭調出，派往該處增援。奧匈人預料，以爲第一軍及約瑟夫之軍，必能在相當之時間內支持俄軍，以俟第二三四軍，在侖貝爾附近復取攻擊姿勢。但俄軍具有極優越之兵力，既能用強大之部隊，對付格羅得克之正面，同時又能向約瑟夫之軍，施行猛烈攻擊，且派遣一部兵力，包圍格羅得克之北翼。

九月七日，奧匈第二軍及第三軍，開始攻擊侖貝爾，稍有進步。但因兩翼

之戰况頗爲不利，故亦歸于無効。約瑟夫之軍，被迫經過托馬烏 Tomarchoy 後退，第四軍亦不得不將其北翼向後折退。俄軍主力，大有在第四軍及約瑟夫軍正面之中間，施行突破之勢。

奧匈第一軍，同時被俄軍壓迫，九月九日，由吐洛賓 Turbich 一克拉斯尼克 之線，向沙河下游退却。在尼斯特河之南，俄軍正在越過斯塔尼斯老前進中。因此之故，遂危迫奧匈軍之兩翼，幾有實現戰略的包圍之勢。

在此種困難情況之下，奧匈軍毅然決心，于九月十一日，撤退第二次之貝爾戰役。讓出東加立青地域，以保全軍隊之實力，此等決心，雖頗爲痛苦，然爲環境所迫，實非如此不足以自救。蓋此時之最要者，第一爲獲得時間之餘裕，以供準備佈署之用，第二爲保全軍隊，若過于損失，則無從補充，故不可不節省兵力，以應付將來之戰事，待德軍能直接援助之時，再作恢復之圖。

匈奧軍向後方轉移戰鬪正面，頗爲鎮靜安全，未被敵軍壓迫。俄軍未能奮勇邁之力量，以利用其已得之勝利。九月二十六日，匈奧軍到達下列之線。

第二軍

在杜克拉 *Dukla* 之南

第三軍

現在由波悅費 *Borowiec* 指揮，到達哥里材 *Cholina*

第四軍

在塔爾洛 *Talno* 之南

約瑟夫之部隊

塔爾洛

第一軍

在維爾塞河兩岸，

苦每爾之部隊

在維塞爾河北岸，掩護克拉考

才米爾要塞，已被俄軍包圍。

俄軍因迭受損失，兵力亦稍爲減弱，故只能小心謹慎，徐徐繼續其攻擊運動。在東翼，俄軍越過卡拔推山脊，進至台斯河 *Theiss* 上游。卡拔推南傾

斜面之地區，由馬拉馬羅斯 *Maramaros* 至府斯特 *Huszt*，均被俄軍佔領。在十月之第一週，彼等佔領烏所克山徑 *Uzok*，爲至上匈牙利之門徑。在加立青及布可威拉 *Bukovina* 設立政治機關，且自以爲雖在東普魯士敗于德軍，今在加立青能戰勝奧匈軍，得此結果，大足以抵消從前之損失，恢復自己之觀瞻。不過俄人此種思想，未免失之太早，觀乎將來之戰事，自能證明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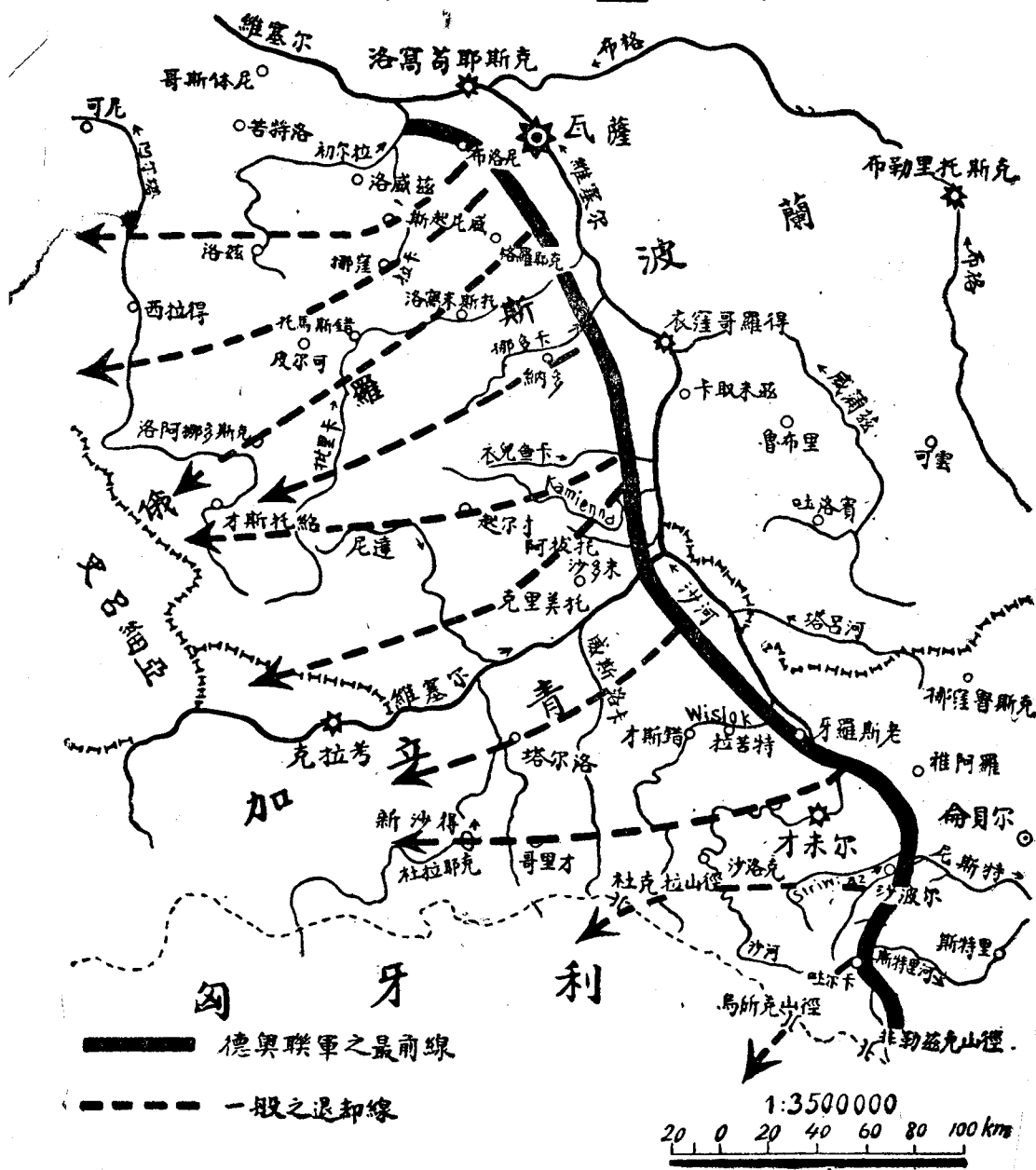
第六節 興登堡向衣窪哥羅得——瓦薩前進

附圖第二及第三 要圖第八

千九百十四年九月之末，奧匈軍已退至威斯洛卡 Wisloka 之後方，位于由卡拔推至上維塞爾河以北之地區，佔領杜克拉——哥里材——塔爾洛——尼達河之線。才米爾要塞之內，有守軍五萬人，由苦斯馬克將軍 Kusmaned 統率，俄軍要求開城投降，苦氏毅然拒絕之。

奧匈軍被擊敗之後，在西加立青之形勢，頗為危迫，故德軍大本營決計派兵援助之。因此之故，興登堡上將于九月之末週，集結新組織之第九軍于上史呂細亞 Schlesien。該軍由第十一軍團禁衛預備師第二十軍團第十七軍團第三十五預備師第八騎兵師布勒多 Bredow 後備師組成之。其中之第三十五預備師第八騎兵師布勒多 後備師，又合組為弗羅每爾軍團 Frommel。窪

要圖第八 1914年十月波蘭西南部之戰



爾失 *Woylich* 後備軍團，雖隸屬第九軍，但目前尙在奧匈軍中。奧匈軍之兩個騎兵師，在克拉考—卡里失之線，加入第九軍。德軍之企圖，欲向衣窪哥羅得—瓦薩之線前進，因此時俄軍在衣窪哥羅得—才米爾之線集結主力軍，故欲乘機攻擊，以阻撓之。奧匈軍仍保持其獨立作戰之性質，須同時渡過沙河前進，施行主力攻擊，解才米爾之圍。

德第九軍，以其右翼經過阿拔托 *Opalow*，以其中央經過起爾才 *Kielce*，以其左翼經過托馬斯錯 *Tomaszow*，同時前進。自十月四日以後，全線擊退俄軍，將其向維塞爾河壓迫，進至衣窪哥羅得及瓦薩要塞地區之周圍。

因德軍之進步，奧匈軍大得其助，亦經過威士洛卡前進。十月十一日，解才米爾要塞之圍。俄軍在沙河下遊之東岸，由河口而上，至美里卡 *Medyka* 止，建設堅固要塞，并以生力軍佔領之。奧匈軍區分其兵力，以第二三軍由南方經過沙波爾 *Franjbor*，席捲俄軍之左翼。第四軍現由約瑟夫公爵統率

，經過沙河下遊，在牙羅斯老 Tarosan 之兩側，担任正面攻擊，第一軍由維塞爾河之北前進，與德第九軍之右翼取連絡。第四軍遭遇較爲強大之俄軍，不能越過沙河之線。第二軍及第三軍，欲包圍俄軍之南翼，亦不能前進。奧匈軍自九月連遭敗挫之後，其原氣尙未恢復，且俄軍人數過于優勢，目前欲攻擊勝利，無異于緣木求魚也。

德第九軍，耐惡劣之天氣，經過交通不便之地區，沿途節次作戰，發揮大行軍能力，于十月十二日到達衣達哥羅得—瓦薩之線。封鎖俄軍渡過維塞爾河之道路，若奧匈軍能在加立青牽制俄軍，則第九軍預期佔領以上諸要塞，自以爲非難事也。

俄軍大本營，已經深深覺察，必須集中主力軍，方能收決戰之効。大部俄軍，已由俄國內地及西伯利亞 Sibirien 土爾其斯坦 Turkestan 高加索 Kaukasien 等處，向東戰場集中。彼等欲藉此援助西戰場之同盟國，減輕西戰場同盟

軍之困難，迫使德軍由比法境內之堅固陣地，調遣較大之兵力，增援東戰場，俾英法軍之突破企圖，能達到目的。俄軍大本營之意見，以爲波蘭戰場之東北部份，不過陪襯而已，對於戰局之勝負，無重大關係，且預料可洛—格羅洛—阿所威—等處之要塞線，極爲強固，只須以微弱之兵力卽能固守之。彼等對於在加立青之奧匈軍，不甚重視，而擬在瓦薩前方，向德軍左翼施行主攻擊。不過彼等欲實現此等計畫，必須能時常集中百萬以上之生力軍而後可。因上述之意義，俄軍佈置三十個軍團及多數預備師，于瓦薩及沙河河口之間，向右方密集兵力，在沙河東方，亦置有相當兵力，準備一致進攻。彼等以爲既有如許之大軍，不難摧破德軍左翼。

對於維塞爾河正面，由衣窪哥羅得至瓦薩及洛窩苟耶斯克 *Nowogeorgijewsk* 等處，德軍方面，只有六個軍團，可供運用。

鑒乎此種形勢，興登堡擬用攻擊手腕，以牽制瓦薩西方之俄軍，藉以獲得

運動上之自由。爲在衣窪哥羅得附近及上遊，對維塞爾河掩護起見，當第九軍向左方集中之時，將奧匈第一軍向北方移動。德軍到達格羅耶克 (Troja) 布洛尼 (Bohne) 之線，在瓦薩永久要塞之直前方。俄軍兵力，佔絕對優勢，固非德軍所能及，且繼續將生力軍集中于其北翼，極力伸張陣線，德軍左翼，大有被包圍之勢。故興登堡于十月十七日，將左翼退至洛威茲 (Lowitz) 及斯起尼威 (Skjerniewice) 洛窩米斯托等處，而洛窩米斯托 (Nowo Miasto) — 維塞爾 (自衣窪哥羅得以下) 之正面，則僅留稀薄兵力防守之。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第九軍在斯起尼威 — 洛窩米斯托之間，被敵人劇烈攻擊。於是興登堡不得不將其左翼撤至初爾拉河後方之洛茲 (Łódź) 附近，將中央及右翼撤至批里卡 (Pilega) 之後方。

其時在衣窪哥羅得附近，俄軍亦增加多數生力軍，故在該處之奧匈軍，亦不得不退避此優勢之敵人。因奧匈第一軍，不向維塞爾河上遊退却，而退

至納多 Radon，故在加立青作戰之奧匈軍與第一軍之中間，發生廣闊之裂隙。因上述之情狀，于是德軍兩翼均有被俄軍包圍之危險。

此時德軍大本營所遭遇之情況，至爲困難。自維塞爾言之，則在洛窩苟耶斯克之下遊，左翼有被包圍之虞，自衣窪哥羅得言之，則右翼有被突破之險。在沙河河畔及才米爾東南地方，奧匈軍作戰亦不順利。若仍株守原陣地，則必須在全線上施行正面戰鬪，兵力數倍于我之敵人，可以自由行動，任其心之所欲，或包圍我之一翼，或包圍我之兩翼。

興登堡臨機應變，不肯在此等危險情況之下，作無益之殊死戰，決心趁尙可保全實力之時機，及早退却。德軍賴指揮靈敏，部隊本身之富于活動力，雖在波蘭之不良道路上，仍能忍苦行進，且因俄軍行動遲滯，不能利用良好之時機，故德軍能達到目的，迅速而且安全，與敵軍脫離，完成最佳善之退却計畫。此次退却，德軍指揮官及部隊之特別努力，吾人誠不能不

認爲戰爭中之偉大動作也。俄軍對於此次計畫，嘗妄自鼓吹，自命爲在波蘭境內擊潰德奧軍，開闢赴德國之道路，殊不知在開始運動之際，即已隱伏失敗之萌芽，蓋德奧軍巧于指揮，能避免情況不利之決戰，保存實力，以待爾後之機會，俄軍因此而不能達到其目的。將來之戰事，足以證明德軍之戰略的退却，實屬正當，爾後之勝利，卽以此時之退却爲基礎。

德軍未受敵之嚴重壓迫，退至凹爾塔河 *Warta* 西岸，才斯托紹 *Censtochau* —

西拉得 *Sierady* — 可尼 *Kuin* 之線。奧匈軍則向才斯托紹 — 克拉考之線退却，左翼與德軍相連接。

以上之事件，頗影響于加立青之形勢。奧匈軍之左翼，不能在吐爾卡 *Turka* — 沙波爾 — 美里卡之陣地，繼續支持。遂不得不撤離戰場，自命貝爾兩次失敗之後，并此而爲第三次矣。才米爾要塞，依然委諸其自身獨立支持，十一月十一日再度被俄軍包圍。奧匈軍未受敵之猛烈追擊，經過新沙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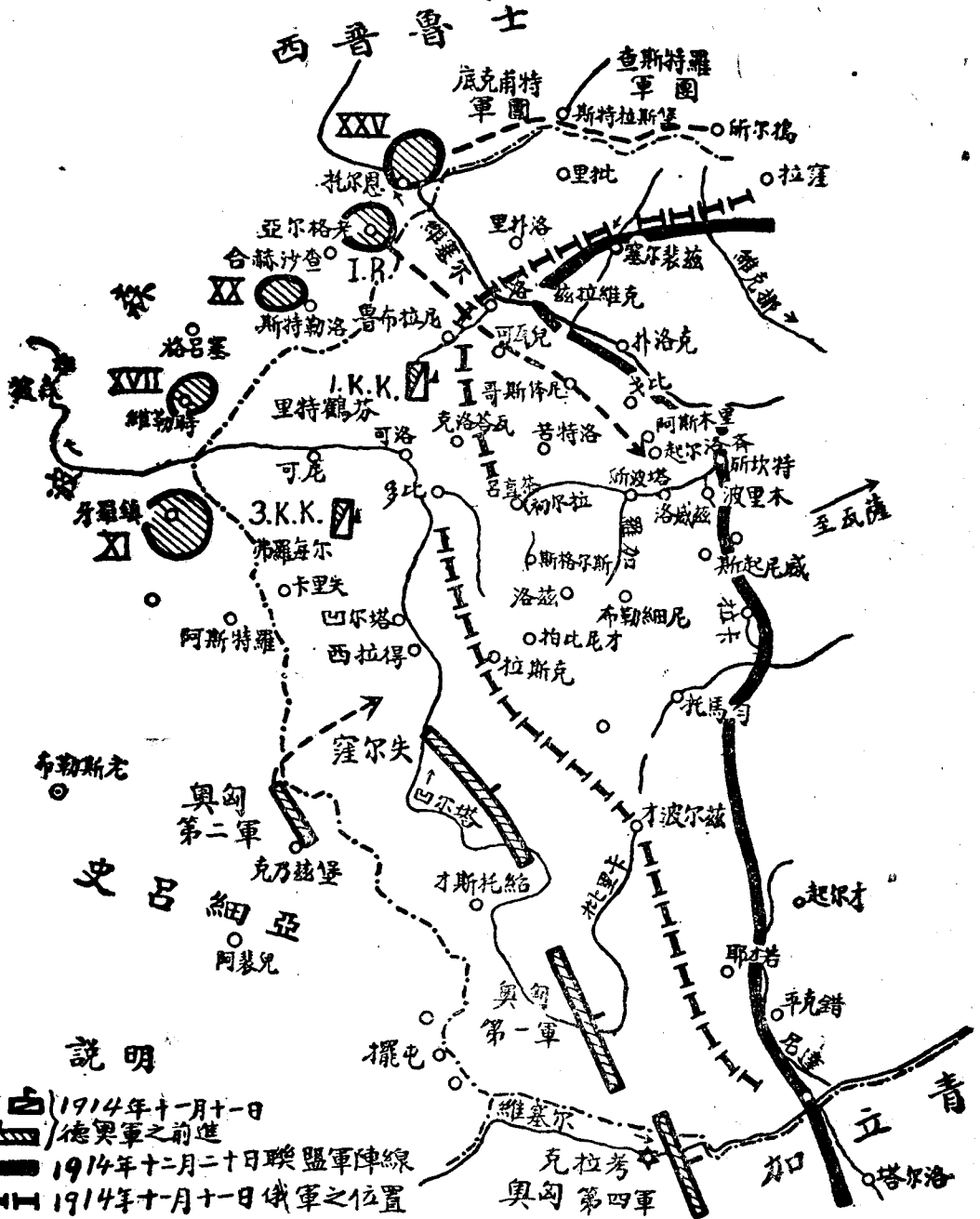
① Sandee — 塔爾洛之線，退至杜拉克 Dunajec之西岸，且依托于克拉考。卡拔推諸山徑，自杜拉克以東，奧匈軍不復能據守之。俄軍佔領山脊南面之附近地區，由巴爾特 Bartelt 經過和木拉 Hononna — 斯錯里法 Szolyva — 府 斯特 — 馬拉馬羅斯等處，惟未能向東北匈牙利繼續前進耳。

在東方之戰事，就目下狀況言之，于德奧頗爲不利。幾于全部加立青及布可威拉，以及東北匈牙利之卡拔推山地，均被俄軍佔領。維塞爾以左之波蘭地域，亦已放棄，所餘者爲數無多。自表面言之，德奧軍誠屬不幸，然吾人只須畧加考察，卽知德奧軍運用巧妙之退却，于適當之時機，已經將其軍隊脫離危險之地位，而轉入便利之局勢，經過短時間之後，卽能恢復一切，改變現在之局面，故目前之小挫，實屬無關重要。





德國由東北戰場及西方戰場，紛紛調遣援軍，增加興登堡之實力，以期決最後之勝負。德國之鐵道網，非常完善，故至千九百十四年十一月之第一

週間，已經準備就緒，以使用具有作戰經驗，力量充足之大軍，在波蘭境內，向敵軍再取攻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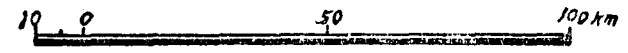
要圖第九 1914年洛茲—洛威茲之戰



說明

-  1914年十一月十一日
-  德奧軍之前進
-  1914年十二月二十日聯盟軍陣線
-  1914年十月十一日俄軍之位置

1:10 000 000.



第七節 洛茲—洛威茲—里馬洛蛙

附圖第二 要圖第九

俄軍之攻擊，于千九百十四年十一月初間，開始運動，共有兵力五十四個軍團，及多數騎兵師預備師。

尼可奈大候之計畫，欲以耶門軍（第十軍）向東普魯士前進，將駐在該處之微弱德意志軍，向西方壓迫。在全般計畫上，此處僅爲副戰場。

第一軍沿維塞爾之兩岸，向托爾恩 Thorn 前進，第二軍向波森 Posen 前進，

另以洛威可 Nowikow 之騎兵軍團在其前方遊弋，第四第五第九軍向布勒斯老 Breslau — 擺屯 Beuthen 之線前進。

對於此次攻擊，不僅俄國人民，即巴黎及倫敦方面，亦均以爲可操勝算，且以爲在東戰場得勝之後，西戰場亦可發生連帶關係，大改以前之形勢。

十一月十日，俄軍到達以下之地點。

第一軍 拉窪 *Niawa* — 魯布拉尼 *Lubraniec*

第二軍 苦特洛 *Kutho* — 拉斯克 *Lask*

第五軍 拉斯克 — 才波爾茲 *Przedborz*

第四軍 才波爾茲 — 耶才若 *Yendrzejow*

第九軍 平克錯 *Pinczow* — 維塞爾河岸

洛威可騎兵軍團 凹爾塔 *Warta*

按上述之形勢，可知俄軍主力，已密集于左翼，其中央則頗為薄弱，其右翼則更甚，此乃俄軍之不幸也。

俄軍之準備，固不能逃興登堡之觀察，彼知德軍僅取守勢，必不能得勝利之結果，且若坐而不動，不能先發制人，則俄軍可自由行動，必將恃其兵力之優勢，壓迫德奧軍。興登堡本諸自己之經驗，深知俄國之大軍，僅能

徐徐移動，緩滯異常，故決心利用本軍之迅速運動，以實行攻擊，且欲包圍敵人，藉此以制敵人于先機，用一百萬兵力，以擊破三百萬之敵軍。

根據上述之意旨，故在東普魯士之第八軍（此時僅由第一軍團之半數及第一騎兵師及預備隊後備隊各若干組成之），須採防禦姿勢，但如有便利機會，亦可相機轉為攻擊。至不得已時，可退至馬蘇勒湖 *Masurische* 及古比呂附近等處之堅固防禦綫，暫時放棄東普魯士之邊境地帶。

奧匈軍以同樣之意旨，在西加立青亦只作防禦戰，若被俄軍壓迫，則退至克拉考要塞，及其以南。

興登堡企圖以微弱兵力，支持俄軍正面，且虛張聲勢以欺哄之，在洛茲用王力攻擊俄軍之右翼，指定馬克生 *Mackensen* 所統之第九軍，負擔此項任務。十一月十一日晨，在下列各地點準備前進。

第十一軍團 在牙羅鎮 *Yarotschin* 附近

第十七軍團 在維勒時 *Wreschen* 附近

第二十軍團及禁衛師 在斯特勒洛 *Strelno* 附近

第一預備軍團 在亞爾格老 *Arsgolau* 附近

第二十五預備軍團 在托爾恩附近

里特鶴芬騎兵軍團 在魯布拉尼以南

第九軍之左，則有托爾恩及格老敦茲 *Grandenz* 守備軍（即底克甫特軍團），

掩護維塞爾河以東地區，在所爾搗附近，與查斯特羅 *Zastrow* 軍團相連接。

和呂 *Hollen* 騎兵軍團，隸屬於查斯特羅軍團。爾後更附以第一步兵師。

在第九軍之右，則有弗羅每爾騎兵軍團，位于卡里矢——可洛之間。其南方相連接者，則有第三十五預備師及波森布勒斯老之守備軍——第六後備軍團

——第一禁衛預備師等，合組為窪爾失軍。至于奧匈軍，則以第二軍集中于

第九軍

克乃茲堡 *Kreuzburg*，第一軍在波蘭地面，集中于克拉考以北，但此等兵力，須俟若干日之後，方能逐漸到達。

由上之佈署，吾人可認知德軍之勇敢的計畫。極力集結強大之主力，向洛茲攻擊，在維塞爾右岸施行助攻，在波蘭之西南角則以極薄弱之兵力，支拒俄軍之主力。

附註
此處所云
乃指東普
魯士之北
部，非本
節所叙之
戰場之左
翼。

吾人從德軍左翼起，以觀察此次戰事之結果。任此方面指揮者，為貝洛將軍，僅有極少數之兵力。十一月初間，俄軍由時爾威特——奧古斯托正面，開始攻擊。於是發生劇烈戰爭，德軍在若干地點，加敵人以重大打擊，九日在威失體湖 *Wyschylt* 之北，十三日在厄吐呂附近，十五日在斯塔魯附近，迭次擊敗敵人。但按照其任務，本無前進之必要，故雖屢獲勝利，亦須漸次退却，直至東普魯士之要塞線為止，利用該處之抵抗力，以阻止俄軍之攻擊企圖。俄軍同時以較少之兵力，由拉勒向東普魯士之南境乃東堡——

約哈尼斯堡前進，但在沿邊各處，均未能驅逐德國之防邊部隊。俄軍又在所爾搗斯特拉斯堡托爾恩等處，試行前進，其情形甚爲嚴重。但德軍亦在以上各處調集部隊，努力反攻，將俄軍驅至扑洛克（Pulawy）拉窪等處。在東普魯士及西普魯士——波蘭邊界之戰事，大有形成持久戰之勢。

當此時期，在維塞爾以西地方，正發生重大事件。十月九日，里特鶴芬及弗羅每爾之連合騎兵，已在可尼集合，將俄軍驅回苦特洛，使其暫時無作戰能力，且掩蔽馬克生軍之前進。同時在洛茲拉維克（Łódź）之西北，亦有德軍阻礙俄軍之搜索，故馬克生能出敵之意外，猝然攻擊俄軍之弱點。

十一月十一日，在洛茲拉維克附近及其以南，馬克生開始突破俄軍右翼，是日俘俄軍三萬人，且遵照興登堡之計畫，迫其經過哥斯體尼（Cotyń）及苦特洛，向洛威茲退却。馬克生軍之左翼（第一預備軍團），猛追敗退之俄

軍，沿途劇戰，經過哥斯體尼戈比（Gombin）阿斯木里（Osmolin）起爾洛齊（Kierozin）

等處，直至洛威茲之前方。俄軍屢次企圖用生力軍，由維塞爾及初爾拉 *Bzura* 阻止第九軍之左翼，均被第一預備軍團擊退。底克甫特 *Dickhut* 及查斯特羅軍團之一部，在維塞爾及維克挪 *Wiktora* 之間，向扑洛克前進，亦援助該軍團，努力繼續追擊。

按上述之方式，德軍東側方，對於洛窩荷耶斯克—瓦薩，獲得友軍之掩護，故馬克生軍得達到目的，遵照命令，在苦特洛向南方實行大迴旋運動，經過呂直查 *Leuschnitz*—所波塔 *Sobota*，向洛茲前進，迫令俄軍右翼，暫行停止其原來計劃，且不得不向北方展開正面，以抗拒德軍之包圍。尼可奈大候乃將可以抽調之兵力，由左翼遣至右翼。向克拉考—布勒斯老—波森前進之計畫，現在已經擱淺矣。

德軍現在之要圖，爲在洛茲附近包圍俄軍，蹙之于—處，以殲滅之。俄軍大本營對於此次危險，則用下述之方法，以爲對付。務須避免在唐勒堡所

蹈之過失，不使本軍兵力被壓迫而集于一處，務用強大之兵力掩護兩翼，使德軍不能超越俄軍兩翼，以實行其包圍計畫。

按上述之意旨，俄軍在北方則沿初爾拉佔領良好之堅固障地，由維塞爾至洛威茲之西南地點，以羅加河爲依托。在南方則沿批里卡，由托馬勻而上。并將可供運用之兵力，全部由瓦薩向洛茲運動，務期較之德軍，先行到達該城。

德軍方面，企圖經過洛威茲之兩側地段前進，但自在本軍左翼，拒退俄軍之反攻後，又須在沼澤連綿——地勢艱難之初爾拉河及羅加河 Loos 流域，作困苦之障地戰。在洛茲附近，因德軍欲迅速壓服俄軍之故，亦發生劇烈戰事。德第九軍之右翼，十一月十七日已佔領極重要之道路中心點斯格爾斯 Scherh。于二十二日，以第二十第十七第十一等軍團，及弗羅每爾騎兵軍團波森軍團等，由北方而來，包圍洛茲。在此等便利情況之下，似乎亦可

附註

此處之木

爾根，即第二章第

四節之木

爾根將軍，至于此

處之木爾

根軍團，

是否第三

預備師擴

充而成，

或係另一

部隊，不

得而知，

此時之位

置，當在

洛威茲之

西北方也

由東南兩方，在洛茲附近包圍敵人。特指派時非爾 Schetter 之第二十五預備軍團，里茲曼 Lindau 之第三禁衛師，第二騎兵軍團之一部份，負擔此項任務。

俄軍對此行將蒞臨之危險，未嘗不能察知。故由東普魯士及南部波蘭，將可以抽出之兵力，全部調至洛茲。沿初爾拉河岸，位於洛威茲附近及其下遊之兵力，則担任對付木爾根軍團。于是担任包圍洛茲之德軍（時非爾及里茲曼），遂處于極危險地位，被優勢之俄軍由背後攻擊，連絡已被截斷。俄國高級指揮尼可奈大候，睹此情況，大為欣喜，以為可收必勝之算。欲挽救被包圍之德軍，惟有勇敢突破之一法。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夜間，德軍已在布勒細尼 Bresin 附近，突過俄軍主力之中央，俄軍事出意外，被德軍俘虜一萬六千人，及大砲多門，德軍之損失極為輕微，此等英雄舉動，足以證明指揮官之能力充足，部隊之勇敢絕倫。危險之局面，已經

渡過矣。大獲勝利之部隊，在所波塔 *Sobota* 之西，與第九軍取得連繫，與木爾根軍團亦得在洛威茲之前，確實連絡。

俄軍得有力之增援；于十一月之末，死力奮戰，欲在所波塔——拉斯克突破德軍之包圍，但未能如願以償。興登堡在拍比尼才 *Paderborn* 附近集中強大部隊，將由西戰場運來之第二軍團及第四十八預備師，遣往該處，以期摧破俄軍之南翼，且由南方包圍洛茲。

俄軍爲避免此項危險，于十二月六日退出洛茲，在後方佔領早已開始構築之防禦陣地，在瓦薩下遊，由維塞爾河起，至克拉考下遊，成一大弓形。右翼依托初爾拉河，經過所坎特 *Sochatschew*——洛威茲，折而南向，直至里卡河畔之托馬勻，再沿尼達河岸，至克拉考之東北方。在全線上，俄軍據守極堅固之陣地。

德軍方面，現在注其全力，企圖在洛威茲本城，及其西方及東北方，突破

俄軍。第十三軍團及第三預備軍團，由西戰場移至東戰場，奉命負擔此項任務。至十二月十六日止，在該線上連日惡戰。十七日，俄軍放棄洛威茲，向後退却，在拉卡河（Radka）畔，斯起尼威以東，佔領新陣地。自此之後，俄軍成立新陣線，由北向南，沿初爾拉河下遊，再沿拉卡河，以下更依托批里卡河，且以其左翼在尼達河畔向後折退。在該陣地之前，自二十日起，發生持久戰，延至千九百十五年七月，直至德軍經過拉勒及維塞爾河，向波蘭諸要塞突進之時，方告結局。

俄軍在洛茲拉維克苦特洛茲洛及批里卡河畔諸戰役，損失兵力，至三十萬人以上。被德軍俘虜者，七萬八千。德國大本營之大戰略計畫，將三百萬俄軍，包圍于維塞爾弓形地區之內，一舉殲滅之，竟未能達到目的，因此計畫過于偉大，德軍兵力不敷，故難于實行。雖逐次由法國境內，抽調三個半軍團前來協助，而相差仍屬甚巨也。顧德軍雖未能完全如願

以償，而其所獲得之結果，已屬不小。俄軍開始攻擊之際，本抱莫大之希望，經德軍猛擊之後，目下已經失敗，且有土崩瓦解之勢。德軍指揮之巧妙，戰術行動之確實，部隊之耐勞勇敢，均遠勝俄軍，故能收以少勝多之効。俄國之數百萬大軍，內部已經動搖，惟有依賴堅固之防禦線，仰仗天然形勢，方能勉強支持。巴黎及倫敦方面人士，早已互相慶幸，以為俄軍奪回洛茲，確有把握，且馨香禱祝，戰事之勝利，將從此開始，德奧軍之敗北，指日可期，不料俄軍竟爾失敗，遂均感覺極痛苦之失望。尼可奈大候，猶欲強詞自飾，妄自誇張，謂彼能救全其軍隊，安全退却云云，殊不知俄軍之放棄其攻擊思想，即為東戰場局勢改變之始機，俄軍之攻擊精神，自此役之後，已經完全潰裂矣。

在西加立青方面，同時發生戰事，與波蘭戰事，有連帶關係。自十二月二日至六日，俄軍已越過杜拉耶克，向前進攻，在波尼亞 *Bochnia* 附近攻擊奧

軍，向克拉侵佔奧國土地。在西加立青集中之奧匈軍，欲包圍俄軍之南翼，由卡拔推向北方壓迫，藉此以阻止俄軍前進。十二月十二日，在里馬洛蛙血戰之後，迫令俄軍停止前進，且將其驅過杜拉耶克，退回威斯洛卡，克拉考城遂得保全。里馬洛蛙之勝，關係頗大，與德軍洛茲之勝，有連帶作用，足以完成洛茲戰役之效果。俄軍侵入加立青，以里馬洛蛙爲最西到達之點。因俄軍增加極多之生力軍，故奧匈軍不得不退回杜拉耶克之後，在該處構成新陣線，以與敵人周旋。沿卡拔推山脊之兩側，在亞爾特沙得Alt Sundes及巴爾特等處，兩軍前鋒對峙，作持久戰。俄軍僅以較弱之兵力，在台斯河上流，及山脊以南之側方山谷，與奧匈軍相拒。千九百十四年聖誕節時，在加立青及波蘭境內，均暫時休戰。

第八節 昂特維本

要圖第十

昂特維本爲巨大之軍事位置，比利時殘軍之一部，逃至該處。自德國方面言之，只須一旦有充分之極重火砲可供運用，務宜迅速佔領該處。英法軍自九月中旬以來，極欲乘馬女呂勝利之餘勢，向里呂包圍德軍之右翼，以席捲德軍之全正面。德軍大本營，爲鞏固後方計，必須在比利時境內，獲得堅固支撐點，而昂特維本地居衝要，可以控制比利時西北部，故德軍更宜佔領之。日德軍若欲向西弗南得爾 Westlander 發展，在巨起奚 Pirkirchen

爾，即衣

斐爾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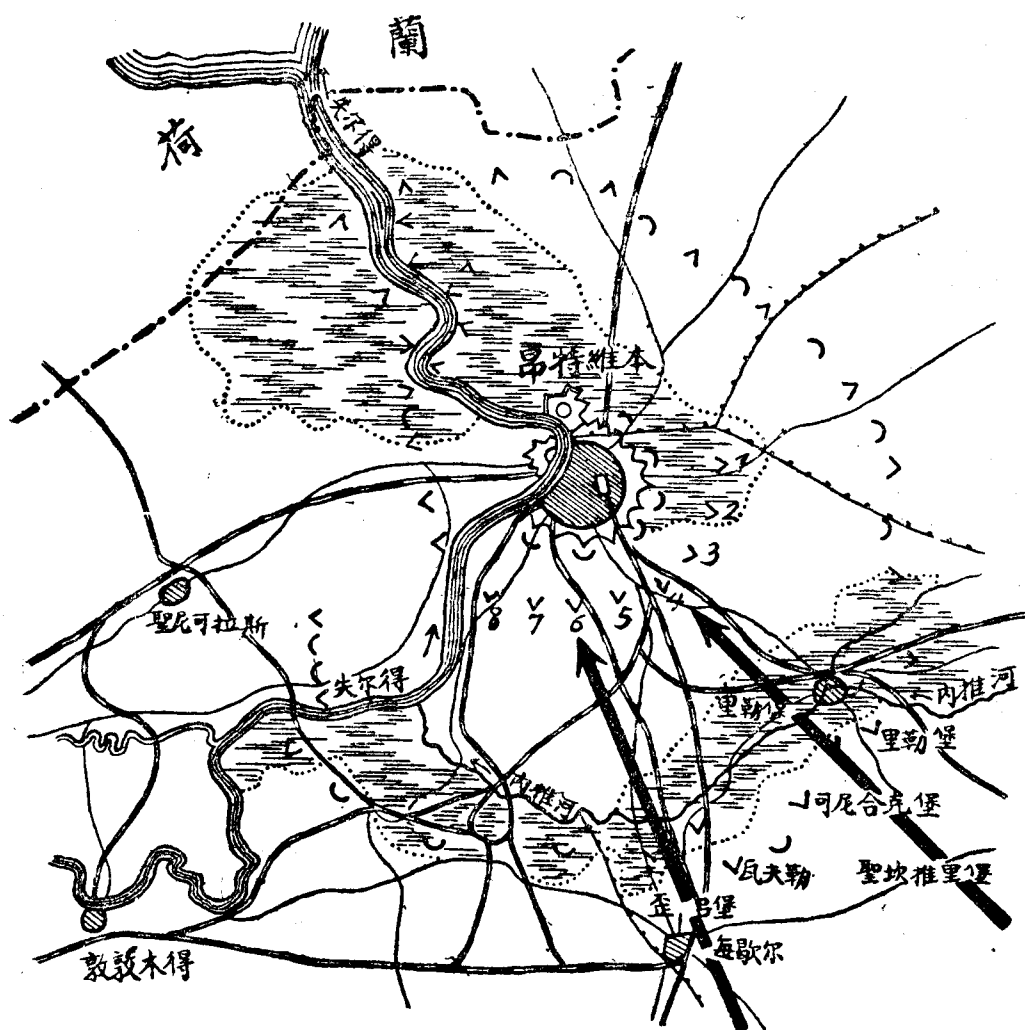
加來斯 Calais 等處擾亂英軍之上陸點，亦須佔領昂特維本爲出發點。

在昂特維本之英法軍，共約六萬二千人，屢次向布塞爾有所企圖，雖均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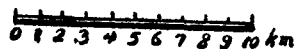
德軍擊退，然終宜澈底消滅之，以期一勞永逸。故德軍大本營，除及早佔

附註
西弗南得
爾，即衣
斐爾以北
之沿海地
區。

要圖第十 昂特維本



- 鐵道
- 道路
- 運河
- 泛
- ↑↑ 德軍主攻方向
- △ 堡壘
- 中間堡



領昂特維本外，殆別無他法也。

昂特維本，自近年以來，已裝有鐵甲，頗爲堅固。位于失爾得河河畔，海船尙可航行，堡壘連亘，環繞如帶。核心要塞之四周，有較舊式之堡壘，距離約五公里至六公里。失爾得河下游，亦密列堡壘及砲兵陣地。在最近數年，增築新堡壘十七座，環拱四面，形同鐵筭銅圈。在各堡之中間，密佈砲兵陣地及中間堡，至核心要塞之距離，約十八公里，全部圓周約一百三十公里。新築成之要塞帶，因裝有鐵甲，且概係最新式建築，故一般人均認爲具有極強固之抵抗力。

昂特維本附近，運河密佈，在南方則有內推河 Wierne，沿河概係水草泥濘之低地，不易通過，攻擊昂特維本，因此更形困難。若用包圍之法，封鎖該城，則因其幅員過于廣大，亦不容易，非有巨大之兵力不爲功。故圍攻之際，對於失爾得河左岸，只得置之不顧。北方隣近荷蘭，對於邊界地區，

不可任意射擊。荷蘭已在邊境配備軍隊，阻止兩方軍隊攔入境內，若入其國界，勢將立予解除武裝。

德國任命貝塞呂將軍為圍攻軍指揮官。圍攻部隊，有第三預備軍團——海軍陸戰隊——第四補充師——第二十六及三十七補充師，自十月五日以後，更加入巴燕後備軍一旅，及充分之砲兵，在九月初間即已佈置就緒，只須命令頒下，即可開始第一彈之發射。

圍攻軍指揮部，選定該要塞之東南正面，為主要攻擊地區，最注重者，由里約堡 *Tierre* 起，經過三尼合克堡 *Königslozek* 及聖坎推里堡 *St Catherine* 至瓦古堡 *Waelhem* 止，及以上諸堡間之中間工事，及位于其後方之防禦工程。

佔領上述諸堡後，則昂特維本之第一線堡壘圈，已被擊破，其中間已闕成十四公里寬之裂隙，德軍即可直搗其核心要塞矣。雖在第一線堡壘圈之後，仍有內推河沿岸之水澤地，阻礙攻擊軍前進，但以德軍砲力之猛烈，只

須向南正面之諸內方堡，施行大規模之轟射，必要時更可射擊該城本身，發揚偉大之破壞威力，似不難在最短期間，將該要塞陷落。德軍此次所用之砲，與攻擊女體奚時相同，有四十二公分之白砲，再加以奧匈軍三十另半公分之重砲若干連。其効力之偉大，殊非初時意料所及。昂特維之要塞，係比利時著名要塞建築家布里木特 Brioumont 所造，在歐洲極著聲譽，甚至稱爲不可破壞之金城，但一經德軍轟擊，爲時無幾，卽行屈服，其抵抗力亦殊有限也。

十月一日，聖坎推里堡經德軍數小時射擊之後，完全破壞，卽被攻擊軍佔領。里勒堡可尼合克堡歪呂堡，均于次日被攻擊軍砲兵猛射，失去抵抗能力，旋卽由衝鋒隊佔領之，于是德軍可直接攻擊核心要塞。德軍具有強大之砲兵，對於南正面之內方堡壘，不難以集中火力制壓之，俾得于短時間內完全佔領該要塞。

富有攻擊精神之德軍步兵，在強大砲兵之掩護下，輔以技術嫻熟之工作不
倦之工兵，協同動作，于十月七日，由里勒堡至歪呂堡西北方之諸渡河點
，渡過內推河。比軍及英軍之前進砲兵，在此處全部喪失。德軍指揮部，
即于是日通告昂特維本防守軍司令官，聲明將立即砲擊該城。因此軍拒絕
一切談判，遂于十月八日之夜，向南正面之四號堡至八號堡，及該城之本
身，開始轟射。威力之猛，幾有倒山貫嶺之概。九日夜間，比軍各堡壘及
砲兵陣地，均已沉默，九日午前，佔領堡壘二座，延至午後，核心要塞亦
落于德軍之手，并未有若何激烈之戰事。

以歐洲之著名要塞，人人均認爲難于攻破者，竟于十二日之內，被德軍佔
領，其理由安在乎？其惟一之最大原因，由于英人及比人，均缺乏堅固之
意志，沉著之力量，以防守該要塞耳。彼等甯願喪失其城池，而必欲保全
其軍隊，故一經德軍猛攻，立即四散潰走。其第二原因，由于攻擊軍重砲

兵之破壞的威力，能在數小時之內，使防守者之物質及精神上的力量，震驚惶駭而不能自持。昂特維本之佔領，在要塞戰歷史上，實爲別開生面之新紀錄，其關係于要塞戰術之進步，甚爲巨大，自有戰爭以來，攻擊砲兵之威力，未有如此次之偉大者，未有如此次之遠優于防禦武器者。自技術上言之，固如上述，然而古人有言：

「要塞之命運，不恃高固之城牆，而恃勇敢機敏之守兵。」

證以此次戰事，更見其確爲至理名言，古今一轍，惟當略改其字句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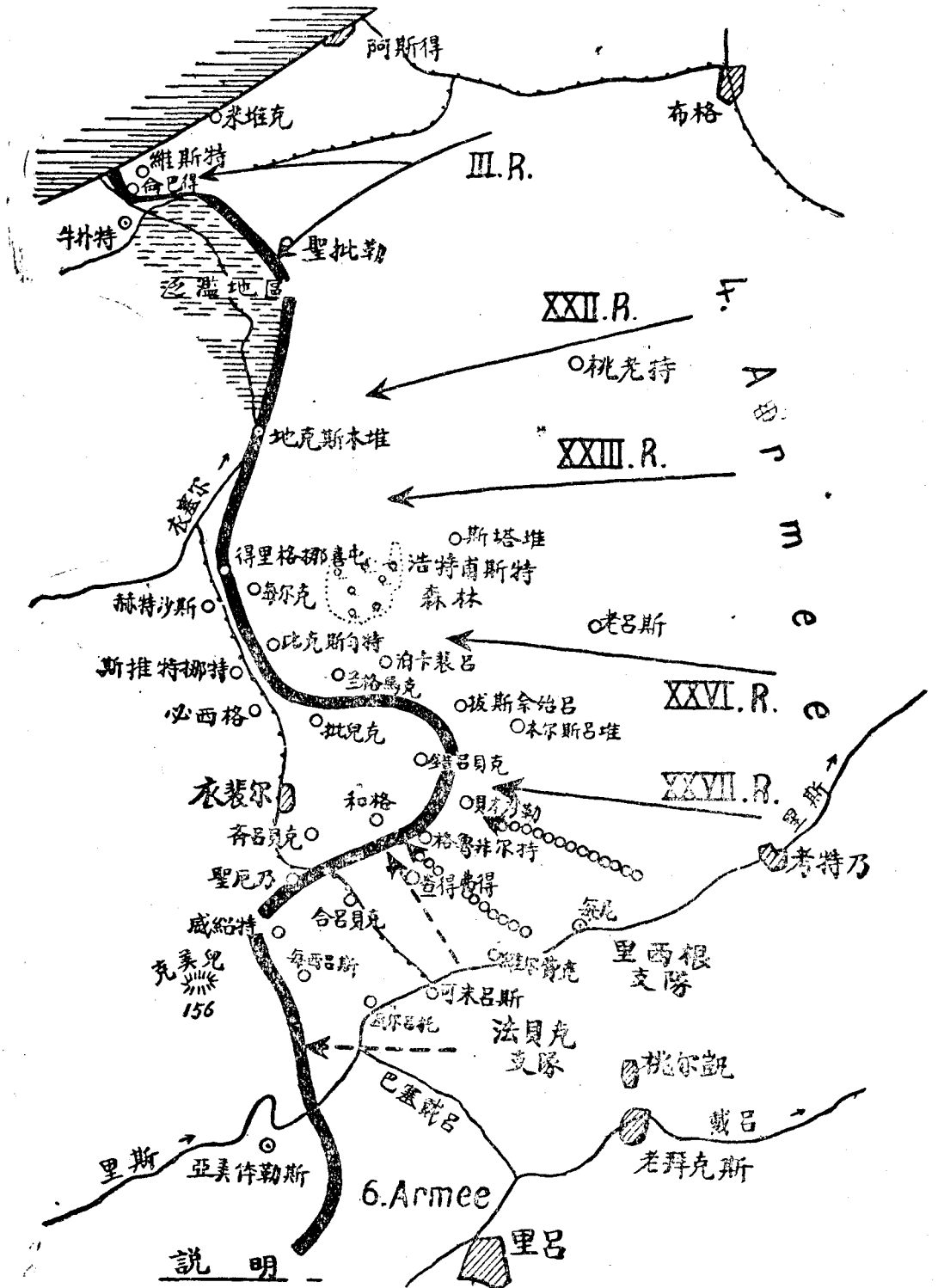
「要塞之命運，不恃裝甲與水泥，……………」。

昂特維本，被德軍于短時期攻陷，其守軍幾于全部瓦解，消息傳至英吉利法蘭西之時，引起無限之恐懼，人心惶悚，神經頹萎。經過此次攻擊之後，德軍在戰術上及技術上之優越，乃爲彼等所承認，而且深恐德軍由此直趨海岸地區，控制加來斯—杜佛爾 Dover 之海道，斷絕英法二國之交通。

英國大本營爲預防危險起見，遂竭盡全力，以增強衣塞爾之陣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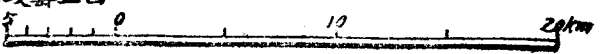
防守昂特維本之比利時軍，約五萬人上下，另有英吉利軍一萬二千人。德軍佔領該要塞時，僅俘獲比軍五千人。至少有比軍三萬，英軍一千五百，竄入荷蘭邊界，被其繳械。殘餘之兵，于要塞被陷之前夜，向西方潰走，欲與英軍連合。德軍所得之戰利品，不計其數。要塞內之全部火砲，均被德軍奪獲，其中有新式砲五百尊。各種軍用器具，偉大之儲藏品，堆積于倉庫之內，均爲德軍所有。

要圖第十一 1914年秋衣裴尔之戰



- 說明
- ← 1914年十月十七日起以德第四軍之攻進
 - ← - - - 1914年十月三十一日，法貝克支隊之攻進正面
 - ← ○○○○○○ 1914年十一月十日，里西根支隊之攻進正面
 - ← ———— 1914年十一月末之陣線

1:450000.



第九節 十月至十一月衣塞爾河之戰

附圖第一 要圖第十一

自九月中旬以來，英法軍屢次嘗試，欲向德軍右翼，實行大規模之戰略的包圍，以期向布塞爾前進，奪回比利時，在來因河低地與德軍決戰。此等計劃，德軍早已察覺之矣，遂亦繼續向北方延伸正面，以抵抗敵軍之包圍計畫，且欲向巨起奚——加來斯方向攻擊前進。

十月初間，德軍在阿塞河沿岸及河北，由洛陰附近至奈厄，抗拒法軍之攻擊。十月六日，在亞拉斯——坎布乃之線，發生激戰，是役英法軍未獲前進一步。且被迫退至亞拉斯——可布呂斯——考爾呂斯 *Charlines* 之線以東，在該處互相對峙，形成曠日持久之陣地戰。

十月初間，德軍直屬騎兵已經佔領里呂，在全線上逐退敵軍騎兵，進至哈

才老克 *Hazelrouck* 及呂斯 *Lens* 之中間地區。旋因敵軍以優勢兵力，增援突擊，故不得不暫行退避，里呂亦暫落于法人之手。里呂爲法國北部之首城，經過激烈戰爭之後，復被德軍奪得，自此以後，遂永遠據有之。德軍在北法佔領地區內之防禦，以此處爲支撐點，其價值非常巨大。敵人屢欲恢復此重要地點，均經德軍努力抵抗，未遂其志。德軍在里呂之西方西南方及西北方，建設堅固要塞線，形同鐵鍊。在亞拉斯埃巴塞 *Noye* 及 *Eglise* 之線以東，屢次血戰，抗拒敵之突破企圖，尤以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之戰，最爲激烈。

十月十四日，德軍西戰線之陣地，由南至北，在下列各地點。

該德之軍

在厄爾薩斯

法克浩生

Falkenhäuser 之軍

在斯特拉斯堡及美茲之間，沿法德邊界

斯特南茲之軍

在摩塞爾—聖米喜爾—凡爾登東正面之間

第五軍

在凡爾登東正面及哀斯呂之間

第三軍

在哀斯呂及乃恩斯北方之間

第七軍

由乃恩斯之北，至宰所之東北

第一軍

由宰所之東北，至奈厄 *Nauro* 之北

第二軍

由奈厄至巴拋每

第六軍

由巴拋每至衣斐爾之東南

由上觀之，可見德軍佈署，已經全部變更。第四軍，集合于布塞爾以西。多數之預備軍團，均係志願兵所組成，經過短期教育之後，即送往戰線，彼等均充滿獻身沙場之熱心。第四軍中，此等預備軍團尤多。

十月九日，昂特維本陷落之後，貝塞呂軍所統之第三預備軍團，由格特城 *Chert* 向西方運動，加入德軍最右翼，以掩護第四軍之集中運動。十月十四日，佔領布格 *Bruseo*，十五日佔領阿斯得。

協約軍方面，已由英國及印度運至若干生力軍，附以法軍若干師，及比利時之殘餘部隊，合組一軍，由弗勒奚將軍指揮，在亞美體勒斯 *Armentieres* 及牛扑特 *Nieuport* 之間集合。在弗勒奚軍之後方，哈才老克 巨起奚之線，則有法第八軍及第十軍，欲在里斯河及海岸間之地區，向東方進攻。英海軍艦隊一隊，協助此次之攻擊。

十月十七日，德第四軍已在阿斯得及考特乃 *Courtrai* 之間，準備前進。彼等之任務，須經過衣塞爾正面，突破牛扑特—衣斐爾之線，攻擊敵之北翼。在每尼 *Mein* 及瓦爾只托 *Warnton* 之間，則有直屬騎兵（馬威茲騎兵團及里特鶴芬所部之騎兵），與德第六軍保持連絡。第六軍之任務，須在里呂以西，及亞拉斯以東之地區，向敵陣突擊，以牽制之，使其不得攻擊德第四軍。

十月二十日，在廣約一百公里之正面上，同時激戰。協約軍佈置裝有強固

附註
亞美體勒

斯在里斯

河南岸，

陣線之

東，以之

甲呂稱為
偏北。

鐵條網之陣地，以村落水流森林爲依托，阻抗德軍之攻擊。連日苦戰之後，德軍于十月二十七日，到達衣塞爾河沿岸之侖巴得 *Lombartijde* 附近，地

克斯木堆 *Dixmude* — 每爾克 *Merckem* — 比克斯勻特 *Bixschote* 泊卡裴呂 *Poelcappel*

第貝才乃勒 *Beelaere* 均被德軍佔領，且嚴重壓迫敵之北翼，敵人無法抵禦，

千九

心開放水閘，使地克斯木堆以下之低地，盡成澤國。德軍之攻擊，遂

德爾

而停止，突過衣塞爾河下游之計劃，遂告失敗。爲避水之故，不得不將

部隊撤至泛濫地區之東緣。

德第六軍，同時在亞拉斯拉巴塞亞美體勒斯等處，與法軍激戰，迭相勝負，但敵軍卒未能攻擊前進。德軍之兩個騎兵軍團，在格魯非爾特 *Gheluvelt* —

查得弗得 *Zandvoorde* — 合呂貝克 *Hollebeke* 等處，不僅維持原陣地，且佔得若

干土地。德軍大本營，因敵軍利用洪水之故，越過衣塞爾下游進攻之計畫，已不能實現，遂決心挑選精銳部隊，在第六軍中，組織法貝克 *Fabeck* 支

隊，助以極重火炮，以期在錯呂貝克 *Zonnebeke* — 合呂貝克 — 威紹特 *Wytske* 之地區間，突破衣斐爾陣線，向兩側席捲敵軍正面，同時以第四軍及第六軍施行劇烈攻擊，牽制其當面對峙之敵軍。

此項突破企圖，于十月三十日開始。卽于是日，第十五軍團佔領查得弗得，第二巴燕軍團，佔領合呂貝克，而格魯非爾特則尚在英軍手中。次日，

經過激烈戰爭之後，格魯非爾特亦被德軍佔領，同日第二十六師，奮勇進等，佔領每西呂斯 *Messines*。此時若德軍能越過威紹特 — 聖厄乃 — 格魯

附註
亞美體勒

斯在里斯

河南岸，

。在特 — 錯呂貝克之線，衝入衣斐爾弓形地區內，則協約軍北翼陣地，將受莫 莫大之危險。關於此事，弗勒奚將軍固已察知之矣。遂將可供運用之兵力，全數調集，俾得實行反攻，由德軍之手，奪回每西呂斯 — 威紹特 — 聖

厄乃附近之高地，及格魯非爾特 — 錯呂貝克附近之森林，以及地克斯木堆附近之堡壘。德軍方面，另組一獨立支隊，以里西根 *Linsingen* 將軍統率之，

由可米呂斯 Comines 至衣斐爾之運河以東前進，法貝克支隊則仍在該線以西。十一月十日，兩軍重新激戰。地克斯木堆前已落于英法軍之手，此時復行奪回。次日，敵軍在格魯非爾特—衣斐爾道路之兩側進攻，經德軍禁衛第二師努力反攻，將其擊退。

千九百十四年衣斐爾之役，于斯暫告結束。正當此時，東戰場形勢緊張，德奧軍正與俄軍在洛茲等處，作殊死之劇戰，故德軍大本營不得不將若干軍團調往該處。德軍對於衣斐爾之攻擊，不得不暫時放棄，而弗勒奚將軍則只求能保存衣斐爾，及衣斐爾弓形地區，即已爲滿足。兩軍均建築堅固之陣地，互相對峙。勝負之決定，已非旦夕間事矣。

第十節 千九百十四年十二月向德軍西戰場之試行突破

附圖第一 要圖第十三十四十八十九二〇二一二三三〇

自千九十四年十一月，由北海岸之牛扑特，以迄瑞士邊境，雙方均建設綿亘不斷之堅固陣地。十二月間，協約軍用火砲施行準備射擊之後，復發生劇烈戰爭，企圖佔領各重要地點。德軍航空部隊雖不惜犧牲，努力偵察，然德軍大本營仍難于認知敵軍兵力分配之狀況。既未能察知敵軍所選定之突破地點，即不能向該處集結本軍兵力，以預謀防禦之法。

爲防禦敵軍攻擊起見，惟有按照下列各項方法：

- 1、觀察敵軍之一切移動。
- 2、堅固全正面，對於敵軍攻擊便利，敵軍攻擊時有良好希望之地點，尤須特別注重之。

3、奪取敵軍陣線前方之重要支撐點。

4、凡敵軍佔領之地點，對於戰術上及精神上有重大關係者，須迅速恢復之。

5、嚴整現有兵力之戰備，俾能迅速加入被危迫之地點。

十一月下半月，情況稍行明瞭，德軍已大略察知敵軍之主要攻擊方向。最初之形勢，似乎英軍欲再度以衣斐爾陣地爲重心，向德軍進攻，以法軍及比軍援助之。彼等在該處使用多數部隊，及巨量彈藥。但不僅限于該處一處，如有機可乘，且欲在多數地點進攻。協約軍指揮部之此項計畫，似欲使德軍懾于彼等之到處攻擊，因而手忙腳亂，竭全力以維持西戰場，不敢調遣強大之援軍往東戰場，俾俄軍能乘機前進，危脅德軍之根據地，佔領柏林，則前線必致動搖，然後彼等東西夾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彼等雖有此企圖，而未能達到目的也。

衣塞爾流域，及衣斐爾運河之水草地區，前因洪水泛濫之故，德軍不能前進，至十二月初間，天寒冰結，泛濫之障礙減除，故雙方均可進攻。于是德軍及協約軍，均履次企圖越過低地區域，向前進展，且將砲兵陣地向前推進，以增大其射擊効力。但兩軍雖連日混戰，且繼續以火砲對轟，而均未得進展。十二月八日，傾盆大雨，低地之水勢復行增漲。十二日，法軍在蘭各馬克 Langemarck 附近猛攻德軍，毫無結果。十六日及十九日，英軍與法比軍連合，在牛扑特附近，沿海岸進攻，欲向阿斯得前進，但亦經失敗，且受重大之損失。二十日，兩軍繼續奮戰，在比克斯勻特附近之運河諸渡口，尤爲戰事之中心，雙方均未能進展。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全線激戰，雙方均竭其全力，圖壓倒敵人，但德軍仍得保持原陣地。

由此處更向南方，在亞美體勒斯—貝吐呂 Bethune—呂斯中間之各地點，沿

拉巴塞運河之兩岸，兩軍激戰，爭奪非卡斐呂 Neuve-Chapelle 非斯吐貝爾

附註
本段參觀
第十七圖

Testubert 吉非奚拉巴塞 Givenchy la Bassée 非每呂斯 Vermelles 洛斯 Loos 諸地點。

十二月六日，德軍因法軍砲火猛烈，爲避免無益之犧牲計，將其陣地撤回乃非卡裴呂——洛_斯之線。該線之形勢較爲便利，故防守較爲容易。

亞拉斯尙在敵軍手中，亞布乃 Abain 附近之洛勒托 156 高地，及亞布乃卡勒取 Carency 諸村落，及其後方之早奚 Souches，吉非奚 Givenchy-en-Gohelle 諸地點，均關重要。兩軍爭奪以上各處，由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此來彼往，勝負無常。在以上各處，德軍雖蒙敵軍猛烈之砲火，仍得保持原陣地。敵軍不顧一切，使用極大之兵力，雖在若干處獲得些小利益，但卒被德軍奪回。

在亞貝爾特 Albert 及洛_云附近之戰事，亦與以上各處之戰况相同，在宰所之前，及乃恩斯之北，均有利于德軍。德軍係取守勢，所受之損失，較輕于攻擊者。敵人雖未得良好結果，而不斷增加生力軍，繼續犧牲。自十二

附註
第十
觀圖及
第十
三圖

月中旬至聖誕節之後，法軍企圖由坎洛斯 Chalons 佔領裴特斯 Pertes 附近高地，及報塞約 Beausejour、塔府勒 Tahare、馬西格斯 Massiges 等處之德軍陣地，但經重大流血之後，均被擊退。

在亞哥呂地域之內，哀斯呂及馬斯之間，返復激戰，爭奪法勒呂 Valence 西南之森林高地。八日十日十一日十五日，在該處激戰尤烈，尤以浮得巴黎斯村 Four de Paris 之戰事更爲慘酷。因森林綿亘利于防守，故戰爭尤爲強劇，在其經過中，德軍只欲保守已經獲得之地方，即認爲滿足。如有機會可乘，則隨時向前方推進其陣地。（參觀第二十圖）

在凡爾登之東及東南方附近地區，德軍堅守其已經佔領之陣地，由阿呂斯 Ornes 之東，厄坦 Epinal 之附近，至聖米喜爾之周圍地區。敵軍由桃前來攻擊被德軍擊退。聖米喜爾之形勢，向西方突出，橫亘凡爾登及桃之中間，截斷法軍之連絡。在窪夫勒 Wavre 平原，由亞扑勒木特 Apremont 經過弗里勒

附註
第十二圖

Flirey，至摩塞爾河岸—潘特毛所之北，兩軍激戰，互有勝負。在該城之西南，有扑里斯特 Prisles 森林，爲雙方均欲佔領之中心點。法軍屢次猛攻，損失極大，結果均歸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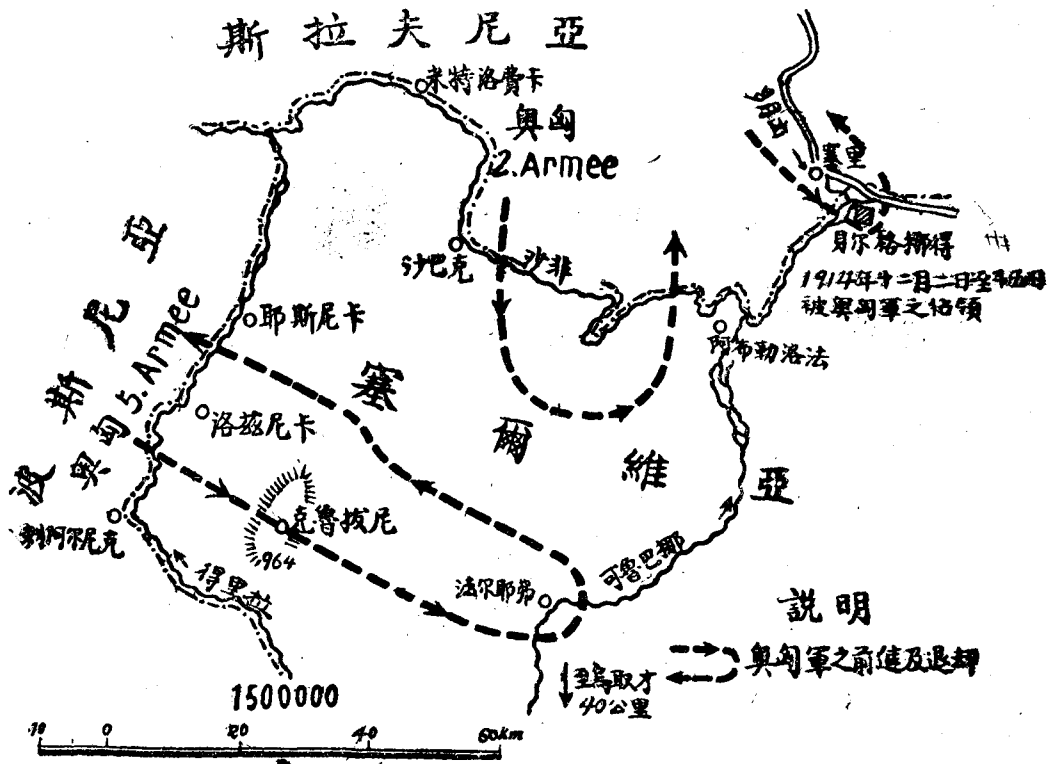
在摩塞爾河岸，自美茲之上遊起，經過宰內河，至福格生山傾斜面之布拉木特 Blamont—齊乃 Cirey 止，十二月間頗爲沉靜。惟福格生山中，戰事較爲活躍，法軍在高地脊背附近，駐紮于沙耳 Sail 馬起 奚末才 挪耳 Metzerai 等處。西戰場之極南端，例如格布歪 呂塔恩 Thann 亞特起 奚等處，直至瑞士邊境，均繼續其陣地戰，勝負不分。法軍只能佔領德國之狹小地帶，不能進攻一步。福格生南面，地勢峻急，法軍築有極堅固之工事，如欲進攻，必受重大之損失，故德軍不肯出此。

協約軍雖供重大之犧牲，而絕未能在任何地點，危害德軍陣線，故在千九百十四年之末，英法人士，均懷失望之心。原來希望俄軍之援助，至此亦

成虛想，于萬無聊賴之中，遂以已經阻止德軍前進，爲自慰之詞，殊不知并非法英軍能阻止德軍，乃德軍自己不願向法國深入，因勝負之決，另在他處，德軍正在移其大部力量于東戰場，以對付俄軍也。

要圖第十二 1914年之塞爾維亞

斯拉夫尼亞



第十一節 塞爾維亞

附圖第四 要圖第十二

奧匈軍大本營，分其全部兵力爲二部，以五分之三對付俄羅斯，五分之一對付塞爾維亞。如此分割，實爲奧匈之不幸，因兵分則力薄，不足與其主要敵人——俄羅斯相抗衡也。戰事爆發之初，用于塞爾維亞方面之兵力，共計二十二萬五千人，編成三個支隊，其佈置如下：

第一支隊

對付門的內哥羅，及位于中部得里拉 *Draga* 者，爲第六軍，在

卡塔羅 *Cataro* —— 特勒比耶 *Trebince* —— 費塞格拉得 *Visegrad* 之線，

掩護邊境。

第二主力支隊

以第五軍組成之，位于得里拉之下遊，由費塞格拉得起，

至得里拉流入沙非河 *Sava* 之口止。

第三支隊 以第二軍組成之，位于沙非河沿岸，負掩護多腦河 Donau 沿岸邊境之責。

總司指揮之責者，為薄體勒克上將 Potiorek。

奧匈人之預算，塞爾維亞可出兵三十萬，門的內哥羅可出兵五萬人，與奧軍作戰。奧匈軍只擬用二十二萬人與之對抗，數日懸隔，奧匈軍大本營，欲利用迅速之行動，以彌補兵力之不足，一經開戰，立即侵入塞爾維亞西北部，出其不意，趁其動員尙未完畢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擊破之。

奧匈軍突擊開始之時，頗為順利。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得里拉之線，已經第五軍及第六軍之左翼，在洛茲尼卡 Loznica 及耶斯尼卡 Ljesnica 附近突破，在沙巴克 Sabac 之西南，佔領塞爾維亞軍之陣地。第五軍進至可魯巴

挪 Kolubara 之下游。更向南行，進至阿布勒洛法 Obrenovac — 法爾耶弗 Valje

之線，二十七日，佔領烏取才 *Unice*。在費塞格拉得附近，侵入波斯尼亞 *Bosnien* 之塞爾維亞軍，被第六軍驅退。

因八月十八日，第二軍須調至加立青，第五軍被優勢之敵軍壓迫，遂陷入危險之形勢。塞爾維亞軍于九月初間，渡過沙非河，欲佔斯拉夫尼亞 *Slawo*。

于是奧匈軍亦猛力反攻，至九月十五日，將塞軍驅逐，退回沙非河彼岸，且受巨大之損失。克老斯軍團，于九月六日，在米特洛費卡 *Mitrovica* 附近，殲滅塞爾維亞之體木克師 *Timok*，俘虜五千人。

奧匈軍右翼，施行第二次攻擊，越過得里拉河，九月二十三日，在克魯拔尼高地 *Krupany* 擊敗塞軍。十一月之初，奧匈軍開始攻擊沙巴克，十一月

二日佔領之。十一月中旬，奧匈軍佔領可魯巴挪地段，重行佔領法爾耶弗及烏取才，打通往貝爾格挪得 *Belgrad* 之道路。十二月二日，貝爾格挪得被

奧匈軍左翼佔領。敵人退至薄查勒法 *Pozarevac*——烏取才東南之線。塞爾維

亞政府，遷至尼時 *Nisch*，爾後更遷至女斯忒布 *Deakub*。塞爾維亞人考察情況，知奧匈軍大本營將再度由塞爾維亞境內抽調兵力至加立青戰場，故于十二月中旬，在法爾耶弗攻擊奧匈軍之右翼。在此種壓迫之下，故奧匈軍必須于十二月十五日放棄貝爾格挪得，讓出塞爾維亞地域。正當此時，捷克籍及南斯拉夫籍之部隊，投入塞爾維亞軍者，約二萬人左右，由此觀之，足以證明奧匈軍中，除忠實份子外，實有若干不可信賴之輩，混迹其間，一日情況更加嚴重，勢必倒戈相向，其危險正不堪設想也。

維根公爵 *Fugen*，繼薄體勒克將軍之後，膺南方軍總指揮之責。是時因加立青情況緊張，且對于意大利邊境，必須準備強大之邊防部隊，故南方軍之兵力，已減至極少之數。塞爾維亞軍，自千九百十二年以來，連年戰爭，損失巨大，其兵力已經疲弊，非長期休息不可，又加以保加利亞之態度，

頗爲曖昧，塞爾維亞不得不嚴重防備，故在得里拉沙非多腦諸河流域，一時未發生重要戰爭，雙方只略有交綏，無關勝負大局。

奧匈軍與門的內哥羅軍之戰爭，不出乎陣地戰之外。千九百十四年八月間，門的內哥羅人在赫才哥威拉 *Herzegovina* 佔領若干地點，但旋被驅退。其對於卡塔羅之攻擊，亦不得要領。門的內哥羅國內多山，交通艱難，故奧匈軍無深入該國之必要。只須嚴重監視，遇有門軍出攻時，予以重創，畧示懲罰，且用飛機向其首都及內部都市拋擲炸彈，即爲滿足。亞體法里 *Antivari* 及杜爾取格洛 *Dulzigno*，爲門的內哥羅之商港，奧匈軍以飛機隊封鎖之，以斷絕其輸入。千九百十四年至十五年冬間，在各港之前方，奧匈艦隊與法國海軍激戰，卒因被優勢敵艦所迫，退回卡塔羅及薄拉，*Pola*而以潛行艇担任亞得里亞海 *Adria* 之戰事。

第十二節 千九百十四年年終之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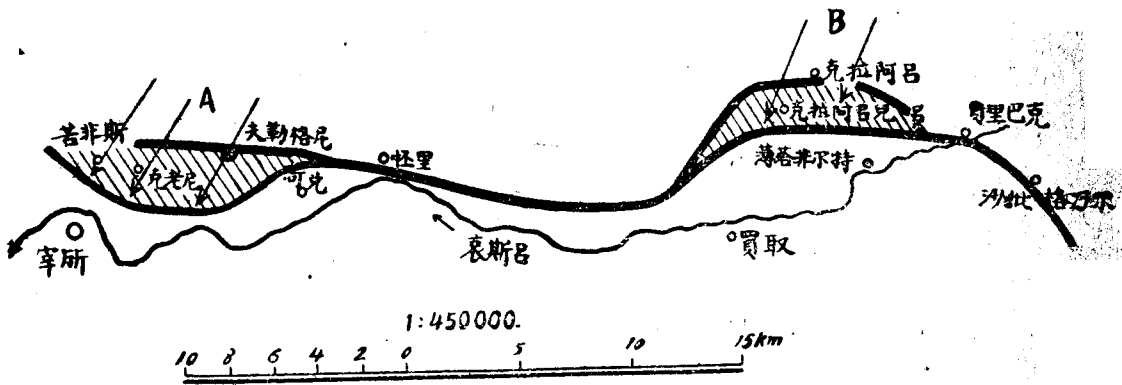
德軍在比利時及北部法蘭西之大攻擊，開始之時，聲勢震耀，進行非常迅速，不料被法軍反攻，遂見挫于馬女呂河畔。德軍大本營之勇敢計畫，將法軍由西北向瑞士邊境壓迫，一鼓殲滅，竟因法軍指揮靈巧，及本軍兵力不足，中途攔淺。馬女呂之戰，德軍不得不自動撤退，并未受敵軍重大壓迫，退據堅固之陣線。在該陣線上，拒退敵軍之追擊，掩護已經佔領之比利時及北法地區。因上述之情況，遂在北翼發生巨大之延伸運動。德軍方面，欲奪得英軍之上陸地點，佔領巨起奚及加來斯二海港。協約軍之企圖，在恢復比利時，將德軍驅出法國東北部。此等戰爭，未判勝負，即暫行休止。及至年終，戰鬥正面沿衣塞爾河，延長至北海海岸。雙方相持不下，遂形成陣地戰。戰局之改變，實不利于德軍，英國仗其海上勢力，截

斷德國之海上交通，時間愈延長，則德國之經濟狀況愈困難。

在東正面，俄軍在數量上之巨大優勢，漸次發揮其效用，東普魯士感受其危迫，賴興登堡上將之謀略，德軍之精良教育，在唐勒堡大敗敵軍，遏絕其侵入普魯士之企圖，然因奧匈軍在加立青不利，德軍爲救援被壓迫之同盟軍起見，不得不揮軍南向，轉入南波蘭作戰，以阻止俄軍之凶鋒。在洛茲附近，扼制俄軍之突擊，迫其潮奔湧退，然德軍亦未能達到原來目的，不克覆滅其全軍，重演唐勒堡之偉績。蓋因雙方兵力懸殊，德軍動作太不便利，故未能實現其計畫也。自此以後，東戰場亦形成陣地戰，由東海海岸，直至西加立青之卡拔推山脈止。協約軍方面，對於俄軍之主力攻擊，本抱有莫大之希望，咸認爲俄軍既挾有如斯之優越兵力，不難于最短期間，戰勝德奧軍，一舉而奏決戰之凱歌，于是德軍東西兩方均被壓迫，勢必應付不遑，則英法軍在西戰場，亦可不勞而獲戰勝之功。不但英法軍對俄

軍抱有上述之希望，即俄軍亦未嘗不以此自許，故一方進迫奧匈軍，一方攻入東普魯士，大有其勢洶洶，人莫能禦之概，乃不料經德軍之鐵拳，猛力一揮，遽行潰敗，遂不得不由攻勢而改爲防禦。願俄軍雖經一度敗北，但因其土廣民衆，百萬大軍，隨時可以招集，決非一蹶不振者可比，故中歐諸邦考察形勢，必須將可以抽調之兵力，運至東方戰場，于是在各正面上，均有勢均力敵之狀，而將來之勝負，全視各國之耐久力爲轉移。戰爭之終點，爲時尙遠，孰能確有把握，渡過此時間，孰能在軍事上——精神上——經濟上——永遠保持其振奮狀態者，即可獲得勝利。此最後之勝利者，究爲誰乎？

要圖第十三 宰所—克拉阿呂



—— 1915年三月中之德軍陣線

- A. 1915年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德軍攻襲
 - B. 1915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德軍攻襲
- } 佔領之地區



第三章 千九百十五年之戰事

第一節 宰所—克拉阿呂

附圖第一 要圖第十三

千九百十五年，西戰場上之重要戰事，爲哀斯呂以北，在宰所—克拉阿呂一帶之德軍攻擊。據協約軍宣傳，謂此役爲德軍之大規模攻擊，意欲進攻巴黎云云，其實并不如此，德軍不過欲改善自馬女呂戰後所就之陣地耳。此舉之重要目的，在消除法軍之攻擊機會，掠奪法軍推進于哀斯呂河以北之砲兵陣地，俾德軍陣地，更形堅固。

宰所位于哀斯呂之南岸，北岸相對之處，有克老尼 *Crouy* 及夫勒格尼 *Vregny* 二高地，法軍在其處佔有堅固之橋頭堡，利用該堡爲根據，襲擊德軍陣地，極爲便利。由千九百十五年一月八日至十一日，法軍猛攻宰所前方之德

軍陣地，但毫無結果。爲免除法軍爾後再行進攻之後患計，德軍于一月十二日起而反攻，攻陷宰所北岸高地上之諸村落，如苦非斯 *Curies* 克老尼夫勒格尼等處。十三日，將法軍驅至哀斯呂之沿岸，予以極重大之損失。十四日，法軍退出哀斯呂北岸，于是德軍直接面臨宰所之北廓，控制哀斯呂河之諸渡口。德軍鑒于全般狀況，亦不繼續進攻。是役中，洛奚阿將軍 *Odon* 所統之布蘭敦堡軍 *Brandenburg*，立有極榮譽之功勞。法軍欲奪回其已喪失之陣地，屢次反攻，徒受重大損失而已，死傷達二萬五千人，被德軍俘虜者約五千人。

在宰所上遊，此時法軍尙在哀斯呂北岸之克拉阿呂高地，佔領堅固陣地，且由該處之橋頭堡，向兩側壓迫德軍之堅固陣地。欲謀陣地之安全，不可不將該處之法軍驅逐。于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夜間，開始實行。法軍陣地，位于克拉阿呂附近之府特比塞鎮 *Hurtelaise*，設有二道壕溝，德軍厄爾沙

將軍 Sa，率撒克遜部隊，奮勇突進，予以極大之損失，迫其向哀斯呂退却。自此以後，德軍陣地，沿哀斯呂北岸，經過懷里 Vally 克拉阿呂諸高地附進，然後在貝里巴克 Berry au Bac — 沙批格乃爾 Sapigneul 之中間地方，渡過哀斯呂河面。

第二節 坎拔呂之冬戰

附圖第一 要圖第十四

附註
坎拔呂未
記入附圖
第一之內
，其地當
在所每批
東方十餘
公里之處

坎拔呂迤北，哀斯呂河向南展開，如彎弓之形，兩軍陣線，即沿弓形之弦

，法軍陣線，在早哀 Sourain — 裴特斯 — 馬西格斯 — 費呂陶貝 Ville sur Tour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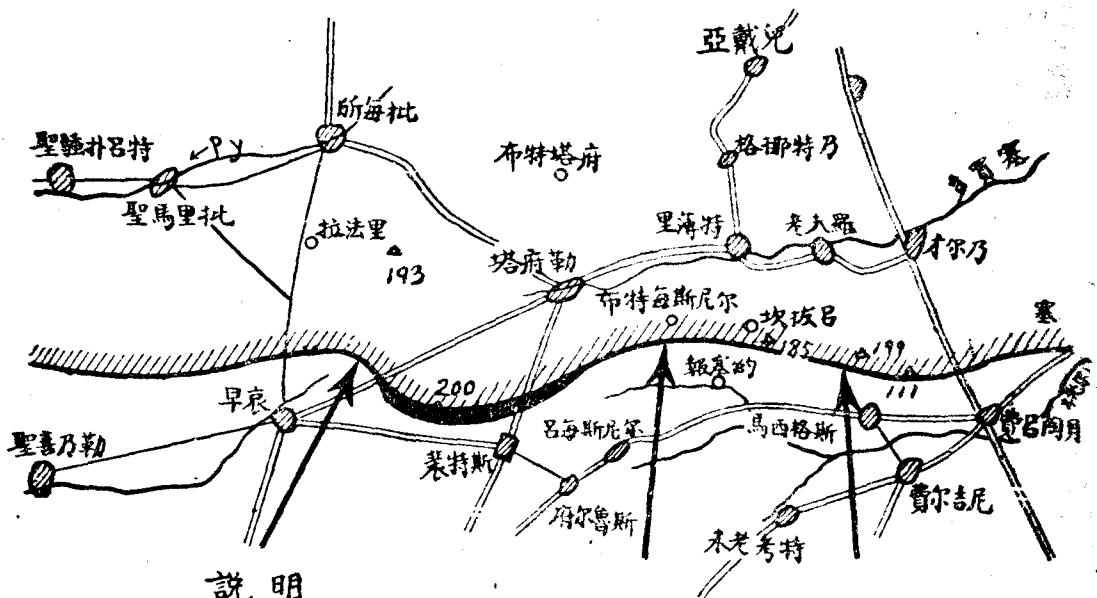
線之北。德軍陣線，在所每批 Somme Py — 塔府勒 — 里薄特 Ripont 才爾乃

Cernay 線之南。此段陣線之東部，自千九百十五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

為雙方血戰之場，是為第一次坎拔呂之戰，為與本年九十月間，在同地之戰事分別起見，故名之曰坎拔呂之冬戰。

此處形勢，因坎洛斯及乃恩斯二處，在法軍陣線後方，為鐵道交會點，便于運輸大部兵力，故自法軍言之，特別便於攻擊。且因森林衆多，谿谷縱橫，能佈置優越之砲兵，準備多數之衝鋒部隊。法軍大本營希望在此處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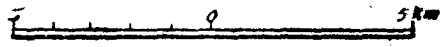
要圖第十四 坎拔呂之冬戰



說明

- 法軍之主攻線
- ▨ 德軍正面
- 放棄之地區

1:2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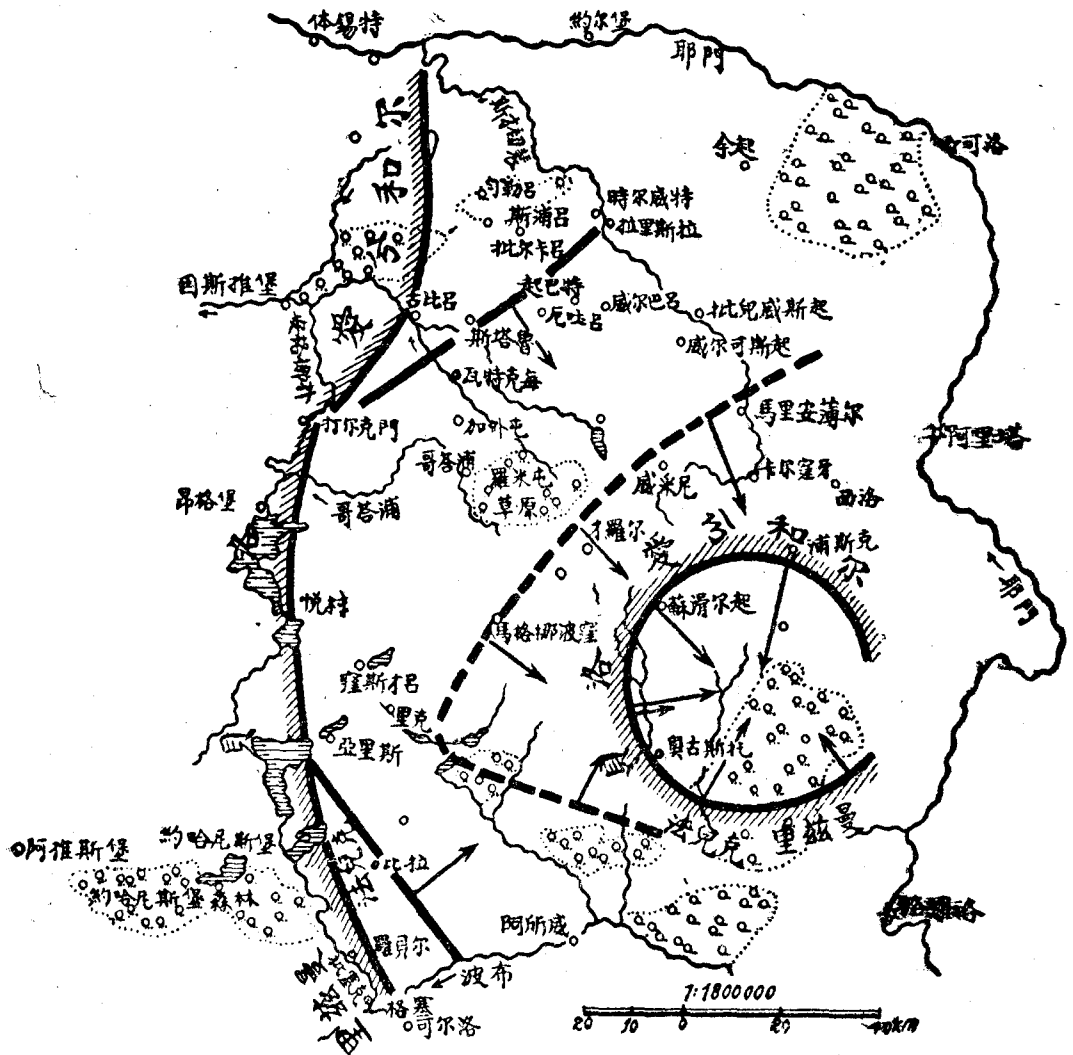






破成功，則德軍勢必讓出亞哥呂地區，而且必須放棄圍攻凡爾登之計畫。若經過浮齊斯，向塞丹攻擊，則可截斷德軍向西方之連絡，而德軍在西戰場之全局，亦將因此而受危迫。就時間上而論，法軍之攻擊，較早于俄軍之攻擊，因俄軍于三月之末，方在東戰場奮勇進攻，不惜多數犧牲，務求越過卡拔推山，開通向匈牙利之路也。法軍之所以早爲發動者，其目的在牽制德軍兵力于西戰場，俾俄軍進攻較爲容易耳。

法軍之主攻擊，首先欲佔領制高地點，然後突破德軍陣地，乘勢席捲之。對於馬西格斯—裴特斯—早哀之線以北之高地，法軍于開始運動之後，卽于二月二十一日，以拉格呂將軍指揮五師之衆，向前進攻。第一線攻擊軍之後方，另有法軍四師跟進。在其開始攻擊之前，早已逐步將其陣地向前推進，與德軍陣地距離極近。亞美利加之砲彈，此次方運至法軍前線，故彼等能使用大量之彈藥，發揮極猛烈之火力，以破壞德軍陣線，俾步兵得

乘機衝鋒。在七公里寬之正面內，以斐特斯西端之200高地，呂每斯尼爾 Le Mesnil 北方之 196高地，布特每斯尼爾 Butte du Mesnil 南傾斜面之森林，及坎拔呂鎮與馬西格斯間之德軍壕溝，爲法軍之主攻擊點，曾于短時間被法軍攻佔，但旋被德軍反攻驅退。惟在200高地附近，法軍得在狹窄地區，突入五百公尺之深。德軍主陣地，法軍未嘗達到。德第八軍團及第八預備軍團，助以撒克遜巴燕等部隊，強韌抗拒敵軍。法軍在若干地點，偶亦獲得些微進步，但終被德軍奪回。三月二十日，法軍攻擊力量已經萎化。此次戰事，法軍本具有偉大計畫，但結果極爲惡劣，在十八公里寬之正面上，死傷至四萬五千餘人之衆。

要圖第十五 1915年二月馬蘇勒之戰



-  1915年二月九日之德軍
-  1915年二月十日·德軍之包圍
-  1915年二月十三日之德軍障地
-  1915年二月十五日·俄軍之被包圍

第三節 馬蘇勒 Masuren 之冬戰

附圖第二 要圖第十五

德第八軍，當千九百十四年十一月之末，受強大俄軍之壓迫，由格羅洛—可洛以西之線，退至堅固陣地。其右翼依托于阿推斯堡，經過悅村周圍馬蘇勒湖之地段，然後沿安格挪扑 Angerapp，經過打爾克門 Darkelmen，至古比呂—體錫特之線。退却之際，沿途迭次逆襲，頗予俄軍以懲創。退却後之新陣地，頗爲綿長，而德軍佔領該線之兵力，則甚爲薄弱，只有十萬人左右，且多係國防軍後備軍等編成。此等部隊，能担任此等困難工作，且須忍耐惡劣之天氣，故其高尚之精神，尤當爲吾人承認崇拜。由此更向西南，德國邊防部隊，掩護東西普魯士之南方界線。俄軍由拉勒線前來攻擊，不但均被邊防部隊擊退，而且時常侵入俄國界內，故由扑洛克經過塞爾

裴茲 *Serpez*—可爾洛 *Kolino* 至格拉耶窩之線，能保存勿失。

維塞爾河左岸之形勢，自十二月中旬，在洛茲—洛威茲之線，俄軍敗退之後，至今毫無變更。俄軍沿初爾拉拉卡批里卡尼達諸河流域，佈防自守。因水草泥濘，及俄軍堅溝高壘之故，德軍遂不能猛進。全線上互相攻擊，德軍步兵則逐漸推進，且擊退俄軍之反攻。千九百十五年一月間，在該陣地之北部，發生激戰，尤以初爾拉河畔之所坎特，拉卡河畔之波里木 *Bolinow* 及挪窪 *Rawa* 等處，更爲戰爭之焦點。俄軍在此處雖得保持其陣地，而在批里卡河上游則被迫後退，將其左翼向後方折入，尼達河沿岸之陣地，遂亦經放棄。在維塞爾河弓形地區，由瓦薩—衣窪哥羅得以西，有德第九軍，及奧匈第一軍，以及轄有奧匈第二軍之窪爾失支隊。維塞爾河之南，有奧匈第四軍及第三軍，據守西卡拔推山脈，同時里西根所統之德國南方軍，及弗拉巴梯 *Pflanzler=Baltin* 所統之部隊，則在中央及東部卡拔推山

一帶，正在攻擊運動中，關於此事，當在次章內詳載之。

千九百十五年春間，舊日之俄國耶門軍，在要塞掩護之下，大舉增加兵力，二月間已增至八個軍團，共計二十二萬餘人，以西維斯 *Stenvers* 將軍爲指揮官。爲解救被困于西波蘭之俄軍起見，故將該軍向東普魯士移動。然彼等缺乏勇敢之氣，甫至德軍陣線之前，卽掘溝自守，不敢前進。

爲應付上述之狀況計，興登堡上將決心將在東普魯士之俄軍，一鼓殲滅之。欲達到此種目的，第一必須軍隊能迅速運動，第二必須嚴守祕密，軍隊之調動，不可被敵人先期察知。德國國內，此時已從新編成若干軍隊。遂將國內之新軍，及由西戰場抽出之兵力，利用鐵道，在極度祕密之下，集中大軍于目的地附近，故一經發動，俄軍大有驚惶失措之概。興登堡之計畫，欲運用重砲兵猛轟約哈尼斯堡附近及其以南地點，以震動俄軍之南翼，用第八軍經過里克向奧古斯托突擊，且用包圍手段以截斷之。新成立之

第十軍，由愛兮和爾 *Eichhorn* 統率，經過蘇滑爾起——卡爾窪牙 *Kalvarja* 之線，包圍俄軍北翼，與第八軍相呼應，將俄軍向奧古斯托壓迫。如上所述，興登堡之周密佈署，其目的在將俄軍蹙圍于奧古斯托之森林內。實行計畫之時，必須將俄軍中央部隊，羈留于原陣地，毋使其及時逃逸。對於俄軍兩翼，則須用極大之速度，將其向後方及側方壓迫。一般之攻擊目標，爲格羅洛城。

二月初，大雪紛飛，隨即冰天雪地，寒風怒吼。嚴寒之天氣，及積雪甚深之道路，使軍隊運動極爲困難。然此種情形，于德軍反爲有利，因俄軍絕不料在如斯之環境，德軍竟能進攻也。興登堡之計畫，一則基於勇敢之決心，再則賴本軍之運動迅速，能耐勞苦，三則深知俄軍對於運動戰，行動極爲遲滯，而尤其側翼最易受打擊，用敢毅然實行，毫無畏忌。第二次之唐勒堡，又在準備中矣！

二月七日，德軍南翼，經過約哈尼斯堡森林之冰天雪地中，開始運動，以猛烈偉大——天外飛來之衝鋒，擊潰俄軍，經過批塞克 *Piesack* 地段，向東方退走。德軍右翼之里茲曼支隊，二月九日，在羅貝爾 *W. Probeln* 附近，突破批塞克陣線。俄軍由可爾洛來攻，在格塞 *Gersau* 附近擊退之。法兒克支隊，鄰接里茲曼之左方，在約哈尼斯堡附近突過批塞克，於是兩部均經過比拉，向里克攻擊前進。

愛兮和爾所統之軍，此時由因斯推堡——體錫特之線出動，驅逐俄軍向東南方退却。在批爾卡呂北方之森林地帶，敵人試行抵抗，但被德軍擊退，且迫其經過斯塔魯——拉里斯拉之線，退至羅米屯草原 *Rominien* 及斯才初斐河 *Sesuppe* 之中間。二月十日，德軍之老恩斯坦 *Lauenstein* 軍團，已到達厄吐呂起巴特 *Kibarty* 威爾巴呂等處。威爾巴呂為大火車站，德軍在該處奪得巨量之儲蓄品。俄軍之幸免于難者，惟北翼之一小部，退往可洛，其主力則被

德軍壓迫，經過威爾可斯起 *Wilkowski* — 馬里安薄爾 *Marianpol*，退至卡爾
窪牙。德軍中央部隊，大抵均由後備軍及地方軍編成，以貝洛阿托將軍爲
指揮官，發動稍遲，由悅村 — 古比呂之線，向馬格挪波達 *Marsztowa* — 羅
米屯草地前進，迭次奪獲敵人陣地，逐步前進。將敵軍向東南壓迫，經過
才羅爾 *Pzerosl* 威采尼 *Wizajny*，向蘇滑爾起退却。貝洛軍之南翼，向里克旋
迴，以期加入該處之決戰。

俄軍在其前線之後，設有收容陣地，預備于戰况不利之時，在該處能暫時
立足。尤其里克地方，江湖環繞，森林蔓延，爲俄軍之良好支撐點，能藉
以阻止德軍。故自十二日起，在里克周圍發生劇戰，尤其里克 — 窪斯才
呂 *Waszezelen* 之線，更爲激烈。德帝親臨督戰，于十四日攻下里克隘路。俄
軍本擬以該處爲最終之抵抗點，強韌支持，今既被攻下，則俄軍在此處之
戰鬥力完全喪失，遂向東方之奧古斯撤退。

在里克之南，德全部軍隊之最右翼，向東方繼續前進，毫未停止。奧古斯托東方及東南方之森林，均被德軍包圍，故其退往格羅洛之路已被阻塞。俄軍雖由阿所威以生力軍向奧古斯托突擊，且由阿里塔格羅洛同時向奧古斯托來攻，而已經失敗之局勢終無從挽回。耶門軍之主力，幾全部被包圍于奧古斯托森林之內，損失兵力，在四分之三以上，其未落于德軍掌握者，則竄散于森林之內。時值黃梅節候，大雨淋漓，竄伏林中之俄軍殘餘，欲圖逃脫，誠難乎其難，然德軍之攻擊，亦因此而大感困難，蓋因長期行軍，迭次血戰，其勞力已多，此時亟需休息也。俄軍被俘者十萬人，被德軍奪獲之火砲約一百五十尊。此次戰勝，對於戰術上及精神上，均有莫大之影響，敵人縱欲多方掩飾，而其真價值曾不爲之減低。馬蘇勒之戰，足以證明德軍雖在極困難之環境，仍能戰勝一切，籌謀極周密之戰鬥佈署，祕密其戰鬪運動，奮堅毅勇敢之精神，以實行其計畫，不畏勞苦，不避危

險，其軍人精神，誠足以爲世界萬國之模範。此戰之後，東普魯士境內之敵蹤，又已再度肅清，爾後俄軍再無侵入之機會矣。

德軍于此次戰勝之後，在戰略上殊未能充分利用其效果，因俄軍總指揮尼可奈大候，正欲以生力軍圖謀攻擊也。彼于二月二十二日，揮其大軍，由洛恩查——東羅呂卡——浦爾吐斯克 *Pultusk*，向約哈尼斯堡——拉窪正面進攻。

德軍大本營，早已預料俄軍有此一着，已經由波蘭西部調集強大之兵力，故俄軍一經發動，德軍立即反攻。兩軍遭遇，德軍頗失利，二月二十七日，自德軍手中奪去查斯尼 *Pyrasyl'yn*。直至第十軍之大部份，趕來增援，方得制止俄軍之攻擊。其時加爾威茲 *Gallwitz* 及勻爾茲 *Scholz* 二人所率之部，正在維塞爾河及批撒河 *Pissa* 之間作戰，自戰略上觀察，情況甚爲危險，若非第十軍大部趕來增援，則處境至爲困難也。阿所威之射擊，雖已經開始，但因該要塞之四周，均係沼澤，難于通過，俄軍賴其掩護，得爲頑強之

抵抗。德軍本欲乘冬戰大勝之餘威，突破耶門河及波布河之正面，因阿所威未能攻下，此項計畫遂行擱淺矣。

在最北地點，德軍追擊潰敗之俄軍，直至越過約爾堡 Yurduys — 桃羅格 Taur-

之線。俄軍爲報復之計，于三月十八日佔領無防禦之梅梅爾城 Memel

，且大肆劫掠。此等行爲，與其謂之爲戰爭，不如名之曰盜劫。不數日之後，即經德軍克復，（此役有海軍加入作戰）。俄軍又欲攻佔體錫特，亦未能達到目的。

馬蘇勒冬戰之後，德軍陣地，大畧在梅梅爾—約爾堡—卡爾窪牙—蘇滑爾起—奧古斯托—格拉耶窩—可爾洛之線。俄軍則沿杜必沙河 Dudissa 更向南方，以可洛—阿里塔—阿所威—洛恩查諾要塞爲依托，在其前方構築堅固陣地。三月及四月之間，俄軍由阿里塔—格羅洛之線突擊德軍陣線，在卡爾窪牙—奧古斯托之地區間，互相激戰，經過數次旅進旅退之後，俄軍終

歸失敗。

附註

二月十七日，第十軍之援助加爾威茲及勻爾茲之部隊，係由奧古斯托—卡爾窪牙—余起之線，向後方迴旋而來者。

第四節 卡拔推諾戰

附圖第三

俄軍大本營，已經認明奧匈軍爲力量較弱之敵人。故彼決心在東普魯士及波蘭等處，對德軍暫取守勢，以其主力軍越過卡拔推山，向匈牙利進攻。中歐諸邦，亦察知俄軍之計畫，德奧軍于互相協商之後，即利用俄軍厚集于加立青之機會，努力攻擊東普魯士境內之俄軍，務期先行消滅其一部份，再行轉旆東向，合殲攻入奧匈之俄軍，其作戰經過，在第三節馬蘇勒戰役內已詳言之矣。

東普魯士境內之俄軍已經解決，于是德軍及奧匈軍得制俄軍于先機，獲得行動上之自由。當俄軍之大攻擊尙未開始之前，聯盟軍早已在全部加立青正面及布可威拉正面上，首先開始運動矣。

對於克拉考，當千九百十五年二月初間，俄軍曾到達挪巴河 *Raba* 附近，但旋即被約瑟夫之軍，驅回杜拉耶克河之塔爾洛附近。爲援助對克拉考之正面攻擊計，俄軍重新分遣一部軍隊，沿卡拔推山之麓前進，以期迂迴德奧軍之右翼。此種企圖，于二月二十四日即行擱淺，因在新沙得之東北，及哥里才—查克里齊 *Zakliczyn* 附近，與奧匈軍戰鬥，均被擊敗也。

奧匈軍在西加立青雖獲得上述之結果，然因俄軍所增加之生力軍甚多，且不但佔據東貝斯起敦 *Ostbeskiden* 之主山，而且越過該山，向匈牙利腹部進攻，佔據土地甚廣，故一勝一敗，適足以相抵而已。二月上半月間，俄軍在該山之南，佔領下述之區域。南方以巴爾特—和木拉—烏格法 *Dnievar*—斯錯里法—府斯特之線爲界，北至貝斯起敦山之背，西起于拉波爾河 *Laborc*，東迄塔拉波爾河 *Talabor* 附近。奧匈軍僅在布可威拉境內，以弗拉巴梯所部，沿材洛威茲 *Ozornowiz* 西南之蘇查窪河，*Suczawa* 保守一隅殘土而已。

奧匈軍與優勢之俄軍對峙，俄軍兵力，時時增加，奧匈軍所處之情況，至爲不利。德軍爲援救奧匈軍，且挽回戰局起見，特于千九百十五年二月，將多數軍隊運至母卡斯 *Munkacs* 等處。遂由德軍及奧匈軍混合編成新軍，名曰南方軍，以里西根將軍爲總指揮。

匈牙利東南部，貝斯起敦山一帶，均係深山峻嶺，岩石嶙嶙，谷豁嶄深，地方窮確，缺乏交通之道路，宿息之村舍。德國軍隊，在如斯之山地作戰，爲生平第一次，其感覺困難，耗費精力，自不待言。更加以二月之初，天降大雪，山中積雪，深至二公尺以上。寒暑表降至十五度，有時且至三十度。山坡均結冰塊，難于通行，軍隊之運動及補充，均異常困難。德軍在此等地方作戰，真如別有天地，遭逢平生未嘗經歷之任務也。千九百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德軍參謀本部之公佈文，評判當時之事實，其中有曰：

「德軍在平生未曾經驗之山地作戰，困難異常，其惟一補救之法，惟

有德軍與奧匈軍互相輔助而已。務使雙方建設上不同之點，及雙方教育習慣上之差異，不妨害工作之進行。雙方均能開誠相見，以友誼相待遇，自古及今，鮮有如德奧兩軍當時之親睦者。平時所認為不同之點，因互相友善之故，均歸于消失。雙方軍隊之管理，在歷史上及原則上，本不相同，現在已不復保存其本來面目，而互相融合，成立第三者之軍隊，採取雙方之特長，以共濟時局之艱難——

當時所遭遇之困難，賴最高指揮之顧慮周密，各級管理機關之未雨綢繆，國防部隊之富于適應環境能力，均得平安渡過。德國方面，為應付當前之需要，特行組織各種山地部隊及運輸縱列。種種建設，不僅能應目前之急需，爾後在卡拔推巴爾幹阿爾卑諸山地作戰時，亦大得其用。德軍自將戰爭重點移至俄國戰場以來，在法蘭西及比利時境內之德軍正面，已有實力單薄之象，現在又須分撥兵力，協同奧匈軍作戰。故西方戰場之戰鬥力，

更形感覺薄弱，有難于繼續支持之慮。然因奧匈軍時常被敵軍壓迫，險象環生，為補救之計，惟有分遣德軍之方。

卡拔推山地區之戰場，分為三部。

1、布可威拉。

2、中部卡拔推山，為戰爭之主要區域。

3、杜拉耶克附近之地區，直至其與維塞爾合流之處。

在布可威拉境內，俄軍增加大部兵力，以致奧匈軍被重大壓迫，于二月間退離蘇查窪河流域，且撤至木爾答窪河 *Moldava* 之後方。于時適有援軍趕至

，遂在雅可貝尼 *Yakobeny*——起里巴巴 *Kirihaba* 附近，擊退俄軍。繼續追擊，

附註
處之克
羅得，境

至扑魯特河 *Pruth* 附近，于二月十七日奪獲首府材洛威茲，且幾佔領克羅

蘭得 *Kronland* 之全境。奧匈軍除保持其奪得之土地外，并將俄軍驅至尼斯

特河附近。在布可威拉作戰之弗拉巴梯軍，同時向西北方旋迴，期在卡拔

界何若，
就本章及
附圖所載
定，不能確
意

度之，當在布可威拉之範圍以內。

推山脊附近，席捲俄軍之攻擊正面。雖僥倖得于二月十七日，佔領可洛美亞 Kolomea，但俄軍生力軍大至，故對於俄軍之東翼，遂毫不發生影響。

千九百十五年二月之末，里西根軍協同鄰接之奧匈部隊，開始攻擊運動。

經數日之戰鬪，由卡拔推山之南傾斜面，驅逐俄軍。于是聯盟軍攻入塔拉

波爾拉吉亞格 Nagy Ag 非沙 Vecsa 拉托爾查 Latorca 及烏格 Ung 諸山谷，壓迫

俄軍，步步退却。二月之末，奧匈軍經過極困難之地形，冒大雪嚴寒，到

達山地之山徑。南方軍之主力，位于山脊以北，威茲可 Wyszko — 拉窩茲呂

Lawozne 吐可爾卡 Tucholka 之線。其另一部隊，據守山脈及山徑。除杜克拉

山徑附近地點之外，俄軍被驅至山之北傾斜面，于是該山之高脊悉被聯盟

軍佔領，在其上建設防禦陣地。卡拔推山，并非綿亘不斷之連山，乃係峯

巒起伏，迤邐蜿蜒之山脈，其中間以嶄絕深幽——林木叢生之許多谿谷，以

該山為戰場，必致分散兵力，戰鬪指揮極形困難，關於此點，吾人應深切

注意之。故在該山作戰，最重要之事，爲佔據各主要山徑——卽通過該山之諸道路也。今爲便利起見，特行由東至西，略舉重要山徑于左。一爲浮洛茲山徑 Volocz，係由非沙谷拉托爾查谷至斯特里 Stryl之要道，其次爲非勒茲克徑 Vereczke，鳥所克徑 魯泊可徑 Lupkow，杜克拉徑 維所窪徑 Wysowa。以上諸地點，在爾後數週間，爲戰爭之焦點。在諸山徑間之高地，及其他次要山徑，亦發生戰事，因俄軍欲利用谿谷林立之地形，迂迴諸山徑，且欲佔領制高地點，據居高臨下之勢，以狙擊谷底之敵人，阻止其前進，免其突破俄軍陣地也。

千九百十五年二月之末，聯盟軍已將俄軍逐出布可威拉，卡拔推山脊幾全部佔領，且自杜拉耶克以西，佔領西加立青。但此時俄軍亦正從事集結主力軍，不僅欲阻止聯盟軍之攻擊，且欲突破卡拔推正面，無論受任何之犧牲，亦在所不惜。以衣窪洛 Iwanow爲總指揮，統率百三十萬大軍，向卡拔

推進發，務欲達到其任務，重開戰爭之局面。

聯盟軍防守卡拔推山之部隊，其佈置大略如下：

1、奧匈之東方軍，以弗拉巴梯爲總指揮，由材洛威茲沿上扑魯特河，至洛尼卡河 *Lomnica* 之西。

2、德國之南方軍，以里西根爲總指揮，由威茲可徑——魯泊可徑。

3、奧匈第二軍，以賓厄木里爲總指揮，由魯泊可徑——杜克拉徑之南。

4、奧匈第三軍，以波悅費 *Borovie* 爲總指揮，自杜克拉徑以西。

杜拉耶克之線，及其以西之正面，由約瑟夫之第四軍防守之。

此次俄軍由加立青發動，向匈牙利前進之攻擊企圖，名曰「卡拔推之戰」

由三月二十日開始，至四月中旬結局，其中僅有短時間之休息。俄軍陸續增加生力軍，務求突破敵軍鉄條網，攻奪敵軍散兵壕。雖在若干地點，亦偶爾達到目的，且暫時越過山脊，獲得些微進步，例如在魯泊可徑及杜

克拉徑之間，對於拉波爾河上游之谷地，曾經小有進展，但未能獲得重大效果。俄軍苦戰惡鬪，除由正面猛攻，企圖將聯盟軍擊至山脊之彼方以外，同時欲佔領各隘路口，但亦未能如願以償。

千九百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才米爾要塞納降于俄軍。此事爲奧匈軍之一大打擊，但其關係于軍事者較多，而關係于精神上者較少。要塞守兵，曾竭盡抵抗之能力，直至糧食告盡，方放棄其堅守之念。該要塞自千九百十四年秋間，迭被俄軍圍攻，迄未能儲積充分之糧食，故迫之納降者，乃饑饉也，而非敵人也。投降之前，守兵已將要塞炸毀，所有之火砲及彈藥，均付之一炬，決不慮其爲敵人利用。落于俄人掌中之士兵，約四萬人。該要塞既下，俄軍即可抽出四個軍團，共約十萬人，加入卡拔推戰場，供衝鋒部隊之用，且大抵用于烏所克魯泊可杜克拉諸山徑之前方。俄軍得此增援，在三月之末，其攻擊之氣燄，更形升高。自形勢上觀之，俄軍大本營

似可不顧一切，奮最後之一擊，以突破卡拔推戰線也。

然而俄軍之努力，卒歸無效。俄軍之衝鋒氣勢，漸次萎弱。聯盟軍在全線上，始終確保其地位，且逐次將俄軍所佔據之重要支撐點，凡足以控制攻擊地區者，一一奪掠之。俄軍株守其堅固陣線，未能越雷池一步，至四月

之第二星期，且正式捨棄其攻擊企圖。當此時，雙方陣線，由杜拉耶克流入維塞爾之交流點起，沿杜拉耶克，經過哥里才，至卡拔推山脊之杜克拉

山徑之西方，再隨該山之北傾斜面，由上斯特里 Stary 繞過斯塔尼斯老 Stary

nisan 之南，在查呂斯基 Zaleszczyki 之下遊，折回尼斯特河畔。俄軍所佔之地

點，有若干處據卡拔推之形勝，對於爾後繼續前進，越過該山時，頗爲重要，亦被聯盟軍逐次奪回。里西根軍主力之正前方，有刺威尼山 Nawin 者

，雙峯并峙，有瞰制一切之概，在卡拔推戰事中，雙方爭奪該山，此仆彼起，極爲激烈。四月九日，卒被德軍佔領其第一峯，四月二十五日，佔領

其第二峯，爾後卽永遠固守之。

在卡拔推諸戰之中，俄軍損失如何巨大，固爲吾人所共知者。若吾人代爲計算，自千九百十四年十一月起，至千九百十五年四月止，定其死傷之數爲五十萬人，并不過于浮虛。經過此役之後，俄國軍隊內部之志氣，已經大爲震動。官廳方面，對於此次巨大而無裨益之犧牲，雖極力掩飾，然直像實情，自然暴露于民衆之耳目。俄軍對於卡拔推之攻擊，使用百萬以上之大軍，耗喪無數之生命，而卒歸失敗，其國防力量已受重大影響，此固爲事實所昭示，情理所必然，毫無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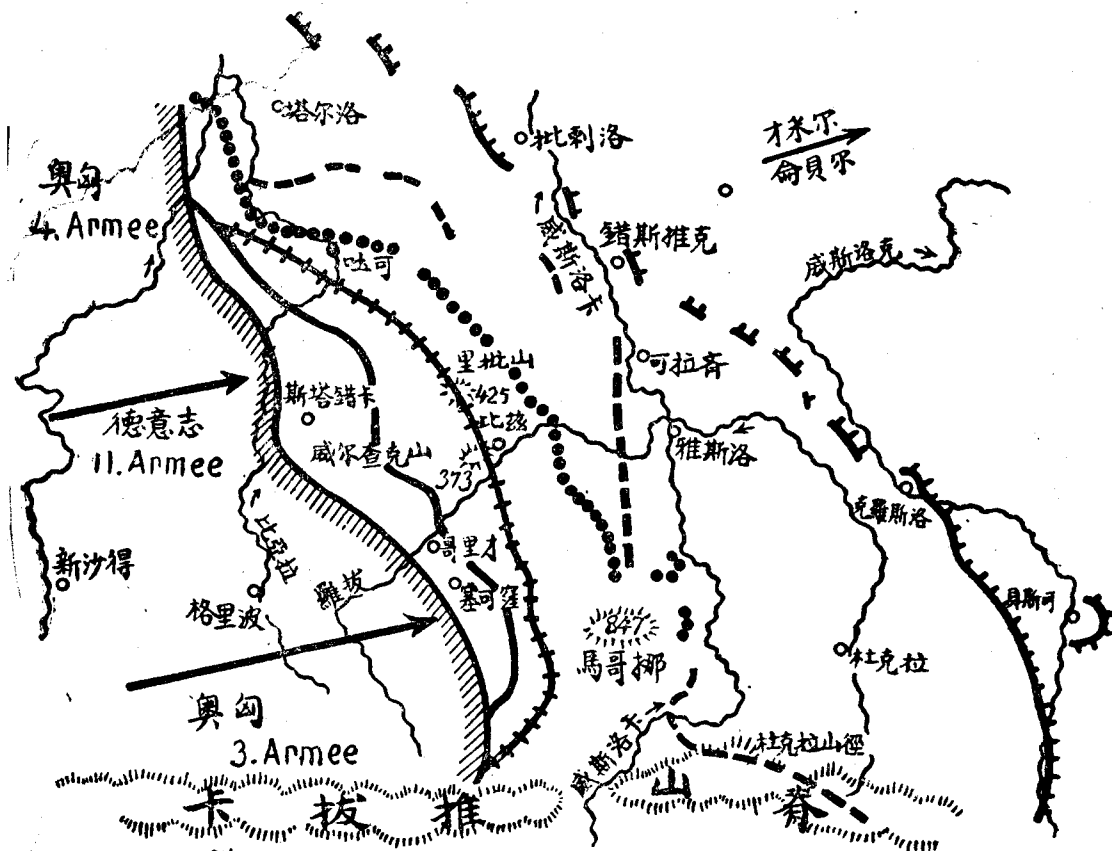
德國及奧匈軍隊，在極困難之環境，而能努力抗敵，獲得巨大之勝利，彼等之戰鬥力量，顛撲不破，彼等無論在任何時期，均富于反攻之精神。因雙方軍隊之優越，于是聯盟軍之團結，亦因之而更爲堅固。且因此次勝利，更能給與奧匈軍以無形之衝動力。奧匈軍在開戰初期之數個月間，曾受

俄軍打擊，士氣頗爲頹喪，其需要此種衝動力，蓋至爲迫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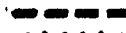

聯盟軍之勝利，并不以此次爲滿足，此次之勝利，不過爲勝利之基礎，將來之偉大勝利，正從此發軔耳。卡拔推戰事結局之後，即從事準備加立青之戰，以覆滅該處之俄軍，肅清該處之敵軍足跡，促進東方戰局之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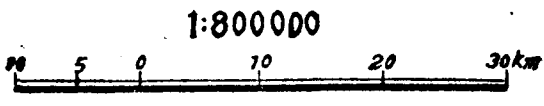
爾後更進而佔領全部波蘭，長驅直入，以至于苦蘭得 *Kurland* 立陶宛窪爾尼等處，其勝利之基，實以此役爲先導也。

要圖第十六 哥里才—塔爾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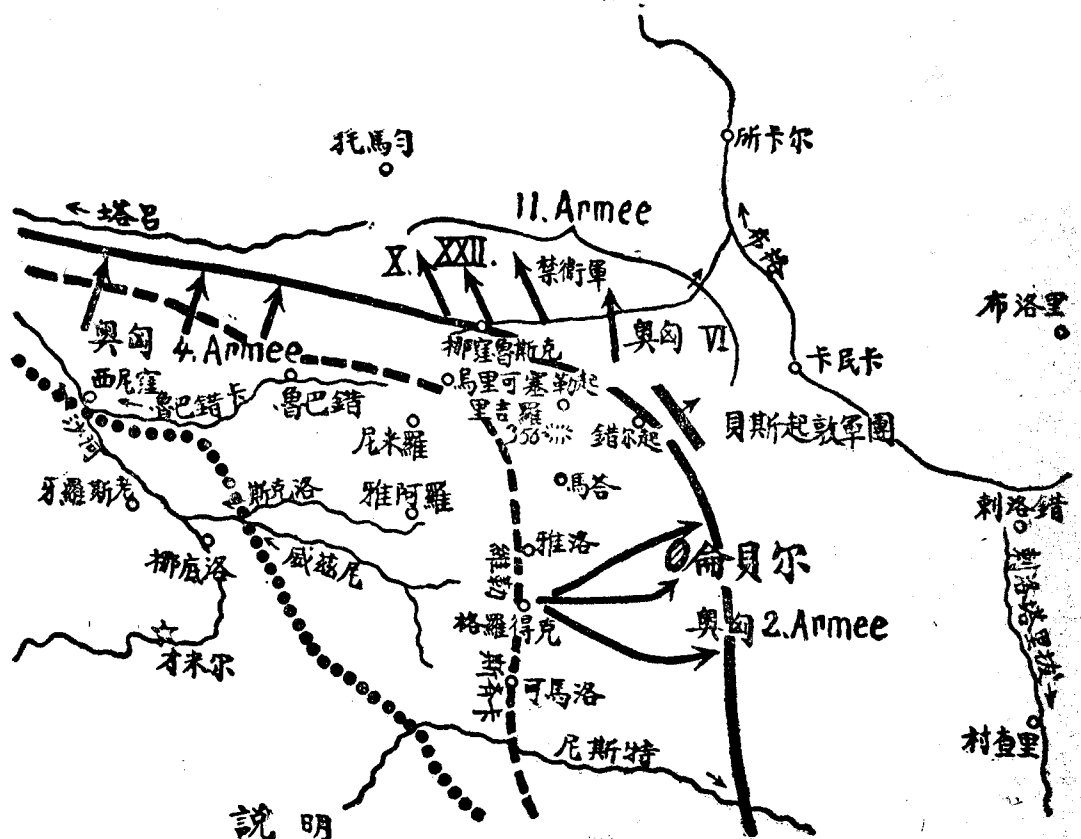


說明

-  1915年五月二日晨之出發陣地.
 -  五月二日傍晚
 -  " 3日 "
 -  " 4日 "
 -  " 5日 "
 -  " 7日 "
- } 同盟軍到達
之陣線



要圖第十七 侖貝尔



說明

- 1915年六月十一日之同盟軍
- 1915年六月十七日之同盟軍
- 1915年六月二十三日之同盟軍
- } 在格羅得克及馬吉羅附近突
- } 破後之追盡

1:2000000



第五節 由哥里才——塔爾洛至命貝爾

附圖第二及第三 要圖第十六及第十七

千九百十五年四月之末，俄軍攻擊卡拔推山，已經失敗，暫時呈休寂狀態。在此時間，俄軍以待機之姿勢，與德軍及奧匈軍陣線對峙。

聯盟軍在波蘭西部之戰線，位于尼達河之東，經過起爾才——挪窪，然後沿拉卡河及初爾拉河之右岸，折至維塞爾河，其部隊以奧匈第一軍及窪爾失支隊德第九軍組成之。維塞爾之北，扑洛克在德軍手中。更向東北，則有加爾威茲支隊，其正面在查斯尼——可爾洛之前方，與俄軍之拉勒線相對峙。在波布河畔，阿所威之射擊，迄未停止。俄軍由格羅洛阿里塔及可洛來攻，經德第八及第十軍，在奧古斯托蘇滑爾巴卡爾窪牙及馬里安薄爾等處附近擊退之。在耶門之北，老恩斯坦支隊，正向杜必沙河及汶烏河

dan 之線，緊急前進中。五月七日，里堡 Litau 被第三騎兵旅佔領，未經重大戰爭。德軍在該處，獲得多數珍貴儲蓄品。五月之初，德軍進至羅悉尼 Rosieny 余里 Shawli。其直屬騎兵，向米陶 Mitau 及薄呂威斯 Ponevish 等處遊弋，深入沙木吉梯 Samogitien 及苦蘭得之內部。俄軍反攻，即被擊退，在杜必沙河附近曾互相激戰。德軍占據以上之地區，俄軍當然感覺重大壓迫，不得不以重兵向該處急進，以期及早救援，因巨拉河 Deina 爲聖彼得堡之屏障也。因德軍在苦蘭得境內，異常活動，以致俄軍視線，只注意該處，而後德軍及奧匈軍得在西加立青從容佈置，以爲覆滅該處俄軍之準備。千九百十五年四月末五月初之情況，吾人已將其大略提前說明一部分，俾讀者得明瞭德軍決心之關係。德軍此舉，係因欲在東戰場，決一重大之勝負，而以西加立青爲首先着手之處，使加立青脫離俄人之蹂躪，且爲將來對俄決戰之先導。

俄軍因連次敗挫，其軍官士卒武器等，損失甚多，故其軍隊之價值，亦因之而減低。德軍及其同盟軍，若乘此時攻擊之，正所謂蹈敵人之瑕隙，若坐失時日，過此以往，則敵人得從事彌縫矣。西戰場上，自法軍在坎拔呂大規模攻擊失敗之後，由三月月終起，已呈沉寂狀態。德軍大本營，正宜利用此等時機，斷然由西戰場再行抽調相當部隊，運往東戰場。關於攻擊地點之選定，亦須妥為審擇。由布可威拉前進，雖有包圍敵人之利，但因後方連絡甚為困難，故不甚適宜。若由卡拔推施行正面突破，則在尼斯特河附近，必遭遇極困難之地形障礙。德軍攻擊最便利之地點，似宜選擇于杜拉耶克附近，在維塞爾及卡拔推之中間，攻擊俄軍之狹窄的西翼。若俄軍冥頑不靈，依然停止于拉勒河沿岸，且據守瓦薩—衣窪哥羅得以西之正面，則德奧匈軍大本營，大可為所欲為，由中部加立青出動，在布格河及維塞爾河之間，包圍俄軍之南翼，截斷其退路，或迫其迅速放棄維塞

爾以東之波蘭地域。

德軍大本營，在十分沉靜之下，完全出乎俄人之意料，利用良好鐵道網，在克拉考以東集中巨大兵力（第十一軍），統率該軍者，爲馬克生將軍，由厄米奚所統之第十軍團，及扑呂貝爾 *Plettenberg* 所統之禁衛軍團，弗蘭考斯 *Francois* 所統之第四十一軍團，由巴燕軍及女敦堡軍各一師編成之克奈斯 *Kneuss* 軍團，亞爾茲 *Alz* 所統之奧匈軍第六軍團，及奧匈騎兵第十一師，混合編制而成。第十一軍之攻擊正面內，共計使用步兵十師，騎兵一師，以對付俄軍步兵約六師至七師左右。其任務爲與友軍協同動作，突破中部杜拉耶克之俄軍陣地，以便向才米爾及侖貝爾前進，席捲俄軍在卡拔推山脊前方之攻擊陣線，肅清加立青境內之俄軍，然後趁其餘勢，普及其聲威于全部東方戰場。故第十一軍在此處所負之任務，完全爲突破戰。欲襲擊敵人，以巧制勝，決有所不能，惟有紮硬寨，打死仗，賴指揮官之堅固如

鐵之意志，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之良好軍隊，以及強大之砲兵，協助步兵攻擊，實施壓倒敵軍之準備射擊，方能完成其任務耳。

杜拉耶克附近之俄軍，由挪可底米 Radko Dimitriew 任指揮之責。與挪可底米之左翼相接者，為布魯西洛所統之軍。在卡拔推山脊前方之俄軍，由衣窪洛將軍指揮之。俄軍陣地，由北至南，依托于杜拉耶克東岸，由其流入維塞爾之河口起，至塔爾洛止。再自該處經比亞拉之東，順高地之邊緣，至斯塔錯卡 Staszowka，然後向東南折回哥里才，更向東行，至刺米格羅得山 Zniograd之南，及杜克止。該陣地在數月以前，早已從事構築，且隨時增修。設有堅固廣闊之障礙物，且利用漸次增高之地形，其壕溝均極深固複雜。在第一線陣地之後方，另于威斯洛卡設置第二道主要防線。兩道防線之中間，又設中間陣地三道，與第一道防線相距不遠，以供逐步抵抗之用。俄軍之防禦設備，雖如上所述，規模闊大，願一經德軍及奧匈軍攻擊，

立即潰敗，蓋彼等毫無堅決抵抗之意志也。直至爾後俄軍最高指揮部大為震怒，重新徵集生力軍，嚴厲督促，彼等方集合餘部，死力支持，且效孤注一擲之舉，猛烈反攻。

德軍及奧匈軍指揮部之根本計畫，一方雖在全線上壓迫俄軍，而其主力攻擊則需經過哥里才——塔爾洛之線，且向威斯洛卡河畔之得波威 Debowiec 雅斯 Yasio——可拉齊 Kolaczyce——錯斯推克 Brzostek 正面，繼續突進。

按上述之意義，其各軍之配備如下：

在右翼者 奧匈第三軍，位于格里波 Grybow 之東南，

在中央者 德第十一軍，位于格里波——查克里齊，

在左翼者 奧匈第四軍，位于查克里齊——維塞爾河。

奧匈軍總指揮為弗勒得里大公，在此次戰事中，與馬克生軍同在一處，協同作戰，以收指揮靈捷之効。

五月一日午後，聯盟軍砲兵，以壓倒一切之力量，完全出乎敵人意料之外，向預先選定之突破正面，開始射擊，一切準備，均十分周到而隱祕。時值春日融和，春風微漾，在如斯良晨美景之下，戰士之興趣，特加濃郁，計畫之進行，亦特爲順利。飛行隊對於搜索勤務，工作甚爲得力。

五月一日至二日夜間，最前線步兵，進入衝鋒準備陣地，甚爲迅速，故于五月二日午前十時，砲兵及迫擊砲再行射擊四小時之後，即可開始衝鋒。俄軍對於聯盟軍之猛烈衝突，無支撐之力。五月二日傍晚，其最前方陣地，在塞可窪 *Sakova* — 哥里才 — 斯塔錯卡正面，已經被突破十六公里寬之裂口，且被德軍掠奪四公里深之地區。開戰之第一日，被聯盟軍俘虜之士兵，已達一萬七千餘人。俄軍在多數地點，并未有可稱之抵抗，至于與攻擊軍肉薄之事，尤屬絕無僅有，大抵一見敵軍突進，立即棄甲曳兵而走。因聯盟軍之突進，過于迅速，砲兵火力過于猛烈，以致俄軍未能及時招致充

分之增援部隊，以阻止聯盟軍之突貫。

五月三日，向俄軍第二陣地繼續突擊。俄軍因受二日之影響，尙未恢復士氣，故甫與聯盟軍交鋒，立即後退。戰事開始後之第二日，聯盟軍占領哥里才東南方之高地，及斯才齊 *Stanyky* 西方，吐可 *Tukhovo* 東方之地區，直至比茲 *Biez* 西方之威爾查克山 *Wilczak* 附近，方遭遇俄軍之頑強抵抗，故聯盟軍雖明知該山最關重要，仍未能于是日占領之。

俄軍于迭敗之餘，最後亦思背城借一，于五月四日夜間，集中大兵，經過威斯洛卡，企圖在威爾查克山附近反攻。但因其兵力已經疲弊，其內部意志已經渙散，聯盟軍乘勝進攻，繼續發揮砲兵之威力，輔助步兵進攻，故俄軍迄未能阻止之。于是第二陣地之殘部，及第三第四陣地之全部，均于五月四日失守。四日傍晚，馬克生軍之右翼，已至威斯洛卡河畔，擬于五日渡河，突破河川對岸之俄軍陣地。五日清晨，據飛機隊報告，俄軍全部

已經退走，其後衛部隊亦已離開威斯洛卡河附近地區，現在雅斯洛—錯斯推克以東，向東方及東北方急行。俄軍已完全斷絕繼續抵抗之念，因彼等之軍隊，已經十分震動，不復有挽回局勢之可能，增援之軍，亦受敗軍之影響，捲入潰逃之漩渦中。聯盟軍立即渡過威斯洛卡河，六日傍晚，馬克生已在錯斯推克之南北兩方，佔領威斯洛卡河對岸之高地。與馬克生軍右翼對峙之俄軍，因在杜克拉山徑烏所克山徑魯泊可山徑等處，受聯盟軍壓迫，亦均退却。厄米奚軍團，經過困難地形，緊急行進，已在杜克拉附近，到達敵軍之後背。

五月九日，挪可底米所指揮之俄軍，已經完全失敗，無可救藥矣。此敗軍之將，決心退至沙河之後方。以才米爾要塞，及沙河下游諸橋頭堡，例如挪底洛 Radyjno 牙羅斯老西尼窪 Siennawa 等處為依托，且以威斯洛克與沙河之會流為屏蔽，希望與敵人支持。然因彼之軍隊，在塔爾洛—哥里才諸戰役

中，損失至二十五萬人以上，其中被俘者一十五萬二千，喪失火砲一百六十尊，機關槍四百挺，已同驚弓之鳥，再無繼續抵抗之能力矣。俄軍雖不願軍隊之損失與疲勞，由各處調集增援部隊，然聯盟軍之威猛力量，凌厲無前，德奧軍之指揮精密，無懈可擊，隨時隨地，將俄軍之各次反攻，一一擊破。俄軍中央，係取純粹守勢，其兩翼則仍欲轉取攻勢。在沙河下游，屢次向前突進，在挪底洛及牙羅斯老等處，則固守諸橋頭堡。在沙波爾附近，及卡拔推地區，均屢次企圖施行活潑之攻擊。以上諸戰，延至五月二十日，方告結局。沙河及威斯洛克之諸渡河點，均被德軍佔領，卡拔推附近之俄軍陣地，亦被擊破。牙羅斯老，于五月十五日，被普魯士禁衛軍及奧匈第六軍團攻陷。五月二十三日，聯盟軍將挪底洛及西尼窪附近之敵人，亦驅過沙河下游，在該處俘敵軍九千人。于是聯盟軍之陣勢，遂在才米爾之西方，成一大弓形，包圍該要塞，決戰之期，此時已告成熟矣。

當馬克生由北—東—東南二方包圍才米爾之時，約瑟夫之軍，在沙河下游亦佔領若干地區。波悅費之軍，由卡拔推向東北方前進，以沙波爾爲目標。賓厄木里之軍，在波悅費軍之右，其前進方向相同。更向東方，則有里西根軍向斯可呂 Skole—吐爾卡之線前進。亘全線上，均迅速追擊敵軍。五月十五日，已將俄軍由山地中逐出，向斯特里—沙波爾緊急退却。若彼等并此線而不能守，則將被迫至尼斯特河，俞貝爾將由東南方被德奧軍壓迫。爲挽回此等危險局勢起見，衣窪洛將軍特指揮強大之生力軍，向位於尼斯特河下游—可洛美亞附近之弗拉巴梯軍，開始攻擊運動。企圖于擊退弗拉巴梯軍之後，再行攻擊由卡拔推出動之里西根軍，直薄其右翼。德軍爲應付該項計畫，遂命里西根軍向東方旋迴，以突擊衣窪洛軍之西翼。不料此項運動，竟未能實行，因此時俄軍另以增援之生力部隊，新組一軍，由俞貝爾以東之地，經過尼斯特河前進，在斯特里之西南方，佔領大弓形

之堅固陣地，壓迫里西根軍之北翼也。里西根將軍，遂決向斯特里突破，于五月十七日開始攻擊。因俄軍陣地頗爲堅固，德軍初次進攻，竟未能成功，遂決心施行正規之攻擊，于五月二十六日，以砲兵開始準備射擊。俄軍繼續增援，由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屢次施行激烈之反攻，對於德軍右翼，在波呂錯 *Poliszow* 附近，尤爲猛烈，欲截斷德軍之連絡。里西根將軍，爲應付俄軍之攻擊計，遂于五月三十一日，再接再厲，在斯特里附近猛攻敵軍，將敵軍陣地，席捲而空之。里西根此次在極困難之情況中，能獲得偉大之勝利，誠不可多得者。俄軍敗北之後，遂退過尼斯特河。里西根軍，既擊潰當前之敵，爾後即可自由行動，或加入弗拉巴梯軍之戰事，以援助之，或追俄軍之蹤跡，渡過尼斯特河，向侖貝爾直進，均無所不可也。

當以上之戰事，正在進行中，馬克生軍須奪取俄軍在侖貝爾以西之最後支撐點——才米爾要塞。俄軍佔領該要塞時，已經奧匈軍守兵澈底破壞，重要

工事，大部均經炸毀。俄軍于奪得該要塞之後，努力從事修復，增加水泥工程，建築極堅固之防禦線，以連絡各個堡壘，故該要塞遂具有極高之抵抗能力。各個堡壘，其中較大者一十九座，距離城市約六公里，全部幅員約五十公里。馬克生選定北正面爲突破點，先以德國之極重火炮從事第一步攻擊準備。砲火之効力，異常偉大，于短時間之內，震動防禦者之意志，使其不得不自甘屈服。五月三十一日，攻陷堡壘三座，攻擊部隊之中，尤以巴燕軍最爲得力。六月二日，又攻下二堡，其他不甚重要之堡壘，多有自行投降者。六月三日，全要塞均落于德軍手中。

德軍既在斯特里大勝俄軍，又攻下才米爾要塞，于是俄軍全部陣線，均不能支持，向侖貝爾步步退却，期在該處阻拒馬克生軍，且向波蘭（在布格及維塞爾之間）及窪爾尼掩護本軍之連絡。侖貝爾爲加立青之首城，對於南方，全特尼斯特河畔之強固陣線爲屏藩。

德軍雖已突破杜拉耶克，恢復才米爾，其勝利之經過，誠異常光榮，然兩者相併，尙未能收決戰之效。因俄軍且戰且退，若欲深入其腹地，則途程過于窳遠，故德軍爲顧慮本軍之後方連絡計，不能儘力追擊之。然此二次勝利，不可謂之不偉大。自此以後，方足以證明俄軍之要塞線，不能阻止聯盟軍之正面攻擊。聯盟軍因具有優越之戰術，高尚之意志，堅決之攻擊精神，故能獲得勝利。其所貢獻之犧牲，與其所獲得之成果相比較，不可謂爲巨大。若一顧及俄國所受之異常的損失，則聯盟軍所受者更屬渺小。聯盟軍之所以得有如此結果者，一則由于優秀之砲兵，能完成確實充分之攻擊準備，再則由于工兵技術之熟練，及一切工業器具之精良，而尤關重要者，則爲其攻擊步兵之精銳，既熟習巧妙之攻擊方式，又富于雄猛之攻擊精神。證以此次攻擊之經驗，更可得一教訓，凡欲突破敵陣者，必須在其第一次衝鋒之際，能貫入敵陣地之腹部，突破廣而且深之裂隙，方能收

其效果，否則徒勞而無功，英法軍在西戰場屢次試行突破，均未有若何之成績，正因上述之弊病，與聯盟軍在東戰場之情形，正可遙相對映也。俄軍在東戰場之失敗，固爲協約軍之不幸，但亦有相當之利益，蓋經過此役之後，西方戰場之協約軍，已經澈底覺悟，深知欲仰賴俄軍之勝利，以遙援西方戰場之戰局，殆爲絕不可能之夢想，若不甘心坐視戰事失敗，則必須賴自身之努力而後可。法蘭西對於戰事有切膚之痛，其因此次經驗而更加努力，固不待言，即英國亦洞察此中情況，竭力整軍經武，擴充軍力，悉數運輸歐洲大陸助戰，用能逐漸鞏固在法國之戰線，與德軍支持數年，卒獲良好結果。由此觀之，俄國在東戰場之失敗，不啻爲英法等國之警鐘，適足以喚醒其從前依賴俄國之迷夢，俗語有云，禍者福之基，其此之謂乎！

自哥里才——塔爾洛戰役之後，意大利國不久即加入戰團，實行背叛舊友之

政策，故奧匈軍不得不抽調相當之兵力，供防範意國之用，因而其實力益形薄弱。

聯盟軍佔領才米爾要塞之後，俄軍爲掩護命貝爾起見，沿沙河下遊，以至尼斯特河，駐有重兵，故此時聯盟軍最高指揮部之惟一急務，必須在加立青境內擊潰該項俄軍。遂特行指定奧匈第四軍之右翼，馬克牛軍及奧匈第二軍負擔此項任務。于六月十二日，進入攻擊出發陣地。奧匈第四軍，當制壓俄軍之右翼，馬克牛軍，由才米爾—牙羅斯老正面出動，須突破錯爾起—馬吉羅 *Magierow*—挪窪魯斯克 *Rawaruska* 之俄軍正面，奧匈第二軍，須攻擊格羅得克陣地，（即沿維勒斯齊卡河 *Werszyca*，在可馬洛 *Komarho*—格羅得克—雅洛 *Yanow* 之陣地。）

俄軍已經以第三軍之一部及第八軍，前後重迭，佈置三道之連亘陣地。其主要防禦線，由西向東稱之，約略如左。第一線沿魯巴錯卡 *Lubaczowka* 斯克

洛 Sklo 威茲尼 Wisznia 諸河兩岸之森林，第二線由馬吉羅附近之高地，沿格羅得克附近之諸湖泊，最後則爲挪窪魯斯克——錯爾起——侖貝爾——尼斯特之線。以上之陣地中間，森林——村落——水流——高地——湖沼等，縱錯羅列，極不便于展望，故防禦者利用之，易于逐段抵抗，攻擊者遇之，難于連絡進攻。俄軍之諸軍團，均經休息整理，且已經補充兵力，宜可以一戰，但未幾何時，其砲兵即感覺彈藥缺乏。

此次之攻擊方法，與對於哥里才——塔爾洛之突破相同，先以砲兵施行猛烈之準備射擊，六月十二日午前，第十一軍在全線上開始攻擊運動，約四十公里寬之正面，使用六個軍團之兵力。逐日攻擊進步，俄軍雖頑強抵抗，且陸續增加生力軍，而陣地仍節節失守。六月十六日，俄軍核心點魯巴錯 Lubaczow 被第十軍團佔領。禁衛軍團及第四十三預備師，于是日由魯巴錯之東南，前進至尼米羅 Nemirow。六月十八日，諸攻擊部隊，進至俄軍第二

陣地之前方，于十九日開始突破。

各軍之任務分配，約如下述。

1、賓厄木里軍 攻擊格羅得克地段，佔領俞貝爾，將俄軍向東及東南方驅逐，向尼斯特河北岸前進，席捲該處之俄軍陣地。

2、第十一軍 以其主力，在馬答 *Marjan*—烏里可塞勒起 *Ulisko Saredkiewy* 之間，向錯爾起—馬吉羅突破。同時以左翼羣（指揮官厄米奚，兵力兩個軍團及一個騎兵師），向挪窪魯斯克掩護。

3、約瑟夫軍 沿塔呂河 *Taney* 壓迫俄軍陣地，且掩護突擊軍之北翼。

各軍之攻擊，進行均甚順利。正午時，第二十二軍團，佔領馬吉羅西北之高地，禁衛軍團佔領馬吉羅本身，四十一軍團則在馬答附近突破敵軍。緊接第四十一軍團之右方，為賓厄木里軍之左方軍團（貝斯起敦軍團），于

德國皇帝親臨之下，在雅洛附近，渡過維勒斯齊卡河之上遊，遂即席卷俄軍之格羅得克陣地。

此次戰役之勝負，轉瞬之間，即已解決。俄軍毫無抗拒，放棄侖貝爾諸堡壘，惟以後衛部隊，與德軍稍稍接戰，以掩護退却。二十二日午後，賓厄木里軍之一部，佔領侖貝爾，人民安堵，地方物質均未受巨大損失。追擊之責，由奧匈第二軍向東，第十一軍向北，經挪窪魯斯克之兩側，奧匈第四軍經過塔呂，緊躡俄軍之足跟。

俄國方面，迭次敗退之後，乃強自慰藉。宣言聯盟軍雖傾全國之兵，大舉攻擊俄軍，而戰績殊屬有限，在杜拉耶克河畔，在才米爾附近，在侖貝爾附近，均未能包圍俄軍，未能殲滅俄軍。對於以上諸役，俄軍之退却，不僅不足爲辱，而且足爲指揮巧妙之證例。俄軍之在此處，恰與千九百十四年十二月洛茲附近之役相同，敵人雖周密佈置，企圖包圍俄軍，而俄軍卒

能逃脫之。

俄軍在此次世界大戰期內，棄甲曳兵之事，固不止一次，侖貝爾之役，不過其中之一耳。彼既自以爲能適時避免決戰，足以表示其退却之技術。究竟此等見解，是否正確，吾人亦不願作無益之爭論。然若吾人稍加考慮，試觀俄國政府，對於侖貝爾所抱之政治上的價值，對於該首城之佔有，在國民思想上有若何之影響，吾人卽能知侖貝爾之喪失，其關係實非淺鮮也。吾人更須考量，俄軍由侖貝爾退出，其狀況究竟何若乎？俄軍雖達到退却之目的，而在六月間被德軍及奧匈軍俘虜者，在二十萬人以上，其他損失，亦與此相當。考察俄軍退却時之狀態，其情況實至爲惡劣，志氣沮喪，裝械遺棄，若無較長時間之休息，無充分之補充，則其戰鬥力實已等于烏有。謂余不信，爾後之事實自能證明之。

俄軍大本營，爲協助君士但丁堡之攻擊起見，曾在貝撒挪比 Essarabien 組織

十五萬人之新軍。及至五月之末，俄軍在加立青之形勢，漸次惡化，俄軍大本營，即以爲有調該軍前來增援之必要。欲利用該軍之生力部隊，協助在中部加立青作戰之俄軍，解除其目前之危迫，且奪回布可威拉地區。更欲藉該軍之加入，對於聯盟軍東翼，加以壓迫，在加立青戰場內，援助被壓迫之俄軍側翼。

因俄軍之上項企圖，遂發生激戰。弗拉巴梯軍被優勢俄軍壓迫，經過尼斯特河向扑魯特退却。且沿扑魯特河，由拉窩爾拉 *Nadworna* 經過可洛美亞，及才洛威茲之北，至羅馬尼亞邊境，佔領陣地。六月初間，俄軍向該陣地猛烈進攻。奧匈軍努力反攻，在若干地點突出扑魯特河，迫俄軍退過尼斯特河。六月十三日，俄軍放棄布可威拉，退回尼斯特河北岸，僅在才洛威茲之東北，佔據窄狹之邊地。

聯盟軍佔領俞貝爾之後，毫不休息，利用此時機，緊跟敗敵之後，向南波

蘭前進。窪爾失所統之部隊，在維塞爾河左岸，向衣窪哥羅得前進，七月二日，到達斯耶洛 *Sjenno* — 衣爾查 *Iiza* 之線。窪爾失之右方，爲奧匈第一軍，同時到達維塞爾河畔之沙多米 *Sandomir*。在維塞爾之右岸，約瑟夫及馬克生軍，于七月二日，到達吐洛賓 — 克拉斯尼克 — 約塞弗 *Yosefov* 之線，以魯布里爲公共行進目標。里西根軍，向撒木斯退 — 可雲前進。在布格河流域，所卡爾之南及其附近，以及沿刺洛塔里拔 *Nota Lipa* 至尼斯特河，亦配備軍力，以掩護里西根軍之右方。俄軍受聯盟軍之壓迫，在北 — 東北 — 西北三方，均向後退走，惟在刺洛塔里拔流域，及尼斯特河沿岸，由該河河口起，至國境上之可亭 *Chotin* 止，尙能堅持不動。因聯盟軍本無意于越過布格刺洛塔里拔及尼斯特河下遊，以佔領土地也。

吾人綜觀千九百十五年七月第一週最後數日之俄軍形勢，即可知在侖貝爾被擊敗之俄軍主力，已向波蘭南部之洛答窪 *Wlodawa* — 衣窪哥羅得退却，期

掩護瓦薩及布勒里托斯克間之連絡。其餘部隊，向東北方之拉里米窪里斯
克 *Wladimir Wolynsk* — 可維耳 *Kovel* 退却，少數之零星部隊，向布洛里—塔
洛波爾退却，僅能在布格及刺洛塔里拔之東方，據守加立青境內之一狹小
地帶。

與上述之俄軍配備相對抗，聯盟軍之主力，在布格上遊及維塞爾之間，則
向北方之布勒里托斯克—西得呂 *Siedlee* — 衣窪哥羅得前進，在東正面則取
待機之姿勢。

自千九百十四年十二月以來，俄軍在瓦薩以西，沿批里卡拉卡初爾拉諸河
，駐有重兵。茲因聯盟軍向衣窪哥羅得運動，故該項俄軍大感壓迫。若馬
克生軍及其隣接部隊，在瓦薩及布格河之中間，向北方猛烈前進，且突破
布勒里托斯克—瓦薩之線，則以瓦薩為依托之俄中央軍，連絡將被斷絕，
全部將被俘虜，固屬毫無疑義也。

千九百十五年七月初間，俄軍所必遭之厄運，已經十分迫近。蓋因此時德軍由北面而來，德奧聯軍由南方而來，均以布勒里托斯克——比洛斯托克爲目標，向前突進，欲使在波蘭中部之俄軍，與俄國內地斷絕交通也。德軍深入苦蘭得之內部，控制通米陶之道路，及經過羅悉尼——余里至東方之交通。德軍及奧匈軍，由南方向波蘭前進。于是俄軍大本營，在開戰後一年之末，即遭遇許多之重大問題。彼等之攻擊，已經失敗，其軍隊于徒然犧牲百餘萬人之後，不得不改取守勢，甚至在瓦薩附近或其東方，有被包圍之虞。倫敦及巴黎方面，本希望俄軍能爲西方戰場之助，今則反須求援于西方戰場。英法兩軍，雖然以響應俄軍，遙爲聲援之目的，欲于五月間在亞拉斯以北，施行大規模之攻擊，但主攻擊延至九月方能實現。在亞拉斯及坎拔呂附近，雖曾經猛烈進攻。但自時間上言之，西戰場之進攻，未能與東戰場同時並舉，故不能解救東戰場之危機。

英法軍雖未能及時協助俄軍，而意大利則突於五月間加入對奧匈作戰之團體，使中歐諸邦，頓行感覺局勢之惡化。從此以後，奧匈國勢不得不將其兵力，分配東南二正面，分頭應敵，兵分則力薄，德軍及奧匈軍之作戰，亦因而更爲困難矣。

第六節 千九百十五年五月洛勒托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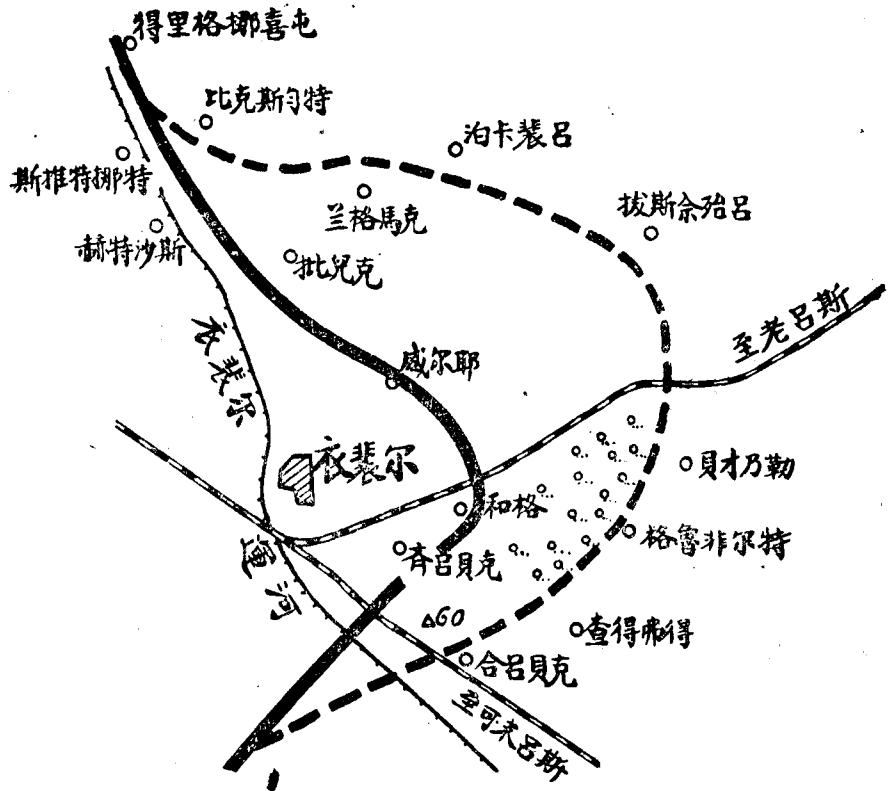
附圖第一 要圖十八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附註
弗拉得爾
正面，即
衣裴爾一
帶近海岸
之陣地。

弗拉得爾正面，至千九百十五年四月中旬止，除砲戰及偵察戰外，并未有重大戰事。英法軍雖曾經攻擊得里格挪喜屯 Drie Grachten 及比克斯勻特附近諸渡河點；欲渡過運河及衣塞爾；均未能進展。比克斯勻特之南，于千九百十五年四月下半月，發生大戰。德軍在衣裴爾周圍，經過蘭格馬克—拔斯余殆呂—貝才乃勒—合呂貝克之陣地，形同圓圈，因逐步進展，故逐漸縮小。五六月間，將正面經過批兒克 Pilekem — 威爾耶 Wietje 向前推進，于七月三十日佔領和格 Hooge，及齊呂貝克 Zillebeke 以南之60山頂。

八月九日，英軍欲恢復和格及60山頂周圍之地區。但雖得法軍及比利時軍之援助，仍未能達到目的。（參觀第十八圖）

要圖第十八 1915年衣裴尔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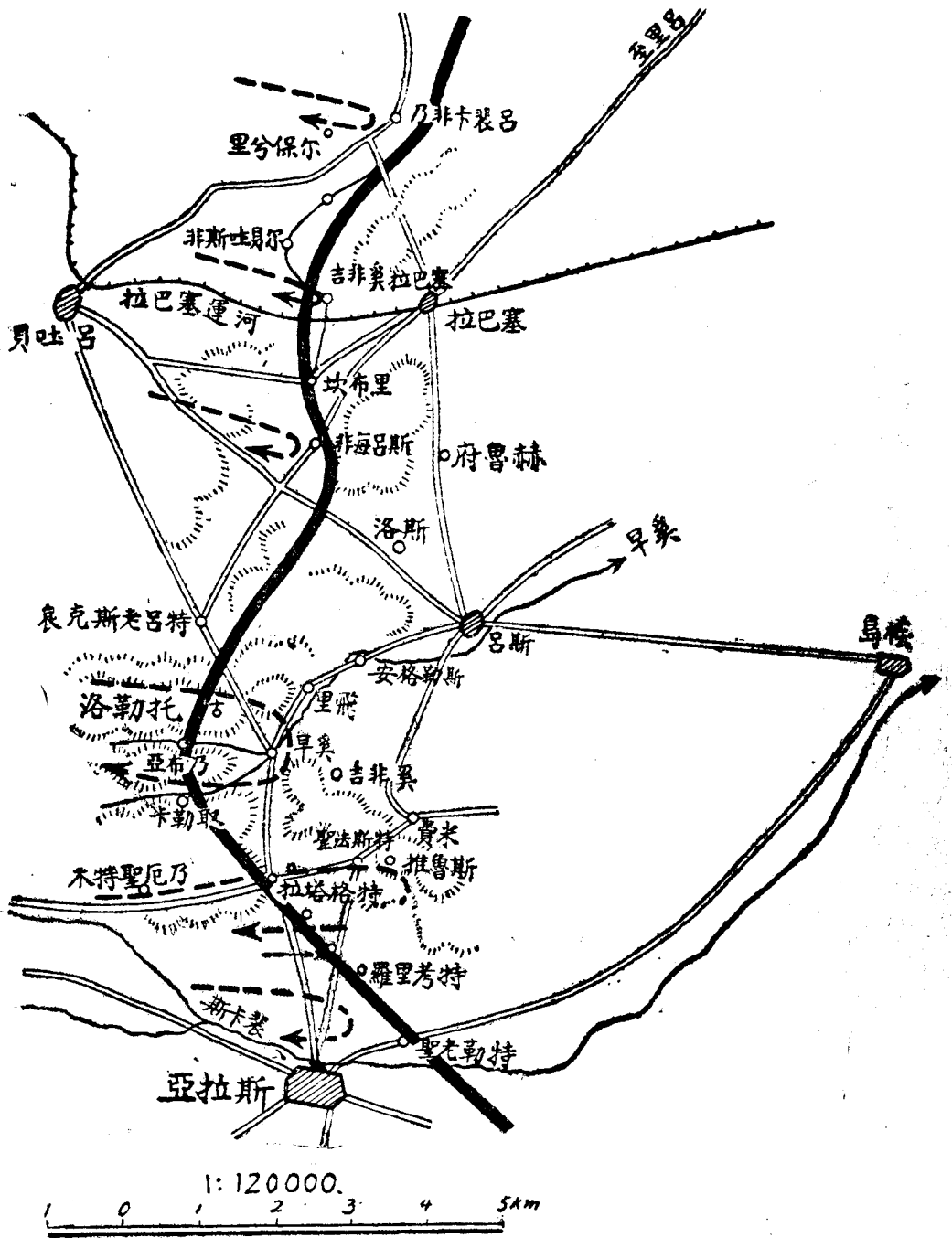
說明

----- 1915年初之德軍陣地
 ————— 1915年末之德軍陣地

1:2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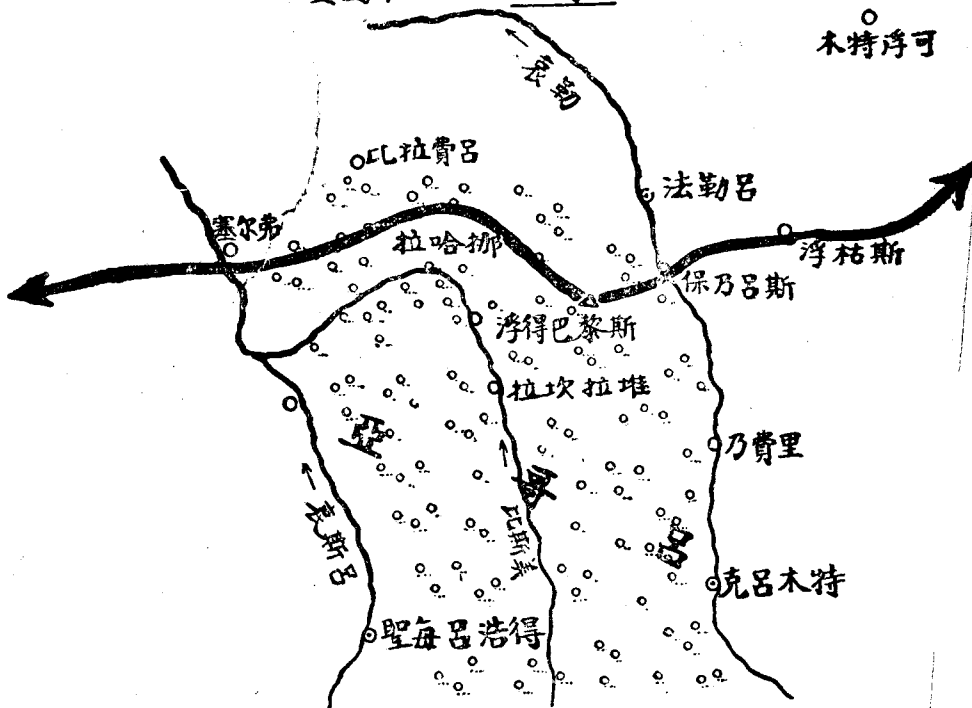


要圖第十九 1915年九月·洛勒托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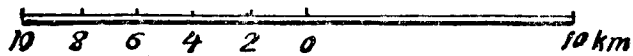
—— 德軍陣線
 - - - - - 1915年五月九日至十五日英法軍之攻勢

要圖第二十 亞哥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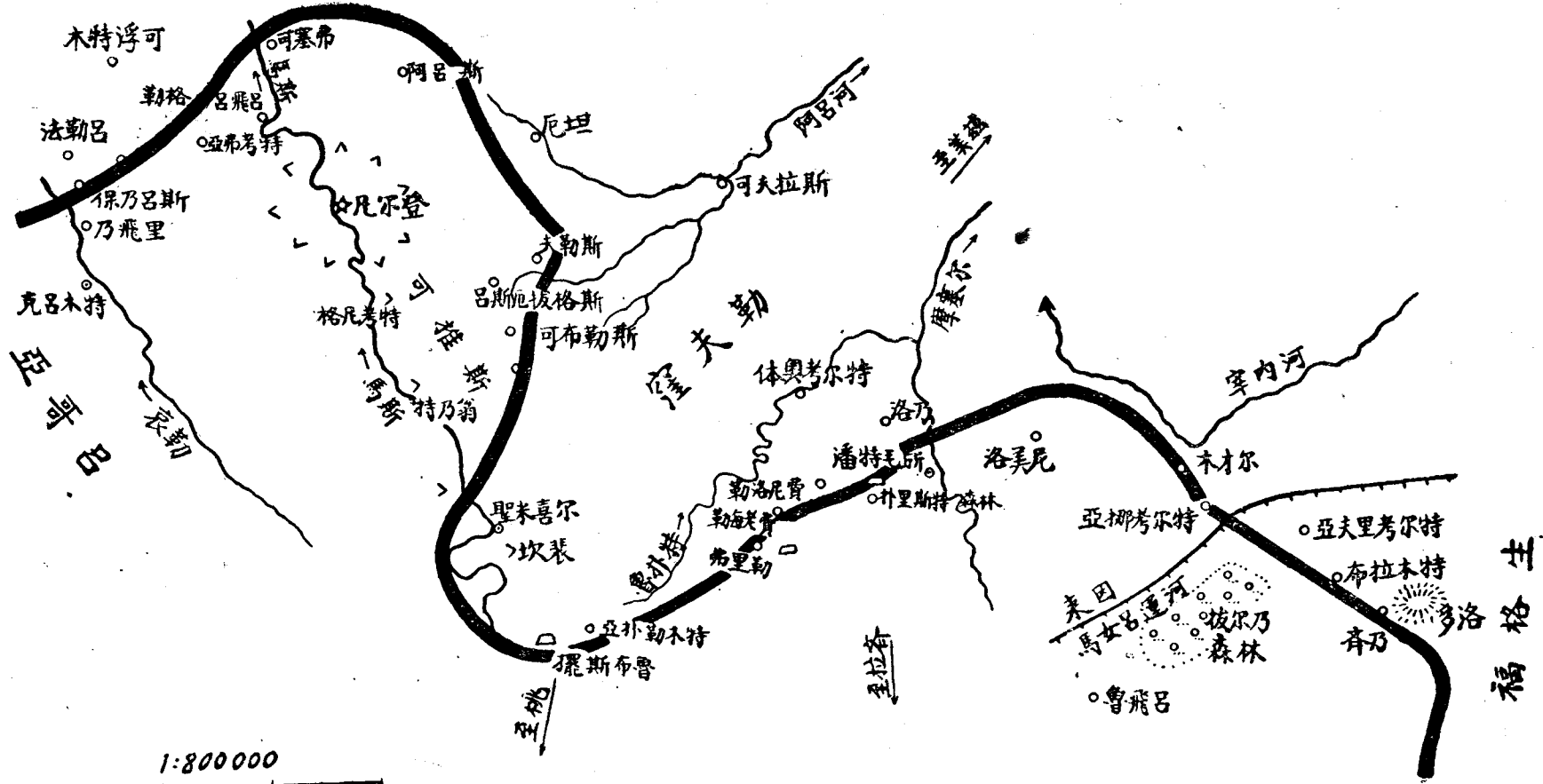


1915年七月以後德軍戰陣地

1:3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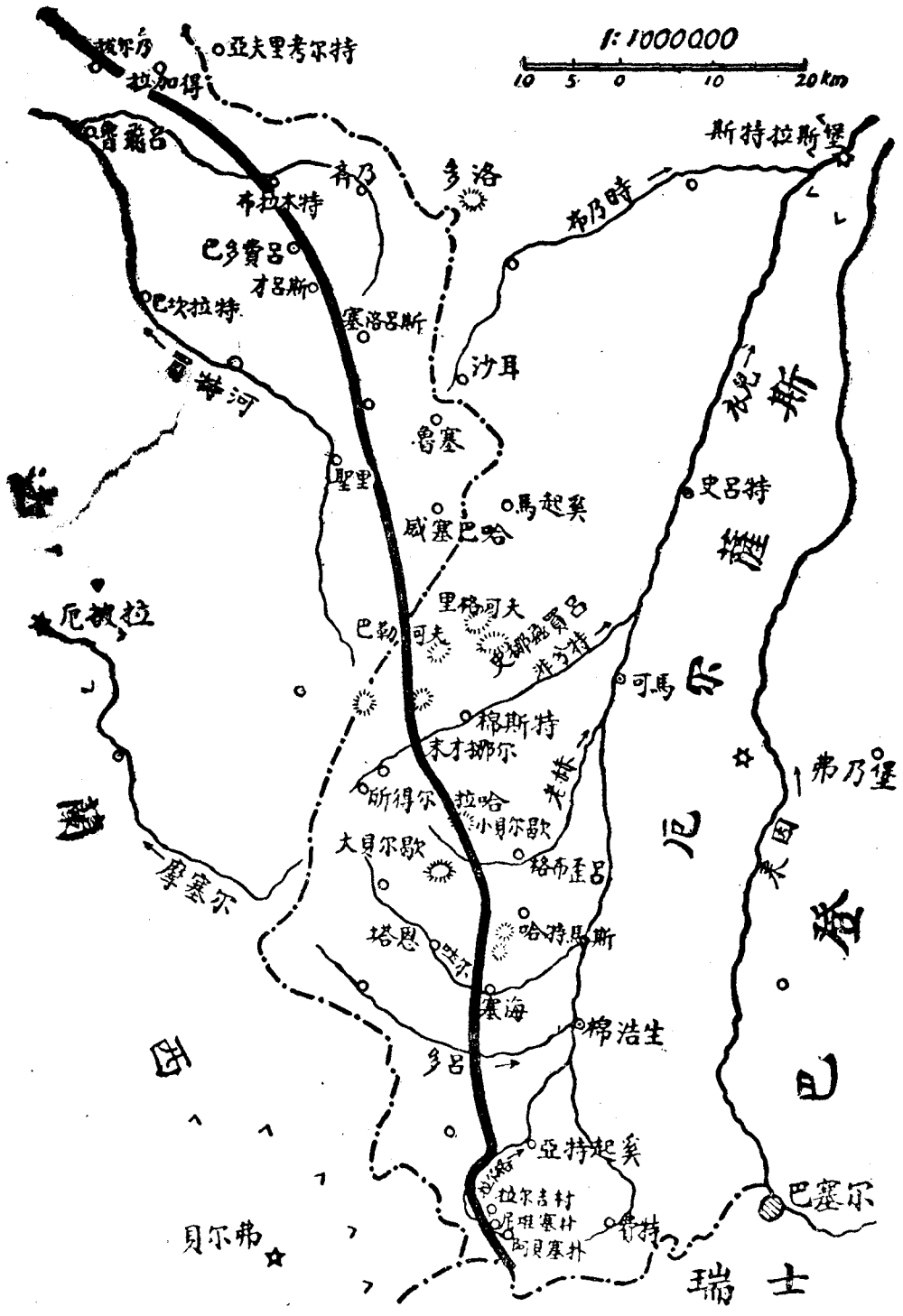


圖第二十一 馬斯-摩塞爾-羅測林根



自1915年八月至1916年二月，德軍之陣線
(在攻奪凡尔登東面及北面之前)

要圖第二十二 福格生



—— 德軍陣線

附註
聖厄乃及
每西呂斯
之位置，
參閱第十
一圖。

由衣斐爾西南，在聖厄乃附近及每西呂斯，德軍陣地向西方突出，包圍里呂之西面，在法國北部之德軍，以里呂為中心點。在亞美體勒斯之東北，渡過里斯河，摩亞拉斯之東方而過。兩軍在該處相距極近，以致時常接觸，在乃非卡斐呂—吉非奚拉巴塞—非每呂斯—亞布乃—卡勒取—聖法斯特—羅里考特等處附近，發生不斷之戰事，就中Lois高地及亞布乃東北之洛勒托教堂附近，尤為激戰之焦點。（參觀第十九圖）

法軍自坎拔呂冬戰，突破德軍陣地之企圖，未能如願以償，霞飛將軍于五月初間，又開始再度之大攻擊，欲在斯卡斐及里斯之間，經過烏挨（Uth）里呂正面，向比利時突進，且牽制德軍，使其不能向東戰場運送兵力，藉此以減輕俄軍之困苦。（第十九圖）

霞飛對於此役，在二十五公里寬之正面，集中十二個軍團之兵力，且企圖以大規模之砲兵射擊，為衝鋒之準備。五月五日開始射擊，九日拂曉之前

，開始步兵攻擊。在拉巴塞運河之北，英軍由乃非卡斐呂—吉非奚拉巴塞，及非每呂斯等處，猛力進攻。法軍則在英軍之南，以主力向洛斯洛勒托教堂亞布乃卡勒取聖法斯特等處進攻。德軍對於英軍，毫未讓步，但在法軍之前，不得不放棄洛勒托教堂亞布乃卡勒取聖法斯特等處。德軍將其陣地，退至早奚—推魯斯 Thelus 之線，於是法軍自以為攻擊運動之開始，已經獲得勝利之基礎。但五月十日，德軍已徵集相當兵力，由早奚—費米 Vimy 之正面出擊，奪回數日前之失地。洛勒托教堂—亞布乃卡勒取—聖法斯特之陣地，仍在德軍手中。於是勒洛托之戰，勝利仍在德方。

自五月十五日以後，英法軍之攻擊力，已經萎化。雖延至六月初間，猶在若干地點，企圖嘗試，然其抱有偉大希望之大舉突破，已經正式失敗。法軍僅在洛勒托高地以西，得有窄狹之地區，即已筋疲力竭，知難而退，回復陣地戰之原狀，暫時放棄攻擊企圖。所謂霞飛之五月攻擊，在其發動之

初，即因于德軍之反攻，受重大之損失而失敗。德軍在此役，力抗優勢之敵軍，渡過極困難之環境，不僅固守陣地，而且時時反攻，其所表現之戰鬥力量，誠甚為偉大也。

附註
參閱第二
十圖。

斯卡斐河(亞拉斯以南)至哀斯呂河(宰所附近)間之陣地，及坎拔呂陣地，千九百十五年夏間，均甚沉寂。亞哥呂境內則頗為活動。德第五軍于六月二十日，突然一攻，佔領拉哈挪 La Harazno 附近之高地森林。六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七月二日，德軍均有進步，七月十三及十四日，進至保乃呂斯 Bourneilles 西南方之 285 高地。法軍在以上諸地，頑強抵抗，損失至少一萬七千人。因保乃呂斯為凡爾登與法國內地交通之重要地點，故法軍必以死力守之。自上述之激戰後，直至千九百十五年秋間，亞哥呂正面又甚為沉靜，惟間有小規模之近戰，及迫擊砲砲兵之射擊，在交通困難之地區內，稍破岑寂之空氣耳。法軍布設深闊之鐵絲網，及堅固之障礙物，以阻止

德軍之大舉攻擊。

法軍堅守凡爾登，且德軍僅包圍其東北正面，其西方及西南方，則依然開放，仍能與德軍連絡。其守兵謀在馬斯谷出擊，且以凡爾登上遊，馬斯河畔之特乃翁 Troyon 及格化考特 Geniconat 諸閉鎖堡為犄角，欲向窪夫勒平原出擊。尤其在可布勒斯 Combres — 厄坦之線，戰鬪更為激烈。由六月二十七日

附註
參閱第二
十一圖。

日至七月五日，法軍之攻擊，在只斯厄拔格斯 Les Eparges 附近被擊退。

德軍在馬斯河及摩塞爾河間之堅固陣地，與可推斯 Cotes Lorraines 高地之東

傾斜面平行，在聖米喜爾附近，伸過馬斯河西岸，頗佔地勢上之形勝。在

聖米喜爾附近之坎裴 Camp 閉鎖堡，已被德軍佔領，而聖米喜爾上下遊之閉

鎖堡，則尙在法軍手中。故聖米喜爾伸入敵軍陣地，形成突出角，法軍或

由凡爾登，或由桃及西方來攻，均可利用聖米喜爾以擊退之。

自體奧考爾特 Thiaucourt 上遊之魯扑特 Rupt 川谷被德軍佔領之後，德軍陣線

自聖米喜爾之南，由馬斯河起，向東行，至摩塞爾河畔之潘特毛所下遊。千九百十五年四月初，法軍對此陣地，由凡爾登及桃，以重兵來攻。由凡爾登攻擊可布勒斯—厄坦之線，由摩塞爾上遊攻擊亞扑勒木特高地，擺斯布魯 *Bois Brule* 小森林成爲戰爭之焦點。由此更向東方，法軍經森林地區，沿摩塞爾向美茲進攻，欲在凡爾登以東，由後方包圍德軍陣地。遂在弗里勒勒每老費 *Remenauville* 勒格尼費 *Regnieville* 洛乃 *Norroy* 等處，及諸地間之小森林，發生激戰，尤以弗里勒以東之樹林，及潘特毛所附近之扑里斯特森林，更爲激烈。自此次攻擊失敗之後，在馬斯及摩塞爾之間，亦成爲陣地戰，但法軍仍屢次活動，意圖進攻，德軍則隨時相機反攻。

美茲之南，由摩塞爾經過德屬羅測林根，至福格生，自千九百十五年之初，雙方陣線大略如下。在摩塞爾及宰內河之間，由拉齊之東北，經過洛美尼之東北，*Nomeny* 向東南行，在法國境內，沿宰內河，及河南之高地，經

附註
本段參觀

第二十一
及第二十
二圖。

過木才爾 *Monceil* — 亞挪考爾特 *Aricourt* 及亞夫里考爾特 *Avicourt* 之西方，至齊乃止。在此陣線上，以拔爾乃 *Parroy* 森林爲戰場，雙方均欲爭奪之。

在福格生之西北傾斜面，如布拉木特，巴多費呂 *Badonviller* 才呂斯 *Celles* 塞洛呂斯 *Senones* 等處附近，及沙耳—馬起奚以西之山谷內，如魯塞 *Lisse* 威塞巴哈 *Wissenbach* 等處，德軍均欲向前方佔領敵之土地。但敵軍抗戰甚烈，遂亦形成繁累而勝負不決之陣地戰，且多係坑道戰。

在福格生之中部，法軍向山脊推進，且欲佔據赴馬起奚可馬棉浩生亞特起奚等處之山谷。德軍以一部兵力，經過布乃時谷 *Bruschthal*，進至山脊之彼面，抵抗法軍之攻擊企圖。在非兮特谷 *Fecht* 上部之棉斯特附近，如里格可夫 *Lingekopf* 史挪茲買呂 *Schrazmännle* 等處，以及溯谷而上之諸村鎮，如末才挪耳所得爾拉哈 *Sogternach* 等處，亦曾經激戰。

千九百十五年由三月至五月，福格生之前山，在格布歪呂及塔恩之間，曾

往返激戰。自二月十九日起，迭次擊退法軍，直至大貝爾歇 *Grossen Belchen* 之山羣，于是棉浩生遂不復受敵軍攻擊，對於南部厄爾薩斯，敵軍遂永無侵入之機會。

在此戰場之最南部，法軍堅守吐爾谷 *Thur* 之上部，及多呂 *Doll* 拉爾格 *Lars* 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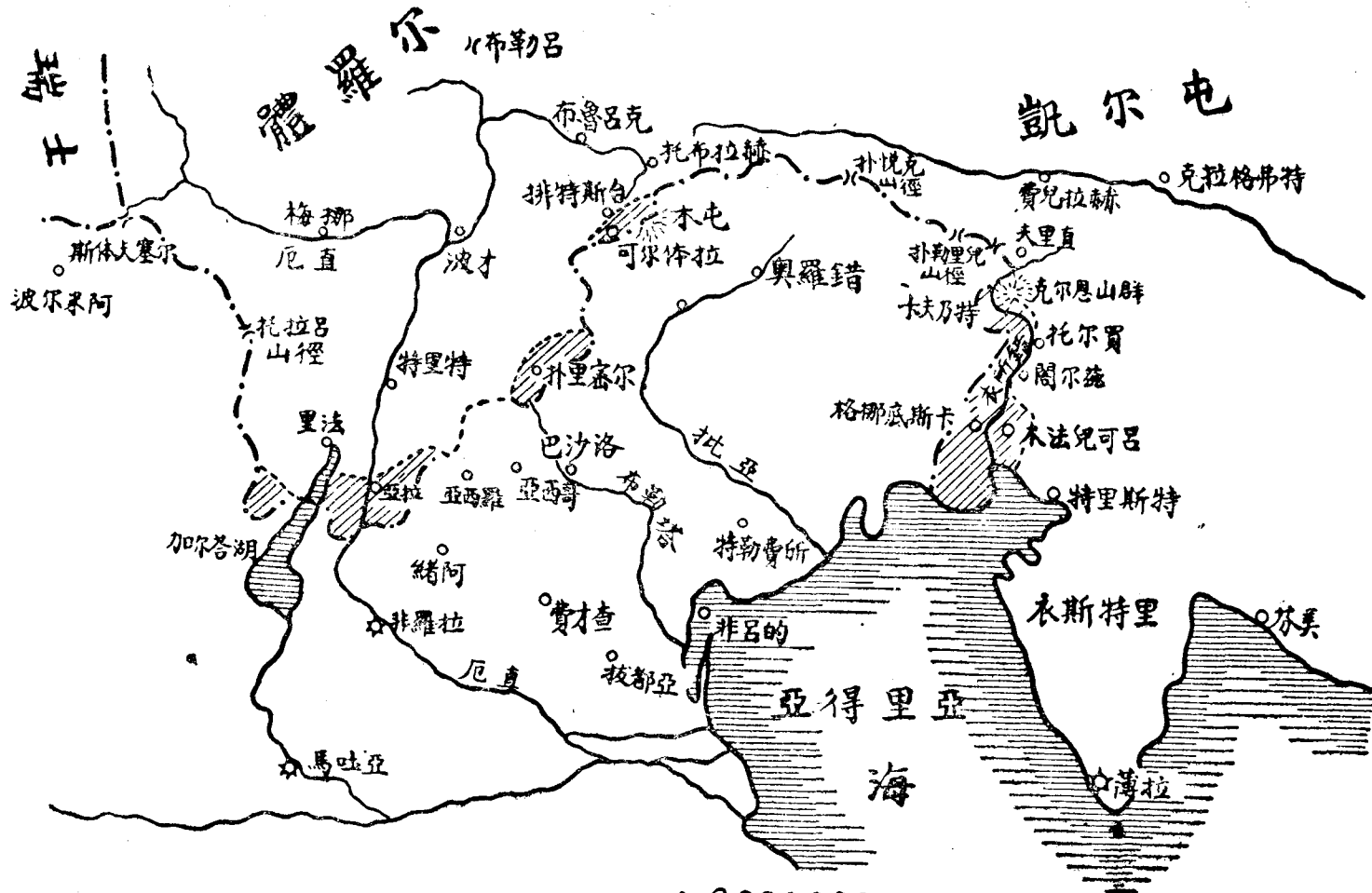
在以上諸戰役中，未判明勝負。雖有時亦有甚活潑之戰事，而福格生自始至終，僅爲不甚重要之副戰場。

第七節 意大利之參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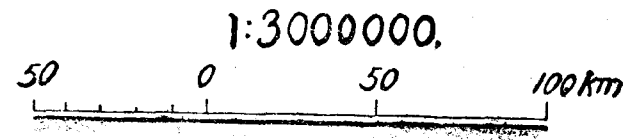
要圖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意大利于遲疑不定，反復談判之後，千九百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決心加入協約國方面，對奧匈國宣戰。對德國宣戰，遲至一千九百十六年夏間，方見諸事實，其時戰局之形勢，已漸次有利于協約國。意大利與英法等國之關係，最初亦不甚密切，意大利之加入作戰，完全爲其單獨之目的，對于巴爾幹半島，并不願爲英法等國有所盡力。自經濟方面言之，意大利因煤炭缺乏，頗感痛苦，一經宣戰之後，即不能自德國輸入，與英國雖能交通，然價值太昂，且甚爲困難。意大利自近三十年來，其經濟之勃興，政治地位之保存，均仰賴其同盟國，乃一遇時局危迫，即行背棄信義，落井下石，此等不忠實之行爲，求之歷史上實爲罕見。意大利之藉爲口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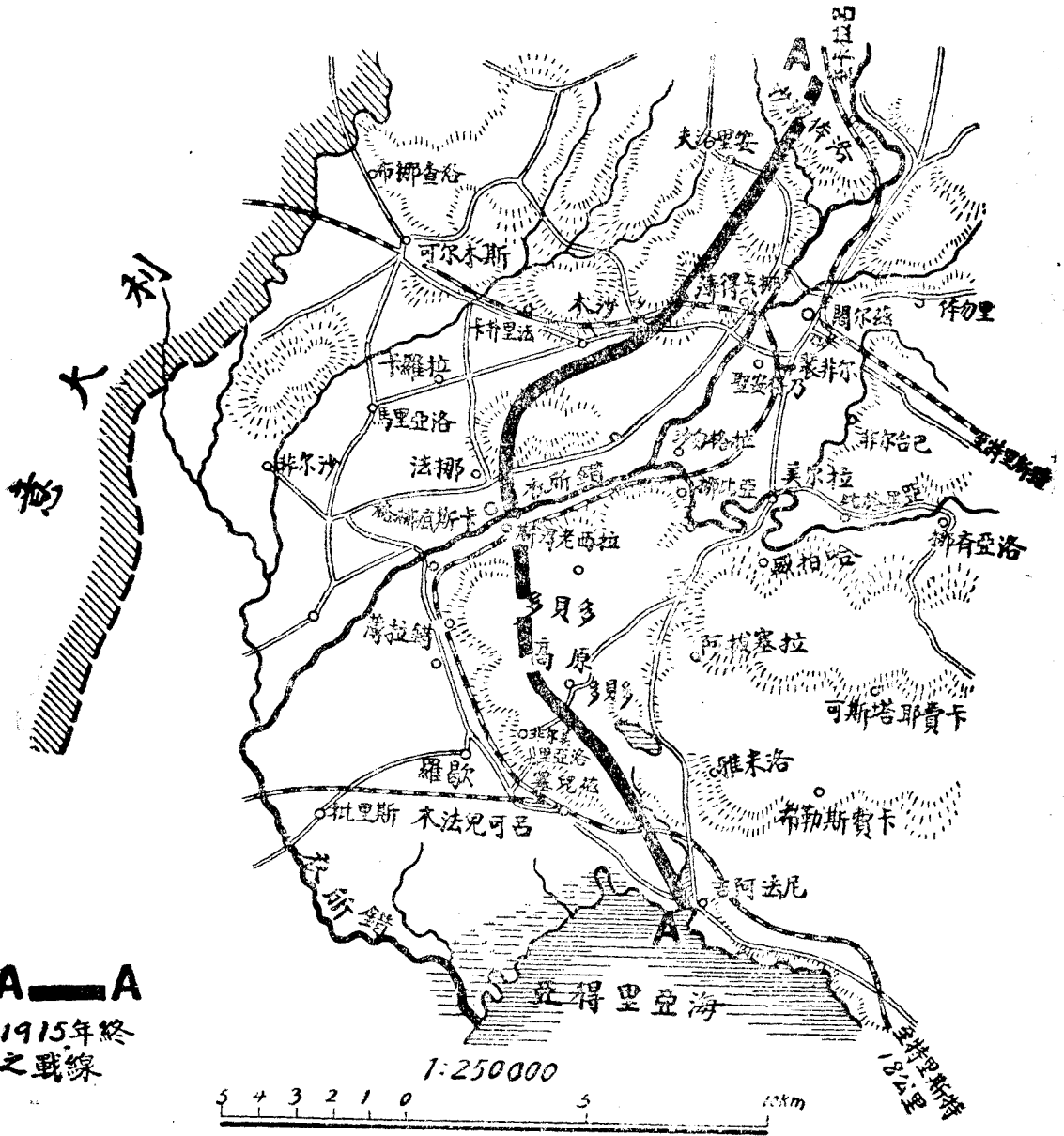
要圖第二十三 意大利戰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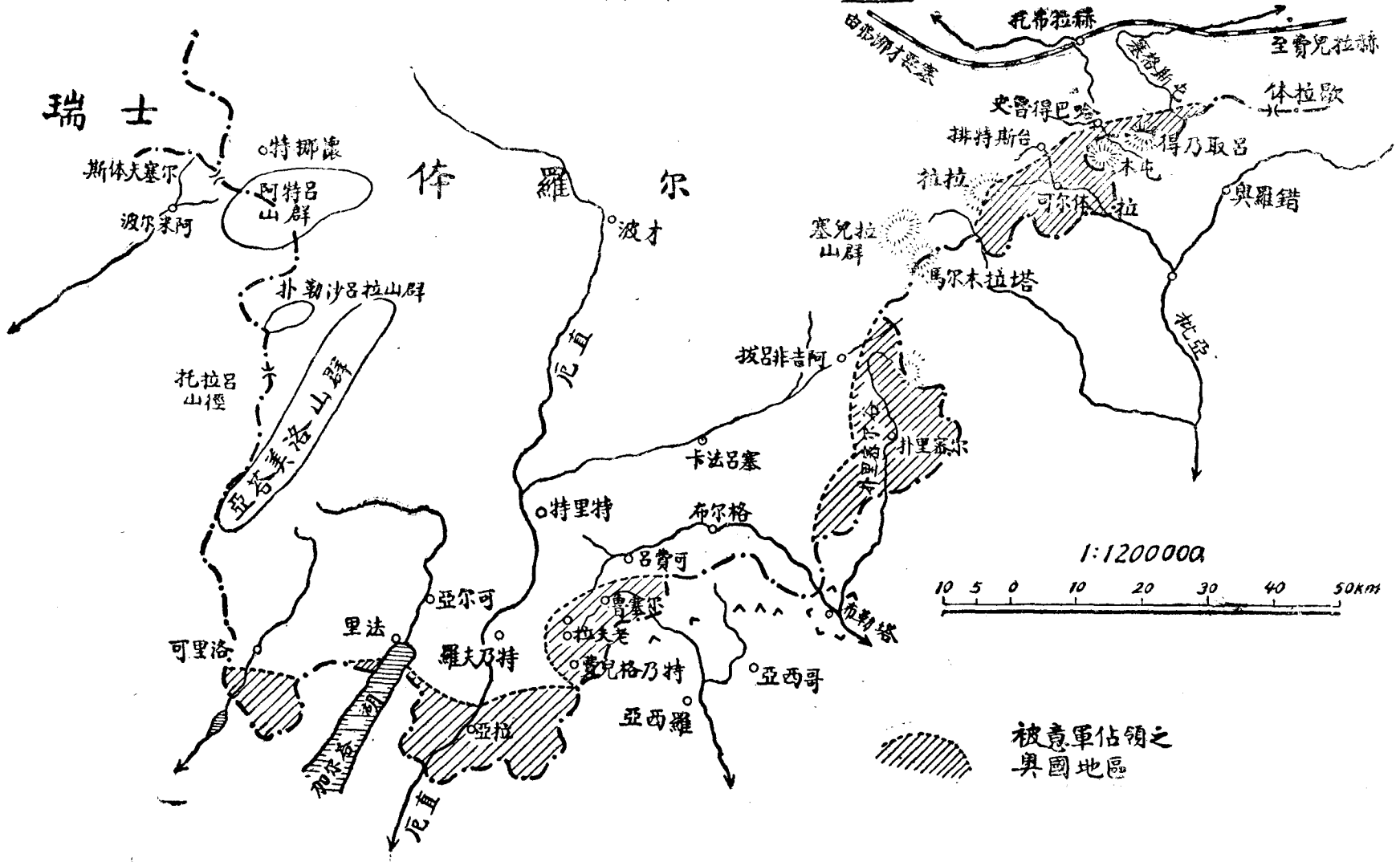
1915年末被德軍佔領之奧國地區



要圖第二十四 1915年之衣所錯及卡爾斯特



要圖第二十五 1915年之体羅尔



附註
特勒托及
卡爾斯特
之位置，
在本書及
附圖上不
能確定，
且因時間
及圖書關
係，亦未
克由他書

不過謂三國同盟，僅在防禦戰時，負有互相武力援助之義務，若係攻擊他國，則不發生効力，今奧匈向塞爾維亞及俄國宣戰，故意大利不必受其束縛云。奧匈爲滿足意大利之要求起見，原擬將南體羅爾 *Sudriol* 之意大利語言區域，特勒托 *Trento* 及衣所錯河 *Isone* 沿岸之若干地方，讓與意國。不料意大利之慾望過大，奧匈如欲允許之，必須侮辱本國之尊榮，危害本國之生存。自戰事爆發之初，意大利之舉動，對於中歐諸邦，即十分冷淡，以致法國敢于撤回其阿爾卑山之防守部隊，用以對吾人作戰。然德國外交家，對於意大利之真實態度，未能及早察覺，其影響于戰事與國家，實非淺鮮。意大利之加入戰爭，爲中歐諸邦之大打擊，因彼既加入作戰，協約國方面頓時增加多數軍隊，而且迫使奧匈國不得不分割其半數以上之兵力，供對付意大利之用。千九百十五年秋間，意大利在前線之軍隊，已有十萬人之衆。

考證說明，至為憫，至者諸君，不吝賜教，以便再版時補入。

奧匈國對意大利作戰之軍隊，以維根大公爵為總指揮。在衣所錯之軍隊，由波悅費指揮之，在體羅爾之軍隊，由但克爾指揮之。

因地勢上關係，奧匈軍頗為便利，意大利軍前進，必須經過極困難之地形，及極堅固之要塞。沿邊一帶戰場，如體羅爾凱爾屯 *Karnien* 等處，阿爾卑

高山及東南諸山，連綿環峙，無廣闊之戰場，意大利軍雖陸續增多，而苦

無用武之地，防禦者則只須用較少之兵力，即足以自守。意大利軍欲攻入

奧匈，最便利之地點，惟有亞得里亞海岸 *Adria* 及衣所錯河下游閣爾茲 *Coln*

之中間地區，甚為窄狹也。

意奧之戰場分為下列兩部分。

1、衣所錯沿岸之戰線。

2、兩國邊界之阿爾卑山，由阿特呂 *Otlier* 至卡爾斯特 *Karst*。

千九百十五年六月之第二週，意大利第一軍，以奧斯塔公爵 *Aosta* 為指揮，

附註
以理度之
，卡爾斯
特當存克

拉格弗特

以西，衣

所錯河上

避之北。

意大利第二軍，以夫盧哥尼 *Frusconi* 爲指揮，向衣所錯河畔之奧匈軍陣地進攻。該陣地自數月之前，卽已運用一切方法，從事構築，故甚爲堅固。衣所錯河下游之西岸，均係低窪之地，對於戰術上無關重要，奧匈軍大本營，亦深知固守該處，毫無裨益。奧匈軍在南方，惟堅守具有控制一切之貝多 *Dobardo* 高原，該地爲全陣地之鎖鑰點，而且爲往特里斯特 *Triest* 必由之路。由此更向北方，奧匈軍據守衣所錯河之西岸，尤注重閣爾茲扑拉法 *Plava* 卡拉呂 *Canale* 托爾買 *Tolmein* 諸橋頭堡。然後將其陣地折至衣所錯河東岸之克爾恩山 羣附近，卡夫乃特山谷 *Karlreit* 則委之敵人。夫里直 *Foissch* 山地，橫亘衣所錯川谷之北方，意軍如沿衣所錯河谷北進，必經由該處，故奧匈軍必據守之，以阻止意軍前進。阿爾卑山，橫亘于凱爾屯及非呂的 *Venetien* 之間，如墻垣然，山中諸徑，如扑勒里兒 *Predil* 薄塔非爾 *Pontafel* 扑悅 *Plocken* 體拉歐 *Tillacher* 托沙 等處，均爲必爭之地，尙在奧匈軍之手。

衣所錯陣線附近之戰，意大利軍最初稍有進展，旋即轉爲陣地戰，雖連月猛攻，壓迫奧匈軍逐步退却，而意軍所受之損失亦甚爲巨大。

衣所錯之戰，在千九百十五年內，分爲四次。

第一次 由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五日

第二次 由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 由八月十八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第四次 由十一月十日至三十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意軍以砲火擊毀閣爾茲城。以上所列之時期，不過指陳意軍之主攻擊。在各次主攻擊之內，意軍均運用強大砲兵，施行猛烈射擊

然後以主力進攻。各主攻擊時期之中間，各處之小規模戰事，陸續不斷。意軍雖奮勇進攻，但只能徐徐前進，其所得之土地亦極有限，因奧匈防禦軍隨時反攻，且非至不得已之時，不使敵人受重大之犧牲，決不肯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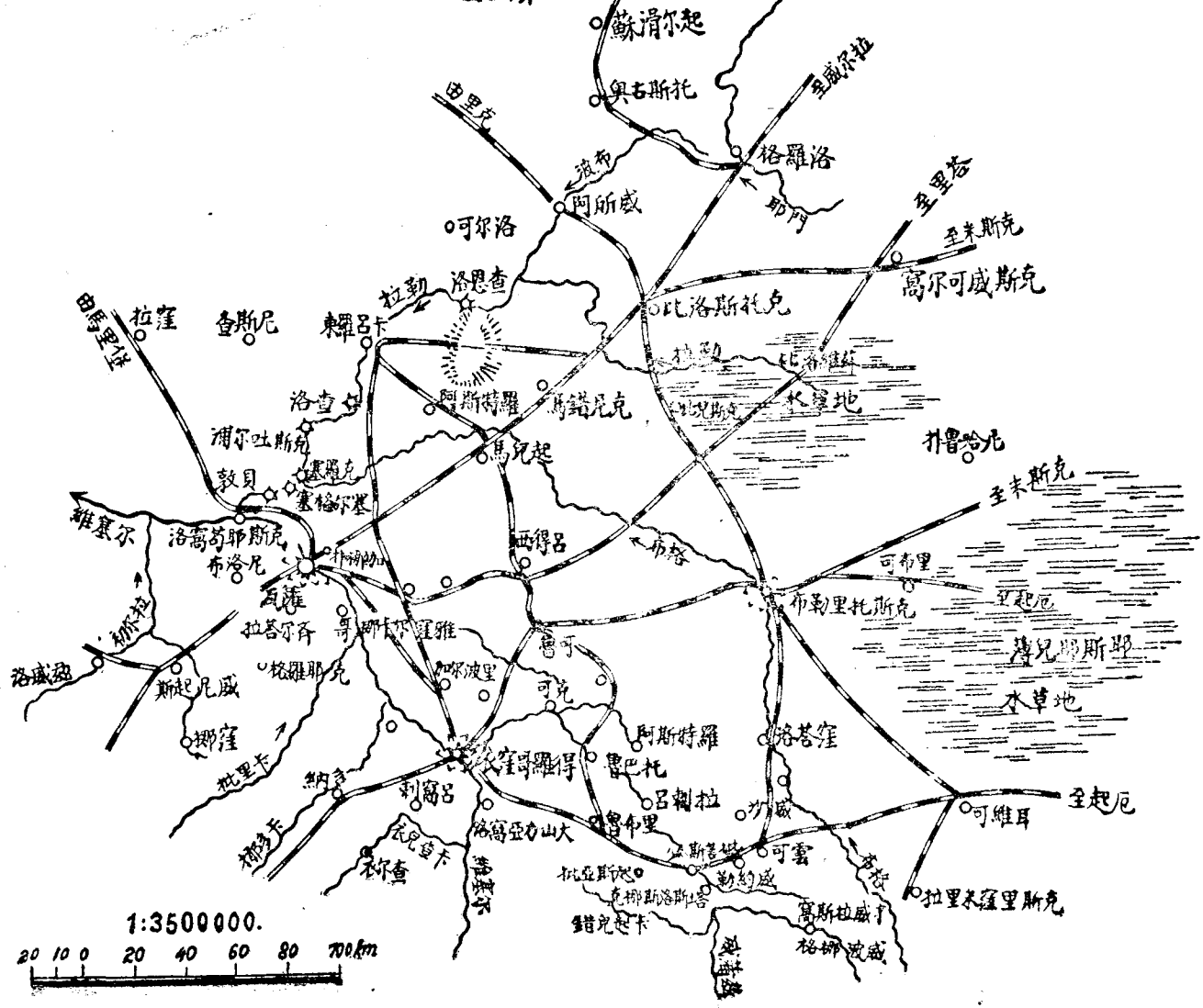
一寸土地也。

對於體羅爾，意大利以第四軍加入東翼，第一軍加入西翼。奧匈邊防部隊，將無關重要之邊境，放棄一線之地，以避免代價太低之損失。意軍亟欲佔領費兒拉赫 Villach—弗挪才 Franzen 要塞之鐵道線。托布拉赫 Toblach，居該鐵道線之中心點，意軍欲至托布拉赫，必經史魯得巴哈 Schludersbach 附近之隘路。但意軍雖已佔領可爾體拉 Cortina 及 Ampezzo，而未能通過該隘路。不願損失，激戰數週之久，終未能突過。於是改變計畫，欲由史魯得巴哈之東西兩方，迂迴該隘路。對於東方，則在得乃取呂 Drei Zinnen 附近，欲攻入塞格斯屯山谷 Senten，及木屯 Monte Cristallo 谿谷，對於西方，則欲佔領拉拉 Lana 高地，但奧匈山地部隊，在全線上均能竭力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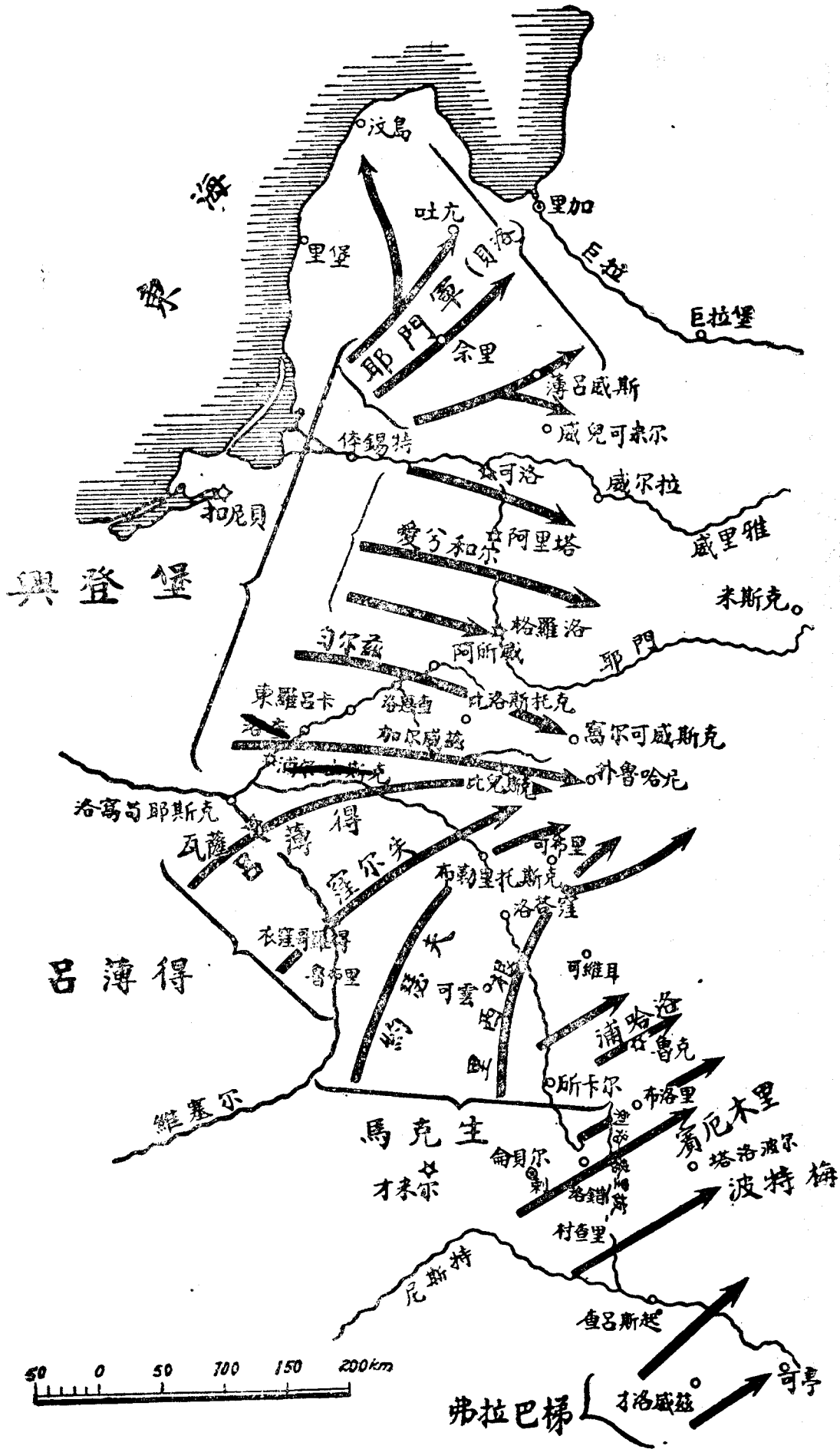
更向西行，意軍在扑里密爾山谷 Primor，及魯塞爾 Lusem 拉夫老 Lafraun 費兒格乃特 Viellgerent 等高地進攻，且在亞拉 Ala 附近，佔領體羅爾之南角。經過

布勒塔山谷 *Brenta*，至特里特 *Trient* 之道路，經過厄直 *Etsch* 山谷，至羅夫乃特 *Rovreit* 之道路，意大利軍仍未打通。在加爾答湖 *Garda* 畔之里法 *Riva* 附近及可里洛 *Condino* 附近，遭遇頑強之抵抗，意軍不能擊破之。在亞答美洛 *Adanello* 扑勒沙呂拉 *Presanella* 阿特呂等處山羣，及斯體夫塞爾 *Stilfer* 山徑等處，意軍雖屢次突擊，亦均擱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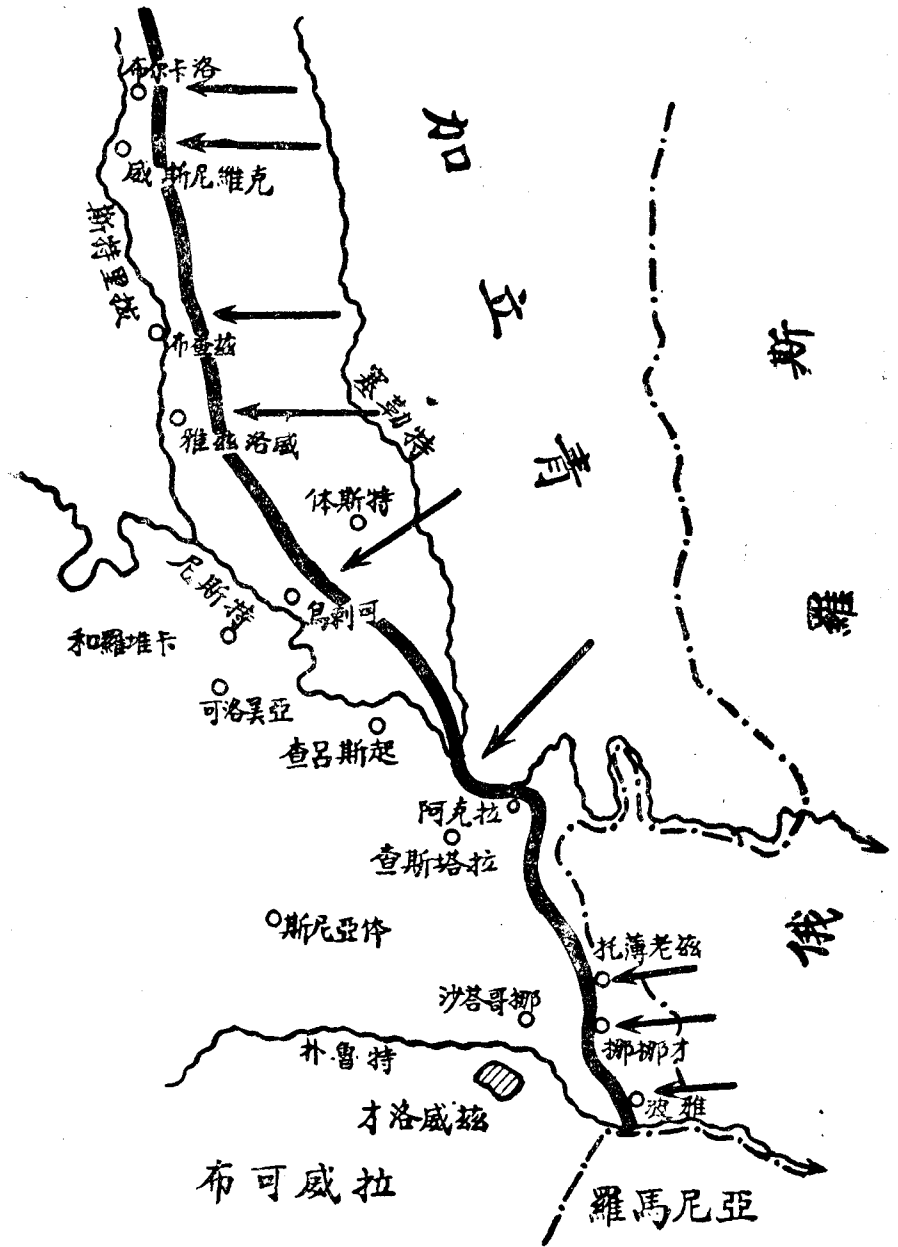
要圖第二十六 西俄各要塞之佔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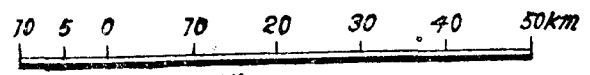
要圖第二十七 同盟軍在西俄羅斯之前進



要圖第二十八 1915/16年東加立青之新年戰



1:1425000



說明

- 同盟軍之陣線
- ← 俄軍之主攻方向

第八節 波蘭苦蘭得立陶宛西羅爾尼之佔領

附圖第二及第三 要圖第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自德奧軍佔領俞貝爾之後，若欲在維塞爾河以東，自南北兩方，包圍突出于維塞爾河以西之俄軍中央部隊，且阻止其由瓦薩—布勒里托斯克—格羅洛之地區，向俄國腹地逃走，則聯盟軍必須切實重新改編，方能繼續實行攻擊。此種殲滅敵軍之計畫，實屬特別偉大，自兵力之衆多，地域之廣闊言之，歷史上罕有其匹。

聯盟軍因實行新攻擊計畫，其佈置如下。

1、在北方之軍，以興登堡元帥爲總指揮

第十二軍 指揮官加爾威茲，向拉勒下遊前進

第八軍 指揮官勻爾茲，向拉勒上遊及波布河前進

第十軍 指揮官愛兮和爾，向耶門前進

耶門軍 指揮官貝洛，在耶門及東海之間，向苦蘭得前進

2、 在中央之軍，以巴燕太子呂薄得 Leopold 為總指揮官

第九軍 在瓦薩之西

窪爾尖支隊 最初獨立作戰，在衣窪哥羅得以西之維塞爾弓形地區內

3、 在南方之軍，以馬克生為總指揮

奧匈第四軍

第十一軍

里西根軍

奧匈第一軍

在維塞爾河 (衣窪哥羅得上遊) 及布格河之間

奧匈軍大本營直接指揮之軍

奧匈第二軍

波特梅 *Bothmer* 軍

奧匈第七軍

在布格河及羅馬尼亞邊境之間

各軍之行進路如下：

耶門軍 向苦蘭得行進，經過威兒可米爾 *Wilkmir*——薄呂威斯——米陶向巨拉

堡 *Dinaburg* 卜里加續進。

愛兮和爾軍 向耶門河諸要塞，可洛阿里塔格羅洛等處前進。

勻爾茲軍 在阿所威附近，攻擊波布河之地段，在洛恩查附近，攻擊拉勒

諸要塞，務期佔領拉勒南岸，且向比洛斯托克之方向突進。

加爾威茲軍 先期向東羅呂卡洛查 *Rozan* 浦爾吐斯克塞羅克 *Serock* 等處，

及洛窩苟耶斯克要塞攻擊，俾得在馬兒起 *Malkin*——馬取呂克

Mazionek 之線，突破拉勒之下遊，截斷麇集于瓦薩附近之俄軍

呂薄得太子軍 在維塞爾西岸，經過初爾拉及拉卡，向瓦薩壓迫。

窪爾失軍 在呂薄得軍之右，經過衣兒查卡 *Tizanka*，向衣窪哥羅得前進，

與呂薄得軍協同向維塞爾陣線作正面攻擊，抑制敵人。

馬克生所部各軍之行進目標如下：

左翼 約瑟夫所統之軍，向魯布里前進。

中央 里西根所統之軍，沿布格河兩岸前進。

右翼 浦哈洛所統之軍，向可維耳前進。

對於東側面之掩護，及預防俄軍由窪爾尼——薄多里 *Podolien* 之線攻擊加立青

，由賓厄木里波特梅弗拉巴梯三軍負其責。位于布格河之上遊，（由所卡

爾以上），及刺洛塔里拔尼斯特之沿岸。彼等之任務，雖近于防禦，但如

有便利機會，仍可以有限之目的，轉為攻擊。

由以上之德奧軍運動，可以認明聯盟軍之企圖，在包圍攻擊維塞爾布格拉

勒諸河間之俄軍，且使其不能向東退走，逃出波蘭地域之外。至于俄國方面，則不外下列之兩種應付方法。或則採抵抗之態度，在拉勒河沿岸，及瓦薩—衣窪哥羅得，魯布里—可雲等處，與敵軍奮鬪，以期獲得勝利。但出此一着，必須有相當之兵力。俄軍在精神上及戰鬪能力上，現在果能担負此種重任乎？若自知力不及此，則惟有自甘敗北，向東方退走，第一步退至巨拉堡—比洛斯托克—布勒里托斯克—拉里米窪里斯克之線，第二步退至巨拉堡—米斯克—羅威洛之線，將波蘭境內諸要塞完全放棄。俄軍大本營于珍重考慮之後，決心讓出波蘭要塞地區，且向東方退却。

吾人先觀察北方之戰事經過，再及南翼，然後以中央爲敘述之交會點。兩翼軍需首先開始運動，中央軍則暫行控制。因聯盟軍既決定包圍敵人之策略，必須如此行動也。欲完成包圍敵人之目的，必須兩翼部隊能順利進行，動作迅速，中央部隊須能于適當之時機，努力突破敵之正面。

耶門軍，附有強大之直屬騎兵，于七月十四日，以其左翼，在苦爾紹尼 Kurschany 附近及其以北，渡過汝島河，十八日，拒退敵之攻擊，十九日佔領吐亢 Tukuna（在里加西方五十公里）及汝島港。八月一日到達米陶，且佔領亞河 Ab之地段。七月二十四日，中央部隊于激戰之後，擊敗俄軍于余里，且迫其經過薄呂威斯，退回巨拉堡，薄呂威斯于二十六日佔領。余里之役，俄軍被俘者二萬七千餘人。

耶門軍之南翼。七月二十一日，在羅悉尼—貝體哥拉—Peticeola 渡過杜必沙河，八月初佔領威兒可米爾（在可洛—巨拉堡之道路側方），追擊之騎兵，遊弋至威爾拉 Wilna—巨拉堡之鐵道線。八月三十一日，德軍前衛至比爾喜 Birschi—蛇貝爾 Schonberg—保斯克 Bauske 之線，九月四日，其騎兵佔領弗里兮城之橋頭堡，且截斷巨拉堡—里加之連絡。在巨拉河左岸，俄軍已無抵抗能力，苦蘭得已被德軍佔領。因德國海軍艦隊一隊，出現于里加灣，故

俄國不僅懼德軍將由海陸雙方攻擊里加，而且恐德軍向聖彼得堡進攻。遂增加重兵，防守頗爲堅固之巨拉河陣線。

愛兮利爾軍，于七月中旬壓迫俄軍，向永久要塞內退却。格羅洛被德軍監視，阿所威第二次再被德軍射擊。因德軍進至斯維塔 *Swidwa* 及雅挪 *Yalta* 附近，故八月之第一星期，可洛已有被包圍之勢，八月八日，開始攻擊該要塞之前進陣地。八月十六日，攻擊部隊已接近各堡壘。德軍砲火，逐漸增加威力，八月十七日，堡壘綫卽被里茲曼將軍所部攻下，八月十八日，核心要塞繼之。德軍在該要塞中所得之戰利品，除俘虜官兵二萬人，火砲一千三百尊外，并有巨量之珍貴儲藏品。自可洛攻陷之後，波蘭要塞帶之北方角柱，已經破裂，故德軍此次勝利，其關係誠甚爲重大也。

對于波蘭東南部，在布格及維塞爾之間，俄軍大本營奮最大之努力，欲阻止馬克生將軍所統之德軍及奧匈軍，使其不能由威蒲茲 *Vilna* 之兩側，向

可維耳 Kowel——可雲——魯布里——衣窪哥羅得之鐵道線前進。彼等以富于抵抗性質之沼澤地形爲依據，設備前後重迭之陣地，守以強大之生力軍，其中有補充完全之禁衛軍，及新到之西伯利亞軍若干師。但聯盟軍自七月十四日起，仍能以正面攻擊迫退俄軍，節節佔領俄軍陣地，擊退俄軍之反攻，陸續奪獲俄國之土地。俄軍自七月十六日起，連日戰鬪，均告不利，由格挪波威 Grabowice——錯兒起卡 Zolkiewka 之陣地，及窩斯拉威才 Wojslawice——克挪 Krasnoslaw 之陣地，及勒約威 Rejowice——必斯 Biskupice——批亞斯起 Piaski 之陣地，先後退出。更向東方，德軍在布格河之右岸，向可布里 Ko-
prin 前進，在西方，德軍及奧匈軍向魯布里前進。七月三十日，追擊軍越過魯布里附近之鐵道，八月一日，越過可雲附近之鐵道。八月十日，聯盟軍到達沙威 Sawin——呂刺拉 Lenczna——魯巴托 Lubartow 之線，左翼與窪爾失將軍之軍取得連絡。窪爾失軍，此時已佔領衣窪哥羅得要塞。馬克生將軍之

壓迫，俄軍已不能抵抗之矣。俄軍于重大損失之後，向布勒里托斯克—魯阿 Lukow 之線退却。聯盟軍自八月十一日起，由西—北—南—東南諸方，包圍布勒里托斯克要塞，佔領其郊外之前進陣地，攻陷其西南正面之堡壘。二十六日佔領該要塞，俄軍臨去之前，縱火焚燒，及德軍入城，大部份已化爲灰燼。在波蘭東南部戰場，俄軍之支撐點，于是亦被敵人掠奪矣。俄軍之殘餘，向布勒里托斯克之東北方，經過可布里扑魯哈呢 Pruschan，由水澤地區逃走。

窪爾失之軍，在維塞爾西岸，向衣窪哥羅得進攻，右翼沿維塞爾，左翼向納多前進。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俄軍被迫退過衣兒查卡河及與河平行之地區，二十二日，退過洛窩亞力山大 Novo Aleksandria—刺窩兒 Zaolzie—納多

Radom 之線。一部分退至衣窪哥羅得要塞，一部份渡過維塞爾河，退至該要塞與瓦薩之中間。二十八日清晨，喀尼芬 Kaniow 軍團，已秘密完成架橋

準備，在挪多卡河 Radomka 兩側地點，渡過維塞爾河，驅逐俄軍之警戒部隊，屹立于河之東岸，擊退敵之反攻。此次渡河，其舉動誠屬甚為勇敢，技術誠屬甚為熟練，且促起俄軍，迅速讓出衣窪哥羅得及瓦薩，固不為無功，然因此之故，使俄軍迅速由維塞爾河退走，以致由北南雙方包圍之計畫，不能實行。八月四日，喀非斯將軍所部之奧匈軍，佔領河左岸要塞之一部，八月八日，佔領河右岸衣窪哥羅得要塞之本身。衣窪哥羅得形勢便利，聯盟軍得之，于鐵道連絡上有重大價值，俄軍原擬在其附近，與聯盟軍一決勝負，至是乃不得不放棄其原來計畫，迅速向東北方退却。八月十日，在河川東岸之窪爾失軍，向右方與約瑟夫之軍取得連絡，向左方與呂薄得太子之軍取得連絡。太子之軍，經過瓦薩—扑挪加 Praha 前進，且由可克 Kock—加爾波里 Garbolia 之線，向布格河之布勒里托斯克下遊，追擊敵軍。當上述之事實，正在進行中，同時已在拉勒河下游突破俄軍陣線。對於右

翼，以加爾威茲之軍，向洛查—洛窩苟耶斯克前進，對於左翼，以勻爾茲之軍，向洛查（在外）—洛恩查前進。俄軍自千九百十五年二月以來，已在拉勒河之右岸，建築堅固陣地，阻止德軍前進。

七月十五日，加爾威茲軍在查斯尼城之兩側，突破俄軍堅固陣線，且包圍之，於是俄軍不得不急速向拉勒河撤退。八月十七日，德軍到達拉勒河之西岸，由東羅呂卡之西南，至洛窩苟耶斯克之前進堡，均被德軍佔領。被德軍捕獲之俘虜，約二萬九千人。二十一日，俄軍由洛查浦爾吐斯克，及塞格爾塞 Segrshhe 敦貝 Dembe，及洛窩苟耶斯克之北正面，屢次反攻，均歸失敗。二十三日，洛查及浦爾吐斯克，均被德軍攻陷。俄軍欲將進至拉勒河左岸之德軍，驅回彼岸，但徒受損失而未能達到目的，德軍遂于八月七日佔領敦貝，八日佔領塞羅克及塞格爾塞。洛窩苟耶斯克，于九日被德軍四面包圍。

七月二十六日，勻爾茲軍在東羅呂卡之上遊，渡過拉勒河，八月四日，佔領之，十日佔領洛恩查。于是拉勒河全線，由洛恩查以至洛窩荷耶斯克，均落于德軍之手，波蘭要塞帶之西北面，已被貫穿矣。勻爾茲軍繼續追擊，經過馬錯尼克，*Mazonich* 使敵人無片刻休息之餘暇，追至比洛斯托克。加爾威茲軍，在拉勒河之東，于阿斯特羅 *Ostrow* 附近，遭遇俄軍之劇烈反攻，頗爲所苦。俄軍在此處，竭盡全付力量，欲遲滯德軍之前進，以獲得時間之餘暇，俾主力軍向東方退却，得安全經過比洛斯托克及布勒里托斯克之間，不受德軍之壓迫。

因德軍突破拉勒河陣線，過于迅速，故在洛窩荷耶斯克城中，有大部俄軍未能退走，數目在八萬五千人以上，其與瓦薩連絡之道路，已被呂薄得太子之軍阻塞，與馬兒起——馬錯尼克連絡之道路，已被加爾威茲之軍阻塞。俄軍最高指揮官尼可奈大公，既決心犧牲要塞，以救全其軍隊，乃仍殘留

如斯巨大之兵力，于孤城絕域之中，此誠彼之失算也。德軍立即指派部隊，專負圍攻該要塞之責，以貝塞呂將軍爲指揮官，其部隊則幾于全係後備軍及地方軍編成。八月一日，東正面之貝雅米洛堡 Benjaminow 卽已陷落，爾後數日間，因德軍及奧匈軍用極重火炮轟擊，効力異常猛烈，各堡壘陸續破壞。八月二十日，要塞之抵抗力完全喪失，遂被德軍佔領。此役對於精神上之影響，亦頗爲巨大，與瓦薩可洛布勒里托斯克等之佔領，殆有同等價值。官兵八萬人，火炮千六百四十尊，及無數之軍用器具，均爲戰勝者之戰利品。

在上述之攻擊運動中，呂薄得太子之軍，在維塞爾河以西，渡過拉卡及初爾拉河前進。俄軍并未十分抵抗，卽退至瓦薩堡壘帶前方，布洛尼—格羅耶克之線。七月廿二日，德軍壓迫俄軍後衛于布洛尼—拉答爾齊 Nadarzyn

—哥挪卡爾達雅

Gora Kalvarja

之線，且于爾後數日間，攻擊瓦薩西正面之

各堡壘。八月五日夜間，瓦薩僅有少數後衛部隊防守，兵力極爲單薄，其內外堡壘線，卽于是夜被德軍突破，五日午前，瓦薩本城被佔頭，因俄軍已自動撤退也。俄軍後衛，炸毀維塞爾河橋，且由扑挪加射擊城內，但毫無效果。八日，呂薄得太子之軍及窪爾失部隊，佔領扑挪加，且向比兒斯克 *Bielsk* 進逼，右與馬克生軍、左與加爾威茲軍相犄角。

據俄國方面報告，瓦薩之失守，係由自動放棄，爲大本營預定計畫。彼等謂因不堪德軍重砲之轟擊，且維塞爾河諸要塞，無固守之必要，而最重要之事件，爲保全主力軍之實力，以供將來決戰之用，故瓦薩實有放棄之必要云。然吾人對此，有應當聲明者，維塞爾陣地失守之後，聯盟軍卽獲得若干支撐點，可供對俄作戰之根據，而後方連絡亦更爲安全，故有神軍事，實非淺鮮。俄人又謂瓦薩衣窪哥羅得及拉勒河諸要塞，均係第二等要塞，對於聯盟軍之極重火砲，自當不能長久抵抗去。對於此等解釋，吾人不

欲非難之，然俄軍之視可洛洛窩荷耶斯克布勒里托斯克等要塞，固極爲信賴，以爲具有充分之抵抗能力者，乃亦相繼失陷，則又將何以自解乎？以上諸要塞之失陷，無異于俄軍防禦力量完全喪失之明證，于是被俄國永久割據之波蘭故國，亦不得不隨戰事失敗而放棄之矣。

瓦薩及波蘭要塞之陷落，使西方各友邦，大爲失望，因自此以後，在最近時期，俄國決不能重取攻勢以遙援西方諸國也。自他方面言之，俄國亦大有責難之言，謂當千九百十五年八月，俄國在波蘭鏖戰之際，英法軍不肯同時在西戰場進攻，以爲俄國之助。吾人平情考察，當俄國在可洛洛窩荷耶斯克布勒里托斯克等處，全軍潰敗，且由極危險之地位，向俄國內地逃走之際，在西戰場實極爲沉寂。及至九月之末，英法軍方在亞爾台斯及坎拔呂開始秋季攻擊，俄軍已經完全潰敗，不可救藥矣。

當波蘭諸要塞，先後落于聯盟軍之手，俄軍向東方撤退，其善後之法，不

外兩種，或則在羅威洛——米斯克——巨拉堡新陣地集合，等待敵軍前來攻擊，或則襲用千八百十二年對付拿破侖之故轍，更向東方退走。聯盟軍以全力追擊，沿途擊破俄軍後衛。俄軍所最感危迫者，為敵人向側翼進逼，在南方則向平斯克 Pinsk 前進，在北方則向威爾拉前進，雙管齊下，以米斯克為公共目標。為阻止追擊軍到達米斯克之計，尼可奈大公舉其全部殘軍，向追擊軍反攻。

更考察東戰場之最南翼，千九百十五年八月之末，奧匈軍隊已到達羅馬尼亞邊界，由才洛威茲以至可亭。自八月二十八日起，弗拉巴爾波特梅賓厄木里諸軍，沿尼斯特河（在刺洛塔里拔河口及斯特里拔 Strypa 之間），及刺洛塔里拔河布格河，在村杏里——刺洛錯 Nizhny 所卡爾陣地，屢次突破敵軍，極為順利，直二百五十公里寬之正面上，擊退俄軍，且佔領斯特里拔河地段。布洛里于九月二日，魯克 Luck 于八月三十一日，杜布洛 Dubno 于

九月八日，先後落于浦哈洛及賓厄木里二軍之手。俄軍在加立青境內，僅據守塔洛波爾之四周，在窪爾尼境內，其勢力僅限于羅威洛。

馬克生軍，經布勒里托斯克東方及東北方之水草地，向平斯克——扑魯哈尼，繼續追擊。尤以里西根將軍所率之布格軍，在困難地形內，能發揮極偉大之行軍力及戰鬥力。

呂薄得太子所指揮之軍，前進至比洛維茲 *Bieloway* 森林，及窩爾可威斯克 *Wolkowsk* 以西之地點。

興登堡元帥所部各軍之右翼，加爾威茲軍到比洛斯托克，勻爾茲軍到達格羅洛，九月四日，毫無抵抗，佔領該處。及至八月二十三日佔領阿所威閉鎖堡之時，俄軍已自行撤退，惟餘一座空城耳。

八月二十七日，愛兮和爾所指揮之軍，佔領俄軍已經撤退之阿里塔要塞，隨即向威爾拉轉進。

耶門軍在北方進迫，以其正面與巨拉堡—里加之線相對峙，故由羅馬尼亞起，至里加海灣止，聯盟軍亘全線之上，繼續前進，俄軍毫無阻止之力。千九百十五年，由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八日，聯盟軍奪獲俄國之大要塞十六處，即此一端，足以證明俄國之戰鬥精神，已經完全破產。聯盟軍對於行軍及戰鬥，已經表示其偉大能力，在攻擊前進中，無論遭遇若何之困難地形，後方連絡無論如何危險，均能用強毅不屈之精神渡過之。

九月初，聯盟軍已佔領沙木吉梯 *Danogritien* 苦蘭得等處。加立青全境，除

塔洛波爾附近之狹窄地區外，其餘均已奪回，布可威拉已不復在俄軍之手。土地及戰利品之獲得，與精神上之振奮，實有同等效果。貝塞呂將軍，奉命為瓦薩行政長官，與匈國執行波蘭南部之管理權。兵燹之後，地方糜爛，聯盟軍既經確實佔領該地，遂努力恢復秩序。

俄軍幾乎毫未戰鬥，即行放棄諸要塞，向東方退却。彼等已僥倖達到目的。

，逃出聯盟軍之包圍，免遭殲滅之禍。彼等當九月之初，據守里加—巨拉堡—威爾拉—窩爾可威斯克—平斯克—羅威洛—塔洛波爾之線，至羅馬尼亞邊境可亨之西南方。在八月之內，被聯盟軍俘虜官兵三十二萬五千人，損失火砲三千一百尊。俄軍迭次敗退，遂研究其責任問題。連月以來，喪師失地，誰當負其罪戾。因職權關係，不幸之尼可奈大公，竟獨尸其咎。彼等以爲大公雖不辭勞苦危險，以一身膺指揮之任，然因指揮失當，以致犧牲國軍百萬人之多，故俄國之不幸，彼應負其責任。吾人平情論之，俄軍之敗，實由于組織之不良，而大公不幸，竟爲不良組織下之犧牲者。九月八日，解除大公總指揮之任務，將其放至高加索。俄皇親臨軍前，自執指揮之責，欲利用皇帝之威嚴，振起已經墜落之士氣。其時俄國皇位未倒，大部軍隊，對於皇帝尙存相當之敬畏心也。

德國魯登道夫將軍之迴想錄內，評判尼可奈大公，最爲平允，彼嘗曰：

「大公乃完全之人格，真正之大將也。」

聯盟軍欲包圍四百萬之俄軍，已撒佈其彌天蓋地之密網，而大公能由該網之內，救全其軍隊。吾人只須代爲着想，俄軍之裝械，其缺乏之程度何如，俄國之諸要塞（阿所威不在此例），其抵抗能力如何薄弱，以之與聯盟軍之軍隊相比較，在數目上聯盟軍雖較爲劣勢，而自指揮技能——戰鬪力量言之，實優于俄軍數十百倍，大公統率窳敗不良之部隊，以抗拒中歐諸邦之精練軍隊，雖未能獲得勝利，而能毅然決心，巧妙指揮，及時退却，俾主力軍免于覆亡，則其功勳所在，自有不能消滅者，吾人于此，當切實認識之，不可徒以成敗論天下事也。德軍大本營之大計畫，包圍大公之全部軍隊，聚而殲之，已經失敗矣。此等問題，實屬過于偉大，自當時之時間——空間——力量言之，聯盟軍實無法答解之也。

千九百十五年九月初，實爲中歐諸邦之最好機會。如欲幹旋戰局，獲得

光榮之和平，必須利用此惟一之時機，過此以往，則惟有徒呼負負耳。蓋此時之俄軍，雖未至盡行覆滅，然已經大為衰弱，若能雙方開誠相見，同盟軍放棄其原有之慾望，與俄皇迅速締結和約，即能傾注全力，以對付法國，在英軍尙未十分增強之前，將法國一舉而覆之。德國海軍大將鐵爾匹茲Tirpiz氏之回想錄曰：

「對於俄國之戰事，爲吾人政畧中最重要之點。治國之士，欲達到和平之目的，必須與俄皇迅速謀和。」

德國坐視如斯良好機會，轉瞬即逝，真可爲扼腕太息，世界大戰中德國之慘劇，即基伏于此時。德國政府，不能充分利用戰勝之效果。德軍之戰爭的聲譽，已升至最高之點，如日之麗于中天，而傾跌之時，亦將相續偕來，萬丈之深淵，即在目前矣。

新就任之俄軍最高指揮，決心沿巨拉河畔——在里加及巨拉堡之間，及米斯

克附近，在薄兒耶斯耶之水草地，在羅威洛附近，及塞勒特河 *Bereh* 沿岸

，抗拒聯盟軍進攻。由國內調集援軍，且準備向薄兒耶斯耶 *Poljesje* 及窪爾

尼等處反攻。俄軍之希望，全恃西戰場方面，英法軍將大舉進攻，得以分

割敵軍之兵力。就事實上言之，英法軍正由九月二十五日起，開始其所謂

秋季攻擊，在亞爾台斯及坎拔呂等處，攻擊德軍陣地。且在此緊急關頭，

尙欲誘導保加利亞，加入四國協約之範圍。俄國之東海艦隊，此時亦在里

加灣及東海之北部活動。

德軍及奧匈軍，向東方繼續行進，期擊潰俄軍之後衛，且截斷之。

馬克生軍，由布勒里托斯克出發，向東行進。九月十六日到達平斯克，且

在斯體爾 *Ster* 下遊，在雅斯約兒答 *Yassjoida* 沿岸，在阿吉斯起運河 *Oginskikana*

沿岸，佔領堅固陣地。

在馬克生軍之北者，爲呂薄得太子之軍，經比洛維茲森林，及斯洛尼 *Slonim*

里答 *Liha* 等處，向貝勒西拉 *Beresina* 之西岸前進。自將俄軍擊回米斯克之後，即在該處停止，因後方連絡太長，而且甚爲困難，故不能向東方繼續追擊，以致深入重地，自招危險。

德國之中央軍（第十二第十第八軍），自佔領耶門河諸要塞之後，其行進目標，爲耶門河上遊及威里雅河 *Wilia* 間之地區，主要行進方向爲威爾拉。俄軍在該處，築有臨時要塞環繞之。德軍對於該處，擬用大距離之包圍，愛兮利爾軍由西方及西北方前進，加爾威茲及勻爾茲所指揮之軍，由西南方前進。激戰之後，于九月十九日佔領威爾拉，俘俄軍二萬二千人。九月下旬，諸軍繼續前進，又佔領下列之堅固陣地。由貝勒西拉之上遊起，經馬洛堆直洛 *Malodzeschno* 之西，及拉羅茲湖 *Zaroghn*，以至巨拉堡之西角。德第十軍。欲阻截俄軍由威爾拉退至米斯克之路，因俄軍努力反攻，未能達到目的。故該軍必須由威奈卡 *Wilika* 退回原陣地。

愛兮和爾軍，自九月月終以後，即逐步向巨拉堡前進，自十一月以後，位于該地點之西方，成半圓形，南自得里斯雅特湖 *Dryswiatsee* 起，北至巨拉河畔之衣魯克斯特 *Hint* 附近，距巨拉堡平均約十八公里。

耶門軍對於巨拉河之線，僅欲在里維合夫 *Liewenof* 雅可布城附近，固守其右岸之各橋頭堡。其左翼則環繞里加，成半徑約三十公里之弓形。

馬克生軍之南翼，仍在平斯克之周圍。其左翼之約瑟夫軍，則在阿吉斯起運河附近，與呂薄得太子之軍取得連絡。里西根軍之前鋒，在平斯克附近，及斯體爾河下遊。更向南方，則有浦哈洛軍，向窪爾尼境內之三角形要塞前進（即魯克—杜布洛—羅威洛三要塞）。彼等企圖由西北方包圍該要塞。同時賓厄木里之軍，自布洛里及刺洛塔里拔河之上遊，由西南方向該要塞進攻。

在賓厄木里軍之南，則有波特梅之軍，位于刺洛塔里拔河之中部，弗拉巴

梯之軍，位于刺洛塔里拔河之下遊，更向南方，則位于尼斯特河沿岸，及布可威拉之東境。

八月二十七日，浦哈洛賓厄木里波特梅弗拉巴梯諸軍，在二百五十公里寬之正面上，開始前進。俄軍越過斯體爾河，衣克窪河 Клязьма，塞勒特河之上遊，及斯特里拔河，倉皇退走。九月中旬，聯盟軍到達下列之陣線。右翼自塞勒特河入尼斯特河之交會點起，然後溯塞勒特河之西岸而上。斯特里拔河及塞勒特河中間之地帶，遂成敵我兩軍之分界線。俄軍在此役中，被敵軍俘虜之官兵，約四萬人左右。

在塞勒特河之北，賓厄木里軍于九月六日，向敵人進攻，敵之正面寬約四十公里，築有堅固工事，德軍將其驅逐，退至衣克窪河附近。九月八日，佔領杜布洛之閉鎖堡羣。

浦哈洛軍，由拉里米窪里斯克—可維耳之線，向魯克前進。八月三十日，

佔領羅齊斯才 *Fozyseze*，三十一日佔領魯克。爾後數日，向羅威洛繼續進攻，且佔領浦禮洛卡 *Putiloka* 斯吐布拉 *Stubla* 諸河沿岸之地段。在浦哈洛軍之北，爲奧匈軍，兵力甚爲單弱，位于可爾米河 *Kormin* 沿岸，更北則沿斯體爾河岸，越過可維耳——沙爾尼 *Sally* 之鐵道線，至平斯克之南方，在其處與里西根軍取得連絡。

俄軍大本營，決心向可維耳——侖貝爾——斯塔尼斯老，大舉反攻，以挽回局勢。由俄國內部增調生力軍，以衣窪洛將軍爲指揮官。此次攻擊，擬與英法軍在亞爾台斯及坎拔呂之攻擊，同時舉行，協約國方面，希望其勝利，至爲殷切。俄軍及其同盟國，均以爲此時德奧軍須分割其兵力之一部份，赴巴爾幹半島作戰，故在東戰場之兵力，必將大爲減少。俄軍由起厄——哥美耳 *Comel*，利用三鐵道線，運輸軍隊至目的地，以供此次攻擊之用。因有潭兒耶斯耶附近之水草地，足資掩護，故準備攻擊頗爲便利。

賓厄木里及浦哈洛二軍，本擬進攻羅威洛，尙未發動之時，俄軍即先機而動。衣達洛揮軍越過塞勒特河，由刺波羅 *Norov* 布查茲之線，向德軍猛進，以致波特梅及弗拉巴梯所部各軍，不得不退至斯特里拔河之後方。該處爲聯盟軍之第二陣地，俄軍未能突破之。十月之初，聯盟軍由該陣地轉爲攻擊，由斯特里拔河之東岸驅逐敵人，迫其仍退回塞勒特河附近。在重大損失之下，俄軍之企圖，終于失敗。

俄軍大本營，妄自揣測，以爲聯盟軍感覺斯特里拔河正面之危險，勢必已將可以抽調之兵力，移至東加立青。衣達洛欲利用聯盟軍在此方面之弱點，實行聲東擊西之策，以奪回杜布洛及魯克，遂將軍隊更向北方迂迴，擬在布洛里突擊聯盟軍，且由東北方進逼侖貝爾。九月十三日，俄軍開始運動，在克勒美呂茲 *Kremenez* 及杜布洛附近，向上衣克窪河攻擊，在羅威洛之西，向斯吐布拉河進攻，在羅威洛之北，向哥里 *Goryn* 進攻。一切企圖，

均因聯盟軍之頑強抵抗而擱淺。

衣窪洛尙不因上述之失敗而灰心，繼續實行向右方迂迴之策略，集結生力軍于北翼，欲由東北方包圍浦哈洛軍。浦氏運用巧妙之指揮，于九月二十日暫行退避，第一步退至浦體洛卡河及可爾米河附近，第二步退至斯體爾河之魯克附近。對於衣克窪河及斯體爾河沿岸之德軍陣地，俄軍努力進攻，雖在若干地點獲得些小進步，然已筋疲力竭，無能爲役也。

聯盟軍調遣里西根軍之一部，移至斯體爾河畔（在魯克之下遊），以增援浦哈洛軍，十月之末，在河東岸頗有進展。然俄軍對於該戰場之攻擊興味，尙未完全頹喪。當十月月終，在衣克窪及斯體爾頗形沉寂之時，衣窪洛藉

沙爾尼鐵道中心點之助，企圖攻擊挪法洛卡 *Rafalovka*——查托里斯克 *Zartorysk*

——可兒起 *Kocher* 之地段。在若干地點，俄軍進至河西岸，隨即死力據守，

建設堅固陣地。十月之末，及十一月之初，雙方爭奪該陣地，戰事頗爲激

烈。里西根軍于十一月十日開始反攻，將俄軍驅回東岸，且進至下述之線。由浦體洛卡河沿可爾米河，至其流入斯豐爾河之河口。

十二月中旬，在加立青之東南部，及布可威拉之東界，俄軍重新試行攻擊，是爲千九百十五年至十六年，在東加立青之新年戰役，由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千九百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止。

協約諸國所企足以望者，欲俄軍在羅馬尼亞近邊，獲得較大之勝利。蓋必如此方能欣動羅馬尼亞，使其加入協約國方面也。

爲實行攻擊計，特準備較大之兵力，仍受衣達洛將軍指揮，因衣氏于本年春間攻擊卡拔推山之時，作戰頗爲勇敢，大有不顧一切之概，千九百十五年九十月間，向刺洛塔里拔突擊之役，亦特別努力，深爲俄軍最高指揮所賞識，故畀以此次重任。

俄軍攻擊正面，寬至一百三十公里，南自扑魯特河畔之波雅 Pojan起，經過

挪挪才 *Rarance* 及托薄老茲森林 *Toporonz*，至尼斯特河畔之阿克拉 *Okna* 附近。
 俄軍最初欲佔領沙答哥挪山 *Sachagora*，因其能控制才洛威茲山谷也。溯尼斯特河而北，其突擊之鋒，正對尼斯特河及斯特里拔河之諸橋頭堡，查呂斯
起 *Zaleszoyki* 烏刺可 *Uscieczko* 雅茲洛威 *Yazlowiec* 布查茲威斯尼維克 *Wisnioweyh* 布
爾卡洛等處均為激戰焦點。主力軍衝鋒，正向弗拉巴梯軍，其餘一部向波
特梅軍。俄軍此次攻擊，兼用俄國之舊戰術及法國式之新方法，前進中，
 以多數預備隊，列為若干線，重迭跟進，在攻擊之前及戰鬪休息間，用極
 猛烈之砲火，向各個攻擊地段，猛烈轟射，以糜碎各突破點，且使步兵衝
 鋒較為容易。但俄軍雖不惜犧牲，而絕未能突破德陣地之任何點，或則在
 有效射擊之內，其攻擊力即行萎化，或即止于德陣地障礙物之直前方。僅
 在少數地點稍有進展，但其所獲得之地區，不旋踵間，即被德軍奪回。據
奧匈國報告，俄軍此次所受之損失，在七萬人以上。

千九百十五年俄軍死傷之官兵，總計至二百萬人，被俘虜者一百萬以上，其中有軍官一萬三千人。千九百十五年至十六年冬間，俄國利用戰事暫時停止之機會，由其人口衆多之內地，重新組織數百萬大軍，且由美國日本，輸入多量軍械彈藥，以資補充。

千九百十五年冬間，聯盟軍之陣線如下。由米陶起，經過斯木爾哥 Smorgon

巴拉洛威直 Baranowitschi — 平斯克 — 杜布洛之線，斯特里拔河之東，至才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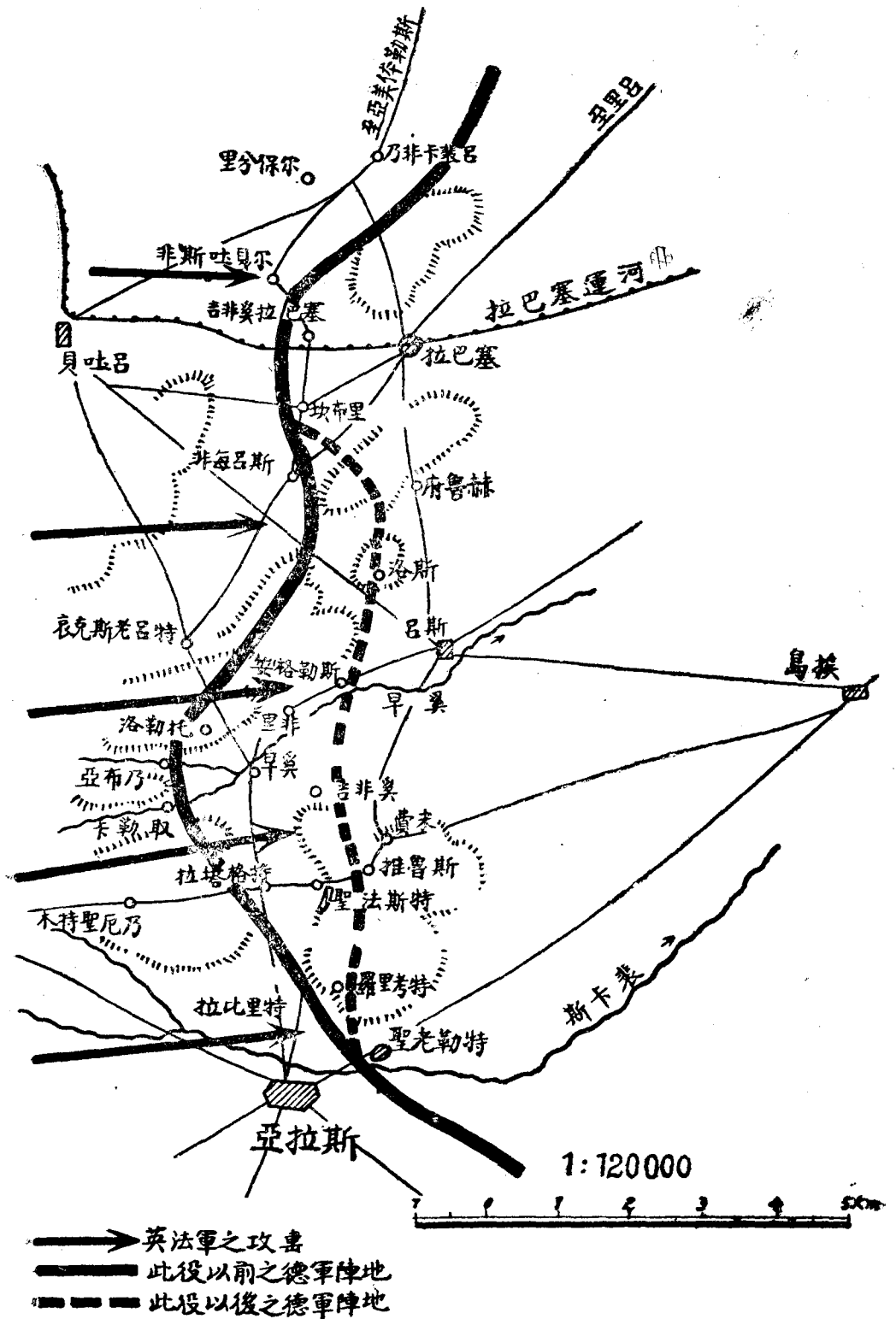
威茲之東，扑魯特河沿岸，與羅馬尼亞邊界相連接。

第九節 亞爾台斯及坎拔呂之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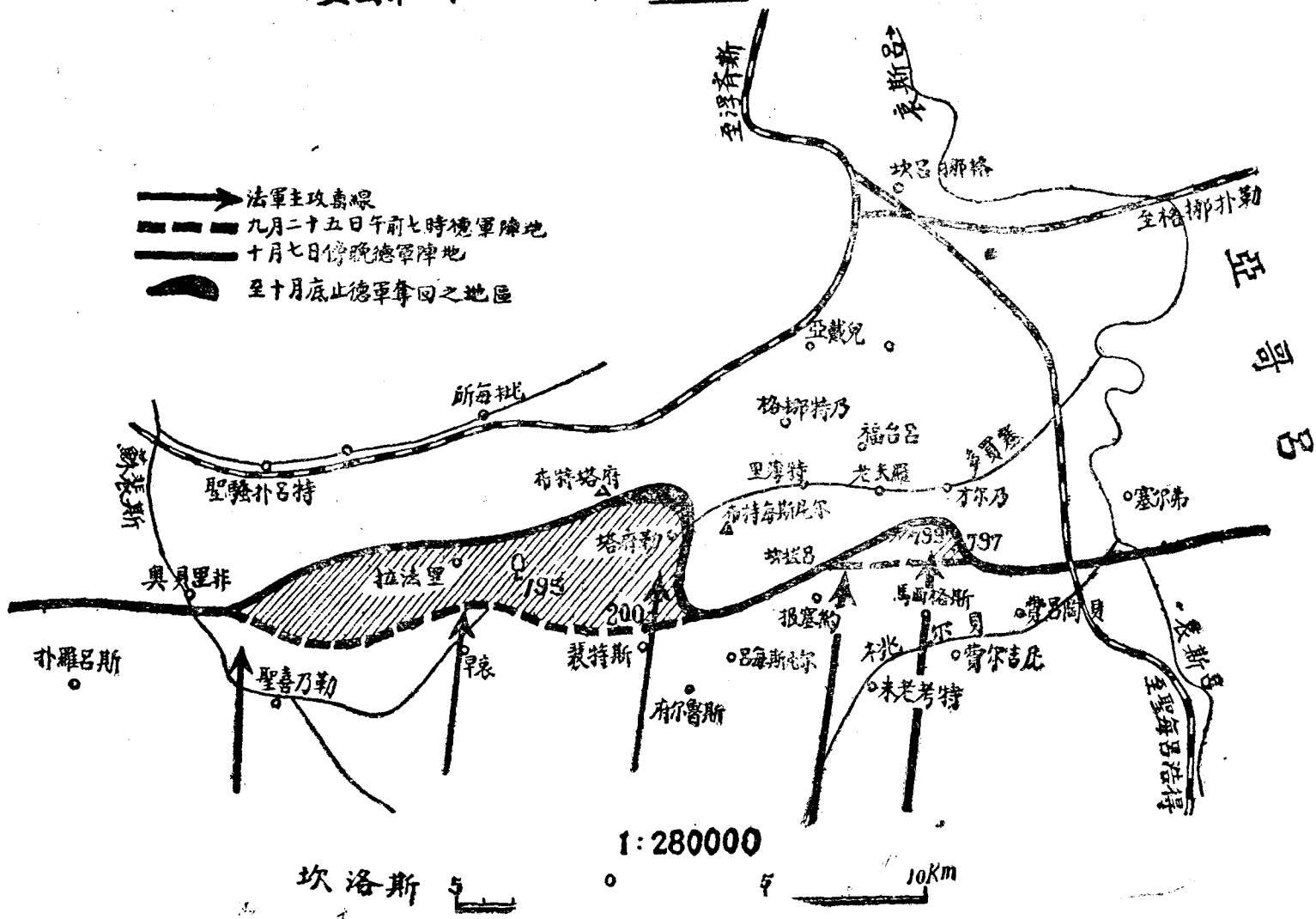
附圖第一 要圖第二十九 三十 (參觀要圖十八)

自千九百十五年五月，英法軍在亞爾台斯企圖擊破德軍，失敗之後，直至千九百十五年九月之末，西戰場頗爲沉寂。法國人士，已發生不能忍耐之情緒。政府屢經宣言，擬于最短期間，將德軍驅出法國土地，恢復比利時之版圖，而迄今未能實現。人民已感覺戰爭之負擔與痛苦，亟望政府能及早踐履前言。俄國方面，亦屢次提起責言，質問英法軍何以毫無動作，何故不竭力阻止德軍，任其將兵力遣往波蘭境內作戰。且振振有詞，自謂俄羅斯西部諸要塞之失陷，千九百十五年八月間俄軍之被敵軍壓迫，退至米斯克—巨拉堡—里加者，并非俄軍作戰不力之過，實因俄軍以獨力當聯盟軍全部力量之衝，其不能抵抗，固爲理所必然，故俄軍之損失，間接應由

要圖第二十九 1915秋在亞爾台斯之戰



要圖第三十 1915年秋坎拔呂之戰



英法軍負其責任云云。平情論之，英法軍非不欲與俄軍同時發動，其所以遲遲吾行者，亦自有其原因。蓋英國此時，正在準備擴充軍力，採用徵兵制度，且極力籌備兵工製造，蓄積大宗彈藥，人事紛繁，日不暇給，其準備一日未完畢，則必延期一日也。至于法國，則欲待英國準備完成之後，再行一致進攻，絕不肯單獨動作，致招敗北之禍。美國此時，正在將其最優良之各種軍用品，供給協約國，運械輸彈之船舶，往來于大西洋上，源源不絕，故英法軍延期一日，即有一日之利益，與俄國之希望，適相背馳。

及至九月中旬，英法軍之攻擊時機，似已成熟，千呼萬喚，久經圖謀之攻擊計畫，似乎可以實行矣。巴爾幹半島之形勢，有迫使英法軍，努力一擊，獲得相當勝利，以壯觀瞻之必要。保加利亞尚在靜觀變化，或加入中歐諸邦，或加入協約各國，尚在搖搖不定之間。希臘及羅馬尼亞二國，或則

保守中立，或則投入戰爭漩渦，亦尙無堅確之決心。彼等之趨向，均視雙方之勝負爲轉移，若英法軍能在此時，實現其宣言，突破德軍陣線，恢復法國北部土地，解放比利時，則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尙能勸誘以上之巴爾幹半島三個國家，使其與協約諸邦共同作戰也。

英法軍之攻擊，從前均係注重一點，此次則不然。決心由兩個不同之地點，施行突破。選定亞爾台斯及坎拔呂二處爲攻擊點，其攻擊正面，頗爲廣闊，且用充分之兵力以實行之。

九月二十二日，英法軍向攻擊正面開始砲擊，由北海以至福格生，均爲射彈所及。尤其對於衣斐爾附近，拉巴塞運河及亞拉斯之間，以及對於坎拔呂地區，由扑羅呂斯 *Proshes* 以至哀斯呂河之東岸，其轟擊之猛烈，自開戰以來，以此次爲第一回。其破壞射擊，對於戰場之北部，延長五十小時，對於坎拔呂地區，延長七十五小時，耗費砲彈以數千百萬計，欲將所有之

障礙物——散兵壕——掩蔽部——觀測所——砲兵陣地等，一律破壞，殲滅防守部隊，或使其失去抵抗力。對於第一線後方，同時施行猛烈之封鎖射擊，使德軍後方隊伍，不能向前方增援，且阻斷給養及彈藥等之補充，妨害傷兵之向後方運送。

當英法軍指揮部，自信德軍陣地，已被其強烈之火力澈底破壞，不能再行支持，步兵攻擊，有達到目的之可能時，遂于九月二十五日，下令全線步兵，向德軍陣地衝鋒。

吾人先觀察亞爾台斯之戰況。

英軍企圖由衣斐爾出動，在通可米呂斯 *Comines* 及老呂斯 *Roulers* 鐵道線之間，向東施行佯攻，但一與德軍近戰，即被擊退，且大半在德軍最前方陣地內即行退走。同時由亞美體勒斯之東南，及拉巴塞運河之北，向里呂進迫。彼等雖不顧國際條約，任意使用毒瓦斯，但仍歸失敗。法軍進攻，較

附註
參觀第十
八圖。

英軍稍爲順利，二十五日傍晚，曾侵入已經轟毀之早奚附近之德軍步兵溝，然不過一時僥倖而已，其結果與聖法斯特附近之戰況相同，旋即被德軍驅退。九月二十六日，洛斯附近之德軍一師，被法軍壓迫，由最前線退回第二道防禦陣地，於是亞布乃早奚等處村落之殘餘部份，均經放棄。在此等時機，德軍之稍稍損失官兵火炮，及陣地內之一切軍用品，自不待言。

九月二十七日，敵軍之攻擊，暫告靜止。在洛斯南北兩方，英法軍之進攻，已經潰敗。在早奚附近，及亞拉斯之兩側，在聖法斯特及羅里考 Houli

Houli附近，英法軍重新採取攻勢，亦被拒退，彼等雖再接再厲，亦終于無益。雙方相持激戰，直至十月初間，英法軍在府魯赫 Hulluch—洛斯—早奚

—聖法斯特之線，佔據少數不關重要之地點，遂不得不自命爲滿足。德軍亦聽之任之，因若欲奪回各地點，恐拂巨大之犧牲，是乃得不償失，故德軍不願出此。德軍第二道陣地，在上列陣線之東方，依然如故，敵軍徒可

望而不可即耳。

較之英法軍在亞爾台斯之攻擊，激戰更形慘酷者，爲法軍在坎拔呂之攻擊。九月二十五日，彼等在聖每呂浩得——坎呂挪格 Challenge 鐵道線，及早哀——所每批道路線之中間，向德陣地進攻，正面寬約二十五公里。在此地段之西，扑羅呂斯附近，及哀斯呂附近，僅有砲戰而已。在哀斯呂東之亞哥呂境內，則除砲戰之外，尚有步兵攻擊。

在窄狹之主攻擊正面內，法軍使用步兵至十九師以上，以對付四師之德步兵，僅能在若干地點，突破德軍第一道陣地。吾人自西至東列舉之，彼等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佔領下述之陣地。自拉法里 *Naurin*（在早哀——所每批道路之側）附近之高地，經塔府勒西方之 *Les* 地點，及塔府勒之周圍，又經坎拔呂之家屋羣，及 *Les* 高地，及馬西格斯北方之高地。法軍藉其猛烈之火力，及人數之衆多，稍獲進展，然亦至爲微小，綜計全

線，不過平均進展一千五百至二千公尺耳。僅在極少之地點，侵入德軍陣地較爲深遠，例如在所每批之方向，在塔府勒附近，佔領德軍陣地約三千五百公尺之深。德軍之第二道陣地，仍歸德軍佔有。第二道陣地之後，更有第三第……道陣地，若法軍侵入第二道陣地，德援軍必應聲而至，立即反攻，立即驅逐之。

法軍之大舉攻擊，于是在坎拔呂又告失敗。法軍所得之進步，與其損失相較，實屬得不償失。當其進攻之時，其自信之心，未免太堅，自以爲突破敵陣，必能如意實現。彼因自信太過，故當突破尙未完成之際，已于九月二十六日，在早哀附近，派遣大部騎兵，欲在其夢想之突破點之北方，經過開闊地區，實行追擊，務期殲滅退走之德軍殘部。不料彼之攻擊計畫，竟爾中道擱淺，此担任追擊之騎兵，在德軍之集中火下，立時全軍覆滅，自屬必然之結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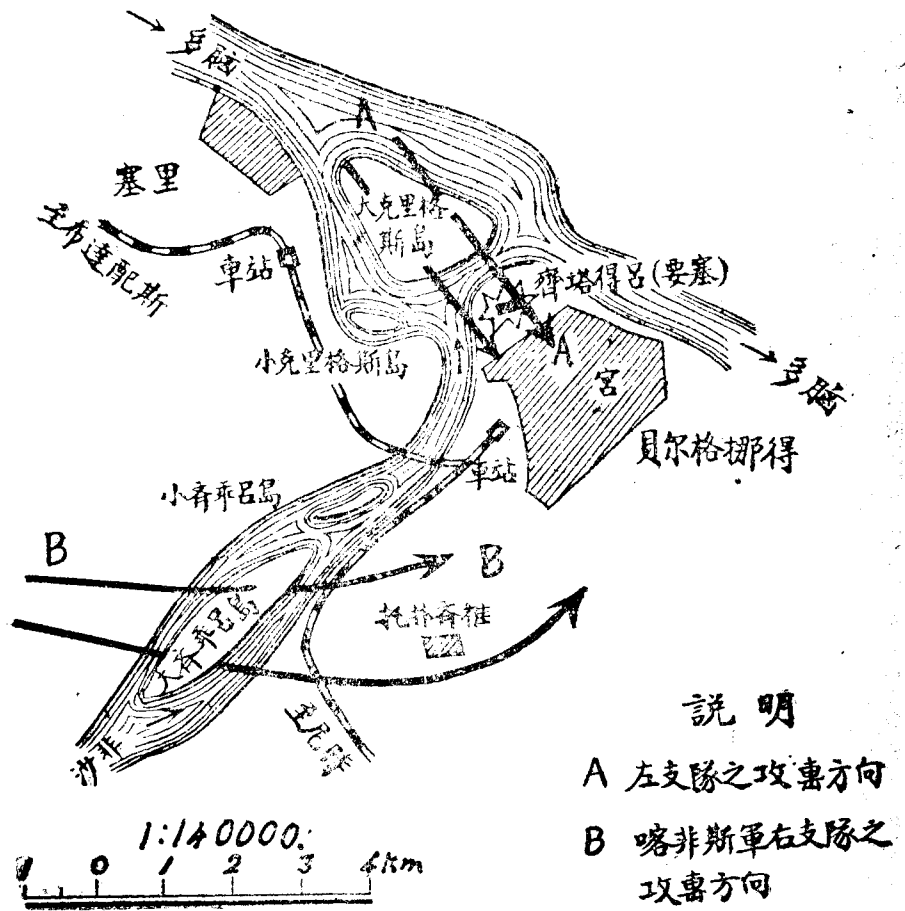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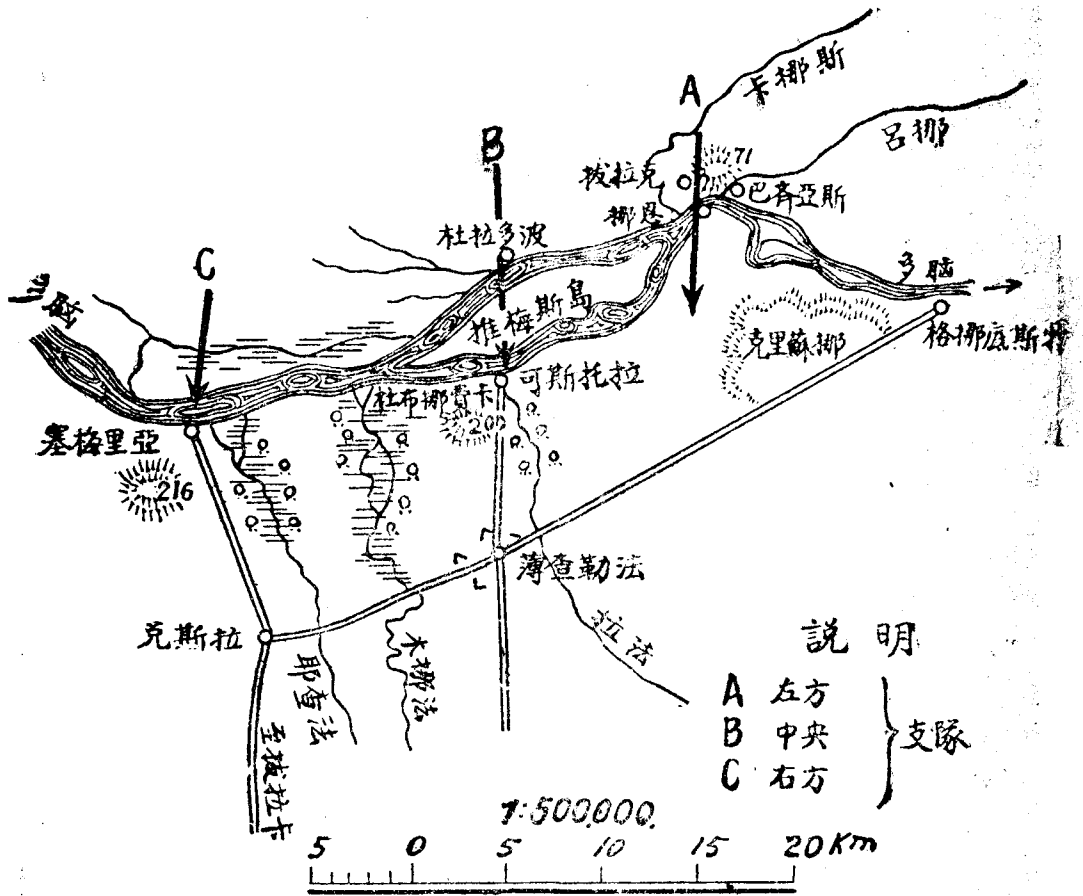
坎拔呂之戰，延至十月月終。德國已將增援部隊調集，開始反攻，奪回法軍所佔領之地區。法軍亦已開到生力軍，不僅欲拒退德軍之反攻，而且欲向德軍第二道陣地，繼續進攻。在此數日間，兩軍激戰于塔府勒之周圍，及坎拔呂家屋羣附近高地之四周，馬西格斯之北方，頗爲劇烈。法軍之攻擊力，漸次萎化，其必勝之自信力，亦漸次薄弱。十一月之初，法軍已被擊退，僅餘所每批之南方地區——塔府勒附近地區，及馬西格斯之北方及西方地區，及坎拔呂之家屋羣，尙在其手中。

據奧匈國之精細計算，此次攻擊，法軍死傷及被俘之官兵，共計一十三萬人，英軍約六萬人，德軍損失之數，尙不及其五分之一。德軍之喪失若干火炮及少數軍用品，且被敵軍俘獲官兵若干人，乃係必然之事。德軍既堅守不退，與敵軍肉薄相接，其兵力又不及敵人，且此等守兵之壕溝及掩蔽部，大抵被敵軍砲火擊毀，既不能資爲掩護，又不能阻止敵軍之前進，則

敵軍一經接近，無論德軍如何勇邁，難免不有一部份落于敵軍之手中。據英法軍宣稱，俘虜德軍二萬以上，火炮一百五十尊，未免稍有浮誇。即令確有此數，亦不足為奇，蓋英法軍既大舉進攻，德軍欲阻止之，自不能毫無犧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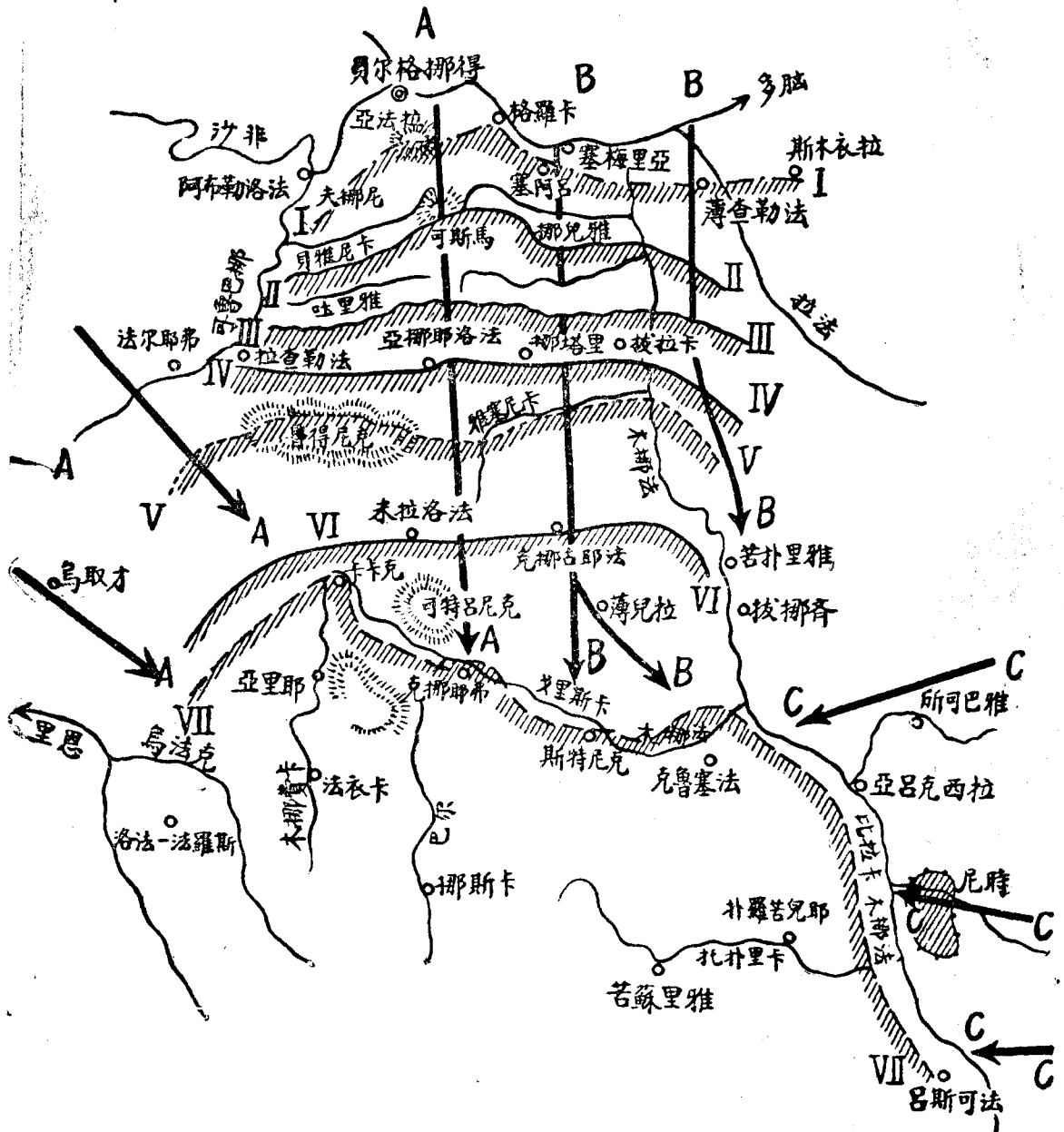
統觀此役之結果，則知攻擊之失敗，足令英國人民增加失望之心，而法國為尤甚。其影響所及，不僅軍事，對於政策上亦頗為巨大。保加利亞之加入三國同盟，實由于深信英法軍在西戰場之攻擊，永無勝利之望，為自身將來之利益計，遂不得不與中歐諸邦共同作戰。

要圖第三十一 多腦河之渡過



要圖第三十二

馬克生集團軍在克柳耶弗——克魯塞法——尼時線上之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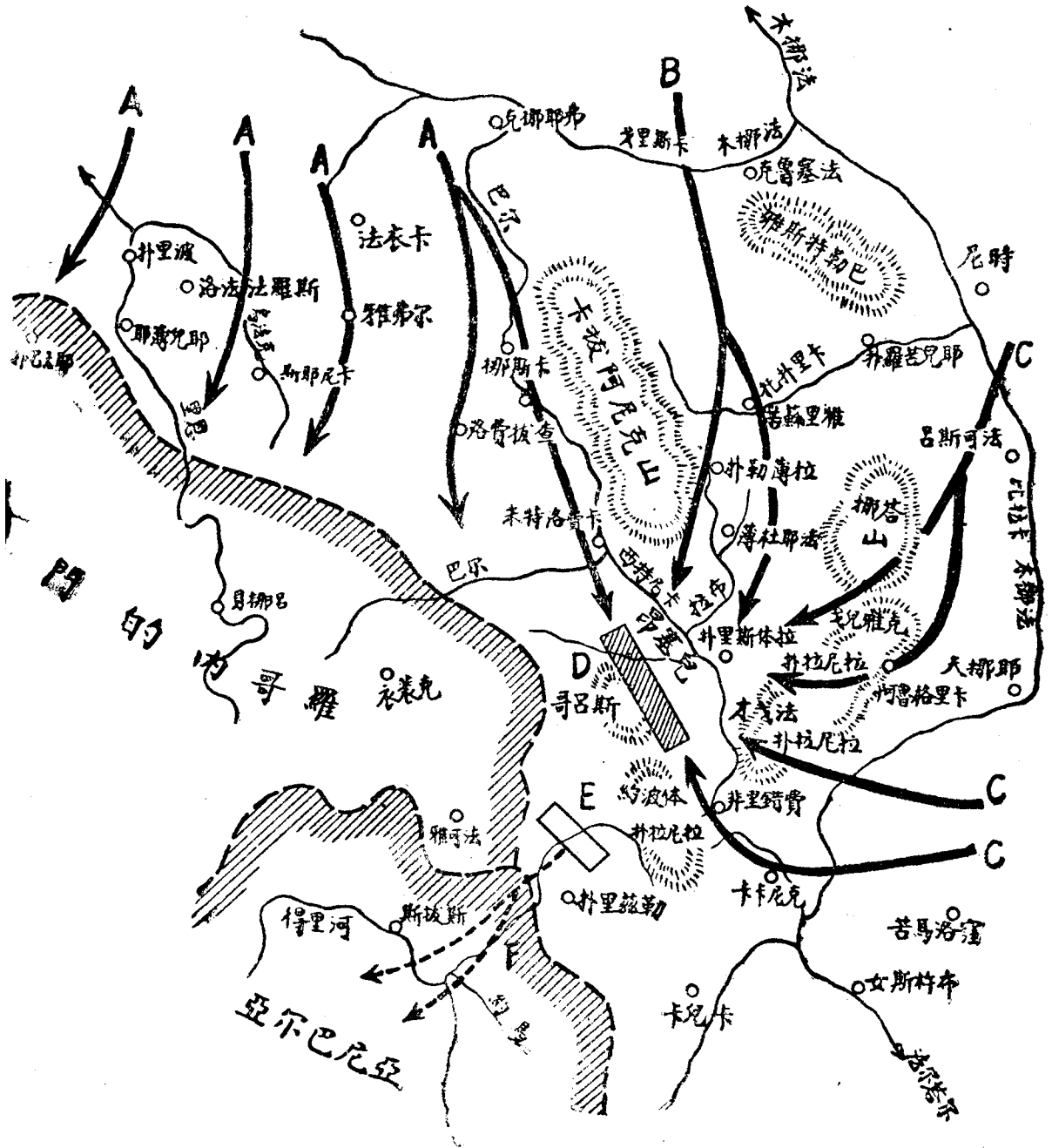
1:1750,000.



說明

- | | | |
|---------|--------------|---------|
| A → A | } 一般的行軍線 | } 喀非斯軍者 |
| B → B | | |
| C → C | | |
| I 至 VII | } 塞爾維亞之主要防禦線 | |

要圖第三十三 昂塞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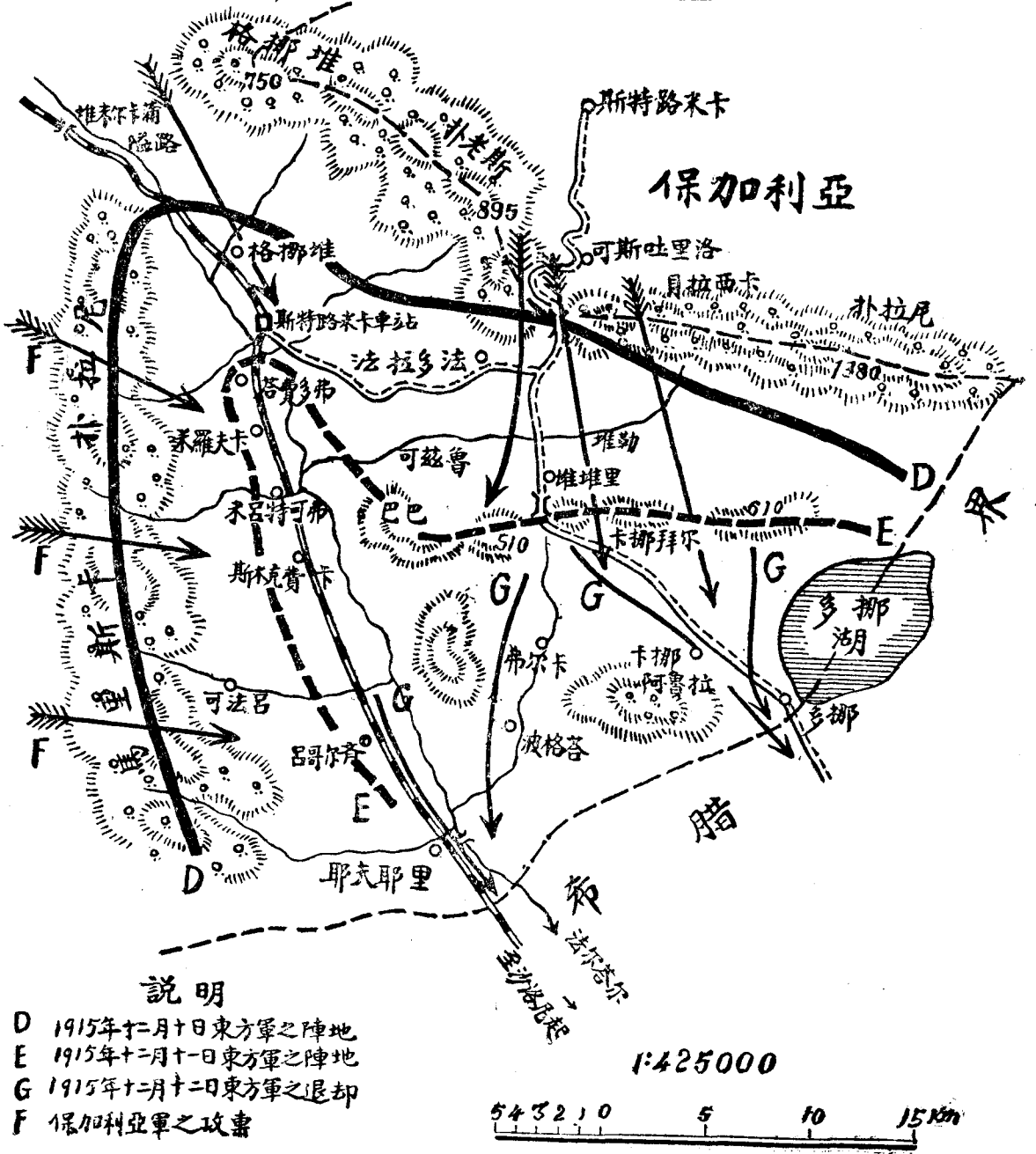
1:1750000.



說明

- A 喀非斯軍之前進
- B 加爾威森軍之前進
- C 保加利亞軍之前進
- D 普里茲雷附近，塞爾維亞軍之障地
- E 普里茲雷附近，塞爾維亞軍之障地
- F - - - 塞爾維亞軍向亞爾巴尼亞退却之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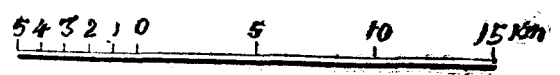
要圖第三十四 耶夫耶里 多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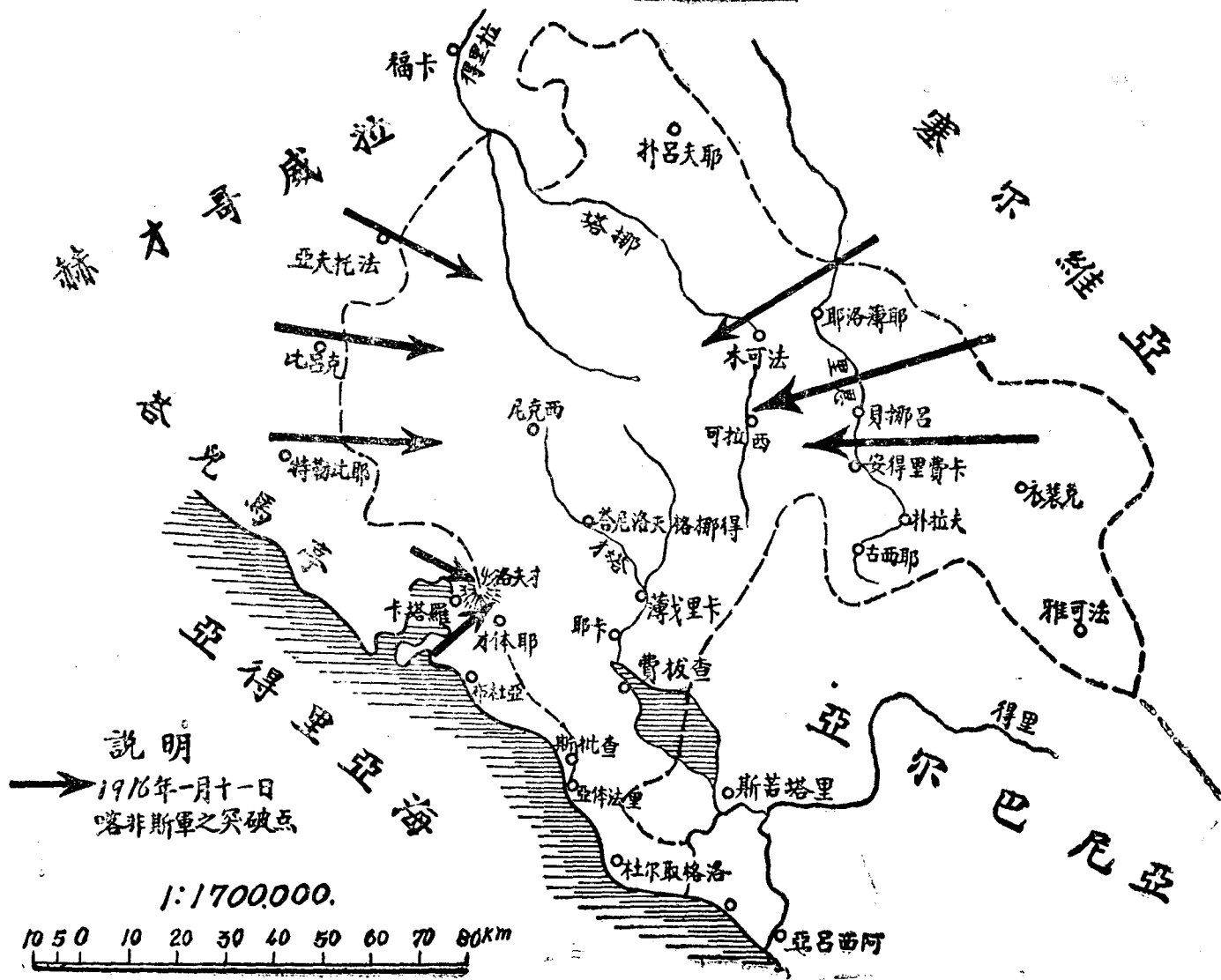
說明

- D 1915年十二月十日東方軍之陣地
- E 1915年十二月十一日東方軍之陣地
- G 1915年十二月十二日東方軍之退却
- F 保加利亞軍之攻進

1:425000



要圖第三十五 門的內哥羅



第十節 塞爾維亞及門的內哥羅

附圖第四 要圖第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自千九百十五年五月，意大利加入協約國方面之後，巴爾幹半島諸小國，態度猶未決定，英法俄三國，欲勾引諸國，爲己之助，捭闔縱橫，不知費却若干心血。彼等欲將西貝布格 *Siebenbrunnen* 及布可威拉巴拉特 *Banat* 等處，許與羅馬尼亞，以羈縻之。但羅馬尼亞對此，暫時仍保守中立。對於希臘國，一方則許以在小亞細亞方面，有獲得土地之希望，一方則設法干涉其內政，利誘威脅，雙管齊下，使其必就協約國之範圍。因受英法地中海艦隊之壓迫，希臘遂不得不容許英法兩國，在希臘所屬之島嶼，布置一切，作危害韃靼拉爾 *Dardanelles* 之準備。保加利亞係新興之國家，在千九百一十二年至十三年之巴爾幹半島戰事內，獲得不少之利益，但被其餘之巴爾幹各

國所嫉視，千九百十三年之戰，將其所得之利益剝奪殆盡，其朝思暮想之事件，不外恢復得而復失之利益；故乘歐戰爆發之機會，向協約諸邦提出要求，必須償還其橫被剝奪之土地人民，以完成保加利亞之組織及版圖，方能加入協約國方面，追隨作戰。協約諸國對此，遂曲徇其請，向希臘及塞爾維亞磋商，退還由保加利亞所掠奪之土地，以滿足其慾望。不料希臘二國，亦採當仁不讓之態，無論協約諸邦，如何壓迫，彼等終不肯捨棄尺寸之土，讓與保加利亞，以圓成協約諸邦之好夢。于斯時也，除協約諸邦竭力拉攏保加利亞之外，土爾其亦復暗中勾結，欲得保加利亞爲一臂之助，許以亞得里亞斐兒 *Adriano* 之土地。保加利亞對於該地，久已垂涎，一旦如願相償，其欣慰自不待言也。

保加利亞與協約諸邦之談判，既不能成功，遂轉而結好中歐諸邦。千九百十五年九月，下令全國軍隊，準備作戰。其目的在加入中歐諸邦，以武力

向塞爾維亞奪取其所要求之土地。

保加利亞與中歐諸邦連合，若僅就目前而論，對於雙方均有利益。就保加利亞言之，則藉此可以實現其計畫，得中歐諸邦及土爾其爲同盟，可以促進其國勢之擴張。就中歐諸邦言之，則得保加利亞之援助，可作壓制羅馬尼亞及希臘之工具，而中歐諸邦與土爾其，此後能直接連絡，在經濟及軍事上，均有莫大之利益。而且爲奧匈國着想，尤須要強固之後援，蓋奧匈國中，民族複雜，其捷克斯拉夫民族及南斯拉夫民族，均有躍躍欲動之概，得保加利亞加入，則此等民族必深信中歐諸邦，確能保持其優越勢力，不敢有所蠢動，且足以防止大塞爾維亞主義之陰謀。因德軍對俄國之戰事，既甚爲順利，在西戰場，德軍陣地亦能與優勢之敵軍相抗，未嘗稍有挫折，德軍大本營遂又顧而之他，欲在第二處更行建立顯著之奇績，俾全世界人類，均能曉然于心，知中歐諸國，抱必勝之志氣，無論如何困難之問題

，均能安然解決之。在此種考慮之下，塞爾維亞遂成爲德軍之攻擊目標。千九百十五年九月將盡之日，德軍及奧匈軍之一部，向匈牙利南部移動。十月之初，馬克生將軍所部各軍，已集中塞爾維亞之北邊及西北邊，待機而動，以便侵入塞境。在得里拉河畔，波斯尼亞東南部之費塞格拉得附近，有奧匈軍集中，監視塞爾維亞及門的內哥羅之邊境。馬克生集團軍之右翼，爲喀非斯將軍之軍。向貝爾格挪得上遊。其左翼爲加爾威茲軍，向多腦河 Donau 前進。另有聯盟軍之一部隊，在多腦河下部。及阿爾所法 Oryova 之上下遊。虛作渡河之勢，以迷惑塞爾維亞軍之注意，俾聯盟軍得在適宜之處。選擇渡河地點。

保加利亞之軍，十月初已經準備就緒。其北方軍之指揮官爲波雅依夫將軍 Bojajeff。隸屬馬克生集團軍，位于查耶卡 Zajecar——披羅特 Pirob 之線。其他一軍。沿塞爾維亞之東境，位于杼斯底兒 Kistendil 及楚馬雅 Dzumaja 斯特路米卡

Strumica 等處附近，待令即可出動。

塞爾維亞軍，處上述之包圍中，形勢至爲不利。保加利亞軍若由東方而來，侵入塞境，攻擊塞軍之右翼及後背，則多腦河及沙非河，以及塞爾維亞之北部，均有難于保守之險。故塞軍最高指揮，決心俟敵軍大舉進攻之時，且戰且走，向國內腹部引退，若至不得已時，則退至馬其頓 *Macedonian*，期在該處與英法援軍接近，賴其收容，因此時英法二國，已派遣一部份軍隊，在沙洛尼起 *Saloniki* 登陸也。

英法二國，已決心派遣軍隊，在沙洛尼起附近登陸，加入巴爾幹半島戰場。沙洛尼起係希臘領土，希臘又爲中立國家，按之國際條例，不准交戰國軍隊通過，英法軍一面以甘言籠絡其政府，欲得其許可，同時不顧一切，以強迫手段執行之。指揮該方面軍隊者，爲沙奈爾將軍，其部隊有由母國運來者，有由各處領土徵集者。預期集中兵力十五萬人，由法軍派出三分

之二，但至千九百十五年十一月月終，尙未能足數。十月間僅有六萬人，十一月月終增至十萬人左右。沙奈爾將軍所受之任務，異常重大而艱難，彼以孤軍，在遠離祖國之虞作戰，其後方爲阿該海 Aegisch，因德軍潛艇之活動，交通頗爲危險，在陸地方面則易受希臘之影響，希臘王孔士坦丁 Constantin，固主張保守中立者也。爲援助塞爾維亞起見，上陸之英法軍，必須沿法爾答爾河 Vardar，向北方行進。中途與保加利亞之南方軍相遇，阻止英法軍前進，封鎖其與塞爾維亞主力軍之連絡。兵力較小之塞軍，駐紮女斯杼布 Deskib，非呂斯 Veles 之周圍，及斯體扑 Stip，拔拉卡 Palanka 之附近，防守通保加利亞之道路。

馬克生集團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開始對塞爾維亞作戰。十月六日至十日，全軍在挪恩 Ram，塞梅里亞 Semendria，推梅斯 Temes，貝爾格挪得等處附近，渡過多腦河。遲數日間，又在阿布勒洛法沙巴克等處附近，渡過沙非

河。所屬之另一小部隊，則在洛茲尼卡 Loznica 之上下遊，渡過得里拉河。德奧保軍，在全線上，對於戰術及技術上之準備，均異常周到，故以上諸河流，雖極爲險要，而塞爾維亞軍一經聯盟軍之猛烈砲擊，卽不能支持，自動退却，聯盟軍幾于毫無戰鬪，安然渡過各河川，僅在貝爾格挪得抵抗頗爲頑強，雙方曾施行白刃戰。

塞爾維亞之北方軍，約一十五萬人，自放棄多腦河防禦線之後，卽退據後方防禦陣地，東翼依托于堅固之薄查勒法 Pozarevac 市，西翼依托于阿布勒洛法，且將木挪法 Morava 下遊，及可魯巴挪 Kolubara 下遊中間之高地，大加建築，供逐段防禦之用。在多腦及木挪法之間，共分七層防線，前後重迭。除此以外，塞軍且在多腦下遊，扼守鐵門之險，該地之右岸，谿谷深絕，森林幽險，極便于防守。

馬克生集團軍，迭次突破塞軍陣線，十月十四日，佔領薄查勒法，十八日

佔領阿布勒洛法，十一月一日，佔領克挪古耶法 *Kragujevac*。馬克生氏之目的，欲將塞軍向南方壓迫，使其落于保加利亞軍之手。保軍此時正由東方前進，經過體木克 *Timok*，向呂哥庭 *NEGOTIN*——查耶卡——披羅特運動。

塞爾維亞軍，亦越過體木克，侵入保加利亞境內。十月十四日，波雅依夫所率之保軍，將其擊敗，退回體木克谷。十八日佔領呂哥庭，十九日佔領雅才法 *Knjazevac*，二十日佔領查耶卡，爾後數日間，迭次激戰，在尼時亞
呂克西拉 *Aleksinac* 拔挪齊 *Paraćin* 等處，頗有進展。十月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加爾威茲軍之左翼，在鐵門附近渡過多腦河，且在扑挪和弗 *Prilovo* 附近，與保加利亞軍之北翼取得連絡。多腦河水面之敵人，于是完全肅清，匈牙利與保加利亞，遂能利用該河，直接交通。原泊多腦河上之塞爾維亞砲艇，逃往羅馬尼亞港內，被其解除武裝。

馬克牛集團軍之西翼，于二十日佔領沙巴克，二十三日佔領費塞格拉得，

且壓迫塞爾維亞軍及門的內哥羅軍，向東南方退走。

馬克生集團軍之主力，連日激戰，逐次擊潰塞軍，向南方繼續前進。喀非斯向克挪耶弗 Kraljevo 前進，加爾威茲軍向克魯塞法 Krusevac 前進。十一月七日，以上諸地點，均被佔領，克挪耶弗之役，獲砲一百三十尊，克魯塞法之役，獲砲一百另三尊。塞爾維亞軍退却時，其火砲及輜重之大部分，均被德軍奪得。且退却之時，幾于全體潰散，抵抗力完全喪失矣。

波雅依夫之軍，十一月二日出現于尼時之前，未受重大之抵抗，五日佔領該處。自尼時得手之後，由貝爾格挪得至蘇非亞 Sofia 之鐵道，即落于聯盟軍手中，中歐諸邦與保加利亞及土爾其之陸上連絡，自此以後，即能直接交通，不虞阻斷矣。土爾其在此時，軍力單薄，彈藥匱乏，必須德國援助，方能在韃靼拉爾繼續抵抗敵軍之侵略，故貝蘇鐵道線之佔領，關係實甚爲巨大也。

塞爾維亞被德奧保諸國軍隊之猛烈壓迫，不旬日間，即現土崩瓦解之象，協約諸國在塞爾維亞之形勢，實屬極爲悲觀。沙奈爾將軍，決心與塞爾維亞之南方軍共同動作，由沙洛尼起出發，向北方前進，經過女斯杼布，與被嚴重壓迫之塞爾維亞主力軍相會合，以援助之。但保加利亞軍，較彼等捷足先登。保軍之主力，已集中於戰場之南部，以截斷塞爾維亞與馬其頓之連絡。法爾答爾附近之隘路，本易守而難攻，若被保軍先期扼守，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英法軍向北行進之計畫，將不克如願矣。

保加利亞爲達到上述之目的起見，以三個軍團進入馬其頓。十八日佔領夫挪耶 Врше 及拔拉卡斯體扑，二十一日，佔領苦馬洛窪 Куманова 及非呂斯。二十三日，到達女斯杼布，於是南部塞爾維亞，遂與北部塞爾維亞戰場相隔離。塞爾維亞軍，退至女斯杼布—非呂斯西南方之山地。在該處構築堅固陣地，欲據險固守，以待英法軍之救援。

自十月五日以後，英法軍陸續在沙洛尼起附近登陸。最先到達者，爲法軍二師，英軍一師，立即利用希臘之鐵道線，向北方運輸，企圖向非呂斯斯特路米卡克里弗拉克之方向，擊退保加利亞軍，且以其西翼與塞爾維亞南方軍取連絡。自十月二十日以後，在斯特路米卡—克里弗拉克 *Krivopaluk* 之線，發生陣地戰。同時法軍向斯體扑—非呂斯突擊，但立即失敗。英法軍之援軍，只能由沙洛尼起徐徐而來，故沙奈爾將軍只得在多挪 *Dojran*—克里弗拉克之線，及才爾拉河 *Cerna* 沿岸（在法爾答爾以西），佈置陣地，抗拒保加利亞軍之攻擊。於是所謂英法軍之東方軍，遂被迫而取防禦姿勢，其陣地之後方，即爲希臘國境，希臘之態度，尙未十分明瞭。希臘軍隊，已整作戰之準備，希王孔士坦丁，屹然中立，無論利誘威迫，均不爲其所動。至十一月月終，塞爾維亞境內戰況，已經明白揭露，英法登陸之軍，決不能爲塞軍之援助，因英法軍此時在塞爾維亞馬其頓之東南角，被保加利

亞之南方軍，羈阻于法爾答爾之隘路附近，不能自由運動也。

塞爾維亞南方軍，被保加利亞軍壓迫，向非呂斯及扑里呂扑 *Prilep* 附近之巴

補拉 *Rabuna* 隘路退却，且以其左翼，掩護可法 *Krova*——卡兒卡 *Kalkandelen* 之

道路。十一月十九日，保軍佔領巴補拉隘路，二十日佔領扑里呂扑。

正在此時，在塞爾維亞中部，正完成包圍塞主力軍之工作。馬克生集團軍，追擊該軍，足無停趾，直至扑里斯體拉 *Pristina*，由北東南三方包圍之。

十一月二十一日，喀非斯軍到達洛費拔查 *Novipazar*，且向米特洛費卡——扑

里斯體拉前進。加爾威茲軍，同時佔領苦蘇里雅 *Kursunlija* 以南之高地，且

向扑里斯體拉前進。波雅依夫軍，由東方而來，經過挪答山 *Pactan*，亦向

扑里斯體拉前進。保加利亞之第二軍，由南方而來，截斷扑里斯體拉向法

爾答爾之出口，在卡卡尼克 *Kacanik*——非里錯費 *Farizovic* 占領若干地區。

十一月二十四日，聯盟軍會攻扑里斯體拉附近之塞爾維亞軍，大敗之于昂

塞兒 Angel，塞軍退至西特尼卡河 *Sinica* 之西岸。二十五日，戰勝軍繼續追擊，于二十六七兩日，擊破塞軍後衛于哥呂斯山 *Colo*。二十九日，波雅依夫軍占領扑里茲勒 *Prizren*，塞爾維亞之命運遂正式解決。

千九百十五年秋，塞爾維亞加入戰事之初，計算其兵力約二十五萬人，迭次敗挫，至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聯盟軍俘虜者已達十五萬人。再加以死傷逃亡潰散之數，至少亦在五萬人以上，則塞軍之幸存者，不過五萬人耳。塞軍既敗之後，兵力大減，遂盡徵應服兵役之壯丁入伍，敗逃之頃，挾之偕行，以供將來補充之用。殘餘部隊，逃入亞爾巴尼亞及門的內哥羅，稍遲時日，即行轉至沙洛尼起。爾後重新組織塞爾維亞軍時，即以此輩爲骨幹，加入英法軍合編之東方軍，隨同作戰。

聯盟軍得新砲五百尊，在各軍事地點之舊式加農，尙不在內，得機關槍數千挺，行軍灶及汽車軍用車等，各數千具。

聯盟軍之所以在短促之期間，獲得如斯之結果者，全賴計畫周密，實行努力耳。自十月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部作戰期內，一切事務及作戰運動之進行，有條不紊，按步就班，曾無失時愆期之故障，語其經過情形，殆如一良好之鐘錶。聯盟軍之指揮固佳，而其所指揮之軍隊，尤爲出類拔萃，不僅能擊退精練勇敢之敵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而且能壓倒天氣給養地形等，一切困難環境，彼等在素所不習之山地作戰，又值大雪嚴寒之季節，給養及住宿之所，均異常惡劣，但彼等均能戰勝之，曾無畏難之意，怨望之心。連月奮戰之餘，雖損失不少，然以之與其所建立之功績相比較，則損失殊不爲多也。

千九百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馬克生所部各軍之位置，如下所述。喀非斯軍，在衣裴克 Jpek 之東北，加爾威茲軍，在扑里斯體拉之西南，波雅依夫軍，在扑里茲勒之周圍。但此時仍非休息之時也，必須將塞爾維亞殘部

，澈底消滅而後可，因其尙有一部份軍隊，殘存于木拉斯體爾 *Monastir*——扑里呂扑——可法——堆布挪 *Debra*——阿里答 *Orida* 之區域間也。

爲澈底消滅塞軍，馬克生將軍之佈署如下：

喀非斯軍 經過扑呂夫耶 *Plevje*——衣裴克之線，向門的內哥羅追擊。

波雅依夫軍 經過雅可法 *Djibova*——扑里茲勒之線，在得里河 *Dina* 之兩側，

向亞爾巴尼亞追擊。

加爾威茲軍 向南方前進，協同保加利亞第二軍，攻占木拉斯體爾。

塞爾維亞人未在任何地點抵抗，專心致志，逃往門的內哥羅及亞爾巴尼亞

之深山中。十二月二日，喀非斯軍到達扑呂夫耶，在貝挪呂 *Berane* 附近，

驅逐門的內哥羅軍退過里恩河 *Lim*，門軍之中，雜有塞爾維亞軍之殘部。

在貝挪呂附近，門的內哥羅軍抵抗頗爲頑強，因里恩河之兩側，地勢崎嶇，有蜀道難行之概，門軍因此設防，故便于防守也。十二月八日，奧匈軍

占領衣裴克。在門的內哥羅境內，暫入沉寂狀態，因天降大雪，阿爾卑山積雪沒脛，人馬不能涉足，故聯盟軍亦不能前進。

十二月八日，保加利亞軍到達雅可法，經過亞爾巴尼亞之深谿岩山，繼續追擊，直至約馬河 Tjuma 畔，及斯拔斯 Spas 附近之得里河隘路。塞爾維亞之殘軍，逃入亞爾巴尼亞之不毛高原，塞王彼得 Peter，亦在軍中。

保加利亞第二軍，向木拉斯體爾急行，至爲迅速，加爾威茲之軍，與之相會。塞爾維亞軍自動讓出木拉斯體爾，德軍及保加利亞軍，在居民歡呼恭迎之中，于四日占領該城。自歷史上言之，木拉斯體爾爲保屬馬其頓之古代首城，故該城之占領，即可視爲保加利亞軍奪獲馬其頓也。

保加利亞軍猛烈追擊，十二月八日，到達堆布挪—斯特魯加 Struga—阿里答之線，且進至亞爾巴尼亞地界，向厄爾巴沙 Elbasan 及可爾卡 Korca 前進。

當塞爾維亞軍被迫向亞爾巴尼亞及門的內哥羅逃走之時，對於駐紮塞爾維

亞東南部之英法軍，亦正在開始攻擊。保加利亞以第二第三第四，共計三個軍團，合組一軍，以托多羅將軍 *Todorov* 爲總指揮，擔任攻擊英法軍之責。該軍于千九百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已在扑里呂扑—克里弗拉克—斯特路米卡之線集中。

沙奈爾軍之情況，自戰略上言之，極不便利。十二月初間，其陣線之狀況如下。以東方爲起點，自法拉多法 *Valandova* 及可斯吐里洛 *Kosturino* 中間之

隘路起，至法爾答爾河畔之格挪堆 *Gradeo*，以其陣地之尖角，突至堆米爾

卡蒲 *Demirkapu*，然後拆而南行，經過馬里斯卡扑拉尼山 *Marianska Planina*，至

希臘邊境爲止。故其陣地，爲向西北方突出之尖角形，其角之兩股，受保加利亞軍之包圍攻擊，甚爲危險。故沙奈爾將軍，決心于十二月五日，撤退在堆米爾卡蒲之陣地，以縮短其陣線。命其所部各軍，在全正面上，自多挪湖 *Dojrampoe* 起，經法拉多法，至格挪堆，再由該處越過馬里斯卡扑拉

尼山，以至希臘邊界，均趕緊工作，築成堅固陣地。

據保加利亞軍報告，英法軍在十二月十日，有兵力十七萬人，野戰砲六百尊，山砲一百三十尊，重白砲八十尊，其中法軍十萬，英軍七萬。但該項軍隊中，須分撥一部，供保護鐵道及上陸地點之用，故實際作戰之兵，總計不過十萬人左右。

保加利亞軍之正面攻擊，分爲兩處突破，其部署如下：

1、沿斯特路米卡——法拉多法——堆堆里 Dageli——多挪之線，向位于東翼之英軍攻擊，使其與法軍分離，將其向多挪湖壓迫。

2、在法爾答爾谷之上遊，向法軍攻擊，以期突破敵陣之中央，經過斯木克費卡 Smokvica——巴巴 Baba之線，突至耶夫耶里。

除上述之正面攻擊外，同時包圍敵之西翼，經過馬里斯卡扑拉尼山，向呂哥爾齊 Negorei——答費多弗 Davidovo之線攻擊，以截斷法軍之退却線。

九日夜間，保軍砲兵，在全正面開始射擊，十日清晨，開始步兵攻擊。英軍駐守之翼，退至可茲魯堆勒河 *Kozlu Dere* 之後，得生力軍之增援，在該處堅持不退，且欲于十一日，在 *610* 高地——卡挪拜爾 *Kara Basi* 堆堆里——*510* 高地之線，與攻擊軍重新決戰，因英軍以爲該線之形勢較爲便利也。

在攻擊正面之中央，保軍于十日沿法爾答爾谷之兩側，進至米羅夫卡 *Miro*

4 km。對於法軍西翼之包圍，進行亦甚順利，其關係尤爲重大。在馬里斯卡扑拉尼山，法軍由林木繁茂之山地，被迫向法爾答爾潰退，故十日夜間，法軍陣線與正面成直角形，背向法爾答爾谷，其情況實甚爲危險也。

十二月十一日，東方軍東翼之英軍，被迫向多挪湖之西岸退却，與其主力軍分離。十一日傍晚，英軍退至卡挪阿魯拉 *Kara Orlu* 之西南。位于戰場中央之英法部隊，由瑪爾卡 *Malika* 之西，向西南方之法爾答爾沿岸退却。在波格答 *Bogata* 北方之高地，據險扼守，暫時與敵軍對峙。

法軍之左翼，情況尤爲惡劣。彼等原在法爾答爾之西岸，被保加利亞軍由西北兩方攻擊，自米羅夫卡—斯木克費卡—可法呂 Kovanez 之原陣線，被迫向法爾答爾沿岸退却，及至傍晚，退至耶夫耶里之北方，正面向西北兩方，其情況更爲危險。

十二月十二日，東方軍全線向希臘境內退却。正午十二時，多挪被保加利亞軍占領，午後五時，耶夫耶里被保加利亞軍占領。至夜間十二時，英法軍已在極重大之損失下，全線退至希臘邊境。至十三日，已無英人及法人，能在馬其頓土地自由行動矣。俘虜敵軍二萬人，死傷之敵軍一萬五千人，多數之軍用品，大量之糧秣儲蓄，落于戰勝者之手中。

據英法二國公報，不承認上述之數目，謂其過于誇張。彼等謂耶夫耶里及多挪之役，并非戰敗，乃東方軍自動退却，而且其退却之實行，又至爲巧妙。保加利亞之捷報，是否有過于誇張之處，無關重要，吾人可不必斤斤

研究之，而最不幸者，即中歐諸邦在此時機，決心錯誤也。聯盟軍既至希臘邊境，即裹足不前，不知乘戰勝之勢，肅清希臘境內之敵軍，反而徘徊顧慮，徒知尊重希臘之中立。殊不知協約諸國，對於希臘，肆意橫行，在其境內整軍備戰，毫不問主人之意旨，希臘既容許彼等在國境之內，作危害吾人之舉動，則吾人亦儘可追蹤協約國東方軍之後，直入沙洛尼起，舉馬克生集團軍及保加利亞軍之全力，將彼等驅之地中海之內。乃聯盟軍竟不知出此一着，漏重幻想而忽于事實，坐視東方軍在沙洛尼起補充實力，至一千九百十八年重行攻擊保加利亞，迫其屈服，中歐諸邦之團結，即因之而瓦解，養虎貽患，縱寇自戕，聯盟軍之謂也。

門的內哥羅徵集全國兵力，連合塞爾維亞軍之殘餘，共計二十五萬人左右，依據其岩石森林之天險，與聯盟軍抗衡。其陣線以里恩 Reims 上游，及塔挪河 Tarn 中部爲依托，自扑拉夫 Plav — 衣裴克 之中間起，經過貝挪呂之東

在該處之下遊，越過里恩河，成張弓之形，至塔挪河畔之木可法 *Mojkovac*，再沿塔挪河流域，至波斯尼亞境內。喀非斯將軍率奧匈軍進攻門境，自千九百十五年聖誕日起，在山地中與敵軍奮戰，處境頗為困難。

奧匈軍大本營，除向門國東境進攻外，對於其餘各正面，亦擬同時進攻。因兵力不甚充足，故只能將喀非斯軍之一部份，由波斯尼亞之輕便鐵道，運至南答兒馬亭 *Siddalmarien*，以便由卡塔羅進攻門的內哥羅之洛夫才，

Lovcen 俾得直搗其要害。除由東北及西南方向進攻外，同時由特勒比耶

Trebinje — 比呂克 *Birk* — 亞夫托法 *Avtovac* — 福卡 *Foca* 之線，向門的內哥羅之

西境進攻，由東西北三面，包圍此叢山峻嶺之國家。奧匈海軍艦隊之一部，控制亞得里亞海內之門國海岸，且在斯苦塔里 *Skutari* 附近，截斷門與亞爾巴尼亞之交通，潛水艇尤為活動。

千九百十六年一月九日，奧匈軍之東北支隊，占領貝挪呂，且在里恩及塔

挪河畔，突破門的內哥羅軍陣線，于是往門國內地之門戶已經洞開矣。奧匈軍之另一支隊，同時自赫才哥威拉境內，向特勒比耶—福卡之線進迫。勝負之決定，當在卡特羅近東之洛夫才，奧匈軍先以猛烈之砲火，預行澈底之準備射擊，一月十一日，開始步兵攻擊。卡特羅各砲台之火砲，及遊弋于海灣前面之奧匈艦隊，亦發砲參加射擊。洛夫才踞山面海，拔出海面，俯瞰卡特羅，岩石嶙嶒，形同天然之墻垣，因其地勢險要，故向來有金城湯池之目，但奧匈軍賴砲火之力，竟能攻陷之。

因奧匈軍攻擊異常猛烈，門的內哥羅之抵抗力完全被擊破。一月十三日，首都才體耶 *Cetinje* 被攻陷。門王尼可老斯 *Nikola*，于十四日請求停戰，自甘屈服，與奧匈軍開始和平談判。

一月十七日，局面突然轉變，尼可老斯王中變其屈服之決心，且離國他去。但奧匈軍隊行動迅速，不數日間，即占領各重要地點，于是門的內哥羅

之軍隊及人民，自動屈服。一月二十六日，門的內哥羅臨時政府，服從奧匈軍之提案，實行解除武裝。

意大利爲確保其異日之權利起見，已在亞爾巴尼亞境內占領法洛拉 Valona

及杜挪錯 Durazzo 二地。塞爾維亞之潰軍，散竄亞爾巴尼亞境內，厄沙得

雖負統治之名，而已不爲國人所推戴，故四境紛擾，秩序紊亂。奧匈

軍隊于一月二十三日，到達斯苦塔里，如入無人之境，二月九日占領體挪

拉 Tirana 二月二十七日占領杜挪錯。意大利部隊，由海道自杜挪錯退回法

洛拉。奧匈軍隊進至弗約沙河 Vojusa 附近，且有若干亞爾巴尼亞人附和之

。奧匈軍爲鎮懾之計，駐留相當之兵力于亞爾巴尼亞境內。然兵力愈分散

則愈形單薄，故對俄國及意大利作戰之軍隊，較之從前，更形微弱，對於

將來之不幸的結果，未嘗不無關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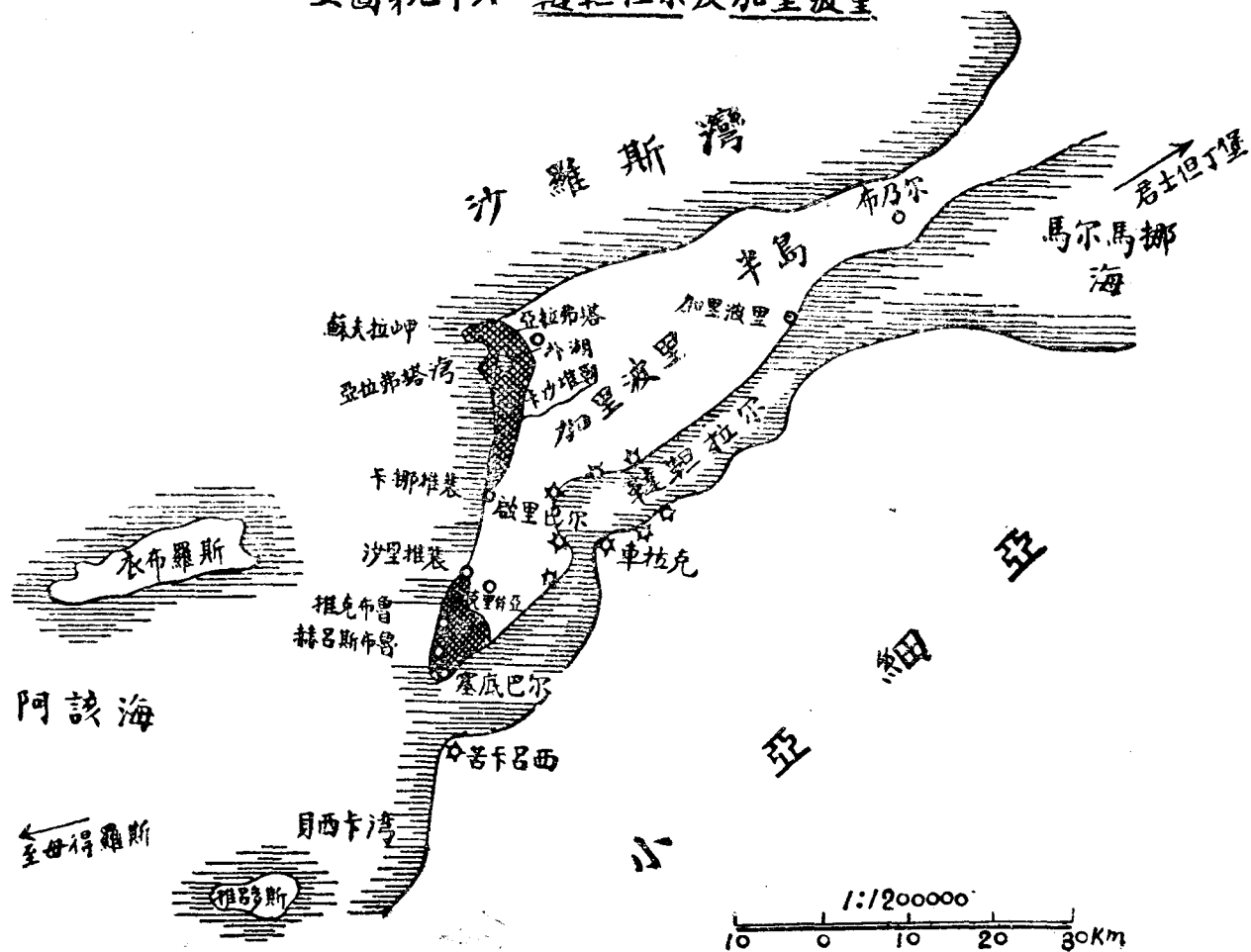
附註 厄沙得爲亞爾巴尼亞之軍事領袖及政治家，生于體挪拉，千九

百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卒于巴黎，千九百十二年至十三年，與門的內哥羅作戰有功，十四年任陸軍部長，世界大戰之役，被擊敗于杜挪錯，後任亞國駐巴黎首席代表，卒于該處。

第十一節 韃靼拉爾及加里波里

一千九百十四年十月月終，土爾其對俄國取戰爭狀態，十一月初，英法二國對土爾其宣戰。德奧與土爾其共同作戰，雖能將俄英法之軍隊，牽制其一部，使其減少主戰場之兵力，但對於吾人亦有不利之處。此種顧慮，在開戰之初，尚不甚感覺，直待經歷日久，方豁然呈露也。蓋土爾其爲積弱之病夫國，能力極不健全，經濟上及軍事上，均須德奧等國竭力援助，方能暫時維持現狀。中歐諸國，因欲保障土爾其之存在，遂不得不分割自己之兵力，減弱自身之力量，而德國爲尤甚。中歐諸邦對土爾其之希望，最初未免過奢，後來乃知其失望。原來以爲土爾其加入戰爭之後，可以利用宗教思想，挑起神聖戰爭，凡摩罕默德 Mohammedaner 之信徒，自摩洛哥 Morocco 以至印度，自蘇丹以至土爾其斯坦 Turkestan，均將相繼奮起，對協約諸國

要圖第三十六 韃靼 及 加里波里



被英法軍佔領之陸地

宣戰，不料事實竟爾完全相反，蓋依色蘭 *Land* 之吸引力，已喪失殆盡矣。
英法二國，欲獲得韃靼拉爾之航行自由權，以便與俄國直接連絡。彼等曾
以君士但丁堡許與俄國，至少之限度，務必保障俄國得在韃靼拉爾及博斯
破魯斯 *Bosphorus* 二處，自由來往，以爲羈縻俄國，堅固盟約之工具。

土爾其加入戰爭後，共組織四軍：

第一軍 在加里波里半島及君士但丁堡附近，以掩護海頸。

第二軍 在敘利亞之南 *Syrien*，向蘇彝士運河 *Suez* 相機進展。

第三軍 在亞爾梅尼 *Armenien* 之厄才魯 *Erzerum* 附近，以防禦高加索 *Kaukasus*
境內之俄軍。

第四軍 在美索不達迷亞 *Mesopotamien* 之巴格達附近，在體格里斯河 *Tigris*
之下遊，妨害英軍在波斯灣登陸。

千九百十五年一月二日，英吉利國通告土爾其，內容略稱，若土爾其軍對

于埃及之前進運動，不立即停止，則英國將決心佔領韃靼拉爾，攻擊君士但丁堡。土爾其答復，嚴詞拒絕英國之要求。因土國得德國援助，對於韃靼拉爾沿岸諸要塞，已經整飭防守之準備，無論敵人由海面或陸地前來攻擊，均無所懼，且已將其最精銳之勁旅，調集該處附近，實力頗為充足，若協約諸國來攻，儘可以逸待勞，鎮靜應付也。

協約諸國為攻擊韃靼拉爾起見，幾于將法國之全部海軍，及英國之地中海艦隊，集合于阿該海，且將推呂多斯島 *Tenedos* 及衣布羅斯島 *Timbros*，全部

佔領，稍遲，更佔領冷洛斯島 *Lemnos* 及母得羅斯灣 *Mudros*，米體呂島 *Mtziene*

亦被英法海軍光顧，選作艦隊支撐點及登陸地點，雖因此而侵犯希臘國之中立權，亦在所不顧。千九百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英法艦隊開始射擊韃靼拉爾入口處之諸要塞，及海口傍之砲兵陣地。彼等耗費無數之彈藥，雖得達到目的，使入口左右之塞底巴爾 *Seddie Bahr* 及苦卡魯西 *Kum Kalosi* 兩砲

台，漸次沉默，而彼等之軍艦，終未能突入海頸之內。連合艦隊于三月十八日突擊韃靼拉爾之役，雖僅小試其鋒，而已經損失戰艦四艘。土爾其在入口處，安設無數之水雷，兩岸佈置強大之砲兵陣地，攻擊者爲火力所控制，不能從事掃除。土爾其之潛水艇，由德人指揮，連合德國之潛水艇，在窄小之水面內，活動極爲得力。

自三月間連合艦隊由海面攻擊韃靼拉爾諸要塞，未能成功之後，英法二國，知僅賴海軍之力，決不能達到目的，遂決心用陸軍同時進攻，調集十萬大兵，其中大抵爲印度兵及奧斯大利亞 *Australisch* 兵，亦有法國屬之殖民地兵，最初以法國之亞馬得將軍爲指揮官，繼之以高老得 *Gouraud* 拜勞得 *Bailoud* 沙奈爾等。因戰事不甚得手，隨即增加兵力至二十萬人，以如斯狹小之戰場，叢集如許大軍，其密度誠可謂達于最高點矣。除此以外，在戰場上之損失，及因疾病死亡之數，必須隨時補充，故韃靼拉爾之戰事，吾人之敵

人，亦大爲減弱其實力。俄國雖從前已經許可，派遣十五萬人參與對土爾其之戰，但未能實踐，因加立青方面戰事激烈，俄軍須向該處增兵，自顧尙且不遑，焉有餘力協助他人。且因黑海之上，德意志及土爾其艦隊，佔有優勢，俄國船舶，在黑海不能航行，故縱有援軍可派，而運輸亦復不便。不自量力之俄人，曾以微弱之艦隊，欲接近博斯破魯斯海峽，被德國及土爾其戰艦，及土爾其之海岸砲隊：立即開砲擊退。

直至千九百十五年四月告終之際，協約軍方在歐羅巴方面，由陸地進攻土爾其。于屢次嘗試，屢次失敗之後：最後方在加里波里半島之南角，幸得登陸，在塞底巴爾及推克布魯 Teke Burnu 沙里推裴 Sari Tepe 等處，獲得立足之處。登陸之部隊，立即挖掘壕溝，構成堅固陣地，與土爾其軍隊對峙，辛苦艱難，損失重大。彼等雖能固守已得之地點，但無論如何努力，在五六兩月之內，終未能在克里體亞 Krithia 獲得尺寸之土地，且未能由陸地方

面，包圍啓里巴爾 Kilit Bahr 附近之砲台。英法軍鑒于第一登陸點之不便進展，經過軍事會議之後，決心在加里波里半島之西北角，蘇夫拉岬 Suvla 及卡那推裴 Kara Tepe 選擇第二登陸點，八月二十八日，第二批大部隊在亞拉弗塔灣 Anafarta 登陸，由鹽湖 Salsce 之傍，向陸地內部前進，直抵亞拉弗塔城，但對於該處高地上之土爾其軍陣地，因其設備良好，建築堅固，故未能佔領之。英法軍本來希望二處之登陸部隊，能切實連合，取包圍姿勢，接近韃靼拉爾諸砲台，向加里波里—布乃爾 Beir 前進，不料事與願違，彼等終未能達到目的。至十月之末，英軍之死于戰場及疾病者，達九萬七千人，法軍雖較少，然所少亦有限也。

此次戰役，英法連合艦隊，損失頗大。彼等在開戰之初，在此方面者有戰艦二十艘，旋即增至六十只，均係大型艦。激戰數次，或則受土爾其海岸砲隊之轟擊，或則觸發水雷，沉毀不少，而被德土軍潛水艇擊沉者更多。

。運輸輪之沉沒者，數目遠在軍艦之上，溺死人命，至爲衆多。

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協約諸國，已深信佔領韃靼拉爾，爲極困難之問題，如欲勉強實行，非犧牲多量生命及船舶不爲功。塞爾維亞已被中歐諸邦佔領，中歐諸邦與土爾其之連絡，自保加利亞加入同盟方面之後，已能直接交通，英法二國合組之東方軍，已被迫退回沙洛尼起，英屬印度軍已被擊敗于巴格達之前。俄國雖欲加入韃靼拉爾之戰，而力有所未能，意大利則不願加入韃靼拉爾之戰場，羅馬尼亞及希臘，尙欲保持其中立態度。在如此環境之下，英法軍放棄其在韃靼拉爾之企圖。

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由十九日至二十日之夜間，北方支隊在亞拉弗峇魯及蘇夫拉岬登船。千九百十六年一月八日至九日，南方支隊亦在推克布魯及塞底巴爾登船，離開加里波里半島。退軍之時，因動作甚爲機巧，且得大霧之助，用能安全脫離敵人，未受損失。

英法軍在韃靼拉爾之損失，約人數二十萬，第一等軍艦一十只，以及無數之彈藥，五百萬兆法郎之軍費，結果仍歸失敗。土爾其沙得斯將軍 Sanders 所率之土軍，及德土兩國之海軍，在此役均建有相當之功績，固爲人所公認者。協約諸國，既失之東隅，謀收之桑榆，遂將其支撐點移至巴爾幹半島之沙洛尼起。協約國之轉移支撐地，實至爲得計，就大局考察之，沙洛尼起爲中歐諸邦最易致傷之點，千九百十八年秋間之事件發生，中歐諸邦大受打擊，以至不可復振，其禍根即起于沙洛尼起也。

第十二節 千九百十五年終之戰况

千九百十五年，全年苦戰之結果，中歐諸邦頗爲有利。在西戰場方面，協約諸國在亞爾台斯及坎拔呂之攻擊計畫，已經失敗。激戰之重心，常在東戰場。已將俄軍由波蘭立陶宛苦蘭得西窪爾尼等處，驅逐出境。塞爾維亞及門的內哥羅，已被踐于中歐諸邦之足下。保加利亞已加入中歐諸邦，共同抵抗協約諸國。英法軍合組之東方軍，已被迫退至沙洛尼起。韃靼拉爾之攻擊，徒然勞師傷財，犧牲重大，而終歸失敗。在亞細亞境內，經過是年之戰役，土爾其大有國運重興之勢。

中歐諸邦之情況，由上述者觀之，可謂無往不利，然而興高彩烈之中，已經伏有隱變，吾人不可漠視之也。在德意志及奧匈國內，食物及原料品之匱乏，已漸次感覺其困難。德奧之海道，被英國封鎖，北美合衆國之舉動

，頗不利于吾人，有識之士，對此二端，固早已識其將爲中歐諸邦之致命傷也。

尤可惜者，則爲中歐諸邦外交上之失策。在波蘭及加立青等處，雖屢次大獲全勝，而未能乘機運用靈妙之手腕，與俄國速締和約，俾得免除東方後顧之憂，以使用全力對付西戰場，猛力進攻，以博最後之決勝。雖因保加利亞加入中歐諸邦，兵力稍爲增加，而意大利又加入協約國方面，以致衆寡之數，更相懸殊，更于協約國有利。土爾其既與中歐諸邦合作，則爲維持雙方之連絡，壯土國之聲援計，均不可不予塞爾維亞以最後之打擊。與匈國人種複雜，塞爾維亞又從而煽動之，以致人心離散，國內騷然，戰鬥力即因而無形減低，故欲增加與匈國之抵抗力，亦不可不澈底消滅塞爾維亞。幸而對塞爾維亞之戰事，極爲順利，聯盟國之形勢，爲之一振，然而兵力之分割，亦隨之而愈甚，因戰爭之重心，從此更向東方遷移也。

加以英國在此期間，正從事籌備全國皆兵制度，法國則由亞非利加洲之殖民地，竭力徵集新軍，陸續增加，源源不絕，全國上下，同心一德，努力爲奮鬪到底之準備，而德奧軍之兵力，固無由補充，德奧軍之資源，固無從輸入，相持愈久，則愈相形見絀。協約軍雖屢戰屢敗，而其殲滅吾人之意志，不僅不因之而沮喪，反更行增高其彌堅如鐵之決心，誓必支持到底，至獲得勝利而後止。

第四章 千九百十六年之戰事

第一節 千九百十六年春間之西戰場

附圖第一 要圖第十八 二十二 二十九 三十

英軍在亞爾台斯，法軍在坎拔呂，曾希圖突破德軍陣地，失敗之後，自千九百十五年十一月初間起，即暫告平靜。吾輩之敵人，士氣尙未完全恢復，故雖所得之結果有限，亦不得不知難自足，且強自慰解，謂俟至來年春間，若生力軍一經到達，大宗彈藥準備就緒，即當再取攻勢。德軍方面，亦欲節省無益之力量，避免無謂之犧牲。靜待適當之時機，再行奪回被敵軍佔領之陣地。由千九百十五年至十六年之冬，全線大體平靜。雙方均傾注全力，從事增強陣地，且利用坑道之助，將散兵壕向前推進。

雙方均頗注重空中戰，法國所用者，爲飛機隊，自千九百十五年至十六年

冬間，向德國無防空設備之城市，投擲炸彈頗多，而轟炸弗乃堡 *Freidurc* 特里爾 *Trier* 等處，尤為慘烈。德國所施行之空中攻擊，收效更大，尤以齊伯林飛艇隊，在千九百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向巴黎城之夜間攻擊，精神上及物質上，均有甚大之效果。德國之航空事業，最初似瞠乎敵人之後，然至千九百十五年終，即行突飛猛進。空中之英雄，波兒克 *Bo* 及因梅馬 *Jammelmann* 等，均係以身殉職，大有功于航空界者。

附註
西弗南得爾即第三章所載之弗拉得爾之迤西地段。

吾人今欲記載全線之戰况，宜按照次序，以免淆亂閱者之腦力，故先從德軍之北翼開始。在西弗南得爾（要圖第十八）陣線，除小衝突外，至千九百十六年二月止，頗為沉寂。千九百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德軍在衣斐爾之東南，佔領英軍壕溝八百公尺之寬，二十日，在衣斐爾之北，續佔三百五十公尺寬之壕溝。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夜間，英軍在亞美體勒斯附近，企圖為較大之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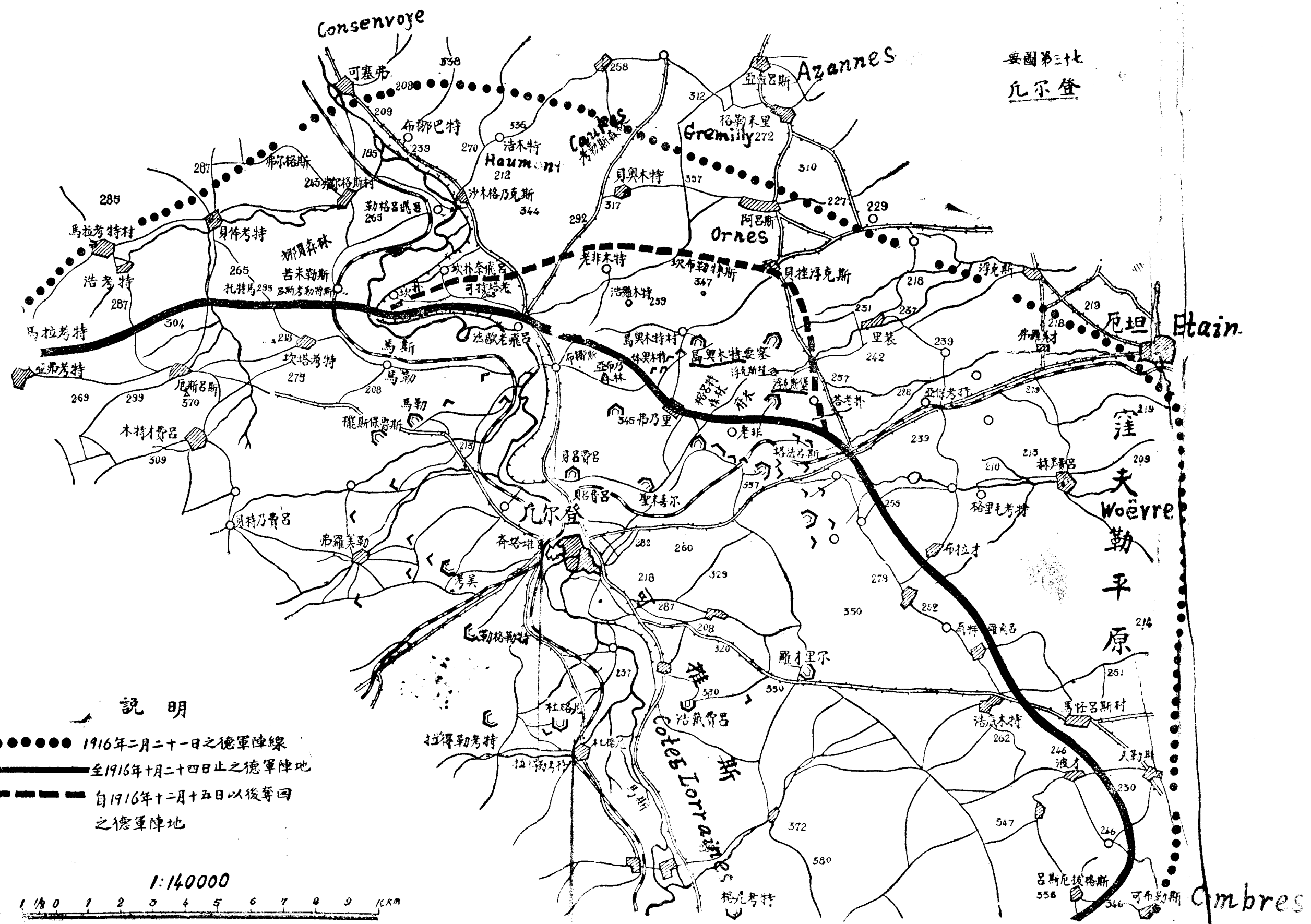
被德軍擊退。三月二日，英軍曾利用坑道戰，在非每呂斯附近，佔領德軍陣地一段，三月十九日，被德軍奪回。

德軍于休息若干時日之後，忽突起攻擊，欲恢復自千九百十五年九月以來，落于敵人手中之陣地。一月二十七日，在費米—聖法斯特道路之兩側，奪獲六百公尺寬之壕溝，二十九日，進展一千五百公尺。亞拉斯北方切近之家屋羣，落于德軍之手。英法軍反攻，于三十日及三十一日被擊退。二月九日，德軍向早奚攻擊，至二十二日，佔領一千六百公尺寬，二公里深之壕溝，于是德軍陣地，大為鞏固（要圖第二十九）。

在坎拔呂境內（要圖第三十），千九百十六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德軍在坎拔呂家屋羣附近，及里薄特南方之山嶺，獲得若干地區。十四日，塔府勒西北方之壕溝，被德軍佔領一段。千九百十五年秋間德軍所放棄之陣地，僅有一小部尚在法軍手中。

在福格生境內(要圖第二十二)，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軍曾佔領哈特馬斯堡，及其附近之山嶺。甫越兩日，德國後備軍一旅，將哈特馬斯堡奪回。千九百十六年一月八日，該山嶺亦被奪回。自二月中旬起，貝爾弗被遠射程砲轟射。同時，德軍在拉爾格谷內，介于亞特起奚及瑞士邊境之間，佔領拉爾吉村 *Largizen* 尼堆塞扑 *Niedersept* 阿貝塞扑 *Obersept* 諸村落。以上之各次攻擊，并非德軍之主攻擊。德軍此時，正祕密準備，擬出敵人之不意，攻擊凡爾登，特行聲東擊西之計，首先向以上諸地點攻擊，以惑亂敵之注意。此項企圖，竟得如願以償，敵人對凡爾登之注意，竟因此稍為懈弛。

要圖第三七
凡尔登



說明

- 1916年二月二十一日之德軍陣線
- 至1916年十月二十四日止之德軍陣地
- - - - 自1916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後奪回之德軍陣地

1:140000



第二節 凡爾登

要圖第三十七

德軍大本營，決心於千九百十六年新春之初，向凡爾登之要塞環，施行大規模之攻擊。凡爾登關係重大，在法國東北部之要塞正面內，爲東北方之角柱。法軍若欲攻擊，或壓迫德軍在摩塞爾河及馬斯河間之陣地，或欲奪回布里及洛格威等處之極珍貴的煤礦及鐵礦區，均須以該處爲出發點。自他方面言之，若德軍能在凡爾登附近，突破敵軍，則敵之全部戰線，均將零落潰散，法軍正面之東南部，將與其國內失却連絡，而呈自行瓦解之勢。若能攻陷凡爾登，則法軍正面，已發生一極闊之裂隙。除去精神上之影響，姑置不論外，就事實上言之，其關係已如此重要，若能僥倖成功，則在西戰場上，德軍之局勢，將立即轉變，而將來之勝利，必能確有把握。

德軍大本營，預料突破成功之後，則德軍可越過法軍視爲天險之要塞線，德軍之馬足，不再受其限制，可在要塞線之彼方，與敵軍作一運動戰，如此則能發揮自己軍隊之特長，賴戰術上之優越，以壓制敵軍。縱令不能完全達到吾人之希望，僅能在凡爾登之前，獲得一部份結果，甚至只能在馬斯河東岸，佔領若干堡壘，而此次攻擊，仍有極大之利益，必能將法軍之主力，牽制于凡爾登附近，因據吾人推測，法軍爲防止凡爾登附近被突破起見，必將集中兵力于該處也。

總而言之，德軍大本營，趁英國之百万新軍，尙未加入作戰之前，在西戰場作大舉進攻之計畫，以收先制之利，其籌策至爲洽當，吾人不可厚非之也。縱令攻擊凡爾登，稍有冒險之譏，然爲利用良好之時機起見，德軍大本營決不可怯于一擊之試，而况事實昭示，固大有勝利之希望乎？至于此次攻擊最初發動之際，極爲順利，但旋即停頓，未能達到德軍原來目的者

，則因敵軍以全力對付，兵力過于優勢之故。此役之結果，實爲西戰場決定勝負之關鍵，對於全部戰事之經過，影響極爲重大也。

東戰場之戰事，暫告段落，塞爾維亞之戰事，已大獲全勝，暫無南顧之憂，均係極好之機會，俾德軍能徵集必須之兵力。因嚴守祕密之故，故能以偉大之規模，澈底準備，且出乎法軍之意外。本定于千九百十六年二月十二日，開始攻擊。但因天氣極爲惡劣，道路泥濘深積，步兵運動不便，火砲及彈藥之運送，尤感困難，故不得不遲延若干時日。

二月二十一日午後，開始射擊，先向馬斯河東岸之攻擊正面，施行二十四小時之破壞射擊。效果非常偉大，故次日即能向可塞弗 *Consenvoye*——亞查呂

斯 *Azannes* 地段，開始步兵攻擊。法軍對於該地段，自一年半以來，即已利用要塞建築法之一切手段，竭力構築，認爲敵人不能佔領之金城湯池。二月二十二日，德軍步兵即已佔領浩木特 *Hambout* 附近之地區，考勒斯 *Cauter*

森林及赫貝拜斯 *Herbebois* 森林之大部。爾後數日，在沙木格乃克斯 *Samoëux*

貝奧木特 *Beaumont* — 格勒米里 *Gremilly* 之線，將敵軍由極堅固之要塞網中驅退

。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向攻擊目標繼續前進，佔領老非木特 *Louvenot* —

坎布勒特斯 *Ler Clambretes* — 貝挫浮克斯 *Bezouvaux* 之線。卽于是日，裝甲要

塞島奧木特 *Douaumont*，被步兵第二十四團攻陷，該要塞爲凡爾登永久要塞

極北方之支撐點。激戰之後，于三月二日佔領設備堅固 — 形同要塞之島奧

木特村。三月八日，左翼攻佔浮克斯 *Vaux* 村。

如上所述，德軍陣線進至下列各地點：

右翼在坎扑 *Champ* 附近，依托于馬斯河，經過法歇老飛呂 *Vacheraville* 浩羅

木特 *Haudromont* — 浮克斯村，至浮克斯堡之近東。奪獲之地段，深達二十公

里。同時，德軍另由下列之地點，單獨攻擊，以分法軍之兵力。由東方而

來，沿厄坦 — 凡爾登道路之兩側，經過窪夫勒平原，向可推斯 *Cates Lorraines*

前進。法軍雖逐層佈置陣地，頑強抵抗，且由可推斯以火力援助，但德軍仍繼續前進，并未停頓。二月九日，佔領里裴 Dieppe——亞保考特 Abancourt 之線，及瓦特羅飛呂 Watronville 浩底木特 Haudiomont 以東之森林，及馬懷呂斯 Macheulles 等村落。三月六日，雙方往返爭奪之夫勒斯村 Fresnes，亦落于德軍之手。于是法軍已被迫退至可推斯之附近，在其四周堅守。德軍在窪夫勒平原，已將敵人肅清。北方則在答老扑 Danlonp 附近，與新獲之德軍陣地相連接，南方則在可布勒斯高地，與舊有之陣線相連絡。

截至三月十二日，德軍已得俘虜二萬五千人，火砲一百八十九尊，機關槍二百三十二挺，其進步可謂非常迅速，對於敵軍，遂發生極深刻之影響。法軍大本營，感覺凡爾登及全部陣地，均有危險之虞。除調集重兵增援外，并以威望久著，素受國人信用之裴坦將軍 Petain，爲凡爾登防守軍之指揮官，法軍視凡爾登之存亡，與法國之命運攸關，故無論如何犧牲，決不肯

放棄之。千九百十六年夏，裴坦將軍去職，以倪非呂將軍 *Nivelle* 代之，氏又于是年秋間，代霞飛將軍爲法軍總指揮官。法軍在馬斯河西岸，弗爾格 *Forges* 南北兩方之高地，佈置良好之砲兵陣地，轟射馬斯河東岸德軍所佔領之陣地，以爲對抗之計。德軍欲確保東岸之陣地，必須奪獲西岸之高地。于是戰事之焦點，遂由凡爾登之北正面，移至馬斯河之兩岸，而西岸尤關重要。

三月六日，在馬斯河西岸作戰之德軍，佔領弗爾格斯高地，且在谷之東側，佔領弗爾格斯村及勒格呂飛呂村 *Regneville*。以此地爲根據，向前進展，激戰之後，于三月十日佔領弗爾格斯以南之高地，及 265 山嶺。十五日，進至托特馬 *Toter Mann* 265 山嶺之北傾斜面及東北面，法軍雖屢欲奪回，而德軍終能固守之。

德軍爲完滿馬斯河西岸之進步計，遂由西方更行伸張其兵力。由馬拉考特

Malancourt 西南方之森林，向南方之亞弗考特 Avocourt 森林突出，于三月二十日佔領之。遂由東西兩方，包圍托特馬及厄斯呂斯 Esnes 北方 304 高地附近之地區。法軍所保守之陣地，爲向北方突出之袋形，內含貝體考特 Bethincourt 馬拉考特浩考特 Bancourt 諸村落，以 304 高地爲主要支撐點。三月二十日，四月五日及九日，以上諸村落先後陷落。同日，又佔領托特馬南方之高地。

直至千九百十六年五月月終，兩軍在馬斯河西岸諸高地，時而攻擊，時而反攻，返復不絕。法軍大本營，對於此方傾注全付精神，以阻止德軍更向前方進展，因此處之勝負，不僅有關於馬斯河東岸之戰事，且恐截斷凡爾登—聖每呂浩得之鐵道線也。但法軍終不能限止德軍之進展，至五月之末，304 高地及苦米勒斯村 Ornières 之餘燼，及呂斯考勒特斯森林 Les Caurettes 等，均落于德軍之手。

德軍佔領亞弗考特森林——304高地——托特馬高地——苦米勒斯村之線後，在馬斯河西岸之前進，已達到預定之目的矣。在馬斯河東岸，自達到布挪斯Bras 島奧木特以北之地區後，其攻擊運動亦即停止。德軍雖暫停攻擊運動，而法軍則正竭力設法對抗，因法軍大本營，深知自戰略——政策——精神諸方面考量，均有保持凡爾登之必要，該處之得失，非僅局部問題，實為法國之存亡問題。最精良之軍隊，均調至該處，阻止德軍繼續前進，以為逐步抵抗之準備，且欲乘機恢復已失之土地。因此之故，馬斯河東岸之戰，遂形成生死肉搏之慘劇，雙方均使用極猛烈之砲火，作戰之狀況亦愈形慘酷艱難，非有視死如歸之軍隊，決不能支持。德軍欲接近核心要壘，欲截斷馬斯河之交通，必須佔領島奧木特至浮克斯裝甲堡及塔法呂斯砲台 [Taverniers] 等處之一片土。以上之地區，谿谷縱橫，林木森列，法軍已經周密設備，以資強韌防禦。三月二十七日，德軍佔領浩羅木特以南之堅固工事，

及體奧木特附近之數處地方。因德軍之進步，遂引起法軍之大舉反攻，欲奪回島奧木特裝甲堡。五月二十三日，法軍在若干地點，侵入被火力集中射擊之要塞內，但甫至二十五日，該裝甲要塞又落于德軍手中。六月一日，德軍佔領楷呂特森林 *Carlette*，二日佔領浮克斯裝甲堡。內有法軍殘餘部隊，至六月七日尙堅守于各掩蔽部之內。

爾後之數星期間，德軍續有進步。亞布乃森林附近之採石坑，體奧木特附近之永久工事，均被佔領。府米 *Fumia* 老非 *Laufee* 等處森林，已無敵之踪跡。六月終，弗乃里村 *Fleury* 之大部，被德軍佔領，但未能永久保持之。德軍向凡爾登之攻擊，遂以此爲止境。

法人自行誇譽，謂凡爾登之戰，爲極名譽之動作，爲對於德軍之戰勝，因德軍未能佔領凡爾登本身也。殊不知德軍之所以未能完成原來計劃者，一則因地形困難，再則因凡爾登之建築過于堅固，而且法軍由全體軍隊中，

挑選精銳，以全力拒止德軍，故攻擊前進自當十分困難也。

入秋後，德軍在凡爾登之前，漸次撤退，蓋因顧慮全部戰況，決不宜繼續攻擊，而春間攻擊時所佔領之地區，又多係過于突出，若欲堅守，必須受重大之犧牲，與德軍計畫大相違背也。十月二十四日，德軍放棄瓦礫殘堆中之島奧木特要塞，十一月一日，相繼撤退浮克斯堡。十二月十五日，法軍反攻得利，恢復布挪斯—島奧木特村以北之地區。德軍稍為後退，堅守預先準備之陣地，西方由可特塔老 *Cote de Talou* 附近起，經過老非木特 *Louve-*
Bois 北方之高地，及坎布勒特斯村 *Chambutes*，以至貝挫浮克斯止。

千九百十六年至十七年冬季數個月間，無重大戰爭，惟繼續以火炮對轟耳，因雙方均欲用此種手段以壓制敵軍也。千九百十六年年終，情況已經明瞭，蓋德軍之力量，已不能攻下凡爾登矣。二月間之攻擊嘗試，誠不免過于冒險，然不能執之為責難德軍大本營之口實，蓋欲有所得，必須冒險，

不入虎穴，決不能得虎子。取純粹之防禦姿勢，以靜待敵人來攻，與德軍所處之地位，不相適合，時機不可失，天下事必須努力而後有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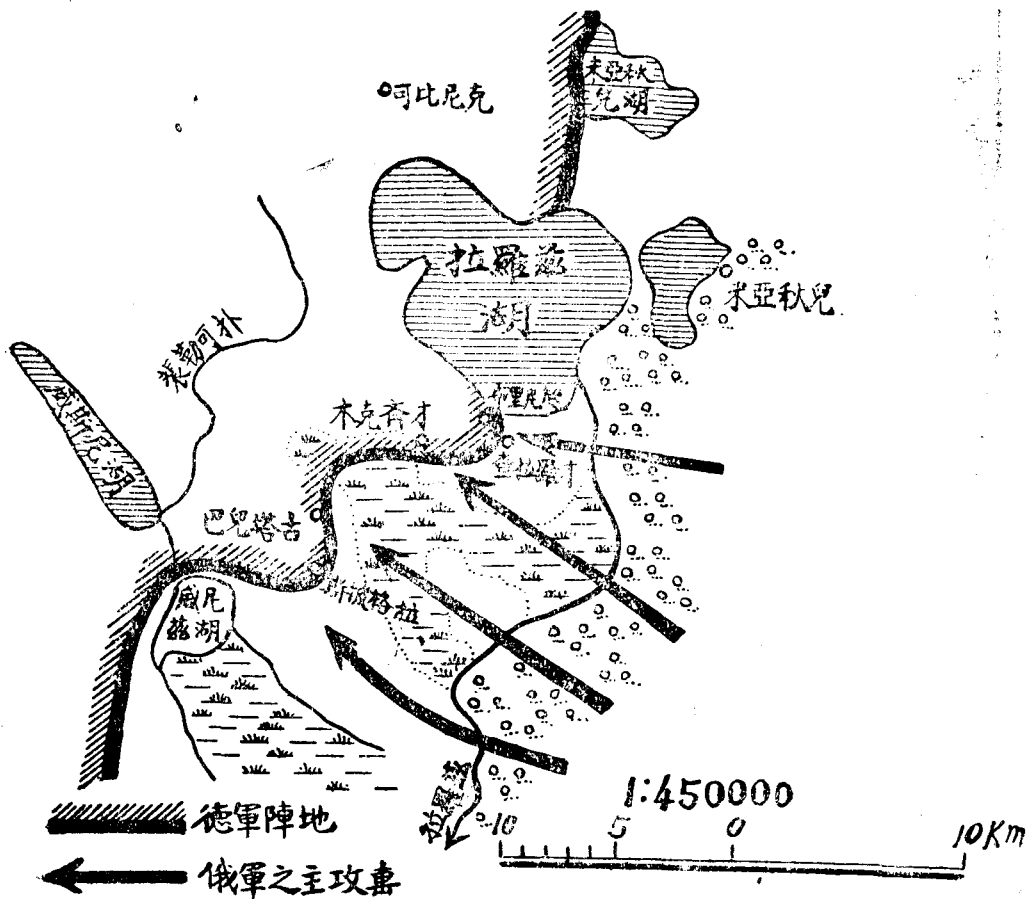
附註 貝奧木 特有二處，一在所每河畔，一在凡爾登附近

第二節 俄軍之春季攻擊

附圖第二 要圖第三十八

千九百十六年二三月間，法軍在凡爾登之情況，頗爲危險，遂不得不迫切要求俄軍大本營，立即大舉進攻，以解救法軍之眉急。俄軍自千九百十五年夏秋兩季，迭遭挫敗，軍力衰弱，此時正在重組新軍，尙未完備，然因事勢急迫，時不可待，惟有不顧一切，以副法軍之殷望耳。俄人之希望，不僅欲解救法國之困難，且欲乘機突破德軍陣線，恢復在波蘭及立陶宛所失之土地，因彼等見德軍放棄攻擊凡爾登之計畫，遂認爲德軍力量已經衰竭，有可乘之機也。因俄軍有如上之決心，遂在三月中，有巨拉堡及薄兒邛斯耶間之戰事。厄維特將軍所部各軍，向威爾拉担任主攻擊，同時以魯巴特金將軍 *Kuropatkin* 另率一軍，在巨拉堡附近，越過巨拉河，向下游突

要圖第三十八 1916年三月十八日至三十日拉羅茲湖—威斯尼湖之戰



進。僅就巨拉堡及威奈卡 *Wielka* 間之正面言之，寬約一百五十公里，使用兵力三十師，後方尙有多數預備軍跟隨行進。

俄軍之攻擊計畫，欲不顧一切，以極猛烈之手腕，在正面之中央，沿拉羅茲湖之兩側，施行突破。同時以其右翼，由巨拉河畔之雅可布城，以其左翼，由貝勒西拉河畔之斯木爾哥之東南，施行副攻擊，與中央突破同時并舉，以擊潰德軍陣地。

三月初間，德軍兵力之分佈如下（由北至南）：

軍之番號

將領名姓

位置

第八軍

貝洛

在里加—雅可布之前

勻爾茲軍

勻爾茲

在巨拉堡之前

第十軍

愛兮和爾

在里斯拉 *Reims* 及威里雅之中間

附註
第十軍在
威得西—
斯木爾哥
之間。

以上屬於興登堡集團軍

第十二軍

法貝克

在斯木爾哥之南

窪爾失軍

窪爾失

在巴拉洛威直之兩側

以上爲呂薄得太子之集團軍

更向南方，則爲里西根將軍之軍。

三月十六日及十七日，德軍大本營，已認明俄軍之主要突破地點，已移至拉羅茲湖以北，及拉羅茲湖與威斯尼湖 Wiszniew 中間之隘路，擬向威得西 Wlady 至波斯塔威 Bystaw 之線進攻。俄軍在其兩個攻擊部隊之內，配備火炮一千尊，且有極重式之砲。巨量之彈藥，已經準備。擬先將德軍陣地，用破壞射擊澈底毀壞之後，即實行全線之總突破。

德軍方面，以甫體爾 Huter 所部之第二十一軍團，當俄軍主攻擊之衝。三月十八日，該軍團有步兵三師又三分之一，約六十六營，而向該軍團壓迫之俄軍，則有三百六十八營。即于是日，俄軍向斯披格拉 Spicla 巴兒塔

古 *Batagunzy* 查拉羅才 *Zamarozze* 等處之德軍壕溝，實行第一次突擊。以上各地點，均在拉羅茲及威斯尼兩湖之間，幅員頗為窄狹，且充滿水沼草澤。俄軍於佔領若干前進陣地之後，即受重大之損失，完全敗潰。在以上之攻擊區域之北，俄軍同時向威乃體 *Wieliz* — 木斯海起 *Mosharki* 之線，猛烈進攻，其衝鋒部隊，若稍有路蹉不進之狀，則後方主力軍，以密集隊迫其前進，且同時用砲火由後方轟射，以督促之。顧俄軍雖如此殘忍，而仍歸擱淺。此種戰況，連亘若干日之久。二十二日，俄軍之南方支隊，幸得在木克齊才 *Mokrzyce* 及布里尼起 *Bizniki* 附近，佔領若干地點，於是彼等之攻擊力量，重新振奮。但在該處作戰之第二十二軍團，竭力死守，使敵軍不能越雷池一步。三月二十五日，轉入休息狀態，因俄軍必調集生力部隊，方能再行攻擊也。

在得里斯雅特湖 *Dryarski* 以南之地段，勻爾茲軍亦經拒退猛烈之攻擊。自

三月十九日清晨起，攻擊之狂濤，向彼之陣地，層次猛衝，不下十餘次。德軍陣線，此時已構築堅固，且用身經百戰之軍隊，堅韌防守之，敵人雖在里斯拉與威得西之間，及得里斯雅特湖附近，及威爾拉—巨拉堡鐵道線之兩側，及威兒可米爾—巨拉堡道路線之兩旁，忘命進攻，均遭慘敗。德軍龍騎兵旅，曾在威得西附近，擊退俄軍之密集攻擊。

三月二十一日，俄軍在里加之南，向米陶及雅可布城，以重兵大舉進攻。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重行第二第三度之攻擊，但俄軍雖使用猛烈之砲火，以生力軍陸續編成新攻擊波，前仆後繼，而終無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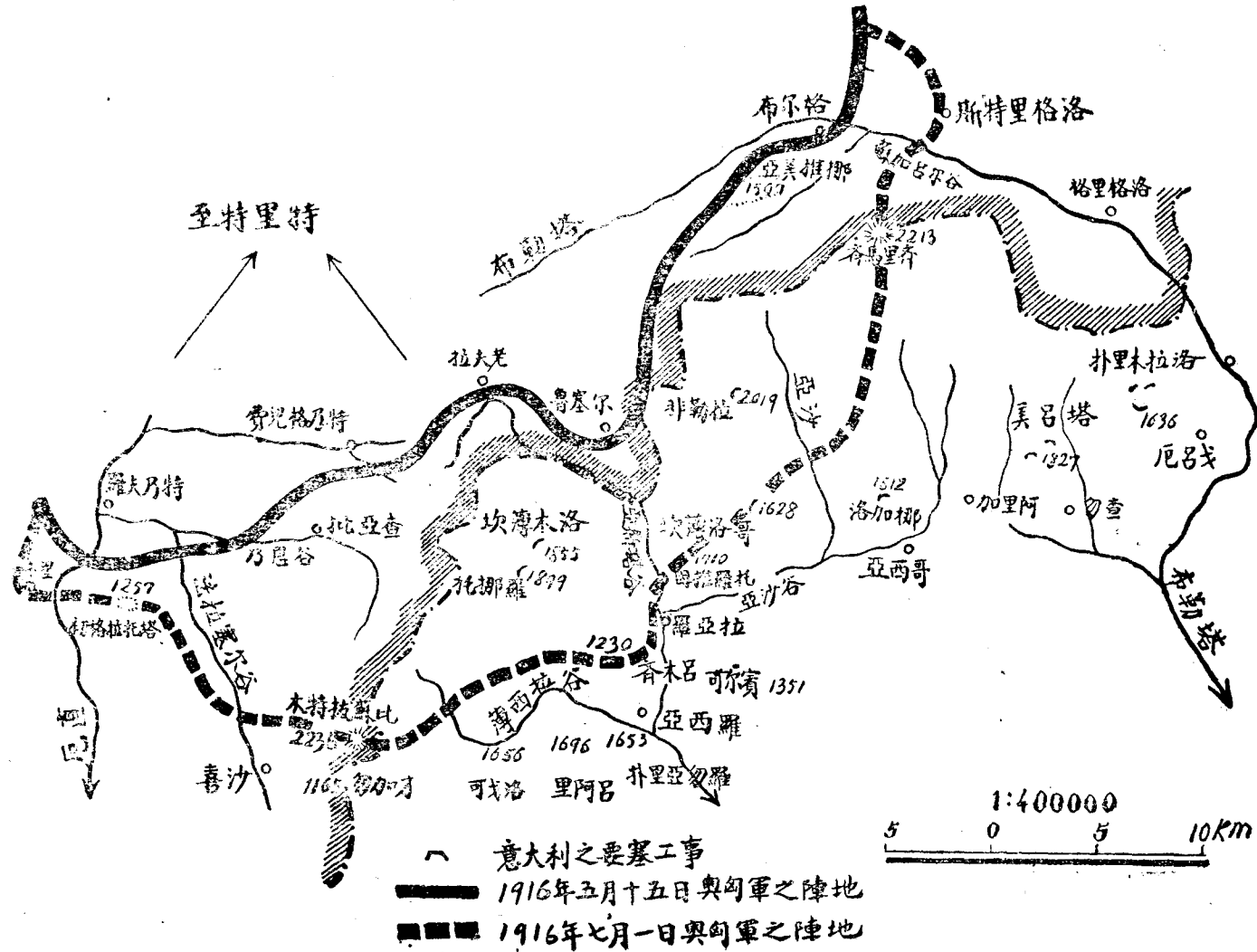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六日，俄軍之攻擊氣燄，在拉羅茲湖及威斯尼湖之間，向愛兮和爾軍正面，重新燃熾一次，又遭失敗。德軍遂于二十七日乘勢反攻，將二十一日所失之地區（在斯披格拉及布里尼起附近），一概奪回。四月二十八日，以周密之準備，賴極有效之砲火，大舉反攻，將三月間所放棄之地點

，完全恢復。

俄軍之春季攻擊，耗費偉大之兵力，已經失敗矣。據精細估計，俄軍此次攻擊所受之損失，在里斯拉及貝勒西拉間之區域內，死傷約十萬人，在他正面，至少五萬人以上。俄軍雖費盡心力，強自慰藉，且將此次失敗之原因，完全委諸天氣與地勢之關係，然其為重大之戰敗，固無容諱。德軍陣地，已經確實證明，無論敵人如何勇敢，無論敵人不惜巨大之犧牲，均不能突破。此次雖小有喪失，然與俄軍之巨大死傷相比較，則不止十與一之比，即謂為毫無損失，亦無不可。俄軍攻擊之結果，徒在草澤之中，凝結多量之血而已，可謂慘怛之極，而究其原因，不可歸咎于地勢之不利，不可謂因泛濫沼澤之阻礙而不能前進。此種理由，不過一切原因中之一部份耳，其重大原因，實由俄軍戰鬪力過于薄弱。故俄軍此次攻擊，適足以證明彼等，雖耗費無量數之彈藥，決不能搖動德軍陣地，決不能以衝鋒手

段，突入德軍陣地。俄羅斯及其同盟國，從此應能切實認明矣，新組織之軍隊，縱令樂于攻擊，亦不過徒供犧牲而已，決難獲得效果也。

要圖第三十九 厄直與布勒塔之間



第四節 厄直及布勒塔間奧匈軍之攻擊

要圖第三十九 (參觀要圖二十三)

德軍攻擊凡爾登，未能達到目的之後，繼之以意大利軍之第五次衣所錯攻擊，由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激戰五日之久，除在多貝多高地獲得輕微之利益外，其餘毫無結果。千九百十五年至十六年之交，俄軍向奧匈軍之尼斯特及斯特里拔陣線，屢次衝擊，奧匈軍竭力抵抗，頗為順利，俄軍攻擊拉羅茲湖及威斯尼湖間之德軍陣地，亦告失敗，積此諸種情況，奧匈軍大本營，遂確認俄軍戰鬥力已經微弱，在東戰場之奧匈軍隊，大可減少，將可以抽調之軍隊，乘機運往奧國及意大利之邊境，用全部精神對付意軍，澈底制壓之，以免除特里斯特之後患。此項計畫，關係于戰略者甚大，欲實行之，必須強大之力量，宏闊之準備，以奧匈軍之現狀觀之，能否勝任

愉快，頗有疑問。爾後攻擊開始之際，雖頗爲順利，但卒至擱淺，其失敗之萌芽，早已潛伏于此時矣。

千九百十六年五月初，奧匈軍大本營，已準備強大之兵力，欲在厄直與布勒塔之間，向費才查 *Vicenza*—非呂的 *Venetig* 之線，突破意大利軍陣地。奧匈軍之意旨，以爲突破若能成功，則可包圍衣所錯正面之後背，使其與內地斷絕連絡。此種計劃，頗爲宏大，奧匈軍參謀部長孔拉得將軍之主張也。魯登道夫將軍曾評判之曰：

「孔拉得氏之計劃，雖頗爲宏大巧妙，然奧匈軍實力不甚充足，無論其如何奮勉，決不能實行此勇敢之計劃也」。

自厄直河畔之木里 *Mori* 起，至布勒塔河畔之布爾格 *Burgen* 止，爲奧匈軍之攻擊區域，寬約四十五公里。意大利軍，據守堅固之陣地，自初格拉托塔 *Zugna Torta* 起，經過費兒格乃特—拉夫老，至亞美推挪 *Armentera* 止。該線之

後，在意國境內，要塞林立，以亞西羅 Arsiero 及亞西哥 Asiago 爲中心點。

阿爾卑山前部之傾斜面，經過緒阿 Schio—費才查—巴沙洛 Bassano，止于意大利平原，以上述之要塞線，爲意國對奧匈之天塹。

奧匈軍之攻擊，係由純粹正面突破。中央當突破乃恩 Lain 亞斯塔 Atsch 亞沙 Assa 等谷，佔領各裝甲堡壘，攻陷亞西羅亞西哥等要塞。南翼之運動，

當沿厄直河，經過法拉塞爾谷 Vallarsa，北翼經過蘇加呂爾谷 Singer。維根

大公集團軍，須利用不甚良好之體羅爾鐵道網，祕密集中，故甚爲困難，而且糜費時日。但仍能及時完畢，確實隱蔽，故五月十五日，奧匈軍驟然開始破壞射擊之時，意大利軍驚惶失措，幾疑爲天外飛來。

由砲兵澈底制壓敵陣之後，千九百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費兒格乃特高地，及初格拉塔山嶺，落于攻擊者之手。二日之後，意大利軍在亞斯塔谷及乃恩谷之間，被逐出體羅爾境外。同時，坎薄木洛裝甲堡 Campodon 及托

挪羅裝甲堡 Toraro，均被攻陷，卡兒大公 Caric（皇位繼承者）所指揮之軍團，在此役中最為出力。坎薄洛哥 Campolongo 及因推羅托閉鎖堡 Intervoto，非勒拉 Verena 及可爾賓閉鎖堡 Cordia，旋即陸續佔領。五月三十日，攻陷亞西羅城及亞西哥城。奧匈軍陣線，到達下列各處。由薄西拉 Posina 起，經亞西羅—亞西哥—加里阿 Galio 以南之高地，至美呂塔 Motella。其東北及西南諸翼，在厄直谷之部隊，則進至初格拉托塔，在法拉塞爾谷之部隊，進至喜沙 Chiesa，在蘇加呂爾谷之部隊，則進至格里格洛 Grigno。意大利軍被俘者，三萬一千人，遺失火炮二百尊。

但以上之勝果，奧匈軍既不能擴大之，又不能保持之。俄軍之大攻擊，起于六月之第二星期，迫使奧匈軍放棄魯克及布可威拉。奧匈軍因東戰場危急，遂不得不將與意大利作戰之主力軍，移至東方戰場。意軍乘勢反攻，奧匈軍惟有將防線後移，且放棄其已佔領土地之一部份而已。退軍之際，

雖遺棄軍用品頗多，但秩序井然，未被敵軍擾亂。千九百十六年七月一日，奧匈軍之新陣線如下。由初格拉托塔起，經過木特拔蘇比 Monte Pasubia，因推羅托堡，以至齊馬里齊 Zima Dicei。自此時起，此方遂告沉寂。奧匈軍之計畫，已經失敗。意大利軍偶爾前進攻擊，亦無甚效果。

第五節 千九百十六年夏間之緊張時期

甲、一般的情況

德軍之攻擊凡爾登，開始時頗爲順利，旋即停頓而不能前進。自千九百十六年五月起，兩軍相持不下，在狹小之地區內，拚命激戰，情況極爲慘酷。英國自採用全國皆兵之制，組織新軍，運至法國者約一百五十萬人。法國則奮最大之努力，準備與吾人決一死戰，以挽回協約國之局面。俄國則正在竭全國之軍力，欲向德國或奧匈之東戰場，大舉進攻。意大利則利用俄軍大舉攻擊之機會，擬在厄直及布勒塔之間，乘機反攻。羅馬尼亞雖尙未表明趨向之真實態度，然其舉動顯然有利于協約國。德國之潛艇活動，最初收效頗大，後因威爾遜總統 Wilson，藉口保全中立國商業航行爲名，提出要求，德國爲顧全友誼起見，遂不惜示弱，自動的加以限制。然美國

仍不以此爲滿足，其一切舉動，對德國更行表示仇敵之意。以武器彈藥軍用品等供給協約國，數量日有增加，使協約國之意志更加堅固，對於吾人之戰爭，更抱強硬堅持之概，非達到殲滅吾人之目的不止。

千九百十六年六月七日，英國宣佈「倫敦條例」——不生効力，于是彼之封鎖德國海道，遂爲合法之舉。因英國強辭奪理，曲釋萬國公法之故，對於德國之經濟封鎖，遂更加嚴重，使中歐諸國感受物資匱乏，卒至于潰敗。當吾人彈藥不足，原料品缺乏，不能製造大宗軍用器具之時，而協約軍方面之彈藥軍用品，則擴充完備，達于以前未能預想之高度，兩兩相較，彌覺其痛苦。同盟國在前線之戰士，不過六百萬人，而協約國作戰之軍隊則在一千萬人以上，衆寡之數，已經懸殊，而況第一線軍隊之後方，彼等尙能源源補充，俄國之人海，英法等國之殖民地，均可徵集戰士，不虞斷絕，前線兵力稀薄之處，即可補充之，戰場上發生裂隙，即可彌縫之，而同

盟軍則不能也。羅馬尼亞加入彼等方面，則協約國之軍隊，又增加七八十萬人之譜。綜合種種情況，無怪吾人之敵人，以為時機已至，欲由各方面陣線，施行最後之總攻擊，澈底殲滅吾人，以為一勞永逸之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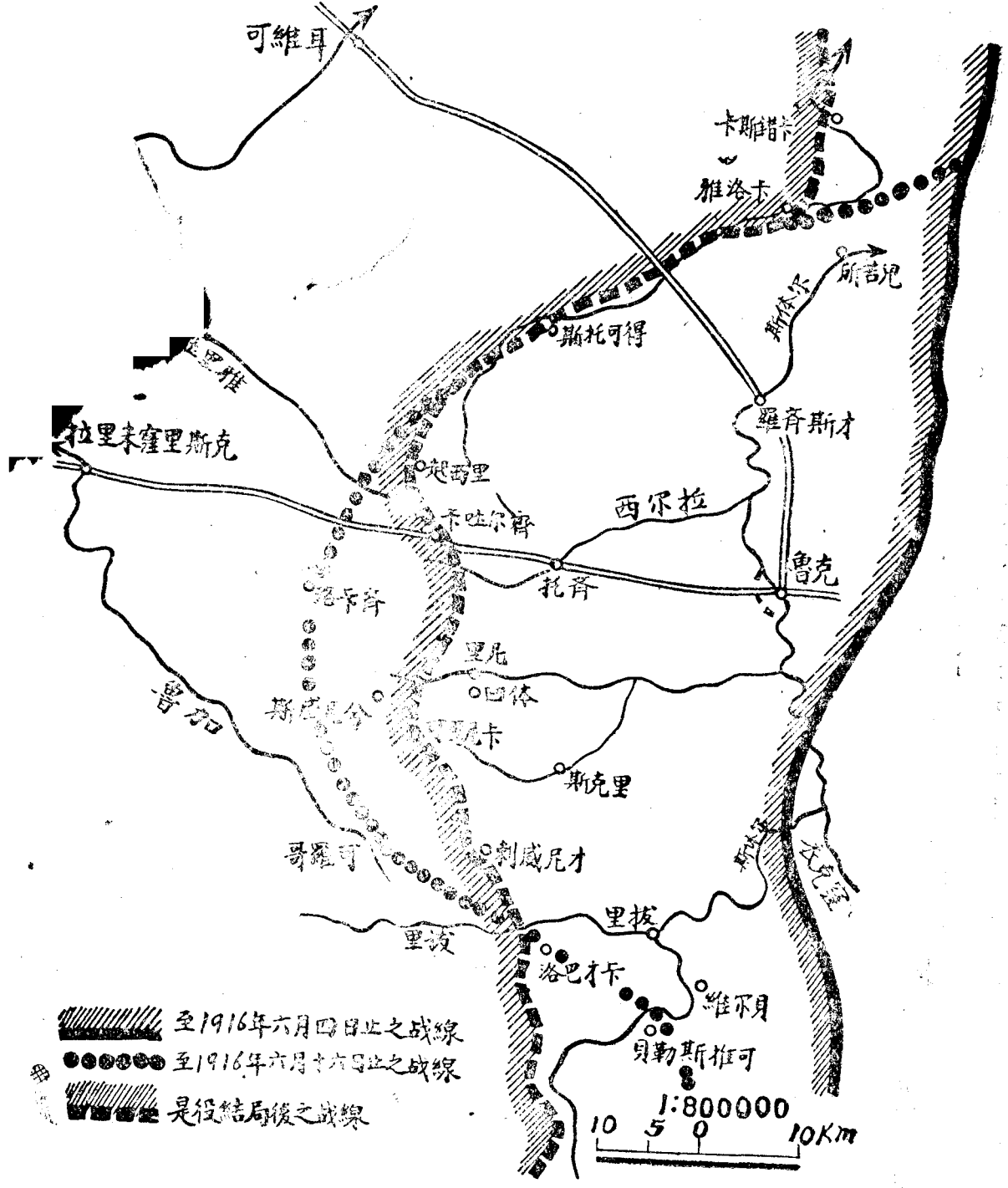
乙、千九百十六年所每河畔之役

要圖第四十

附註
第四十圖
上之聖葵
亭，與附
圖第一上
之聖葵亭
，並非同
一地點。
本段第四
行及他處
所云之聖
葵亭，均
係指附圖
第一之聖
葵亭。要
圖第四十
之聖葵亭
，似宜另
加他項字
樣，以示
區別。

英法軍事會議，以霞飛將軍為主席，決計在所每河之兩側大舉進攻，其餘各處陣線，則採用持久戰。彼等之計畫，欲在所每河流域，先行長時間之砲射，將德軍防禦工事澈底破壞之後，即越過巴拋每—裴洛呂—考爾呂斯之線，一致進攻，向聖葵亭—坎布乃之方向，突破德軍陣地。其突破之正面，寬約四十五公里。在北方以哥美考特 *Gommecourt* 為界，在南方以喜里 *Chilly* 為界。作戰區域，為波狀平坦地，有多數之村落，堅固建築之房屋，林立之森林。按當地之河流，區分為三個攻擊地段，南段，在所每河之左

要圖第四十一 1916年魯克周圍之戰



岸，由考爾呂斯至弗里塞 *Fries*，中段，在所每河及安克勒河 *Ancre*之間，由所每河畔之苦爾魯 *Guin* 至安克勒河畔之哈美兒 *Hamel* 附近，北段，在安克勒河之北。

千九百十六年六月月終，德軍之堅固陣線，大畧如下。由哥美考特起，經過塞勒 *Serre* 貝奧木特 體扑法兒 *Thiepval* 拉擺塞呂 *La Boisselle* 弗里考特 *Fricourt* 苦爾魯 弗里塞 多披勒 *Dompierre* 非馬多里斯 *Vernandevillers* 等處，向南行，至考爾呂斯及里火斯 *Lihons* 之中間地點。以上之地段，自千九百十四年秋間，歷次戰事，均為雙方注目之區，德軍已經極力構築之。英法軍之堅固陣地，與上述之地段，相對并峙。所每戰役開始之際，以卡爾乃 *Carnoy* — 可布呂斯之線，為英法軍之分界線，法軍在南部，英軍在攻擊地區之北部，平均分配之。德軍陣地，以巴燕太子 婁扑希特氏據守之。在婁扑希特軍正面之北，至亞拉斯東方止，為女敦堡之亞布希特軍，在其南方，為德太子之

軍，由哀斯呂河畔以至瑞士邊境。

自千九百十六年六月初間起，所每河兩側之正面，敵軍搜索部隊及飛機，甚爲活動，德軍已經察覺之。六月二十二日，英法軍之砲兵射擊，大形增加，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施行不斷絕之破壞射擊，其激烈達于最高度，爲以前所未有。且同時使用毒瓦斯，故協約軍大本營，于三十日傍晚，確信對於德軍陣地之衝鋒射擊，已經成熟，已可實行衝鋒矣。

七月一日午前十時三十分，敵軍砲火向德軍第二道陣地移動，同時對全線一致衝鋒。德軍守兵，已發揮極堅忍之強韌性能，忍耐敵軍之猛烈砲火，此時對於敵之步兵衝鋒，又奮勇抵抗之。是日也，德軍在巴拋每——亞貝爾特道路以北之地區，得保持原陣地。在該道路以南，英軍僥倖，得在若干地點，侵入德軍之最前綫壕溝，法軍進至哈堆考特 Hardcourt 之前，向苦爾魯突進。由所每河南行，彼等佔據弗里塞多披勒等村落。英法軍開始攻擊

之後，雖稍有進展，然與其原來之企圖相較，則相差甚遠，因法軍計畫，擬于第一次攻擊運動，即進至裴洛呂之前，英人之目的，則欲達到浦帥克 Puisieux——米老木特 Miramont 馬爾亭浦 Martinpuich 之線也。德軍在最前線陣地之後，設有後方陣地若干線，以供逐步抵抗之用。

戰鬥之第二日，英軍在所每河之北，未得進步。在該河之南，德軍對於法軍之攻擊，最初尙能支持，後來被迫放棄布斯考特 Buscourt 赫貝考特 Herbeco

亞塞非呂斯 Assevillers 等村落。七月二日夜間，德軍恢復比克斯 Bisches——

拉買所特 La Maisonette——巴乃克斯 Barleux 之閉塞陣地。爾後旬日之間，在所

每河以南，雙方激戰不絕，法軍進攻，失敗多次，德軍反攻，奪回失地之一部份。至七月十九日，法軍佔領比克斯，且暫時佔拉買所特及巴乃克斯，但在亞棉斯——聖葵亭道路以南，則未有進步。

所每河及安克勒河間之戰事，至七月二十日止，可區分為英軍及法軍二部

。法軍所受之損失，雖頗爲巨大，但較之英軍，進步頗速，法軍地段內戰事之中心點，爲哈堆考特。七月三日，法軍到達該處，七月八日，于旅進旅退之後，確實佔領之。

德軍部隊處境最爲困難者，爲法軍北攻擊地段內之極南部份，因所每河之南岸，已被法軍佔據，而德軍之一部份，尙堅守所每河之北岸，法軍由南岸能以側射火壓迫北岸之德軍也。因此之故，德軍不得不于七月五日，放棄赫恩 Hoen，顧德軍雖被集中之砲火所苦，仍堅守毛勒拔斯 Mullerbas—木拉苦 Monacu—克呂里 Clery 之線。

在英軍地段內，攻擊者于七月六日，由馬里考特 Marioult—卡爾乃之線，經木陶巴 Mortauban 及貝拉懷森林 Berehlay，進至洛古法兒 Longueval 之南端。在木陶巴附近，有小森林名特羅呂斯 Trosses，雙方爭奪，至爲激烈，英軍佔領十九次，德軍奪回十八次，至七月十四日，最後卒被英軍佔領。向西

北方進攻之英軍，進步極緩，十日，佔領馬美茲森林 *Mamez*，及一小村落。七月十四日，爲法國之民族紀念節，英軍欲獲一大勝以慶祝之，凡旬日來之因循畏葸，未能達到目的者，欲于是日一鼓獲得之。但所得之結果，遠不及其所希望者，因彼等僅能佔領巴才體 *Basquin* 之一部份，及阿費呂斯 *Ovillers* 之大部份也。十七日激戰之後，在重大損失之下，幸得佔領拉擺 *Rebas* 及阿費呂斯 村之全部。且進至薄齊勒斯 *Pozieres* 之南端，及奧克斯森 *Oxshott* 林，Fouraux 及古呂木特 *Guillemont* 之南端。英軍陣綫之右翼，成爲向北之姿勢，其左翼則毫無進步，成爲向東之姿勢。所每河之戰，自八月初間起，已成爲相持不下，接續苦鬪之局，彼此迭相勝負，時進時退，而所爭者不過尺寸之土地。砲兵射擊，日夜無休，步兵壕溝戰鬪，亦時時發生。吾人之敵人，均拚其全力，以強大之砲兵，施行準備射擊，隨即以步兵不斷衝鋒，再接再厲，務欲掠奪吾人之陣地。德軍

大本營，則計畫周密，在其撤退地帶之後方，常建設新陣地，務期對於一切地形地物，均盡量利用，舉凡村落家屋樹林等，均按照要塞防禦之法，藉壕溝障礙物土工事等，佈成防禦網，使其成爲戰鬥之焦點，俾敵人進攻時，流多量之鮮血，費長久之時間。且佈置封鎖陣地，以阻止敵人進攻時之道路。

千九百十六年八月，由十三日至十八日，二十五日及三十一日，爲戰鬥最烈之日。八月二日，德軍放棄木拉苦，十二日，撤退赫恩東北之小森林，十七及十八日，放棄馬爾亨浦及毛勒拔斯間之壕溝，故敵軍在本月間所得之進步，殊屬微小。但英法軍方面，猶妄自誇譽，謂因彼等將德軍主力牽制于所每河畔，不敢調往他處，故俄軍在東加立青及窪爾尼之大攻擊，較爲順利，而且意大利軍在厄直及布勒塔之間，亦因此而易于進展。彼等又謂羅馬尼亞之所以加入協約國方面者，亦因所每河戰役之故。

英法等國之誇張，未嘗不言之成理，然吾人若考其實際，則俄國之攻擊，隨即歸于停頓，意大利軍之所得，亦殊屬有限，則英法軍之成果，亦自然隨之而減少。至于英法軍此次攻擊之影響所及，對於德軍大本營之決心，毫無關係。德軍仍能按照自己之企圖，暢行無阻，毫不因所每河之戰事而受其束縛。吾人試觀德軍此時，除應付所每河畔之攻擊外，同時仍能抽調強大而精銳之部隊，以供壓倒羅馬尼亞之用，即足以證明德軍對於英法軍之攻擊，固能從容應付，毫無手忙脚亂之態，而英法軍攻擊力量之薄弱，亦于此可見也。

協約國在所每河附近之攻擊，自發動以至現在，自全般形勢上觀察之，毫無戰略上之整個計畫，似乎吾人之敵人，不過意圖小爲嘗試，選擇吾人陣地中抵抗力較弱之處，蹈隙抵瑕，逐次蠶食而已。自九月初間起，海格將軍 Haig 與福和將軍切實協商之後，遂改革從前之故態，另訂明瞭之計畫。

福和將軍者乃所每河流域之最高指揮官也。自此時起，法軍在所每河南岸，僅以副攻擊爲限，對於裴洛呂則只須保持已得之地區，如有良好之攻擊機會，亦可利用之。以在南岸之戰鬥力不至十分減弱爲限，將作戰之重點，移至所每河北岸。法軍按賽兒里 *Sailly*—賽里塞兒 *Sailly-en-Vallée* 之方向，施行主攻擊，英軍則沿亞貝爾特—巴拋每道路之兩側前進。由此觀之，可見英法軍已有協同一致之計畫，務欲向巴拋每猛力進攻，爲牽制德軍兵力起見，法軍另以頗爲強大之兵力，在本戰鬪地段之最南翼，企圖攻佔考爾呂斯城，以誘惑德軍之注意力。

因上述之義意，故九月間之戰事，在此次全部攻擊戰役之中，頗佔重要地位。九月一日，兩軍之戰線如下。在所每河以北，經體扑法兒—考才呂推

Courcelette—馬爾亭浦—弗呂斯 *Fliers*—古兮 *Ginchy*—古呂木特—毛勒拔斯諸處

，在所每河以南，爲比克斯—巴乃克斯—貝乃 *Belloy*—堆尼考特 *Denicourt*—

所考特 *Sovecourt* 等處。

九月五日，法軍由巴乃克斯—喜里之線進攻，正面寬約二十公里，佔領喜里村，七日佔領非馬多呂斯，十七日，佔領貝爾尼 *Berny* 及堆尼考特。十月十日，佔領格呂爾木特 *Genermont* 等處。亞布乃考特 *Ablaincourt* 及扑勒賽勒 *Pressoire* 等處，于十月十一月先後被法軍佔領。考爾呂斯城，直至千九百十七年二月，法軍尙未能到達，德軍頑強堅守，法軍則以半圓形包圍之。在裴洛呂之近西方，拉買所特，及其北方之97高地，及比克斯村等處，九月間激戰最烈。是年冬間，拉買所特復落于德軍之手，而其餘兩處則法軍死力據守之，因由該處能砲射裴洛呂也。

在所每河及安克勒河中間之地段，九月間激戰最烈。在全線上，由貝奧木特經體扑法兒以至所每河岸，英軍對於左翼，法軍對於右翼，迭次衝鋒，欲佔領德軍陣地。在巴拋每—亞貝爾特道路以北，德軍曾失去土地一小片

，但旋即反攻恢復之。

法軍以砲兵施行猛烈之準備射擊後，同時在吉兮及所每河間之地區前進。德軍退回第二道陣線，以古呂木特委諸敵人之手。九月五日，法軍佔領所每河畔之克呂里，十二日，佔領古兮村。

克呂里失守之後，德軍退至馬里勒斯 *Marrières* 樹林附近之高地。十二日，樹林與馬里勒斯均失守，法軍遂向北方旋迴，十四日，佔領挪考特 *Pancourt* 及呂扑里茲村 *Le Priez*。

因法軍之進展，可布呂斯城遂由南北兩翼被包圍。正在此時，英軍亦佔領考才呂推——馬爾亭浦——弗呂斯之線。七月一日，英軍早應到達此線，但因德軍頑抗，致遲延二個半月之久，方完成其希望。但少數德軍仍堅守可布呂斯城，以機關鎗拒止敵人。

九月二十五日，英法軍步兵連合一致，施行大規模之攻擊。在西北地段，

對於安克勒及考考特 Caucourt 之間，在南方地段，對於保非呂斯及所每河之間，均告失敗。但在考考特—保非呂斯以北之地區，稍有進展。敵人進至古堆考特—挪考特北方之線，正式佔領該兩地間之中間地區，及木爾法 Morval 等村落。勇敢之德軍，遂不能再行堅守可布呂斯城矣。防守該處之部隊，在毒瓦斯之中，支持二十四小時，至不已時，方向賽兒里撤退。可布呂斯城之被佔領，完全因被包圍之故，在所每河戰爭歷史上，實為雙方之重要關鍵。敵軍犧牲多數士兵，大量彈藥，雖得佔領該處，但德軍已退守良好之陣地，在該處既能發揮砲兵之火力，又能使步兵為有效之抵抗。故英法軍于佔領可布呂斯城之後，遂引起失望之心，自覺其所希望之結果，此次又無望矣。德軍之封鎖射擊，異常猛烈，敵之大部隊步兵，絕對不能通過之。九月底，德軍防禦力更行堅強，一則因砲兵火力更為增高，再則因陣地之構築，較之從前更為堅固。

附註
要圖第四
十中之聖
法斯特

與要圖第
二十九及
他處所云
聖法斯特

，非同一
地點，此
處所云，
在亞拉斯

以南，他
處所云，
在亞拉斯

以北，因
其含混，
特註明于
此。

十月之戰事，英軍竭盡全部力量，企圖在哥美考特——體扑法兒之間，沿安克勒河之兩側，由其北翼進攻。法軍之攻擊重點，在奪取保非呂斯東方之高地、挪考特以東之聖法斯特 *St. Volar* 森林，以及賽兒里——賽里塞兒之村落。法軍未能越過保非呂斯，獲得重大進步，僅能佔領聖法斯特森林之西緣，其主要部分則仍為德軍堅守。賽兒里村漸次入于法軍之手，但所餘者瓦礫殘堆而已，法軍絕未能由其西部及北部，突出前進。十月十三日十八日及二十三日，為戰事最激烈之時。二十九日，德軍在拉買所特附近反攻得利，連日退却之後，得此一勝，于精神上大有裨益也。

十一月之戰，自五日開始，敵軍在沙爾斯 *Chars*——保非呂斯之線進攻，正面寬約二十公里，大受損失而退，爾後數日，陸續有局部之小戰。法軍在聖法斯特森林、及賽兒里——賽里塞兒附近，未能前進。英軍在安克勒河附近，進步較大。十三日以九師之衆，于強烈砲兵射擊之後，經過聖底費阿，

St. Divion，進至貝奧木特及貝奧考特。英軍以爲突破必能成功，遂將大部騎兵招至前方，以爲追擊之用，不料後來竟無用武之地，徒被德軍之猛烈射擊，損失極重。

入冬之後，戰事較爲沉寂。雙方僅限于砲戰，間有局部之突擊，及偵察活動與空戰而已。

英軍五十三師，法軍五十師，攻擊亘數月之久。其中之大部份，激戰交代之後，經過短時間之休息，卽行再度加入戰場，作第二次之激戰，甚至有加入三次四次者。彼等雖如此努力，而且受極大之損失，據彼等自承，死傷至七十五萬人以上，仍未能達到攻企圖，而德軍所受之損失，則遠少于彼等。英法軍所獲得之進步，其最遠之處未有超過十五公里者。以其所貢獻之代價，與其所獲得之結果相比較，未免太平平等也。

更進一步而深刻觀察之，所每河之役，仍有利于協約軍。魯登道夫將軍于

九百十六年秋間，曾視察西戰場，下如左之評論曰：

「敵人利用飛機，指導強大之砲兵，耗費無量數之彈藥，已將吾人之砲兵，澈底摧毀。吾人步兵之抵抗力，已經十分破碎，敵之主力攻擊，大有能達到目的之勢。吾人不僅精神上大為衰弱，而且流多量之血，遺失無數之軍用品及俘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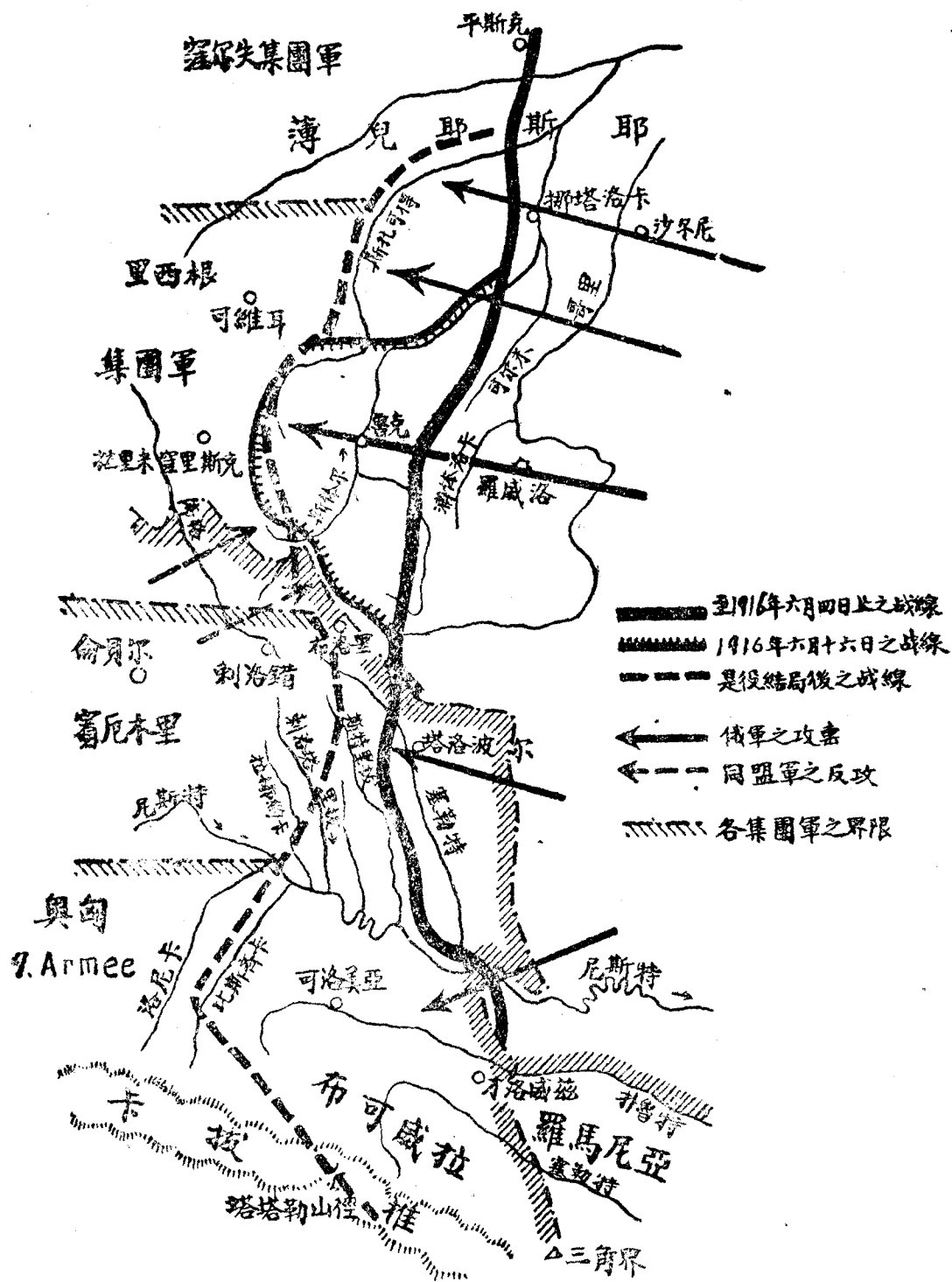
所每河畔之疲萎，凡爾登前之停頓，及漸次退却，以及東方戰場之種種事件，德軍均不甚順利，綜合諸種原因，遂造成中歐諸國之危機。

丙、布魯西洛之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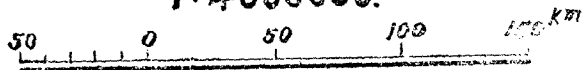
附圖第二及第三 要圖第四十一 四十二

近月以來，協約諸國大本營及政府，所極力經營者，為造成連合戰線。彼等撫慰其國民，動謂千九百十六年夏間，時期已至，東戰場及西戰場，以及意大利馬其頓戰場，將在同一時機，一致進攻，以征服中歐諸邦。彼等

要圖第四十二 1916年夏秋季之東戰場



1:4000000.



連台一致，使俄軍于六月初開始攻擊，意大利軍則在厄直及布勒塔之間，向阿爾卑地區突進，與俄軍相呼應，以牽制奧匈軍之兵力，使其不能增援加立青等處。于斯時也，法軍在凡爾登方面，情況至爲危迫，協約國欲用上述之計畫援助之。俄國喪失波蘭及加立青等處，至不甘心，欲乘此役奪回之。英法二國，擬使俄意先行發動，而本軍之主攻擊，則稍緩若干時日。爾後在千九百十六年七月一日，方開始所每河畔之攻擊，即其明證。由此觀之，足見吾輩之敵人，雖各國政策不同，利害衝突，然在可能之範圍內，彼等仍能協同動作。

俄軍大本營，自本年春季，在里斯拉及貝勒西拉攻擊失敗之後，即努力恢復軍力，賴協約諸國及中立國之助，準備大宗彈藥。利用西伯利亞鐵道，由日本運輸軍用品至俄國，英國及亞美利加之軍用品，則由海道運來，經過木馬港以至俄國北部，同時在國內各工廠大加改革，掃除從前之腐敗情

况，務求自行製造，自足自給。

布魯西洛將軍 Brusilov，膺攻擊軍總指揮之命，連後方部隊在內，共計二百五十萬人以上。其作戰計畫，擬在薄兒耶斯耶至羅馬尼亞邊界，三百五十公里寬之正面上，攻擊前進。其北翼目標，爲布勒里托斯克及魯布里，須經過可維耳及拉里米窪里斯克，其中央目標，須經過布洛里，到達侖貝爾，其南翼須佔領布可威拉。在薄兒耶斯耶，及由該處水草地區至里加之全正面上，亦須施行強有力之副攻擊，以牽制德軍。俄軍此次大舉攻擊，頗以偉大之結果自相期許，且希望迅速進步，以援助西戰場之同盟國及意大利軍，更欲藉戰勝之聲威以引誘羅馬尼亞，使其加入協約國方面。

俄軍此次攻擊，在短時間內，佔領土地頗多。因其得有良好之結果，故事實上竟使羅馬尼亞加入協約。東戰場上最嚴重之危險時機，竟于此時蒞臨矣。必須德國軍隊，發揮其全部力量，必須德軍指揮官巧妙運用其預備軍

，方能援助奧匈軍，重新振起其已經頹靡之抵抗力。凡可供調遣之軍隊，均須全數調集，加入奧匈軍方面，以堅固其已將崩裂之正面。奧匈軍若竟陷于潰敗，即無異于中歐諸邦之潰敗，戰爭之大局，將一蹶而不可挽回，故德軍不能不竭全力以扶持之也。

俄軍之攻擊，經過多日砲兵射擊之後，于千九百十六年六月四日開始。布魯西洛將軍，將其主力軍使用于兩點。其一，由羅威洛經過阿里卡 Олька 魯克進攻，其二，向布可威拉。在其北翼，同時以強大之支隊，向斯體爾下游前進。在兩個主攻擊之間，同時經過布洛里—村查里之線，向侖貝爾攻擊。彼等欲在短時間內，到達加立青之首城，肅清布可威拉之敵人，越過卡拔推山脊，向匈牙利境內進攻，其計畫未嘗不勇敢周密也。

吾人先觀察魯克附近之戰況，俄軍將奧匈第四軍，在阿里卡附近，由浦體洛卡驅至斯體爾河，向拉里米窪里斯克退却。得德國里西根軍之援助，精

疲力竭之奧匈軍，方得在斯體爾河之西，佈置陣地。其防禦線在貝勒斯推可 Beresteetko — 維爾貝 Werdan 等處，依托于斯體爾河，向西北行，越過里拔河，至哥羅可 Gorochow — 斯威尼兮 Swiniuchy 之線，終于拉里米窪里斯克 — 魯克道路之附近。由此以北，歸德軍防守，自斯托可得河 Stochod 上游之里 Kisielin起，至斯體爾河畔之所苦兒 Sokul，沿河岸行，經可兒起查托里斯克 Chartorysk — 挪法洛卡等處，然後向呂維兒 Newel 之方向，折至扑里耶特河 Pripyet 附近，以向東張之弓形，環繞平斯克。

六月十六日，德軍分三路反攻。自西方發動者，由哥羅可 — 洛卡齊 Tokaczy 之線，自西北方發動者，沿吐里雅河 Turja，自北方發動者，沿可維耳 — 魯克之道路。自德軍前進時起，至七月初間發生激烈戰爭，俄軍向拉里米窪里斯克之前進運動，遂被迫停止。俄軍所佔領之土地，在斯托可得河上遊及里拔河之間者，多被奪回，故布魯西洛將軍僅能據守半圓形之陣線，以魯克

爲中心，南起貝勒斯推可，北終于所苦兒，向西成弧形，半徑約四十公里。俄軍因在拉里米窩里斯克附近，突破未能成功，遂決心更向北方之可維耳攻擊，使用最精銳之部隊，其中有禁衛軍兩個軍團。賴其優勢之兵力，壓迫德軍由斯體爾河附近，退至沙爾尼——可維耳鐵道之北，沿斯托可得河佔領陣地，俄軍僅能在少數地點渡過該河之西岸。主要戰鬥，在斯木拉里 Builary 查勒才 Narezo，及更北方之魯比斯錯 Indiesow 附近。至八月十日，雖布魯西洛將軍不顧一切，繼續犧牲其軍隊，再接再厲，但對於可維耳之攻擊，終歸擱淺。德奧軍因指揮統一，軍隊奮勇，遂在極困難之環境下，將優勢之俄軍主力擊退，雖對於若干地點，不得不暫時放棄，然統觀全局，究無重大關係，蓋俄軍之攻擊目標，爲向波蘭突進，恢復瓦薩等要塞，現在已未能如願相償矣。

當拉里米窩里斯克——可維耳以東，及斯托可得河附近，正在激戰之際，俄

軍于六月中旬，向巴拉洛威直，同時進攻。俄軍之企圖，欲佔領該處之鐵道交會點，經過余挪 *Schara* 及塞爾維直 *Serwetsch* 之間，向斯洛尼—比洛斯托克突擊，以截斷瓦薩—威爾拉之鐵道。因在巨拉堡前方之德軍，全恃該鐵道爲交通命脈，一經中斷，即將不戰自潰也。担任該地防務者，爲窪爾失將軍之部隊，固守其陣地，俄軍遂徒勞而無功。窪爾失之陣線，約如下述。在平斯克之北，沿阿吉斯起運河，以至威哥洛斯可湖 *Wygonowsko*，由該處經巴拉洛威直之東方，以至塞爾維直河附近。

俄軍方面，以爲上述之攻擊，可以壓迫里西根集團軍之北翼，使魯克附近之戰事容易進行。六月十三日及十四日，在克挪失 *Kraschin*—歪可威直 *Woi-kowisch* 附近，受重大之損失，完全失敗，雖糜費多數之砲彈，且犧牲其新成立之禁衛軍團，亦無濟于事。

俄軍再接再厲，于七月三日重行攻擊，至八日激烈達于極點，但仍未得効。

果。是月月終，又鼓勇進攻，至二十九日，其攻擊力完全告竭。其所受之損失，僅就此窄狹之戰場言之，已至十萬人以上。德奧軍以情同手足之友誼，比肩接踵，共同抵抗敵軍之猛烈砲火，拒退敵軍之優勢兵力。俄軍在此處之攻擊，與在南方水澤地區之攻擊，同規一律，完全失敗。

俄軍在斯托可得河上遊及斯體爾河之間，攻擊之效果甚微，而在布可威拉之進步則頗爲迅速。奧匈第七軍弗拉巴梯將軍，因受呂時茲起 *Leschitzki* 軍之壓迫，于六月十八日放棄才洛威茲，向西南方，退至多爾拉瓦特挪 *Dorna*

Watra 及起里巴巴之間，依托于卡拔推山脊。可洛美亞堆拉體 *Delatyn* 及拉

窩爾拉 *Nadworna* 諸地段 均須逐漸放棄，另佈成新陣線，右翼依托塔塔勒

山徑 *Tartaren*，沿比斯齊卡河 *Bystryca* 之西岸，以至哈里茲附近。但俄軍未

能將奧匈軍逐出卡拔推山脊，且未能在尼斯特河之南，越過堆拉體——斯塔

尼斯老——哈里茲之線，獲得進步。在該處防守者，爲奧匈第三軍，屬於賓

厄木里集團軍。

在德奧軍陣地之中央，自千九百十六年六月初至七月末，俄軍所獲得之效果，較之兩翼，更爲微渺。賓厄木里集團軍，于六月上半月，由洛窩亞呂克 *Novo Aleksiney* — 克勒美呂茲 *Kremenetz* — 杜布洛之線。向塞勒特河上遊及斯體爾河徐徐退却。以極強韌之力量，堅守查洛茲 *Zalozce* — 克魯披 *Krupiec* — 維爾貝之線，以阻斷俄軍經布洛里往侖貝爾之捷路，且同時在里拔河畔，掩護里西根集團軍之南翼，在斯特里拔河上遊，掩護波特梅軍之北翼。因此之故，里西根氏遂能堅守里拔河沿岸，及該地段以北之陣地。若俄軍由魯克向西方前進，里氏亦能由南方壓迫之，以牽制其行動。七月間，奧匈第二軍節節反攻，逐步退至刺洛錯 — 所可洛卡 *Sokolovka* 貝勒斯推可之線。而上列最末之地點，尤爲激戰之場，因俄軍欲突破該處，且席捲里西根軍之南翼也。奧匈第二軍，漸次將其左翼，折回斯體爾河之西岸，但俄軍仍

未能越過落拔體 *Lopatyń*，向倫貝爾獲得尺地寸土也。

因上述之抵抗，故波特梅軍能支持其陣地，沿斯特里拔河以至尼斯特河。俄軍向布查茲猛烈攻擊，于六月十二日擊退之，然後由斯特里拔河之線，向西方退却。當其時，俄軍在尼斯特河兩側進迫，且危害波特梅軍之南翼。六月末及七月初，在布查茲西北方之高地四周，發生激戰。波特梅將軍將其南翼漸次移退，由斯特里拔河畔之布爾卡洛 *Burkano* 起，在木拉斯推爾斯卡 *Monasterzka* 附近，越可羅披河 *Koropiec*，以至尼斯特河畔之尼茲尼 *Nizniy*，再由該處延至魯馬茲 *Timasz*。在魯馬茲周圍，發生激戰，因德奧軍欲阻止敵軍沿尼斯特河右岸前進也。七月末，波特梅軍之陣線如下。由哈里茲起，經刺洛塔里拔西方之高地，再延至刺洛可 *Złoczów*——查洛茲。千九百十六年八月初，吾人東戰場之指揮系統，重新改革。由東海至卡拔推山之足，全線作戰部隊，均由奧登堡氏指揮。自卡拔推山以南，則由卡

兒大公指揮，大公者，爾後奧匈國之皇帝也。自經改組之後，作戰指揮，較之從前更爲統一。一切部隊，亦按照當前之情況，重新分配，土爾其之第十五軍團，亦調至加立青，在拉挪約卡河 *Narajowa* 沿岸，與德奧軍比肩作戰。魯登道夫將軍，興登堡氏之第一顧問也，此時提出兩種問題。第一爲鞏固陣線，第二爲教練奧匈軍隊。第一問題，不難解決。爲解決第二問題起見，須將德國軍隊，插入奧匈各部隊之內，俾其團結更加堅固，因奧匈國人種複雜，軍隊中不少斯拉夫等民族之危險份子，混跡其中，煽惑勾引，易使士氣動搖，故須以德軍攙雜其中，以監督教練之。

自俄軍攻擊失敗之後，七月之末，漸告平靜。直至八月之末，羅馬尼亞加入戰團，九月初間，越過卡拔推山，向西貝布格進迫，俄軍方重燃攻擊之火。俄軍大本營，擬利用時機，努力越過卡拔推山，進至布里特里茲 *Brist*。

與羅馬尼亞軍右翼取連絡。因俄軍抱有上述之目的，遂在所謂三角界

之地區，及沿卡拔推山之東北麓，至塔塔勒山徑等處，發生激戰。羅馬尼亞向西貝布格前進，既經失敗，俄軍之企圖亦未成功。德軍及奧匈軍，不僅固守卡拔推山，而且在山之北傾斜面，漸次奪獲敵軍陣地。在此方面，遂成爲綿延累贅之陣地戰，其戰線則在多爾拉瓦特挪——起里巴巴——魯多瓦 Ludowa (1466) 山嶺等處。

在扑魯特河上遊及尼斯特河之間(哈里茲附近)，德軍及奧匈軍，堅守扑魯特河以西，及比斯齊卡河間之高地。在波特梅軍之正面，戰事頗爲活躍，俄軍未能進展。拉挪約卡地段，仍爲此處之主要戰場。

賓厄木里及里西根之集團軍，抵拒敵之反復攻擊，保守其新陣地。里西根集團軍在魯克之西，刺威尼才 Zwoniacez——可里尼卡 Korynica——查吐爾齊 Zaturzy

附註
查吐爾齊
疑係卡吐
爾齊，但

原文如此
改，不敢擅

間之區域，曾經激戰，以阻止敵軍之突破，且奪回其已經佔領之土地。九月二十二日及十月二日，在可里尼卡附近，先後激戰二次。俄軍因不願士

卒之傷亡，故損失極重，遂不得不放棄其越過西里—斯威尼兮—哥羅可之線，攻擊前進之企圖。彼等停頓于斯體爾河之西，在南方則由里拔河，在北方則由斯托可得，雙方均有被包圍之勢，其兩翼既被壓迫，其前進運動亦因之而萎化。

八月二十九日，興登堡膺野戰軍參謀總長之命。對羅馬尼亞作戰之第九軍，以法克海將軍 Falkenhayn 爲指揮官。巴燕太子呂薄得則繼興登堡之任。約瑟夫皇帝逝世之後，卡兒繼奧匈皇帝之位，在東戰場南部作戰之同盟軍，由約瑟夫大公任總指揮之責。

主力戰雖在窪爾尼及東加立青，但在巨拉河陣線，俄軍亦猛力突擊，千九百十六年七月初間，在米陶之東，向大厄考 Gross Ekau 之攻擊，更爲激烈。但因德第八軍堅持不退，故未得進展。

吾人統觀全局，敢斷言布魯西洛之軍，殊未能完成其所負之任務。在魯克

附近及布可威拉所得之勝利，與英法軍在所每河流域，及意大利軍在卡爾斯特所得之進步，合而爲一，適足以引起彼等之幻想，妄以爲戰局之轉機，即在目前。殊不知東西戰場之命運，如出一轍，衝鋒甫經開始，即行頓挫，奧匈軍之損失，雖頗引起憂慮，被俘虜者將近二十七萬人，其中投降者約二十萬人，均落於俄軍之手。然俄軍之損失則近百萬，其耗費誠極巨大，雖略有進展，然殊屬得不掩失。故千九百十六年夏間及秋間之攻擊，其結果所至，因德軍毅然參加作戰，故中歐軍各方面陣地均更形堅固。因羅馬尼亞土崩瓦解，故俄軍不得不將較強之兵力，遣至多腦河下流，然仍不能挽回羅馬尼亞之頹勢也。

乙、閣爾茲

要圖第一十四

意大利軍大本營，欲利用厄直及布勒塔間情況之變化，尤其欲利用協約軍

在所每河畔及加立青東部之攻擊，乘機突過衣所錯河。與意大利軍對峙之奧匈軍，因轉運至東戰場之故，實力已大為減弱。年輕力壯之國民，既已喪亡甚多，或轉往他處作戰，故對意大利作戰之軍隊，不得不以年齡較老之國民補充之，其戰鬥力自當較為薄弱。意大利軍大本營，希望乘此時機，長驅而入，直至特里斯特為止。

意大利軍，在奧匈軍正面，屢次以小部隊試探之後，即施行長時間之破壞射擊，于千九百十六年八月初間，開始第六次衣所錯之戰。在是役之內，奧匈軍于八月八日，放棄衣所錯西方之地區，及該河東岸之閣爾茲橋頭堡。意軍在衣所錯附近，曾五度攻擊，犧牲雖多，而效果甚微，此次卒能達到目的，遂不覺欣喜過望，以為戰勝同盟國之希望，不難實現，行見一帆風順，摧破強敵，即在指日之間。意軍之幻想，固未免過于虛妄，然中歐諸邦，對於此役之精神上的影響，亦未可忽視。意軍之戰鬥精神，因迭遭

頓挫，本已甚爲銷沉，自佔領閣爾茲之後，易于激動之意大利國民，遂如飲興奮之劑。新陣地由雅米洛 Yamiano 起，經過阿拔塞拉 Opacchiasella——非爾台巴 Vertoba，至體勿里 Fivoli 止。九月十四日，十月九日及三十一日，意軍三次進攻，費多大之辛勤，受多大之損失，進至布勒斯費卡 Brestovica——比格里亞 Biglia 之線（要圖第二十四），但地居形勝，控制一切之可斯塔耶費卡 Kostanjevica 村落，尙在奧匈軍之手。千九百十六年至千九百十七年間，意軍繼續攻擊，均歸失敗，奧匈軍屢次反攻，向閣爾茲方面稍有進歩。

千九百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意大利向德國宣戰。兩國在事實上，久已立于交戰地位，不過形式上未宣戰耳。

丁、羅馬尼亞加入協約國方面

附圖第四

千九百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羅馬尼亞國向奧匈國宣戰。千八百八十三年與中歐諸邦所訂之協約，已經破裂。爾後數日，德國即向羅馬尼亞宣戰。土爾其于八月三十日，保加利亞于九月一日，加入同盟國方面。羅馬尼亞保守中立，已有二年之久，羅王卡羅 *Carol*，頗傾向同盟國，欲賴中歐諸邦之援助，以福利其國家，發展其國勢。在其中立期間，經濟方面頗為活動，羅馬尼亞出產頗為豐富，常以高價銷與德國及奧匈國。除與中歐諸邦交易之外，對於俄國亦頗為密切，且欲與西戰場諸國談判，互相交換貨物，然一時未能實現，因缺乏直接連絡之道路也。另有波雅勒黨 *Bojaren* 者，主張與卡羅王相反，其首領為布挪體魯 *Pravianu*，以反對中歐諸邦為主義。協約諸國為牢籠羅馬尼亞起見，利誘威脅，自不待言，許其于戰勝之後，協助彼等，完成其大羅馬尼亞之企圖。預約將奧匈國之布可威拉西貝布格巴拉特 *Banat* 等處，及保加利亞之魯斯車克 *Rustschuk* 法爾拉 *Varna* 等處，割與

羅馬尼亞。

卡羅王對於羅馬尼亞之政治變化，未能親身目睹。因國內意見紛歧，政局擾攘，此白頭君主，遂因憂勞而長逝，于千九百十四年十月十日，與其國人長離。王爲德國之忠實友人，羅馬尼亞國之賢君，曾披荆斬棘，使其國由野蠻之而區進爲文明之邦。

當千九百十六年夏，英法軍在所每河畔，意大利軍在卡爾斯特，俄軍在布可威拉及東立青稍有進步之日，羅馬尼亞政府，以爲發動之時機至矣。嗣卡羅王之位者，爲非地蘭 Ferdinand，受布挪體魯之包圍，遂不惜孤注一擲。後來雖在大戰結局之際，從協約諸邦之後，獲得不少之利益，而開戰不久，其所受之損失，亦頗爲巨大也。羅馬尼亞有軍隊七十五萬人，在前線作戰者約六十萬人。處法國監督之下，擬以主力攻佔西貝布格，另以一軍，由俄軍及塞爾維亞軍援助之，自多布魯奢，向保加利亞進攻。俄軍則擬

俟加立青戰事告一段落，即將該處之軍隊移至多布魯奢，會同羅馬尼亞軍，向君士但丁堡前進，英法二國合組之東方軍，則以沙洛尼起爲根據地，與俄國及羅馬尼亞之軍合作，向蘇非亞進攻。屯駐極北方之羅馬尼亞軍，則由摩爾搗 *Moldau* 之西北角出動，沿卡拔推山之南足，響應俄軍，俾得越過卡拔推山徑，向匈牙利北部進迫。

因上述之計畫，羅馬尼亞軍之佈署如下：

軍之番號

將領名稱

活動地區

第一軍

苦兒才 *Cuceer*

在小瓦拉峽

Kleinen Walachei，以赫爾曼城

Hermann 及說青 *Hitzing* 爲前進目標，另以混

成之一師，爲左翼梯隊，越過阿爾所法，侵入巴拉特。

第二軍

格來尼魯 *Grainicauu*

在大瓦拉峽，以便突入西貝布格之東南角

，且向帥斯堡 *Schassburg* 前進。

第四軍（北方軍）扑勒沙

Presohn

在摩爾搗之西北，佔領比斯特里茲

Sistria

——馬羅斯法沙里

Maros Vasarhely 之線。

第三軍（多布魯奢軍）

在多布里

Dabrie

附近，在俄國援軍未至之

前，暫取守勢，然後向勻拉

Schumla

——法爾

拉前進。

預備軍，在卡布勒斯

Bukarest

附近，按情況之須要，或加入西貝布格，或加

入多布魯奢方面。

羅馬尼亞之加入協約國方面，使中歐諸國大感危迫。若羅馬尼亞軍向西貝布格前進之計畫，能僥倖成功，則可在卡拔推山之內，進至奧匈軍之後背，與俄國南方軍相合，而中歐諸邦在東戰場將全部潰退矣。

第六節 羅馬尼亞

附圖第四 要圖第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中歐諸國，對於羅馬尼亞之攻擊西貝布格，不欲在邊境防禦之。奧匈國所徵集之後備軍，奉指揮部命令，且戰且退，放棄邊境山嶺，退至內地，據守已經準備之陣線，以待援軍到達。馬克生集團軍，已峙立于多布魯奢附近，準備首先揭開對羅馬尼亞之戰幕。由上觀之，足見羅馬尼亞軍以主力向西貝布格攻擊，等于無的放矢，多布魯奢爲第一次決戰之點，反無重兵，致被德軍猛烈襲擊。

德奧軍大本營，對於羅馬尼亞，決心以攻擊手段解決之。因多腦河橫亘羅馬尼亞國內，將其軍隊分爲二部，故自戰略上觀察之，不難逐次各個擊破。英法軍在西戰場，俄軍在東戰場，意大利軍在南方，東方軍在馬其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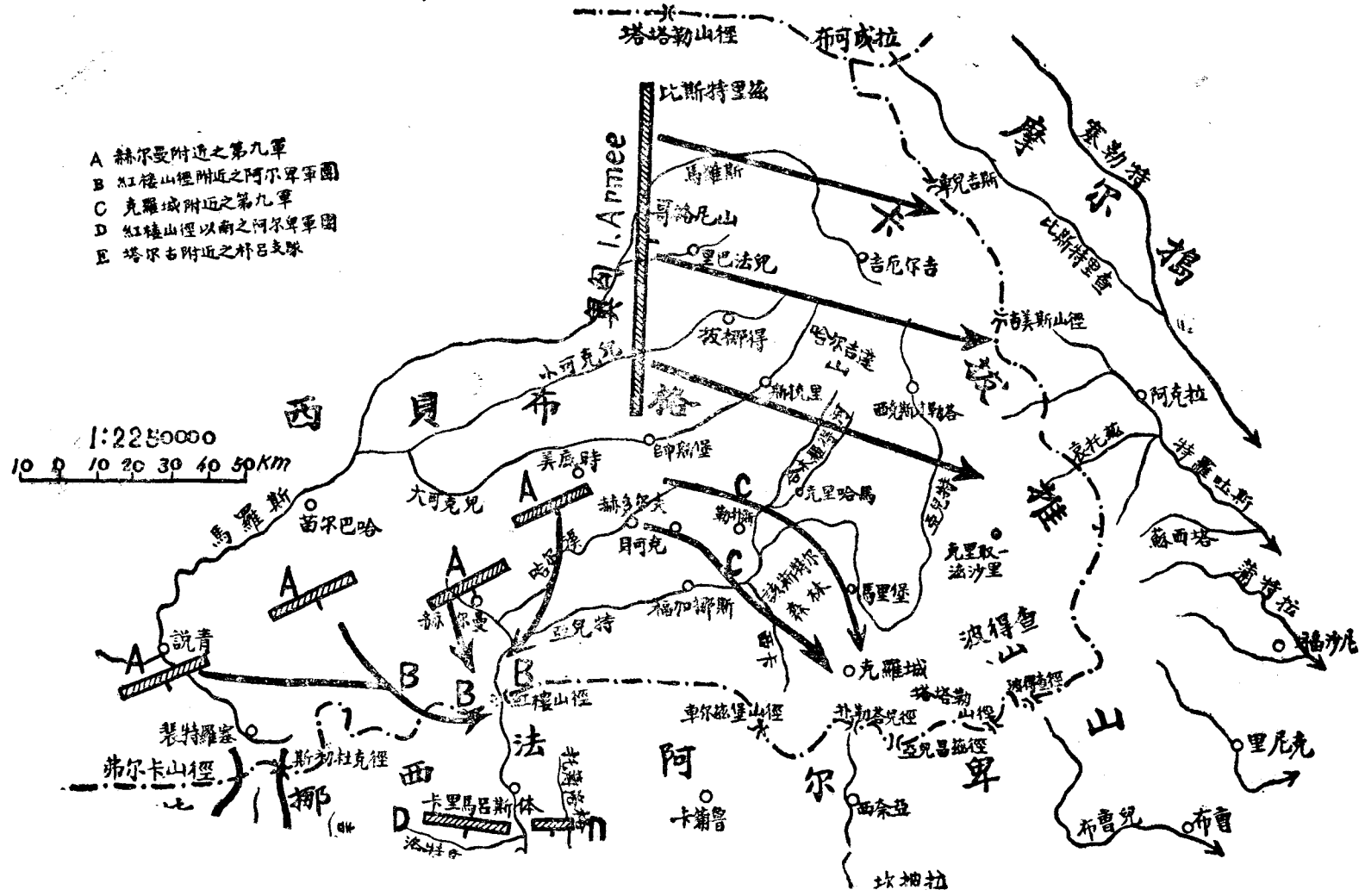
要圖第四十三 多布魯查



1:2500000
20 0 20 40 60 80 100

A-A 1. 羅馬尼亞-俄羅斯
B-B 2. 之障地
C-C 3. 之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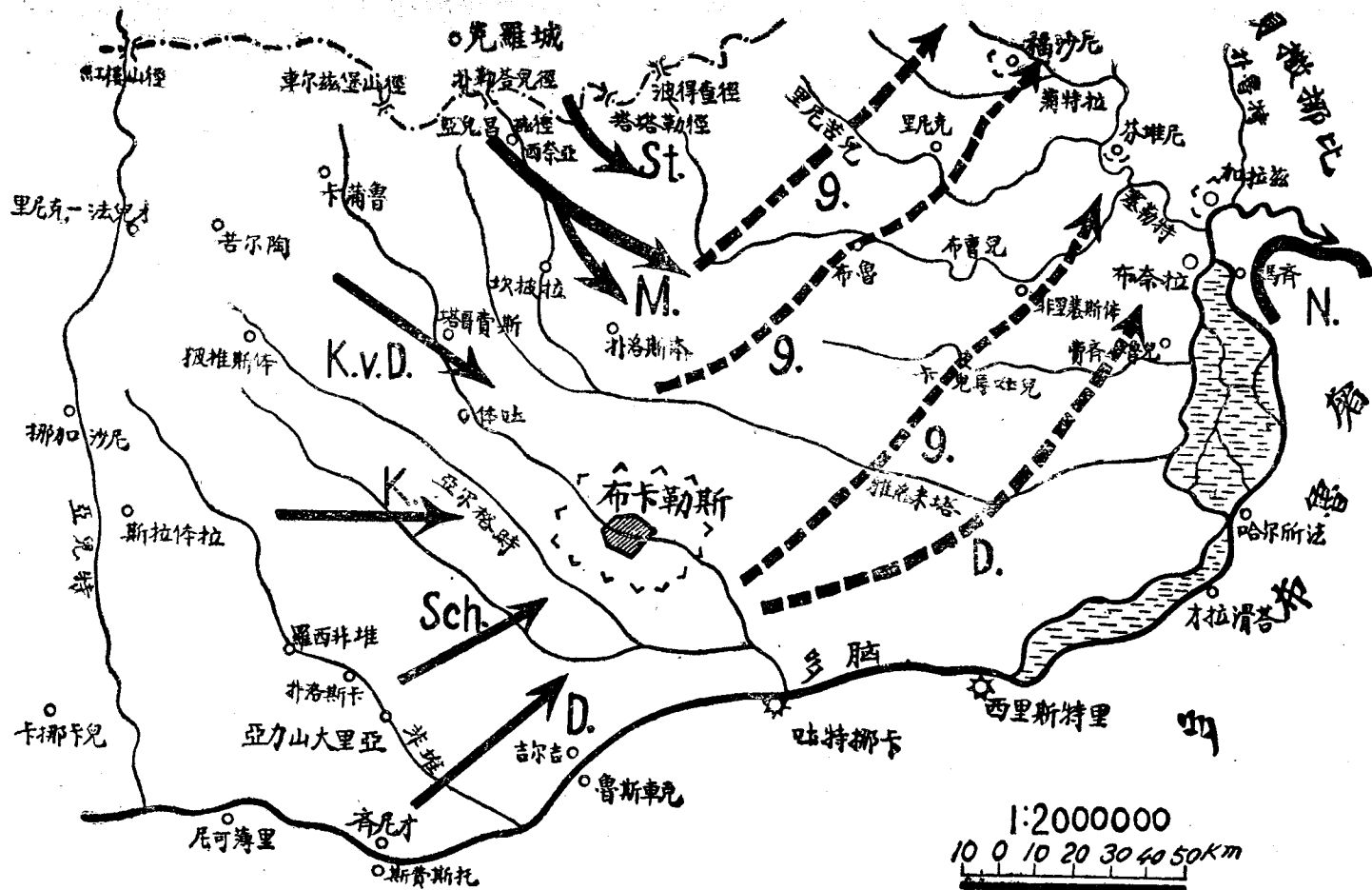
要圖第四十四 1916年之西貝布格及小瓦拉峽



- A 赫爾曼附近之第九軍
- B 紅樓山徑附近之阿爾軍軍團
- C 克羅城附近之第九軍
- D 紅樓山徑以前之阿爾軍軍團
- E 塔爾古附近之科呂支隊

1:2250000
10 20 30 40 50km

要圖第四十五 1916-17年之布加勒斯及大瓦拉赫



1916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各軍之攻事方向

- K.v.D. 瓦爾夫特友隊
- D. 可時之多腦軍
- Sch. 史莫托之騎兵軍團
- St. 斯塔希斯友隊
- M. 木爾根友隊
- 9. 第九軍
- N. 保加利亞之呂勒特夫第三軍

迭次攻擊，均徒勞而無功，若同盟軍一舉而蹴倒羅馬尼亞，則其影響于同盟各國之精神及士氣，誠非淺鮮。况加以同盟國受經濟封鎖之痛苦，軍資食品，日形匱乏，而瓦拉峽之物產豐富，谷類牲畜煤油鐵礦等，均異常充足，故中歐諸國尤屬非常垂涎，亟欲奪取之也。

保加利亞第三軍，指揮官爲托余將軍 *Toshev*，分爲兩路前進，右路越過多布里，左路沿多腦河前進。保加利亞境內之多腦河沿岸，由保國新徵集之部隊，及奧匈艦隊之一部防守之。向多布魯奢前進之軍隊，除保加利亞軍最先出發外，另有德軍第二百一十七師，及土爾其部隊，依次進行。

馬克生集團軍所負之任務，須及時突進，以擾亂羅馬尼亞軍之集中計畫，且乘其集中運動之間，突起襲擊，使其無展開之餘暇。九月五日，吐特挪卡 *Tutrakan* 要塞已被包圍，六日佔領之。俘虜二萬八千人，火炮一百尊，甫經接觸，即得如此之勝利，自精神上及戰略上言之，未有更光榮于此者。

其時羅馬尼亞軍在多布里之東北，已由俄軍增援，企圖突破保加利亞軍陣地。在此種情況之下，馬克生決心將其左翼，向多腦河沿岸，西里斯特里之下遊 *Silistria* 推進，期將多布里附近之敵軍，由右翼包圍。九月九日，西里斯特里已在馬克生集團軍勢力範圍之下。左翼軍經過極困難之地形，且隨時與敵軍戰鬪，仍能發揮異常之行軍能力，完成任務，誠足多也。敵軍在多布里之前，屢次突擊，毫無效果，而其精力已疲，遂不得不退至特挪雅斯瓦 *Traiansvaoj* 以南之準備陣地，據守挪所法 *Raso va* — 可巴底魯 *Cobadinu* — 托扑乃沙 *Topraisar* — 吐刺拉 *Tuzla* 之線。羅馬尼亞軍此次退却運動，犧牲頗多，因在拔挪起 *Parakioj* 亞布答特 *Abdat* 母沙拜 *Musabei* 等處，與追擊軍接戰數次，損失甚大也。

在特挪雅斯瓦之南，俄軍及羅馬尼亞軍，由西貝布格獲得增援之後，即努

力抵抗，以掩護可斯塔查 *Konstantza* — 才拉滑答 *Cerna voda* 之連絡，以待俄國續至之增援部隊，渡過多腦河下遊。彼等欲突破吾人之連絡線，以解救被壓迫之正面，十月二日，以一個混成師，向吐特挪卡及魯斯車克中間之雅合福 *Riadovo* 附近進攻，欲渡過多腦河，襲擊德軍後背，被吾人由兩側包圍，幾于完全殲滅。

敵軍在挪所法 — 吐刺拉，寬約七十公里之正面上，配備羅馬尼亞軍四師，俄軍三師，塞爾維亞軍一師。馬克生集團軍，于十月十九日，向上述之堅固陣線進攻。主力攻擊，正向敵軍東翼之托扑乃沙。賴強大砲兵之助，布德土聯軍于十月二十一日，突破敵軍陣線。二十三日，佔領可斯塔查海港，越數日，又佔領才拉滑答及美齊底 *Medinie*。自可斯塔查被吾人佔領之後，俄軍與羅馬尼亞軍即失去極重要之海道連絡線。特挪雅斯瓦已在戰勝者之手中，才拉滑答附近之大鐵道橋，被羅馬尼亞軍炸毀。俄軍及羅馬尼亞

軍大本營之攻擊計畫，已經失敗，羅軍雖繼續由西貝布格調集援軍，然爲期已晚，未能及時加入此處之決戰。

馬克生集團軍以偉大之行軍力，繼續追擊。直至巴巴答 Babadag—阿斯特羅之線，退走之敵人方得立足。保加利亞之呂勒錯夫 Narezoff 軍，在該陣地之南，向北方封鎖多布魯奢，阻塞敵軍之前進路。德軍及土軍之一部，援助呂勒錯夫 軍。彼等雖在若干地點，不得不稍避敵軍之鋒，但對於敵之主力突擊，始終奮力抵抗，用能牽制敵軍之大部兵力。因此之故，馬克生 集團軍乃能以薄弱之兵力，在多腦河 之東與敵軍支持，將其大部軍隊，遣至瓦拉峽，以供他項用途，因德軍對於運動戰，能如上所述，巧妙運用，遂得組成多腦軍，以可時將軍 Kosch 爲指導官，于十一月月終，在斯費斯托 St. Simeon 附近，進至多腦河北岸，參加布卡勒斯 附近之決戰，獲得偉大之勝利。當中歐 諸國之軍，在多布魯奢 境內，將敵人迫回多腦河口 之時，在西貝布

格之羅馬尼亞主力軍，未受巨大之抵抗，到達下列之線。茲由北向南稱之，約畧如下。由哥格尼山 *Corseny* 起，越大小可克兒 *Kockel* 之上游，及哈爾溪 *Harbach* 延至赫爾曼城及說青。羅馬尼亞軍之前進，非常遲緩，然其行軍準備，凡可以使行軍迅速之事物，無不具備，真不可解也。考其原因，大概因後方連絡頗爲困難，而且羅馬尼亞人在西貝布格，以永久佔領自許，設置官署，故耗費不少之時間。當羅馬尼亞軍遲遲吾行之際，俄軍自數星期以來，正費盡許多艱辛，犧牲多數士卒，欲由加立青方面，打通塔塔勒山徑，越過卡拔推山，以與羅馬尼亞軍相啣接，而羅軍竟未能迅速向北方行進，及時協助之，其遺誤事機，誠非淺鮮。

奧匈第一軍，指揮官爲亞爾茲將軍，其戰鬪力頗弱，被羅馬尼亞軍壓迫，暫行退避。德軍及奧匈軍合組之第九軍，在奧匈第一軍之後集合，以法克海將軍爲指揮官。雖因距離窳遠，鐵道線不甚良好，以致集中爲遲滯，然

羅馬尼亞軍運動更爲累贅，故第九軍仍能適時集結。

第九軍兵力，最初規定六萬人，其準備位置如下。

克挪夫特 *Krafft* 支隊

在說青及赫爾曼城之間

斯塔布斯 *Staabs* 支隊

在苗爾巴哈 *Mühlbach* 之東南

史美托 *Schmettow* 支隊

在赫爾曼城及美底時 *Mediasch* 之間

斯齊福 *Szivo* 之混成部隊，在才爾拉河沿岸之美哈底 *Mehadia* 附近，掩護本

軍右側方。奧匈第一軍，位于北方，與第九軍之左翼相接。奧匈第一軍之右翼，其中附有德軍，以木爾根之部隊組成之。

第九軍，向赫爾曼城—克羅城 *Kronstadt* 前進，對於右側，自行掩護，奧匈

第一軍經過帥斯堡，向東方前進，此次之戰，于是開始。

其時羅馬尼亞軍尚在徐徐前進，九月二十日，到達裴特羅塞 *Petroseny*—赫

爾曼城之南方高地—福加挪斯 *Fogaras*—哥格尼山—比斯特里茲之線。

九月二十六日，阿爾卑軍團得奧匈山地軍之助，向紅樓山徑 *Roten Turm* 前進，出敵不意，突至羅馬尼亞第一軍之後背。經過道路全無之山地，越羊腸而登隘徑，使羅馬尼亞軍驚惶失措，疑爲飛將軍從天而下，同時在赫爾曼城附近，以斯塔布斯史美托兩支隊包圍攻擊之。羅馬尼亞軍亦在弗爾卡山徑 *Vulkan* 及斯初杜克山徑 *Surdok*，及紅樓山徑，亞兒特河 *Alpe* 沿岸等處（在福加挪斯附近），極力反攻，以期突破第九軍之側翼。

羅馬尼亞之第二軍，及第三軍之南翼，同時向左方旋迴，欲由貝可克 *Bekok* — 赫多爾夫 *Hendorf* — 拍挪得 *Parajd* 里巴法兒 *Libanfalva* 之線，自東方席捲第九軍及奧匈第一軍陣線。對於上述之緊張情況，法克海氏應付裕如。右翼取防禦姿勢，堅守弗爾卡斯初杜克紅樓等山徑。第九軍之主力，重新開始攻擊，期在福加挪斯及勒扑斯 *Reps* 之間，突破羅馬尼亞之第二軍。攻擊方向，經過亞兒特，由該斯特爾森林 *Geister*，向克羅城及扑勒答兒 *Predeal*

山徑。更向北方，則奧匈第一軍當在斯卡克里 *Szekely* 及哥格尼山之中間地區，及其以北之地區，沿馬羅斯河之兩岸，將敵人向東方壓迫。

十月五日，同盟軍在勒扑斯 *Peps* 及克里哈馬 *Krihama* 附近，戰勝敵軍，將其驅過合木羅得河 *Honorod*，然後更驅其退過亞兒特。不旋踵間，又擊敗羅

馬尼亞軍于西卡 *Sinea* 附近及該斯特森林中，遂于八日佔領克羅城，車爾

茲堡 *Torzburg* 扑勒答兒亞兒昌茲 *Altschanz* 諸山徑，均于十日佔領。由此以東

，越過波得查山 *Bodzsa* 之諸山徑，（如塔塔勒及波得查山徑），雖羅馬尼亞第二軍（位于卡蒲魯西奈亞布曹等處附近）屢次突擊，但均能保守勿失。

正在此時，奧匈第一軍，在羅馬尼亞之東陣線，將羅軍在斯卡克里—拔挪—得—里巴法兒之線，向東方驅逐，佔領哈爾吉達 *Harsitte* 及哥格尼山諸山徑

，到達吉厄爾吉及西克斯才勒答低地，于是羅軍退至吉美斯 *Gymes* 及車兒
吉斯 *Tolgyes* 等處之邊境山徑，其一部份退至摩爾搗地區。西貝布格之東部

及東南部，僅有小部份尚在敵軍之手，彼等企圖在西貝布格之東南角沿烏茲 Uz 上游及哀托茲 Oizon，及波得查山之北部，永久佔領。

因上述之結果，羅馬尼亞軍指揮部遂發生疑慮，以爲第九軍將沿扑勒答兒之兩側，取最捷之路，向布卡勒斯進攻，以截斷在瓦拉峽西部之羅馬尼亞軍，遂竭力將強大之兵力，集中於車爾茲堡山徑——波得查山之區域。在上述之地區，中歐諸國之兵力，數量上既較少，而且山路崎嶇，時屆冬令，交通不使，故不能再行前進。十月之末，第九軍及奧匈第一軍之攻擊，遂暫告停頓。中歐諸國大本營，遂決計將其軍隊重新配備。馬克生集團軍，僅將必要之兵力，留置多布魯奢北部，以供防禦之用，其主力則在斯費斯托附近，渡過多腦河北岸。新近到達之德軍 Kühne 支隊，則向弗爾卡及斯初杜克山徑以北集中。該支隊由步兵四師及史美托騎兵軍團編成，向塔爾古 Targu Yiu 之方向，突過阿爾卑山，在小瓦拉峽向東旋迴，期與渡過

多腦河而來之馬克生集團軍，會于布卡勒斯之前。位于紅樓山徑附近，及其以東之第九軍，與杼呂支隊之左翼相連接。在布卡勒斯附近之俄軍及羅馬尼亞軍，因上述之佈署，遂處于包圍之中。

當克羅城附近正在激戰之時，克挪夫特所指揮之阿爾卑軍團，以奧匈軍之山地旅援助之，奉有下述之任務。在紅樓山徑之南，沿亞兒特兩側，抗拒羅馬尼亞軍之反攻。該軍團在洛特魯河 *Louren* 之森林四周，岩石雜錯之地區，以及亞兒特薄洛格 *Topolog* 中間之高嶺周圍，苦戰甚久，固守其原陣地，且乘機反攻，至十一月二十五日，佔領里尼克 *Rimnik Valcea* — 苦爾陶 *Curtea de Arges* 之線，及里尼克西方之山地。

因阿爾卑軍團之努力，故向羅馬尼亞軍西翼之攻擊運動，得以掩蔽，且進行較爲容易。于是杼呂支隊，于十一月十一日，由斐特羅塞經過斯初杜克山徑之兩側，向塔爾古運動。連續戰鬪之後，將敵之陣地，自吉洛爾特 *Gi*

Ort 至衣 *Tiu* 之間，及其以西，突破二十公里之寬，于十一月十七日，在塔爾古決戰。羅馬尼亞第一軍之左翼，遂被擊破，且退回小瓦拉峽平原。

既按上述之方式，由山地突出之後。其第二步驟，即須跟蹤追擊敵人，向布卡勒斯緊迫，與之決最後之勝負。根據此種意旨，杼呂支隊由塔爾古向克乃法 *Craiova* 前進，且向亞兒特旋迴。在杼呂支隊之前方，則有史美扞混成騎兵軍團遊弋，以警戒亞兒特之諸渡口，及其東方之地段。克挪夫特支隊，經過披推斯體 *Pitesti*，向體吐 *Tiu* 前進，木爾根支隊，須肅清卡蒲魯 *Campulung* — 西奈勒 *Sinaia* — 坎披拉 *Campina* 中間之敵人。

附註
體吐見要
圖第四十
五。

在阿爾所法附近，第九軍之最右翼 — 斯齊福混成旅，將位于才爾拉沿岸之羅馬尼亞軍擊退。因杵呂支隊已到達克乃法地方，故該軍之退路已被截斷，十二月八日，遂在多腦河岸之卡拉法特 *Kalafat* 下遊繳械投降，人數約一萬，火砲約四十尊。

史美托騎兵軍團，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達克乃法，且佔領由卡挪卡兒 *Carar* 至斯拉體拉 *Slatina*—挪加沙尼 *Dragasani* 之亞兒特河諸渡口。其最前線之騎兵連，渡過非堆河 *Neog* 下遊，且與多腦軍之騎兵取連絡。（多腦軍係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夜間，在斯費斯托附近渡過多腦河者。）同盟軍之大圓圈于是告成，在布卡勒斯決戰之期，爲日不遠矣。

當第九軍以其南翼渡過亞兒特河下遊，以其中央由苦爾陶向披推斯體運動，木爾根及斯塔布斯支隊，在車爾茲堡及波得查山徑之間，越過山脊，向南推進之際，可時所指揮之多腦軍，自保加利亞之岸，渡過瓦拉峽之岸。該軍由德國之第二百一十七師，保加利亞之第一及第十二師，土爾其第二十六師，及德國之哥爾茲騎兵師組成之。此項計畫，幾于毫無抵抗，未受損失而成功，可謂非常光榮。當其準備之時，既極爲周密，而又十分隱祕，敵人方以爲同盟軍決不敢如此冒險，故一旦發動，遂不免驚駭失措。賴

奧匈國之多腦河艦隊，及德奧軍工兵之助，最前線部隊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夜間，由斯費斯托向齊尼才 *Zimnicea*，渡過多腦河，稍稍交戰之後，即在北岸佈署一切，向布卡勒斯前進。保加利亞部隊，同時由魯斯車克向吉爾吉 *Giurgiu* 渡河，以協助斯費斯托附近之渡河動作。在扑洛斯卡 *Plosea* 附近，哥爾茲騎兵師，與史美托騎兵軍團之一部相連合。

羅馬尼亞軍大本營，決心在布卡勒斯之前，與同盟軍決戰，至少亦須堅持若干時，至首都完全遷移為止。以如上之目的，在其北翼，自扑洛斯體 *Ploesti*

Oesit — 塔哥費斯 *Targovista*，至亞爾格時 *Argesch* 止，對於體吐之上遊，只有薄弱之兵力，暫取防禦姿勢。對於南翼，則取攻勢，由布卡勒斯越過亞爾格時河下遊，包圍多腦軍之左翼以擊退之。彼等欲藉此恢復運動之自由，至少亦須突破敵人之包圍。十二月一日，多腦軍之左翼（德軍第二百一十七師）忽被羅馬尼亞軍突擊，情況異常危險，且被敵軍截斷。但仍能堅守

不退，以待土爾其之第二十六師，及第九軍之右翼部隊前來援助（史美托騎兵軍團及杼呂支隊）。

亞爾格時沿岸之戰，自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羅馬尼亞軍及俄軍之反攻，在亞爾格時右岸，被多腦軍及史美托騎兵軍團杼呂支隊擊退，于是同盟軍之南翼全部，向布卡勒斯轉爲攻勢。在全戰線之北翼，克挪夫特支隊沿亞爾格時河之兩側，依然向布卡勒斯前進。木爾根支隊，到達扑洛斯體，由北方壓迫敵之首都，同時以其左翼，與斯塔布斯支隊取連絡。斯塔布斯支隊，方越過扑勒答兒，及其以東諸山徑前來。全部戰鬥均由馬克生指揮，以資統一，其命令所及，自渡過多腦河之後，包括第九軍在內。杼呂木爾根斯塔布斯諸支隊，均屬於第九軍。四面被包圍之敵，除由東北及東方逃竄之外，別無自全之道。十二月二十四日，馬克生將軍派軍官一員，赴布卡勒斯，要求其指揮官投降，予以二十四小時之期限，否則開砲射

擊。在布卡勒斯指揮之羅馬尼亞軍官，于六日答復，謂城內已無司令官，且該城非要塞云。并無重大之抵抗，羅馬尼亞之官署，將首都獻于戰勝者。卽于是日舉行入城式，無敢稍爲抗拒者，布卡勒斯之武裝，均被解除。羅馬尼亞軍及俄軍，向塞勒特退却，同盟軍由全線上迫擊。

此次之戰，羅馬尼亞軍完全潰裂。截至十二月十日止，俘虜逾六萬人，獲火砲八十五尊，珍貴之儲蓄品，及多數之鐵路器具。布卡勒斯之陷落，在政治上及精神上，較之軍事上之價值，更爲重大。使吾人對於將來之結局，稍堅其必勝之自信心，因就此一役，已經證明，當英法等國在西戰場以全力壓迫德軍之時，同盟國仍能利用運動戰，在最短時期之內，將羅馬尼亞軍擊潰，雖有俄軍爲彼等之援助，仍不能阻礙同盟軍之鐵蹄。

佔領布卡勒斯之後，立即從事追擊，使已經敗退之敵人，不能于竄過塞勒特之後，再爲抵抗之謀。因敵人退却之際，已將道路橋梁等儘量破壞，又

加以天時不利，山道崎嶇，故追擊之軍，行動至爲辛勞。吾人試代爲着想，同盟軍在山石巖巖，雨雪交加，泥濘載途，北風刺骨，如此惡劣之環境下，又加以敵人隨時抵抗，而竟能在四星期之內，前進二百五十公里之遙，即可認識吾人指揮官之才能，吾人軍隊之忍耐力，均有同等之價值也。

多腦軍在布卡勒斯之東南方，向左方旋迴，第九軍則由正面，在山地之足，且向山內進迫。行進目標，第一步爲布曹 Buceu 及里尼克，第二步爲福沙尼 Focsani。多腦軍則向布奈拉 Braila 及布奈拉與芬堆尼 Fundeni 中之塞勒特線前進。

在瓦拉峽東部，雅洛米塔河 Yalomita 卡兒馬吐兒河 Calimaturul 及布曹兒河 Buzau 等地地段，川流橫亘，使退却之軍得有機會，在塞勒特之南據地抵抗。在山地之內，利用深刻之谿谷，與險固之高地，以抗拒追擊軍。

雅洛米塔地段，多腦軍稍行戰鬪之後，即刻佔領之，因第九軍由西方包圍

攻擊，保加利亞軍由多布魯奢，在西里斯特里才拉滑答哈爾所法 Харсовъ 等處附近，越過多腦河也。在費齊魯兒 Вирвал—非里斐斯體 Клипести—布曹線之俄軍及羅馬尼亞軍，則與上述之情況相反，抵抗頗為頑強。十二月二十三日，該陣地之中央，在非里斐斯體附近被突破，布曹遂由敵人自動放棄。十二月三十一日，多腦軍到達布奈拉之前，千九百十七年一月四日佔領之。布奈拉陷落之後，俄軍則渡過多腦河，退回貝撒挪比，在啓里亞 Рени—勒尼 Рени之線佈置防禦。故自千九百十七年年初，多布魯奢即在中歐諸國之手中。

沿里尼苦兒 Римниця下游之兩側，在塞勒特地段，在其南岸戰鬪頗烈，因俄軍得有增援，且依托永久要塞，欲保守該處之橋頭堡也。一月四日及五日，俄軍在芬堆尼附近攻擊前進，至七日，被擊回塞勒特河附近。與上述之戰事同時，杼呂支隊于一月八日，佔領福沙尼，其左翼以木爾根支隊支援

之。木爾根支隊，在山地前進，且佔領福沙尼西方八公里之高地。

對於羅馬尼亞之侵略，至塞勒特遂告結局。加拉茲 Galatz 要塞，由多腦河

兩岸以砲火制壓之，溯流而上，至福沙尼，甚爲沉寂。是年寒度甚高，故

戰鬪活動遂行停止。千九百十六年十二月，及千九百十七年一月初，在薩

特拉 Putna 上游及多爾拉瓦特挪（布可威拉）中間之山地，曾激戰多次。約瑟

夫大公之南翼，漸次向蒲特拉蘇西塔 Susita 哀托茲烏茲特羅吐斯 Frotus 等谿

谷，及比斯特里查 Bistina 沿岸，徐徐推進。俄軍及羅馬尼亞軍，佔據堅固

陣地，阻止同盟軍衝出摩爾搗平原，兩軍相持，遂發生強韌之陣地戰。

羅馬尼亞軍既敗，中歐諸國佔領多布魯奢及瓦拉峽二地，幾等于羅馬尼亞

全國版圖三分之一。多腦河之水道，已可直通布奈拉，因出產豐富之故，

故中歐諸國兼併以上二地，對於經濟上頗爲有利。羅馬尼亞雖已被擊敗，

然尙未殲滅，軍隊之餘存者，尙有二分之一以上，賴俄軍協助，負隅于摩

爾搗境內之堅固陣地，吾人限于實力與環境，未能繼續討伐之。故吾人必須將相當之兵力，留置于多布魯奢及瓦拉峽境內。

魯登道夫將軍評判曰：

「吾人雖已戰勝羅馬尼亞，但在全部戰事指揮上更爲困難矣。」

第七節 木拉斯體爾

附圖第四 要圖第四十六

自保加利亞軍于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將英法軍擊至希臘境內以後，在馬其頓戰場遂告平靜。保加利亞軍大本營，因誤認當時之情況，遂願全希臘之中立，而只在希臘北境佔領待機陣地。西方諸國，藉口千八百三十二年希臘王國成立時之條約，在希臘境內爲戰爭之準備，千九百十六年春間，在沙洛尼起之四周集結軍隊，以沙奈爾爲總指揮，漸次增至三十萬人之衆。其中三分之二爲法軍，三分之一爲英軍，且大抵係殖民地軍隊。更加以塞爾維亞之殘軍，約七萬人左右。爾後更加以意大利軍，及俄國之少數部隊，希臘之義勇軍，故至千九百十六年秋間，連後方連絡綫之掩護部隊計算，已增至五十萬人左右。

要圖第四十六 木拉斯忒尔



- 1916年九月終中歐軍之戰線
- 1916年十一月終中歐軍之戰線
- > 1916年十月中協約軍之攻進方向

此東方軍之駐留于沙洛尼起附近者，蓋欲爲恢復塞爾維亞之計，若羅馬尼亞能加入協約方面，則與羅軍合作，以攻擊保加利亞，危害中歐諸國之致命點。彼等非不明知，此種計畫，必須犧牲多數之部隊船舶與金錢，而法國對於此中情況，尤爲深悉。但彼等以爲如能堅忍，必能獲得報酬，故始終堅持其主張。馬其頓正面，始終爲中歐諸國最易致傷之地點，因保加利亞隨戰事之延長，需要德國之援助亦更爲迫切，方能維持其戰鬪能力。德軍既須分割兵力以援助他國，于是對於各正面，均有兵力薄弱之感，以致漸次難于支持，究其結果，并保加利亞亦不能堅持到底，中途屈服，倒戈相向，予同盟國以絕大之打擊，由此觀之，足見協約國方面之計畫，實屬至爲確當也。

希臘國對於和戰問題，尙未決定。協約諸國，運用一切方法，大小靡遺，期使希臘加入彼等方面。久而久之，猶未能如願相償，遂欲利用非尼才洛

斯 Venizelos 之共和黨，使其國內政治，自相分離。至于孔士坦丁王，雖明知對於外國之強權，不得不稍爲屈服，然仍欲嚴守中立，拒絕壓迫與引誘也。中歐諸國，與希臘協商之後，于千九百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佔領斯特魯馬 Struma 隘路附近之魯斐兒 Rupel 要塞，以確保控制一切之防禦地點。當千九百十六年八月之末，羅馬尼亞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之際，一般人均以爲東方軍將前進攻擊，以解救羅馬尼亞之危迫。東方軍頗欲侵入塞爾維亞南部，蹂躪保加利亞，經過蘇非亞 Sofia 與羅馬尼亞軍相啣接。但中歐諸國大本營，較之敵人，得先制之利。九月初間，中歐軍之部隊越過美斯塔 Mesta，且毫無抵抗，佔領美斯塔及斯特魯馬間之土地。希臘之一個軍團，與其祖國之連絡被截斷，遂自投于德國保護之下。德軍將彼等送至德國，待以賓客之禮，至希臘不受協約國之暴力壓迫爲止。

千九百十六年九月月終，保加利亞軍爲預防敵之突擊計，由木拉斯體爾佔

據弗洛里拉 *Florina*。正在此時，由可爾卡至弗洛里拉，在卡馬卡拉 *Kamela*

科安 *Koan* 山羣附近，在木格呂拉 *Moglena* 平原之北部，及法爾答爾 *Vardar* 之兩側，在多挪湖 *Dojran* 之沿岸及斯特魯馬 之下遊，均有激戰。塞爾維亞軍于十月間，奪回弗洛里拉，而在毗連之山地內，則未分勝負。東方軍之主要目的，在恢復木拉斯體爾。因被優勢之敵軍壓迫，保加利亞軍于十一月十八日放棄該城。在馬其頓南部，木拉斯體爾為其首城，對於政治上及精神上，均有重大關係。敵人對於木拉斯體爾平原，欲由兩側包圍之，在西方則欲佔領才爾拉弓形地區內才格兒 *Ceska* 附近之高山，馬可窩 *Makovo* 及拔挪洛窩 *Paralovo* (1050) 等高地，在東方則經過巴巴扑拉尼拉 *Baba Planina*，沿扑勒斯拔湖 *Prespa* 及該湖與阿里答湖中間之隘路，向前突前。中歐諸邦雖因敵之壓迫，不得不放棄木拉斯體爾，但仍能據守城東及城北之高地。故協約國雖佔據木拉斯體爾，而不能為戰術上之利用。德奧布土之聯合軍，由貝

洛將軍指揮，擊退敵軍之攻擊。但保加利亞軍之實力，所受之損失頗大，繼續將軍隊送往羅馬尼亞戰場，勢已有所不能，非德軍大舉增援，即難于支持矣。

希臘雖被協約國多方壓迫，例如封鎖海岸，佔據雅典 *Athen* 及批乃斯 *Piraeus*，但其態度仍不明瞭，故東方軍之活動，受其影響，頗為萎化。中歐諸國軍隊，在斯特魯馬河東岸，佔領堅固陣地，在法爾答爾兩側之山地，在木拉斯體爾之北，及亞爾巴尼亞之沿邊地區，均據險而守。東方軍對於羅馬尼亞事件，不能發生直接關係，僅能在馬其頓牽制同盟軍之若干兵力而已。

意大利對於亞爾巴尼亞，本抱兼併之野心，現在只能佔據去洛拉而已，且與奧匈軍及亞爾巴尼亞之國民軍，在弗約沙河流域，相持不下，形成持久戰，并無較大之戰事。

第八節 千九百十六年冬之經濟及政治狀況

中歐諸國最高指揮部，均已已確切認明，戰事愈持久，則協約國之優勢，將更爲增高，因敵人對於人員及裝械器物，均異常充足，取之不窮，用之不竭，中歐諸國決不能與之比擬也。若中歐諸國對於此次戰事，欲獲得美滿之結果，則必須使全國國民，在物質及精神上，均更爲緊張，俾全體國民之力量，均納諸戰爭指揮之下，方能達到目的，若僅知因沿從前之故例，則必至中途瓦解，而不能支持至最後之五分鐘也。大戰爆發之前，國際間之情況，已經急迫而危險，而吾人多所顧慮，踌躇不前，不能應時勢之須要，及早爲整軍經武之謀，其遺誤國家，已非淺鮮。政府于戰事既開之後，採納興登堡及魯登道夫之提議，發揮國家之全部力量，以提高一切軍用實業及給養事務，實行以工作義務補足兵役義務之原則。國務總理

貝特曼合爾威

Behmann Holveg

在議會中珍重說明曰：

「吾人之手，凡能在家中工作者，必須努力工作，以協助國家，不事工作而嬉遊于家中者，卽係協助敵人。」

國務院祕書長赫兒費里

Hefferich

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加以補充曰：

「吾人願意，而且必須……使德意志國民，盡其最後之力量，以謀自存自立，以應付當前之戰爭。」

爲運用全國之力量起見，于千九百十六年十二月二日，創製——「祖國兵役義務補助條例」——。且設立「戰時補給局」，以格悅呂爾將軍 *Griseh* 爲局長，總司全部軍用補給之指導，採用嚴厲之集中手段，以期國無棄材，分配平均。及「戰時給養局」，以規定全國軍民之給養問題。赫兒費里對於該條例，雖頗自矜許，嘗稱之爲——「全國工作力之改組，在全世界上開前此未有之例」——。然吾人細加考察，此種新法令之中，實含有弱點

，雖作法之人，用意極佳，奉行之人，極爲努力，而其結果仍不甚圓滿。設立此項條例之目的，不外使國人均能發揮愛國熱忱，犧牲個人，從事于純粹義務之工作，與前線上服軍役之戰士，攜手偕行，共救時艱。然而在事實上，此種目的竟未能達到。自新條例實行之後，國帑之濫費，不可究詰，尤其全無心肝之徒，攬入其中，不知道德爲何物，不知祖國爲何事，只知從中漁利，以戰爭爲發財自肥之良機，于是立法之流弊，更不知伊于胡底。政府爲提倡企業，獎勵工人之計，常不惜金錢，以滿彼等之慾望。工價之昂貴，出于意想之外，狡黠之輩，安居國內，不費辛勤，坐享豐腴之生活，而在前線之士兵，苦戰經年，艱苦備嘗，反不免于凍餒。待遇既過于不平，則怨望嫉妬之心，亦隨之而起。在戰場與祖國之中間，遂發生顯著之裂痕。及至社會民主黨人，利用經濟衝突爲提倡階級鬥爭之工具，視戰爭之延長，爲實行民主政治之機會，日夜從事煽動，于是前線與後方

之裂痕，愈演而愈大。興登堡氏所提出之計畫，固未可厚非，然在議院通過之時，已大爲改竄，失去其真面目，且實行之際，罅隙太多，時間愈久，則不肖份子之插入者亦愈多，因此輩之因緣漁利，以致搖動德意志國民之道德的基礎，立法之功效未收，而其缺點已與時俱進，暴露無遺。爾後因國內革命，遂致全軍解體，故革命之舉，無異鋒毒之刺刀，由後背刺殺德國之軍隊，而究其因果，實以上述之狀況爲其直接原因。革命之釀醞，固甚爲緩徐，而其終必有成熟之一日，則可斷言也。

除此種不幸之經濟政策以外，其他情況亦復不佳，人心之分裂，亦日形顯露。吾人之敵國，則與吾人相反，經過二年之苦戰，而國內更形統一，民氣更形振奮，在英國則以路得喬治 Lloyd Georges 爲領袖，在法國則以克勒滿 Clemenceau 爲領袖，均執行狄克推多之權能，沉默鎮靜，忍重耐苦，以應付必不能避免之戰爭，蓋彼等均知不如此卽不能渡過時局之難關也。而

德國則獨不然。因普魯士採用新選舉法之故，遂成爲各政黨交爭之根源，議院內之大多數，乘機要挾政府，實行民主政治。夫當此內憂外患，戰事正濃之時，必須全國一體，而後能爲國家及軍隊之支援，以安渡危險之局；今乃背道而馳，以自滅殺其力量，豈不哀哉。戰事之結果，關係于兵力之勝負者尤小，關係于內政者更大，必須有強固清明之內政，而後足言禦外侮。貝特曼政府，本已動搖不定，勢力薄弱，且又見不及此，根本錯誤，莫甚于此者。

奧匈國之政治領袖，爲布里昂 *Burian* 伯爵，于千九百十六年秋間，提出意見，謂時機已至，可向協約國提出和議。德國方面，對於此項意見，顯然反對，蓋深知協約國若見同盟國要求和平，必將視爲戰鬪力已經衰弱之徵象，徒然更增高彼等之作戰精神，而無裨于事實。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老皇帝約瑟夫逝世之後，奧匈國之要求和平，更爲迫切，卡兒嗣位，極端

傾向和平，表面雖與德國仍保持同盟關係，實際則急欲與協約國成立諒解。皇后齊達 *Nia*，與協約國素表好感，固係路人皆知者。

當十二月之初，羅馬尼亞已被戰敗，同盟國在軍事上又獲得巨大之勝利，德國政府遂于十二月十二日，乘機提出和平之議，威廉皇帝欲賴威爾遜總統之力，居間介紹，開始和平談判，作第一步之休戰運動，俾全世界縮短戰爭之慘禍。十二月十八日，威爾遜致備忘錄于交戰各大國，以探詢彼等之意見，必依如何之條件而後可以停止戰爭。同盟國政府，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答復，建議請各交戰國各派代表，于最短時間內集合，以便直接開始和議。

協約國于十二月三十日及一月十二日答復，完全拒絕。且指德國之提出議和，爲示弱之證據，以鼓舞其國人，更加增高軍備，堅持原來之要求。白里安 *Briant* 在巴黎演說，謂德國之建議，不過欲在協約國之間，散佈離間

之種子耳。路得喬治在倫敦，所尼洛 Sonnino 在羅馬，薄克羅斯起 Pokrowsky 在俄羅斯，均昌言不諱，直斥德之提案。德國政府之和平運動，欲直接或間接開始和平談判，至此已完全失敗。戰爭繼續進行，必須用武力將敵人壓倒，而後能達到最後之解決。中歐諸國欲達到此項目的，非竭盡其力量，使其達于極端緊張之度不爲功。在祖國之內，對於物質及精神，均須按照戰爭之意義，不顧一切，努力工作。然而中歐諸國竟未能如此，故終不免于失敗。協約國在當時，已預期必將獲得美國之援助，而且具有充分之人員，儲藏無量數之工業器械，較之同盟國，已佔有明顯之優勢，挾其必勝之思想，非戰勝吾人不止。魯登道夫將軍評當日之情況曰：

「吾人若不能戰勝敵人，則惟有敗亡耳，再無偷生苟全之可能。」
旨哉言乎！吾人當時稍堪自慰者，惟對俄國方面之戰爭耳。俄軍自千九百十六年夏季攻擊失敗之後，其兵力已大爲損耗，故中歐諸國對於該方面之

完全勝利，已屬毫無疑問。德國及奧匈國，遂開始處置波蘭方面之土地，于千九百十六年十一月五日，發表共同宣言，規定波蘭之將來的命運，在兩國肘腋之下，建立獨立之波蘭王國。至于其他各項，則兩國間頗有意見紛歧之處，姑置不論，以待爾後詳加討論。蓋波蘭王國，是否自行推選君主，另成一獨立之國家，是否與奧匈連合，共同戴一君主，關係頗為重大，德國及奧匈國，意見尙未能一致也。次要問題，爲在波蘭徵集強大之軍力，且開發波蘭之土地，在經濟上援助中歐諸國。不料此二種企圖，竟爾完全失望。在波蘭徵集之傭兵，數量上非常微弱，而且不任戰鬥。在經濟方面，亦無甚效果，波蘭在兵燹之後，安有餘力以供德奧軍之軍需。中歐諸國，由俄國之羈勒中，將波蘭解放，恢復其國家，其恩惠誠非淺鮮，乃波蘭不知感激，反而以怨報德，戰事結局之後，竟爾逞其擴大版圖之慾念，以中歐諸國爲進攻目標，處心積慮，專欲掠奪中歐諸國之城市。

中歐諸國對於巴爾體區域（即立陶宛諸地），亦欲加以整理，撫慰其人民，以爲爾後之臂助，不料其結果亦同歸失望。徒令協約國資爲口實，謂爲德國侵略主義之實現，藉以鼓動各國之同情，增強其殲滅吾人之思想耳。

第九節 千九百十六年年終之戰况

千九百十六年年終之戰况，爲中歐諸國最嚴重之時期。雖在西方戰場，對于優勢敵人之攻擊，對于敵人之豐富工業器械，仍得勉力支持，而在所每河流域，及凡爾登之前方，終不得不放棄若干地域，且不免于相當之損失。經年苦戰之軍隊，已經十分疲勞，必須由祖國及時補充，以資援助，且須與以精神上之鼓勵。于萬分困難之中，猶有一二點，足引以自慰，且爲將來之一線生機者，厥爲德軍在羅馬尼亞之光榮的勝利，及俄國百萬大軍之潰敗。對于以上諸役，奧匈軍得德軍之援助，較之從前，作戰較爲勇敢，在意大利陣線及羅馬尼亞境內，均尙能努力應戰。保加利亞軍在馬其頓，未能符德軍之期望，幾于非有德軍援助，即無作戰能力。在前亞細亞 Vorderasien 戰場。土爾其軍之情况，漸次不利。彼等對于埃及，不能前進，

在巴格達附近，喪失若赫地區，亞爾梅尼 Armenien 幾全委于俄人之手。就事實上觀之，中歐諸國之決戰地點，除上厄爾薩斯之一片土，及加立青東部布可威拉等處之外，其餘均遠懸于敵人境內。俄軍戰鬥力，因內部分裂之故，亦大為減弱，就各方面細加考察，即可證明之也。

在協約國方面，自威爾遜二次當選為美國總統，親睦英法之政策，獲得勝利之後，即預料合衆國將于最短期間，加入彼等之戰團。英法意大利等國報紙，均竭力宣傳，以鼓舞國人之志氣。彼等對於羅馬尼亞方面之事態，巧詞掩飾，以欺誘國人，而且極力解釋，謂中歐諸邦，食料及原料品之匱乏，只係時間問題，若協約國人民能堅持到底，舉全力以應付戰爭，必能立待中歐諸邦之崩潰。路得喬治及克勒滿沙，均知利用其個人之偉大精神，以麻醉全國民衆，且增高民衆之作戰精神，鼓勵其民衆之意志，不達到殲滅吾人之目的，誓不停戰。

當德國之和平提議，被敵人認爲衰弱之徵候，認爲戰鬥力疲乏之開始，以譏笑態度，加以拒絕之後，中歐諸邦已實逼處此，惟有全國民衆各盡其最後之力量，對於物質及精神，均極度奮發，在軍事方面以德國爲領導，拚死奮鬥，庶能獲得良好結果。除此以外，別無他法，蓋中歐諸邦之在當時，非戰勝戰敗之問題，乃存在與不存在之問題也。德軍大本營，按上述之意義，決竭全力奮戰，且希望賴德意志國民之戰爭精神，以鼓勵已經衰竭之友邦，維持其日漸退化之戰鬥力。作種種之準備，期用別開生面之作戰手腕，以博得勝利，至少亦須覓得吾人所能忍受之結果。在各正面均暫取守勢，以拒抗敵軍之前進，開始無限制之潛艇戰爭，以截斷敵人之命脈，疲乏敵人之抵抗能力。德國在此時，必須趁奧匈國在軍事及政治上，尙未崩潰之前，發揮全部力量，不顧一切，以獲得良好之出路。若時日遷延，奧匈國因力竭而解體，德國更將獨力難支也。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
世界大戰史
 全二冊

民國廿二年三月一日初版
 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再版

版 不 所
 翻 印
 權 准 有
 (1001—3000)

精裝新道開紙每部實價
 平裝新道開紙每部實價
 元 叁 肆 角 伍 元

代售處	印刷者	發行者	藏版者	製圖者	譯述者	原著者
首都及各省市 武學書館 軍用圖書社 共和書局 拔提書店	軍學研究社	國關第十號	首都國府大街 軍學研究社	湖南唐德僧	湖南周修仁	德國英馬諾爾

115755H

忠 心 德 國

吳 國 楨

新兵器學教程

德國齊美呂少校著
周修仁譯 吳國楨校

政府諸公，注重國防，軍校當局，銳意改進，對於兵器學教程，廢除舊本，採用此書，取捨之間，自具深識，內容材料，編組精神，均有獨到之點，而其融戰術兵器於一爐，不作機械之記賬式，尤為舊本所不及，本社精譯付印，承砲專教育長兵器大家邵百昌先生馳書獎飾，許為兵器界之新紀元，軍校校內，及校外各兵器專家，亦交口贊許，其價值可見一斑，本社有鑒於此，爰特廉價發行，每部一元五角，整購向敝社直接面議，更當特別減價，以應袍澤之須要，幸垂意焉。

最新戰鬥綱要圖表解

彭萊父編譯
周修仁校

研究戰鬥綱要，有二大困難，難於記憶，一也，難於展覽全局，二也，本書出而二難皆除，能增吾人之理解，能助吾人之記憶，不假思索，一目了然，警視片刻，勝讀該書十遍，係以日本國防研究會原本為根據，參照我國部頒之戰鬥綱要，加以修正，雖屬譯本，而適合國情，裁剪之間，頗費苦心，現已將脫稿，年底付印，特先露佈，定價一元貳角，在出版前預訂者，概按六角計算，敬希鑒察是荷。

H3506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8107B

H 35064